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From Gradual Dissemination to Flourishing: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1819–1919)**

从华风渐被到声教南暨：新加坡百年华文旧
体文学的发生与演进（1819–1919）

LUO BIMING

罗必明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5

**From Gradual Dissemination to Flourishing: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1819–1919)**

从华风渐被到声教南暨：新加坡百年华文旧体
文学的发生与演进（1819–1919）

LUO BIMING

罗必明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25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10 August 2024
Name of student:	Luo Biming
Signature of student: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10 August 2024
Name of Supervisor:	Zhang Songjian
Signature of Supervisor: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tatement

This thesis contains material from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peer-reviewed journal(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Chapter 7 is published as 罗必明, 《炎洲冷宦左秉隆多重身份的被遮蔽》, 《华人文化研究》, Volume 10 Issue 2 (2022/12) Pp. 209-219.

Date:	10 August 2024
Name of student:	Luo Biming
Signature of student:	

致谢

此论文多在寂寂夜阑之时伏案而成。每当妻儿入梦，万籁俱寂，窗外月华如练，星汉流辉，余方屏除尘嚣，沉潜百年风雅，游心翰墨之间。斯时也，顿觉身世两忘，愜然自适，惟古人之遗音不绝于耳，往哲之思绪流转于怀。古人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虽不能杜门却扫，浮生之中偷得半日闲暇，亦颇觉快慰。遥想邱菽园在《挥麈拾遗》中写下：“嗟乎！江山有恨，天地无情，孤岛苍茫，诸子落寞，瞻德星于夜半，极芳草于天涯，然又安知千百载后，考古流连，网罗放矢者之不想象吾个人于一话一言一觞一咏之末也哉？”每每读及，感念不已，浮生若梦，逝者如斯，而吾道不孤，或差可告慰邱公于九原矣。

文思至此，不禁追忆十余载前，孑然负笈星洲，为稻粱谋，颠沛之状，历历在目。余幼家贫，幸承庭训，嗜文好古，然半生流离，难遂夙愿。年近不惑而得遂夙愿，实深感于南大中文系教授华裔馆馆长游俊豪教授之荐举和包容，使余能兼顾学业与生计。求学期间，承蒙恩师张松建悉心指点，受益良多。张师博涉中西理论，又长于写作，余半路出家，忝列门墙，惶恐之余，更蒙张师不以吾资质驽钝为意，时时勉励，提携末学，恩情深厚，余铭感于心。亦蒙指导老师崔峰博士、林立教授多次赐教，启迪良多，感念无已。南大中文系衣若芬教授、许维贤教授亦不吝赐教，其他诸多师友、同事、同学，余谨铭记于心。学术之路，非一人所能独行，研究期间，赖诸友同窗襄助，查找资料，校勘文献，整理辑录，殚精竭虑，助力匪浅，特此致谢。

倘无家人支持，则此论文恐难卒业。尤感内子包容谅解，操持家务，默默相助，使余得以心无旁骛，潜心治学；亦谢双亲关怀鼓励，使余得步履不停，不负所志。家人者，余之所归，亦余之前行不辍之最大动力也。

谨以此文，志吾寸心。

从华风渐被到声教南暨：
新加坡百年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与演进（1819-
1919）

目录

致谢	1
目录.....	2
论文摘要.....	5
ABSTRACT	6
第一章 绪论	7
第一节 问题意识	7
第二节 研究述评	12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20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文章架构	31
第二章 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概貌	35
第一节 诗词	39
第二节 散文	56
第三节 骈文	61
第四节 小说	70
第三章 资本、权力与文学生产	79
第一节 传教士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萌蘖	79
第二节 谙练华务：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华文修习	89
第三节 执两用中：分治策略下文学场域的分裂化	93
第四节 星轺南驻：驻新领事的推动	97
第四章 结社相资：新加坡文社活动与影响	103
第一节 文人结社概述	103
第二节 新加坡文社创办规制	109
第三节 新加坡文人结社的特点及影响	114

第五章 儒学、孔教复兴与文学之互动	122
第一节 早期儒学的流布：基于碑铭文献的考察	123
第二节 教泽日新：儒家思想的兴起与文学实践	128
第三节 椰林诵经：文学与思潮之跨域互动	132
第六章 文化移植、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以游记散文为中心的考察	137
第一节 文化移植：传统审美的回归	138
第二节 区域意识与本土身份认同的建构	140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史料价值	145
第四节 对东、西方文化的反思	147
第七章 炎洲冷宦：左秉隆多重身份的被遮蔽	151
第一节 左秉隆研究回顾	151
第二节 炎洲冷宦：仕途失意者的被冷落	153
第三节 被遮蔽的其他身份	157
第八章 南溟造境：杨云史新加坡创作诗词研究	167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本文旨趣	167
第二节 时间、身份与诗歌创作的关联	169
第三节 南溟唐音：传统接续与诗境拓展	173
第四节 奇境仙笔：《海山词》的异域经验	175
第五节 经典与造境：旧体诗词的横向移植	185
第九章 地域诗学与文学传承：叶季允诗歌研究	189
第一节 “听松庐诗孙”：师承渊源	190
第二节 诗崇“性灵”与”气尚“雄直”	194
第三节 大型组诗创作	200
第四节 嚶鸣相求：交游与唱酬	204
结语：岂止诗句记飘蓬	212
参考资料	220
附表 1 杨云史新加坡诗作	231
附表 2 1909-1910 年间《星洲晨报》刊载小说目录	236
附表 3 1910 年《星洲晨报》刊载讽刺类杂文目录	239
附表 4 1910 年《星洲晨报》刊载诗词、班本等目录	249

附表 5 1907 年中兴日报刊载小说目录	253
-----------------------------	-----

论文摘要

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大批华人移民涌入，其中不乏文人雅士。他们在开荒拓土之余，注重文教，虽山陬海澨而家弦户诵，形成南洋地区的文化盛景。旧体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反映了先辈移民的生活境况、南洋风情及身份认同。目前学界多以白话文学为研究重点，笔者认为，为梳理新华文学史脉络，厘清其演变，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纳入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以构建新的文学史框架。

本文通过挖掘和分析现有资料，重返历史语境，以文本或个案为切入点，勾勒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场域、生成过程及其推动因素的互动。本文强调从动态发展过程观照旧体文学，通过渊源与区域双重观照，分析新加坡文学创作中中国传统的再现与本土化的重构。

研究发现，《叻报》创刊前，新加坡已开始文学创作，且包括女性作家。《叻报》的出现标志着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公共传播平台的建构。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清末政局的动荡、南洋区域的文化交汇以及殖民地社会的多元图景，共同塑造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独特生态。文学作为各种文化力量的交汇点，在现代性、本土性与殖民性之间的张力中生发出丰富的创作图景。创作主体通过移植中国传统文学形式，表达对家国情怀的追忆、对社会动荡的反思及对新环境的适应。同时，新加坡文学场域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华文旧体文学展现出独特的地方化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与本地文化的交融。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华文学史的整体认知，补充其空白领域。

关键词

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新加坡华文文社、左秉隆、杨云史、叶季允

ABSTRACT

Since Singapore's founding, Chinese immigrants, including many literati, have fostered a rich cult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eir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lassical poetry, prose, and novels reflect their experiences, local customs, and identity. Current research prioritizes vernacular literature, but this study argues for the inclus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o better trace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By analyzing historical texts and cas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It highlight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ts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emphasizing both its Chinese roots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iterary creation,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from female writers, bega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Lat Pau*. The newspaper's launch marked a pivotal platform for disseminat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turbulence of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cultural confluence of the Nanyang region, and the diverse colonial society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unique ecology of Singaporea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iterature, as a convergence point of various cultural forces, thrived amidst the tensions between modernity, locality, and coloniality, generating a rich landscape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his multicultural and inclusive literary environment led to a distinctive local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reflecting a unique blend of Chinese and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ingaporea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ddressing gap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Keywords

Singapor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ry society, Zuo Binglong, Yang Yunshi, Ye Jiyun

从华风渐被到声教南暨： 新加坡百年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与演进（1819- 191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新加坡华文文学(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简称“新华文学”)这一概念的指涉,至今仍然是聚讼不已的话题。概而言之,新华“文学版图”的界定,多数争论的焦点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和作品内容,强调“在地经验”和“本土书写”¹。如一些学者认为,广义而言,“新华文学”应包括所有在新加坡以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考量,多数学者认同“新华文学”泛指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由具有新加坡国族身份的作家发表的华文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作品的语言形式,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较大的争议和广泛的讨论。基于地缘和历史,新加坡独立前的作品,向来以“马来亚华文文学”称之,囊括新加坡与马来亚两地的华文文学作品,如方修编订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与赵戎编《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等。这些文学史类著作的编撰,从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内容题材等方面考量,多以1919年之后的白话文学为选取标准,因而华文旧体文学不予纳入。如方修在《新马文学史论集》认为“在旧文学时期,马华文学史无条件无选择的接受中国文学的哺育、扶植,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继而定义“马华新文学”为“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²此立场贯穿于其编撰的其他文学史著作中,如《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等。尽管如方修所观察到的,“新马分家”的政治变动并未给文学带来立竿见影的影响和泾渭分明的界线,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新马不分家”的著史策略逐渐发生变化,“新华文学”

¹ 可参见张曦娜,《新移民年代里,新华文学版图在哪里?》,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4月22日。

²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页8,38。

则慢慢被本地学者所采用，广泛见诸于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关于文学语言的参照标准却并没有分歧。部分新华文学史作品沿用之前的年代划分，如黄孟文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以 1919 年 10 月 1 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为新华文学的萌芽，并且同样排除了旧体文学，认为“十九世纪后期，华文旧文学随着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创办而陆续出现，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旧体诗词和杂感小品，内容大都是反映中国当时的政局，描述中国的风土人情。编者和作者几乎都是从中国南来的侨民”。³ 一部分著作则以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为起点，如 1982 年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3 年王润华、黄孟文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2012 年欧清池、吕振端主编的《新华文学大系》等，编辑策略依然是以白话文学为选编对象。

上述看法见仁见智，各自成理，亦有值得商榷之处。近年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本地考古挖掘工作的推进，关于新加坡历史的研究超越了现代国家的视角，而构建出新的叙事模式。如本地学者许源泰依据近年来的出土文物推断出新加坡历史超过 700 年，并指出早在七个世纪前，新加坡已是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⁴ 在新加坡多年从事考古研究的历史学者约翰·米克西奇（John Miksic）亦指出，新加坡可追溯的历史早于 1300 年⁵。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倡导以东亚为中心的历史观，将新加坡的历史回溯到 14 世纪的淡马锡，呼吁重新检视“伟人史观”的习见，把 1819 年视为“重要转折点”更为准确。⁶ 王润华从边缘文学的视角提出消除殖民意识，恢复本土记忆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重新建构 (configuration) 与改变构型 (transfiguration) 这两种程式，可以帮助消除文化思想中的殖民主义影响。”⁷ 中文典籍文献，如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便记载了其时岛上已有华人移民。诚如本地历史学家许云樵所言：“南洋虽无文化古国，顾处中华、印度两

³ 黄孟文、徐栖翔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⁴ 张曦娜，《从不同视角诠释历史民间纪念开埠 200 年》，《联合早报》，2019 年 2 月 18 日。

⁵ 张曦娜，《从不同视角诠释历史民间纪念开埠 200 年》，《联合早报》，2019 年 2 月 18 日。

⁶ 如 M.H. Murfett, J.N. miksic, B.P. Farrell and Chiang Ming Shun,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Oxford, 1999); J.N. Miksic and Cheryl-Ann Low Mei Gek (eds.), *Early Singapore 1300-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2004).

⁷ 王润华，《鱼尾狮、榴莲、铁船、与橡胶树：新马华人本土幻想/华语/文化/文学的重构神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 108-109。

大文化古邦之间，为两国水陆交通之孔道，受两大文化之交流熏陶，虽不能如中印两国之光华灿烂，然绝不致如绝域遐荒之渺无迹象，故其史期，亦得上溯甚古，远较欧美诸国为悠久，此其一特色。”⁸ 周作人为新文学追宗晚明，王德威桴鼓相应，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因此，如若追根溯源，厘清新华文学史的整体脉络和因革流变，寻找新的叙史逻辑，有必要从文学发展延续性的特点来重新审视、建构新的书写范式。

职是之故，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纳入新华文学的版图，现阶段自有其合理性。近年来一些本地学者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呼吁重视此研究课题。如柯木林撰文认为新华古典诗文，包括碑文资料等可以作为新的切入点。⁹ 林立发现，被忽视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其实“常隐藏史料，可从中研究新加坡在特定的年代里的人文社会风貌”。¹⁰ 2018年11月3日，由周星衢基金主办的座谈会《重新认识新马华文作家与文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便旗帜鲜明地抛出这一命题，自15世纪以来，新马华人就有了以文言书写的杂记、游记小说、诗词等文学作品，为何新华文学史将之排除在外？杨松年亦指出：“旧文学的丰富内涵可以为现代文学史带来过去所没有的新鲜感。新马文学史，如果也能着眼于这些方面吸取素材、整理资料，所反映的新马文学史也必定有另一番风貌，特别是新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也是东西文化交汇的集中点，民族文化与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更能呈现华文文学的丰富性。”¹¹ 王润华从“双重传统”和“多元文学中心”的视野出发，强调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因此，欲研究新加坡、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¹²

故此，笔者拟从文学发展延续性的特点，充分挖掘、整理现有的原始资料，勘补缺漏，纠正谬误，重返历史语境，尝试勾勒与呈现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发

⁸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1，页5。

⁹ 柯木林，《“与君话冷炎州月”：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华侨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页141-147。

¹⁰ 张曦娜，《从旧体诗看新加坡人文社会——访本地学者林立》，《联合早报》，2021年2月22日。

¹¹ 杨松年，《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22-24日。

¹² 王润华，《鱼尾狮、榴莲、铁船、与橡胶树：新马华人本土幻想/华语/文化/文学的重构神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15。

生场域、生成过程和推动文学发展的各种因素之互动与角力。依循这一研究思路，一系列问题于焉而生：

第一，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自汪大渊《岛夷志略》始，至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以及张燮《东洋西考》和《顺风相送》等文献均有关于新加坡的记载。这些方志、游记等历来被视为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的文献来对待。如重写新华文学史，是否应纳入这些作品？收录依据的标准应如何界定？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从发生、发展到逐渐式微，其自身是否有其独特的脉络可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作流派或风格？

第二，新加坡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情境，其所建构的文化场域复杂多姿。依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对文学现象的解读必须从空间结构和关系结构加以考量。空间结构的独特性，关系结构中不同的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学资本、经济基础、成长轨迹等，以及其主体之间的碰撞，在新的叙史模式中，需要重新界定和探讨。譬如以创作主体而言，一般认为由流寓文人、南来官员与本地华社领导阶层构成，本地文风之稍振，自中国驻新加坡官派领事左秉隆于1882年创建会贤社始。事实上，19世纪上半叶，伦敦会宣教士如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尔顿（Samuel Milton）等为新加坡华人学堂的创办四处奔走，不遗余力，终于在1819年10月创办了新加坡第一间华人学堂，并采用传统蒙学课本教学，辅之以华文撰写的基督教读物如《天境明鉴》《张远两友相论》等。而美国美部会亦出力甚多，如宣教士帝礼士（Ira Tracy）曾以华文旧体撰写、出版《鸦片速改文》及《新加坡栽种会告诉做产之人》等小册子。¹³ 麦都思（W.H. Medhurst）编印的基督教《三字经》，及马典娘娘（Sophie Martin）所著的《训女三字经》，在新加坡亦流布甚广，学界已有关注。这些活动，可否视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之萌芽？或退而言之，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与演进有着何种程度的影响？

¹³ 可参见庄钦永，《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收录于《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65-200。

第三，从文学传播媒介的角度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多数着重于华文报章（如《叻报》、《星报》），文社（如会贤社、图南社）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在此之前，由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新马广为传布¹⁴，由郭实腊（Karl F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7年因中英关系紧张而迁至新加坡出版。坚夏书院（Singapore American Mission Press）、古友轩（Koh Yew Hean Press）等出版机构刊刻了大量的华文书籍，推动了本地华文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时加速了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更承担着融入本地社会、交流文化与推广华人文化等多重职能。对于19世纪上半叶这些出版活动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场域之形成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譬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移至新加坡出版，其刊物的编辑方针、内容选材、书写策略是否有所变化？1897年由林文庆与宋旺相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前四期由古友轩承印，第二年即改由海峡华人印刷部印刷，是缘何引起？对本地文学生产与传播又有着何种影响？比较而言，与《叻报》刊行之后的华文报刊相比，这些早期的媒介在新加坡旧体文学场域中文学的生产、传播、流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何异同？

第四，1823年莱佛士拟建中的新加坡书院设有中华语文与道德部。在1894年，新加坡出版了由海尔（G. T. Hare）主编的《三州府文件修集》，作为供殖民地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能力的读本，收录禀帖、政府告示、书信、合同、奏章等共计383篇。作为这一文化场域关系结构中的主导者，海峡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与演进的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放任自流，还是积极提倡？抑或是介入，干扰，压抑，使之边缘化？

第五，现有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作为首任同时也是任期最久的官派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被誉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其创立的会贤社与雄辩会，是分别为受华文教育之侨民与受英文教育之侨生而设，旨在强化对清廷的向心力。而笔者考诸会贤社月课内容与雄辩会辩论议题，却几乎不见强调忠君爱国之篇目。从文本出发，

¹⁴事实上，方修认为1815年乃是“马华旧文学”之萌芽，即是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出版为划分依据。参见方修《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1970，页40。

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解读左秉隆创立会贤社与雄辩会的目的和对本地文学发展的作用？左秉隆领新政绩卓然，坡中士子制“海表文宗”相赠，1891年去职归国，侨民送万民伞、德政碑，并于《叻报》撰文称颂其功绩。其继任者黄遵宪则不同，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场域其被誉为嘉应州“一代诗宗”，“诗界革命”主将，但在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与殖民地政府多有抵牾，离任时《叻报》甚至刊文批评其领新政绩“多所隔膜”¹⁵，为何有此差异？以跨国视域来重新关照左、黄二人在新加坡旧体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抑或甚至改变现有的论述和评价？

以上思考旨在说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从生产、流通、接受到评介等各个环节，都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尚待方家进行全方位深度思考与研究。

第二节 研究述评

有关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发轫于由姚楠、许云樵、张礼千等创办的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研究成果发表于该学会出版的《南洋学报》，如郑子瑜《诗人黄公度羁马事迹考》（第十卷第二辑，页2208）、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第十一卷第二辑，页2417）、郑子瑜《跋康有为先生黄公度诗集序手稿》（第十一卷第二辑，页2431）、陈育崧《左秉隆先生驻新政绩》（第十五卷第一辑，页3002）、郑子瑜《古香阁诗集序》（第十五卷第一辑，页3006）、郑子瑜《南洋诗话》（第十五卷第二辑，页3062）、温大雅《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第十五卷第二辑，页3093）、郑子瑜《黄遵宪与日本之关系》（第十七卷第一辑，页3357）、陈育崧《黄遵宪使德遭拒始末》（第十七卷第一辑，页3365）、陈育崧《记林文庆以狗肉起黄遵宪沉疴事》（第十七卷第一辑，页3369）、陈育崧《林文庆论》（第十九卷第一、二辑合刊，页3723）等。此外，《南洋商报》和《南洋杂志》等刊物也登载了如朱杰勤等学者的相关研究。¹⁶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于为驻新领事、本地侨领、南渡文人的事迹研究，后来的学者对这些成果多有借鉴。

¹⁵ 《陞用劣员》，新加坡：《叻报》，1895年2月15日，第2版。

¹⁶ 如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新加坡：《南洋杂志》，1947年2月，第1卷第4期，页75-76；陈育崧，《我们应该纪念的一位先辈诗人——炎州冷宦左子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8年6月21日，页16。

特别是关于左秉隆、黄遵宪的研究，多延续了郑子瑜、陈育崧等前辈学人的评介。

史料的搜集、整理是研究文学史的基础工作。文学史料学还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学科内容。一些学者已经整理并出版了关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相关的史料。如饶宗颐编撰《新加坡古事记》（1994），“致力于民国肇建以前华人莅新筭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史迹”，系统搜集、整理了包括与新加坡历史有关的实录、政书、公牍、日记、游记、地志、杂述、译文及文学作品等原始文献，为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¹⁷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1995），汇集了早期新加坡书塾、学会的历史文献、儒学课本及报刊文章等，侧重儒家文化与新加坡华人社会之关系的史料整理。碑铭史料搜集的成果，则有饶宗颐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0），有开创之功。其后由本地学者踵事增华，如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庄钦永的《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1984）和《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许源泰、丁荷生合编《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 1819—1911》等。特别是最后一部，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四年的田野调查，走访约 400 间庙宇、祠堂、同乡会、宗亲会及同业公会等，收录 63 个华人团体的 1278 件文物铭刻，是研究本地碑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学术专著方面，以旧体诗研究居多。李庆年著《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是笔者目前所见相关研究著作中史料最为丰富者，也是系统整理、研究新马旧体诗的开山之作¹⁸。后续的相关研究著作，对该书的研究内容和成果都有引用和借鉴。李庆年博士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毅力，整理爬梳了几十种新马早期华文报刊，依照编年体的写作方式，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为脉络，分章论述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时代浪潮裹挟下，旧体诗创作的主体、内容、意象与特色，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凭籍此书，读者可以窥见 1881—1941 年间新马两地文人发表的，与时事紧密相连的大量诗篇，而无需再去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找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书不

¹⁷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 11。

¹⁸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仅是研究新马华人旧体诗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新马华人旧体诗的精选读本。同时，作者并不好做高论，只是提供详尽的背景史料，如发表在报章的社论、散文等，供读者自行去辨别。以第二章《甲午战争前后的马华旧体诗》为例，作者先是用了一整节的篇幅，论述从 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至 1896 年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新马华侨面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彷徨无计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漠不关己者有之，感诸于心，发乎于笔端，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流寓文人如刘楚楠、陈春生、许翰坡等，抒发的是去国怀乡的忧思，故而诗风多凄苦，悲、怜、怨、漂泊、故乡、寄身、落魄、家何处、逆旅、骚牢、悲喟等字词常见于笔端。与之相左，左秉隆、叶季允、李清辉、卫铸生等，或官员，或名士，或学儒，无生计之忧，则多唱和之作，笔调轻快，诗风秀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作者并没有套用任何文学研究理论去诠释，只是将原诗悉数收录，供读者自行判断。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详略得当，剪裁得体。据作者的研究范围和估计，报刊登载旧体诗共有三万多首。如何取舍安排，做到繁密而不紊乱，细致不失条理，并非易事。对有影响力的诗人，如左秉隆、黄遵宪、邱菽园、叶季允、康有为、邱逢甲、梁启超等，作者专节论述，力求详尽。诗人代表性的诗作，则全文照录，不厌其烦，辅之以其他作品诗题，以供读者自行检视；对何渔古、李季琛、谢兆珊、张骧、张汉祥、潘伯禄等诗人，则概述其生平而尽量抄录其诗作。

此外，李庆年耗费数年之功，编辑和整理了 1880 年代至 1950 年代期间南洋各华文报刊发表的竹枝词，并于 2012 年出版了《南洋竹枝词汇编》。该书汇集了 4197 首竹枝词，标志着首次系统化地关注南洋地区竹枝词这一珍贵文学形式。这部资料汇编不仅是目前最全面的竹枝词作品集，其中所展现的丰富地域特色和文化多样性更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虽然在资料校对和整理方面可能存在些许疏漏，但《南洋竹枝词汇编》在学术界仍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并激励着更多学者对南洋书写的本土性和文学多样性进行深入探索。李庆年 2024 年出版的其他四部著作：《新加坡叻报笔记小说选》《南洋风土志》《南溟文集》和《马来亚华人尊孔运动史》，进一步深化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新加坡叻报笔记小说选》收录了 311 篇作品，是对新加坡华文报刊文学的一次重要系统化整理，为除旧体诗词之外的其他文类的整理和研究提

供了范例。《南洋风土志》选编了 1881 年至 1920 年间在《叻报》上发表的 116 篇散文随笔，通过这些散文，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南洋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彼时文人的散文随笔创作。《南溟文集》中汇集了李庆年本人关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马来亚华人尊孔运动史》则通过梳理大量报刊史料，深入探讨了 1895 年孔教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影响。这些著作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引导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关注并探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是赵颖 2013 年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的研究成果。¹⁹ 作者从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的角度切入，以海外华人文学这个比较大的文学场域作为研究背景和坐标，通过对创作者的不同文化认同和身份的比照，考察旧体诗在新加坡的传播途径，艺术特征与社会功能，以及在本地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呈现方式。作者认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文化观察与研究路径，需将其置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此书从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关系和定位作为研究起点，条理分明地剖析了旧体诗的概念，继而阐述了世界华文旧体诗的文化图景，并与新加坡的旧体诗发展做比照，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详细论述从过客诗人到流寓诗人的创作主体身份的转变，以及其作品的整体风貌、文学关系、创作形式等。因此，这本书对从事此类课题研究的学者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王兵著作《以诗为证：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与华人社群社会、文化变迁》以英文写就²⁰，考虑到研究课题和原始文献的特殊性，如果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对中英双语的精通以及严谨的治学方法，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部学术著作的。王兵在梳理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文学场域这一视角探讨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主题特征和文学归属，并从见证者和建构者的角度，分析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在华人社群社会与文化的塑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区别于其他几部研究专著，作者并没有专注于探讨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而是着重阐释文学创作活动对文学风气的塑造，与社会语境的紧密联系，乃至

¹⁹ 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²⁰ Wang B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 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8.

对整个华族社群文化认同构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鉴于多数相关同类研究作品均以华文写成，对英文读者而言，此书是初窥新加坡华文旧体诗门径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

高嘉谦在《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一书中，以“离散汉诗”的生产和播迁轨迹为线索，从“域外”或“境外”的视角探讨 19 世纪以降，中国南部、台湾与南洋离散诗人群体适逢千年未有之变局，新、旧学的冲击，他们的主体经验和创作活动。书中第六、七章分别选取“流亡者”康有为和“流寓者”邱菽园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展开论述“南洋汉诗”的跨境遭遇，遗民风雅与地方特色，并延展至与马华文学、华人意识等研究视域。²¹

林立编注的《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不仅辨识、辑校了全本手稿，还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加以校注和补遗，共计 537 条之多，极大地推进和丰富了学界对左秉隆诗歌创作全貌的认识。如高嘉谦在本书序言中所赞誉的，“重新认识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起点，以及清朝外交官与新加坡华人史的互动脉络”²²。林立另外一部英文著作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7-1945)*（《文化移植：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旧体诗写作（1887 - 1945）》）系统探讨了新加坡殖民时期旧体诗的文化移植与本地化过程，涵盖文化移植的理论框架、迈向南洋诗学的探索、身份认同与侨居文学的表达、开创者左秉隆与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丘菽园对地方文化的命名与书写、诗社活动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妓女题材诗歌的社会道德反思、佛教信仰在诗歌中的表现、竹枝词对社会风俗与乡愁的抒写，以及日占时期兰花集诗人的创作与抗争。通过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揭示旧体诗在华侨社区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其在传统与现代、家国与侨居之间的复杂平衡，同时突显其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价值与历史意义。²³

²¹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湾：联经出版社，2016。

²²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 39。

²³ Lam Lap,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7-1945)*, Brill, 2024.

新近发表的一些论文多以文社、旧体诗和历史人物为对象展开研究，散见于各研究期刊和大学学报。如赵颖在《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构成、写作特点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新加坡的旧体诗作者主要由“过客”、流寓者及土生华人构成，并总结其写作特点为：（一）地域文化风貌的呈现；（二）语言的杂糅；（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类诗作的研究不仅具有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价值，同时也是新加坡本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²⁴ 在另一篇论文《试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特质及其对后殖民主义的悖反》中，赵颖进一步提出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即旧体诗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并因此形成严谨的艺术规范。这种规范的奠基，依赖于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创作规律与文学传统。然而，在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自由创作与快餐文化成为主流，新加坡这一多元社会的特殊语境对旧体诗的海外生存状况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深入探讨。²⁵ 关于文社研究的论文如《晚清南洋会贤社文学活动叙略》重点考察会贤社的主要社务，月课的内容，以及奖酬机制，并分析其对其他文社的开办和报刊稿酬制度的影响，进而论证会贤社在南洋华文文学的发生中所起的奠基作用。²⁶ 《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及其影响》通过搜集和整理多种华文报刊及相关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并揭示其在推动马华旧文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²⁷

人物研究方面，学界的关注较为集中，主要涉及左秉隆、黄遵宪、邱菽园、林文庆等重要人物。例如，王兵在《邱菽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邱菽园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生平、事业及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探讨其学术价值，并比较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台湾学界的研究差异，提出未来研究应着重于原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视角的拓展。²⁸ 此外，部分论文通过横向比较分析不同文人的创作特色，如《流寓异乡，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通过对比邱菽园与黄遵宪、郁达夫等人的“流寓作品”，探讨其文学创作的特征。作者指出早期的“流寓文学”，往往在故乡与故国的

²⁴ 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构成、写作特点及其影响》，《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9期，页42-46。

²⁵ 赵颖，《试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特质及其对后殖民主义的悖反》，《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页161-165。

²⁶ 刘慧，《晚清南洋会贤社文学活动叙略》，《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总第38期，页29-31。

²⁷ 陈婵娟，《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及其影响》，《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总第27期，页17-19。

²⁸ 王兵，《邱菽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通讯》，2013年总第126期，页17-25。

双重观照下进行书写，而海外华人对故乡的记忆在代际传承中逐渐被神化或虚化。²⁹

概而言之，在本土学者与其他华文学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然而，当前研究仍存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呈现碎片化，缺乏系统、全面的整理。例如，在研究时段的划分上，多集中在 19 世纪下半叶之后，对此前的时段关注较少。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言：“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在资料上下工夫，那么资料中蕴藏着的重要的信息一定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或者命中注定的时间作为回报向我们招手。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从许久以来的清规戒律或者故纸堆中突然获得一个崭新的启示。”³⁰《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固然摘录了大量发表于当时华文报刊的旧体诗，不过据李庆年统计，从 19 世纪末到 1941 年，见诸报端的旧体诗至少有 5 万首之多。因此，还有大量的旧体诗尚待整理、辑录，如能联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对星散于各类报刊的旧体诗，以及散文、小说等其他文类的创作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将会极大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第二，对旧体诗歌关注较多，其他文体的文学作品则关注较少。目前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以旧体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如前面提到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以诗为证：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与华人社群社会、文化变迁》等，以碑铭、散文、小说等体裁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尚付阙如。

第三，重历史考据，轻文学性分析。学界普遍认为，现存文献多由传教士刊刻，主要用于阐扬基督教义，因此对其文学性关注较少。例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研究多从新闻出版史、近代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角度切入，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较为匮乏。然而，近年来国外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如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专节讨论 19 世纪的传教士小说。³¹ 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分析了传教士报刊

²⁹ 王列耀、蒙星宇，《流寓异乡，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东南亚研究》，2004 年 4 期，页 87-91。

³⁰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4。

³¹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页 70。

中对中国传统小说笔法的模仿与借鉴。³² 段怀清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文本，分析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³³ 此外，还有王海波、陈恩维等从文学传播与文学实践的角度去诠释该刊的特点。³⁴ 对新加坡早期华文碑铭的研究，也多数从华人史的角度去利用和研究，甚少关注其文学性。

第四，对文本本身的关注不足。部分学者倾向于运用跨国主义、离散理论、殖民主义、多元现代性等前沿学术理论分析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文学场域，但较少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将作品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深入剖析。瑞恰慈在《实用批评》和《文学批评原理》中对打通现实与文本的努力，发挥文学的公共性与实用性方面已有精彩的论述。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中即指出文本是“现世性（worldly）”意义。无论文本以何种方式存在，也总是受到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的羁绊和制约。“文本，不是一个沉默理想（ideality）的事实，而是一个生产（production）的事实，它借以形成并得到维系的诸力量的和谐，甚至驱散了修辞对立的对称关系。”³⁵ 北京大学葛晓音先生也曾指出过文本细读的重要性，认为“从版本考据的角度，可能发现一些作家之间的联系；但如果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原理上去考察，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并可能论述得更为透彻，当然前提是要有完善的版本为依据。版本和考据工作最终仍是要为解决文学问题服务的……文学艺术性的研究需要以读懂文本为基础”。³⁶ 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中，不乏从预设结论出发，将文学作品视作社会学的实证材料，忽视了文学研究的本质。

综上所述，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进展，但仍需在研究的系统性、文体的多样性、文学性的挖掘及文本细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以期推动该领域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³² 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³³ 段怀清，《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及其“和合”思想平议：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江苏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94-101。

³⁴ 王海波，《〈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中国文学传播》，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陈恩维，《“以汉话阐发文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4期，页99-108。

³⁵ 萨伊德（Edward W. Said）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和批评家》，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81。

³⁶ 葛晓音，《关于未来十年的三点想法》，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18年1期，页15-17。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何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这是本文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学界对此尚未有统一、明晰的定义。如程中山在《香港文学大系 1919-1949：旧体文学卷》中将香港旧体文学等同于香港传统古典文学，认为应包括古典诗词、古文、小说等创作。这里显然将侧重于时间概念上的“古典文学”与强调文体、语言选择的差异“旧体文学”等同起来。现当代文学中旧体文学的生命力依然旺盛，但我们并不称其为古典文学。另一些论述将“旧体文学”理解为用文言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并不准确。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古白话文本，如宋代盛行的语录体，明清的话本小说，传教士的译本等。胡适写《白话文学史》，便是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中梳理出白话文的脉络，从而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奥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决定了用文言、浅文言、白话三种语言形式来翻译圣经。袁进通过分析大量的传教士翻译作品得出结论：“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作品，它们的流行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常常在下层社会。它们包括了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³⁷

要厘清“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定义和内涵，笔者尝试从新加坡这个特殊文化场域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加以阐释。韦勒克（René Wellek）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虚构和想象，“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³⁸从文学作品产生的外在因素如背景、环境、作者生平、心理等因素去探索文学的起因，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与这些外在因素的联系，但要避免僵化的决定论去解释文学产生的因素。韦勒克反对过度关注文学产生的背景，而忽视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因而大力提倡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借鉴原文诠释、形式分析等方法去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机制，其特质可归纳为是语言的“突出”，语言的综合，

³⁷ 袁进，《中国近代文学史》，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页150。

³⁸ 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13。

是虚构、是审美对象、是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建构等，强调其审美化和愉悦性。³⁹

那何为“华文旧体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其内涵纷繁复杂，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大不一样，可视之为“大文学”或“泛文学”的概念。“文辞以体制为先”（吴讷），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文体发展、演进的历史。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体的关注早已有之。孔颖达“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的概括，《尚书》所录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分类亦体现了对文体的初步认识。而明清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晚清报刊文学的迅速发展，新的文体如弹词、小品、八股等不断涌现。明胡应麟“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成为文人共识。⁴⁰明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提出古今文辞，可概括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分类体系。⁴¹但其中的模糊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文体的分类，从现代文学的观念和范畴来看，既指代体裁或文类，又指涉表现手法与修辞。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中国古代文学“体”的内涵模糊难辨亦有提及：“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⁴²晚清以降所面临的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思潮的冲击，一些传统的实用文体和正统文体失却其土壤，帖括章句之学也日益衰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也影响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文类的研究，比如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来加以区分。原来居于末流的小说、戏剧等进入文学研究的中心。“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被“纯文学”或文学美学观念所冲击。一些学者如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援引西方文类中的审美属性，强调文学的“不用之用”，区分应用文字和著述文字等观念去检视中国古代文学。方孝岳对“纯文学”的性质做出明晰的阐释：“今日言改良文学，首当知文学以美观为主，知见之事，不当麝入。以文学概各种学术，实为大谬。物各有其所长，分功而功益精，学

³⁹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页30-36。

⁴⁰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21。

⁴¹ 吴讷，《文章辨体序题疏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页15。

⁴²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4。

术亦犹是也。今一纳之于文学，是诸学术皆无价值，必以文学之价值为价值，学与文遂并沉滞，此为其大原因。故著手改良，当定文学之界说，凡单表感想之著作，不关他种学术者，谓之文学。……Belles-lettres 者，美文学也。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本此定义，则著述之文，学术家用之；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世有作者，首当从事戏曲、小说，为国人先导，而寻常诗文集，亦当大改面目”。⁴³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的纯文学概念体系不同，何诗海认为，“中国古代问题是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与实用性基础之上的文章学谱系，迥异于西方的纯文学体系。与此相应，古代文学中的‘文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既指向体裁或类别，又指向体性、体貌风格；既有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之义，又有文章或文学本体之义”。⁴⁴

韦勒克指出：“当文体分析能够建立整个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统一原则和某种一般的审美目的时，它似乎对文学研究最有助益。”⁴⁵ 此论断强调了文学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内在统一性，提示研究者应关注文本内部的结构特征及其审美诉求。在此框架下，本文对“旧体文学”的界定，涵盖以中国传统文体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旧体诗、散文、小说等，并聚焦于 1819 年至 1919 年间在新加坡生产与传播的华文旧体文学。这一研究旨在探讨新加坡的文化语境如何影响旧体文学的书写，同时考察这些文本在跨地域的华文文学生态中的位置。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加坡的华文旧体文学”而非“新加坡人的华文旧体文学”。在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文类的归属问题往往牵涉复杂的认同结构。例如，“新华文学”的界定至今仍众说纷纭，反映出国族身份、书写主体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微妙张力。本文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新加坡尚未形成统一的国族认同，文化场域呈现多元而流动的特征。因此，若以创作者的身份作为甄选标准，势必面临较大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张锦忠与黄锦树在《重写台湾文学史》中提出的观察具有借鉴意义。他们讨论“在台马华文学”时指

⁴³ 陈平原编，《新青年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 82。

⁴⁴ 何诗海，《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的现代进程》，《文艺理论研究》，2023 年第 2 期，页 37。

⁴⁵ 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页 171。

出：“以跨域华文书写的面貌在台湾文学场域冒现，台湾成为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但是这些跨域生产的台湾文学 / 马华文学文本难免也造成文学属性的错位问题——既是台湾文学也是马华文学，也是马华文学的流离失所：作品既不在马华场域发生，作者又非台湾人，却又书写胶园雨林。这批掉落时空褶皱里的文本可称为台湾文学史的‘（在台）非台湾文学’，在马华文学史则是‘马华文学的（在台）非台湾文学’”。⁴⁶ 这一论述揭示了跨地域华文文学的身份模糊性，即文本的生产地、传播路径、创作者身份与文化归属并不总是具备一致性。杨松年在《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中便已新马文学史整理的经验为例，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1943年黄得时在《台湾文学史序说》中所划分的五类研究对象更能体现宽阔的态度。⁴⁷ 张松建亦指出：“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文化、艺术的问题更复杂，因为它们与人的心灵、精神、想象力密切相关，有主观意识和自我认知。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移民、迁徙离散、留学经商变得更为常见，身份的流动性和多重性变成常态，所以有学者发明了‘弹性公民身份’的说法。”⁴⁸ 以此类推，新加坡的华文旧体文学亦处于类似的张力之中：它的生产地在新加坡，书写形式继承了中国传统，创作者身份多样，而其接受者则可能遍布东南亚乃至更广阔的华人世界。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的研究路径借鉴了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中的观点。陈芳明认为：“在台湾社会里，任何一种文学思考、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都是属于主体。所有的这些个别主体结合起来，台湾文学的主体性才能浮现。因此，后殖民时期的台湾文学，应该是属于多元性、包容性的宽阔定义。不论族群归属为何，阶级认同为何，性别取向为何，凡是在台湾社会所产生的文学，便是台湾文学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⁴⁹ 这段论述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不应仅依据族群、阶级或性别来划定，而应从文化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多元共存特征。以此为参照，新加坡华文

⁴⁶ 张锦忠、黄锦树，《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页12。

⁴⁷ 杨松年，《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22-24日。

⁴⁸ 张曦娜，《新移民年代里，新华文学版图在哪里？》，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4月22日。

⁴⁹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台北：《联合文学》，1999年8月，第15卷第10期，页166。

旧体文学的界定亦应突破单一身份框架的束缚，而转向文本自身的文体特征、传播脉络及文化功能，考察其如何在复杂的跨地域互动中塑造自身的文学特质，并如何融入更广泛的华文文学生态建构。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并非依据创作者的国籍或族群认同，而是立足于新加坡这一文化场域，考察在此生产和传播，并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生与演进产生影响的作品。如此界定，能够较大程度上规避因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分歧所导致的取舍困境，从而使研究回归文本本身，关注文学如何在跨文化环境中形塑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胡适在谈及治学方法时，曾提出“勤、谨、和、缓”四字真言，强调研究应兼具严谨考证与宽容态度，既不急功近利，也不妄下断论。这一治学理念对本文的研究取径亦有启发：本文并不试图撰写一部时间线性的新加坡百年华文旧体文学史，而是采取“大题小作”的方式，通过对具体文本或个案的“惊鸿一瞥”，以管窥豹的方式展现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风貌。这一研究路径旨在突破传统文学史以时间为纲的书写模式，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出发，重新审视并建构研究的基本框架。现有的文学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存在遮蔽与边缘化的倾向。尽管多数文学史写作遵循时间线性的叙述逻辑，以历史节点串联文学发展的进程，然而时间序列并非文学演进的唯一解释。正如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言，线性历史观往往掩盖了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而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亦指出“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表明历史的进程并非单纯的线性流动，而是由多重断裂与突变构成。⁵⁰ 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亦有所体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言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⁵¹ 这一论述强调了不同文学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独立性，否定了简单的线性继承模式。钱钟书亦认为“文学发展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⁵²。此即指出，文学的发展并非单纯因应政治变迁，而是受到文体内部逻辑、风格

⁵⁰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9。

⁵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页1。

⁵²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页1。

演变及审美趣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仅以时间序列作为文学史的组织原则，往往难以完整揭示文学演进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文化交汇、多重影响并存的场域。袁行霈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提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的三重研究原则，并采用“三古七段”的分期方式，试图在文学发展与历史进程之间寻求平衡。虽然时间序列确实是整理文学史料的有效途径，但对于文化场域错综复杂的新加坡而言，单一的线性叙述并不足以充分还原其文学发展的真实语境。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节点，其华文旧体文学不仅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同时也在本地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经历了自我调适与再创造。因此，若仅沿用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可能无法准确呈现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多重向度及其跨文化互动的特质。

在此背景下，台湾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或可为新加坡文学研究提供借鉴。旅台马华学者张锦忠提出“文学复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的系统观来理解文学的演变。他指出：“着重描述、探讨、理解各系统间的内部规律或逻辑与外部关系。文学系统的内部规律或逻辑指影响或干预文库与信息演变的选项或变数。例如（文学表现形式的）守旧与创新、典律性、异质性等。文学复系统内的各社群之间的系统关系，则是指系统之间的（假设）关系，例如阶层、稳定性、中央与边缘等。无论是内部与外部，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系统规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或流动的。左右或造成变动的元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力机制外，还有时间、空间、时尚、品味、习性的转移等。”⁵³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学系统的流动性与互动性，认为文学并非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审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跨文化环境中不断重构其意义。若将此理论应用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则意味着需要从更宽广的角度出发，不仅关注其创作主体与文本特征，还需考察其传播方式、读者群体、现实关联以及跨地域互动，以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学史观。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尝试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展开研究：纵向上，兼顾时序，考察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演进、思潮、流派及核心议题；横向上，则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出发，结合不同的地理空间、文化语境与跨地域互动，重新诠释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历史位置。一方面，本文关注新加坡

⁵³ 张锦忠、黄锦树，《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页66。

华文旧体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考察其如何继承与改写中华文化的文学遗产；另一方面，也着重探讨其在新加坡本地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生态中的互动关系，以期呈现出一种更为动态、开放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新的文学史观来建构不同于传统线性叙述的研究框架。例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采用“文学事件”分析法，以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切入点，突破传统文学史的大叙事框架；黄万华在《中国和海外 20 世纪汉语文学史论》中亦尝试结合海外汉语文学的发展脉络，探索文学流动性与跨文化互动对文学史建构的影响。这些研究思路正是本文努力借鉴的方向。朱自清曾提出，文学研究“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⁵⁴ 此一观点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文学史作为史学范畴的组成部分，如何在“文化学”的广阔背景下，以“史学思维”描述文学史的演进，同时坚守“文学本位”，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尤其是在当代学界普遍使用诸如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跨国主义、离散、边缘性、本土性、中国性、现代性、华语语系等现代概念来解读古代“文学”知识文本的背景下，如何避免以今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去重构历史，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创作环境与价值体系，构成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新加坡与香港文学研究中的相关反思，⁵⁵ 以他山之石攻玉。长期以来，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整合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历时性观照体系，并以“边缘文学”加以定义。然而，这种“中心—边陲”的考察方式，往往依赖单一的地理空间视角，忽视了文学场域内主体活动的多向性交流，同时也暗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从而削弱了研究的客观性。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笔者应努力避免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整合进世界华文文学版图的历时性观照体系，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称之为“边缘文学”。此类“中心—边陲”的依凭地理空间单一视域的考察，不仅忽视了文学场域内活动主体交流的多向性，而且暗含的价值判断遮蔽了研究的客观性。张松建曾指出：“相形之下，长期以来，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则出于线性时间历史观，区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二则自限于地缘政治，规划为大陆、港

⁵⁴ 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 35 卷第 11/12 期《向导》专号，1931 年 6 月 1 日。

⁵⁵ 可参见古远清，《香港文学史研究的七大误区》，《南方文坛》，2009 年第 2 期，页 67-71。

台、海外。此学科建制有其政治、学术的考量，当然也为自家的研究带来方便。但是，夹处近代与当代文学之间、又雄视港台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其身份颇有吊诡意味：但凸现学科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亦加剧中原/边陲间的紧张与对抗。”⁵⁶ 换言之，若单纯依据地缘或政治框架来界定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属性，可能导致对其真实面貌的遮蔽。

此外，研究者自身的身份背景、研究方法，也可能在无意间强化上述偏见。例如，诸多南来文人的作品中，往往带有流寓情结或贬谪意识，而部分研究主体则倾向于以这些情感经验为分析框架，忽略了文学生产的多元动因。游俊豪指出，马华文学研究需要范式上的转移和调整，“从看待马华族群性为中国性的一部分，转移到思考马华族群性包含中国性的一部分；从考察马华文学如何作为中国文学的构成和边缘，调整到研究中国文学如何进入马华文学的场域里面”。⁵⁷ 此观点对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研究亦具有启发意义，即如何在预设中心与边陲之别的前提下，重新考察其文本价值与文化意义。

另外一个需要加以区分的定义是，本文所讨论的“文人”，有别于本地学界常用的“士人”或“知识分子”。李仁渊在《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一书中对此有较为明晰的区分。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外来词汇，在晚清的语境中，多指涉区别于传统士人，具有现代性，一定程度上初具独立政治品格的一类人群。而“士人”根植于传统，对传统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依赖性更强，与官方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在本论文中，笔者对“文人”的定义借鉴李仁渊，指“具有一种表现于外的特殊文化教养，或者是掌握某些文学技巧的人”⁵⁸ 以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中的角色。

关于研究时间的划定，尽管近年来学界倡导以东亚为中心的历史观，将新加坡历史回溯至14世纪的淡马锡时期，但笔者仍循例以1819年作为研究起点，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早期原始文献和文学活动的匮乏使得14世纪的历史回溯缺乏充足的文学依据。例如，《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

⁵⁶ 张松建，《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322。

⁵⁷ 游俊豪，《族群性的论述：近二十年的马华文学研究》，黄贤强主编《族群、历史与文化：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2011，页611。

⁵⁸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页17。

等文献虽记载了有关新加坡的历史信息，但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作品生产与传播、读者接受等方面考察，难以将其归入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范畴。

另一方面，从 1819 年追溯新加坡历史自有其考虑和合理性，正如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inathamby Rajaratnam)所言，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中东和印度尼西亚。将新加坡的历史意识追溯到 1819 年之前的尝试是对历史的误用，可能“将这个城市国家变为充满种族和社群冲突，以及幅员更为辽阔、更为强大的宗主国政治干涉的战场。”⁵⁹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特殊的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倡导何种历史认同必须慎重选择。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纪念活动揭幕仪式上亦重申了这一点，李总理指出：“1819 年标志着新加坡迈向成为现代化、外向型及多元文化社会的起点。没有 1819 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踏上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建国之路。没有 1819 年，我们就不会有 1965 年，也就不可能庆祝建国 50 周年。是 1819 年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这就是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值得纪念的原因。我们不只是在纪念莱佛士或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尽管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是在追溯和反思我国于 1965 年独立前，一段更久远的历史。我们认可和领会造就今日新加坡的更广泛背景。这是我们从新加坡到新加坡人的旅程。”⁶⁰ 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新加坡现代国家认同的构建逻辑，也进一步凸显了 1819 年作为历史起点的象征意义。在多元种族社会的背景下，历史叙述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政治考量，过度追溯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可能导致国家认同的碎片化，而以 1819 年为起点则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历史叙述框架。

研究时间的终点则设定为 1919 年，主要考虑到五四运动对新加坡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本地亦开始提倡白话文，旧体文学由此渐趋衰微。如林克谐于 1919 年 9 月在《叻报》发表《欲言语统一非改编小学国文课本为白话文不为功》，同年 10 月 1 日《新国民日报》主笔张叔耐用白话文撰写发刊词，显示了五四思潮对新加坡文学场域的冲击。当然，1919 年之后旧体文学的创作仍不绝于缕，延绵至今，比如 1932 年邱菽园《星洲竹枝词》，日占时期谢松山《血

⁵⁹ Sinnathamby Rajaratnam,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 past*, speech at a seminar on “Adaptive reuse: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areas into the model urban fabric”, held at the Shangri-La hotel on Saturday, 28 April 198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No. 27/APR 09-1/84/0428.

⁶⁰ 李显龙，《继往开来 200 年》，《联合早报》，2019 年 1 月 30 日。

海》、李西浪《劫灰集》和郑光汉编的《兰花集》，本地也有学者对这些作品做了比较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如林立教授发表的《血海：描述新加坡日佔时期的旧体诗集》⁶¹与《〈劫灰与兰花〉：新加坡日据时期的两部旧体诗集》。⁶²

按文学体裁来划分，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碑铭等。古典散文的外延较广，概而言之，韵文以外的作品都可称之为散文，包括序跋、游记和碑铭等。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实践中，基本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为四大文体。不过随着“文学”概念的游移，对体裁形式的认识也不断经历着重新建构。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有言：“吾国文学，体制繁多，界律精严，分茅设菴，各自为政……传习既尔，作史者断不可执西方文学之门类，鹵莽灭裂，强为比附……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⁶³因此，本文并不拘泥于传统文学体裁的分类。就新加坡而言，早期保存下来的文献，以碑铭为主，故笔者专节述之，诗歌、小说、散文多见于报刊之中。其他文类则由于原始文献的匮乏，目前无法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研究所依托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方面，得益于学界前辈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使得相关研究具备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例如，饶宗颐的《新加坡古事记》与《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系统的考证；梁元生的《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整理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播的关键史料；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庄钦永的《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及《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以及许源泰、丁荷生合编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 1819—1911》，皆对本地华人碑铭进行了系统整理，为研究华人社群的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李庆年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林立的《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等，则为研究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演变与文学活动提供了翔实的文本依据。另一方面，本地图书馆所藏的官方文献与报刊资料同样卷帙浩繁，具有极

⁶¹ 林立，《血海：描述新加坡日佔时期的旧体诗集》，《清华学报》，2017年第47卷第3期，页547-589。

⁶² 林立，《〈劫灰与兰花〉：新加坡日据时期的两部旧体诗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年第63期，页237-265。

⁶³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十一期，1933年10月16日。

高的研究价值。国家图书馆馆藏涵盖早期官方档案及本地主要报刊，如《海峡殖民地档案》《新加坡年鉴》《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报》等。此外，《新加坡纪事报》(1827-1837)、《新自由西报》(1835-1962)等历史性刊物的大部分内容已实现数字化，并向公众免费开放，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的查阅与利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则以丰富的中文报刊资源见长，尤以海外首份中文报《察世俗每日统记传》及本地重要报刊《叻报》等为代表。该馆设有“东南亚中文文献特藏”，涵盖“华人社团特刊约 1500 种、华校特刊近 1000 种、华人庙宇特刊 400 余种、族谱百余种、地方志数十种、文学作品近 6000 种”。⁶⁴在东南亚地区馆藏规模居首。此外，馆内“新马特藏”(Singapore-Malaysia Collection)亦收录了大量涉及新马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重要官方档案、国会文件、专题论文、期刊文献及报纸，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馆还整理、编制了多种专题目录，如《馆藏新马社团中文资料目录》《馆藏新马华文文学、文学史研究资料目录》等，进一步提升了资料检索的系统性和便利性，为学界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助力。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了文学场域理论、文学文献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记忆理论多重视角，以实现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多层次的探讨。以下逐一阐述这些方法的具体应用及其理论依据。

首先，本文以文学文献学的方法为基础，通过系统整理和研究文学史料，聚焦于能够反映文学自身产生和发展流变的核心文献，同时辅以涉及创作主体社会环境、生平履历和人际网络的史学资料。在文本分析中，本文不仅采用传统的实证分析和文史互证方法，还尝试引入文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探索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多维过程，揭示创作主体、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机制。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强调，场域中的位置由行动者的资本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故本文以此视角聚焦于新加坡文学场域中的文人、作品与文学活动三大要素。文人研究主要从其在场域中的角色与地位入手，进

⁶⁴ 沈俊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东南亚中文文献特藏》，《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二辑)，2016，页 239-241。

行细致区分与分析；作品研究则围绕场域内的吟咏、结社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其与文学场域的互动关系。此外，本文根据韦勒克关于文学作品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论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宏观层面，本文考察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脉络；在微观层面，则通过细读典型文本，深入分析其语言特色、结构形式及审美趣味，挖掘作品的独特价值与历史意义。此种双重视角的结合，旨在更全面地揭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文化记忆是社会通过文本、仪式和其他象征形式所建构的集体身份认同体系。文化记忆不仅具有延续性的特征，还承担着认同建构、记忆重构和文化观照的功能。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凭借其系统化的文本形式，为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提供了持久的表达。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策略，考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新加坡文学作品如何承载社会记忆并建构集体认同。

最后，本文也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了时间与空间、文本与社会、记忆与文化等多重维度，从宏观历史背景到具体文本分析，力求深入揭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独特生态与文化价值。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清末政局的动荡、南洋区域的文化交汇以及殖民地社会的多元图景，共同塑造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独特生态。文学作为各种文化力量的交汇点，在现代性、本土性与殖民性之间的张力中生发出丰富的创作图景。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文章架构

重视并加强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宏观视角看，这项研究既是中华文化母体的延续和拓展，又是新加坡本土文学历史脉络的溯源与呈现。从微观层面而言，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这部分文献有助于保存本土文化、丰富学术视野，并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整理国故，保存文化遗产。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这一部分的研究，将导致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发生、发展及其文化价值的理解不完整。作为新加坡宝贵的文化遗产，华文旧体文学记录

了早期华人文人的思想、情感与社会生活，反映了南洋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学脉络中的延续与演变。尽管近年来学界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有所关注，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整体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有广阔的拓展空间。通过整理、注释、校勘相关文献，可以为学术界提供更加系统、详实的研究资料，也为文化传承和教育普及奠定基础。

第二，以文证史，探究社会变迁。新加坡华文旧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发展史。华人远航来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史久矣。至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的政策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中断，门户大开，流寓之士陡增，促进了本地的文学生产和传播。邱菽园在《挥麈拾遗》中提到：“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者，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⁶⁵官方的支持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使得“叻地文风逐为稍振”。⁶⁶而后报纸的发行，对保存史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先辈移民的生活状况，椰风蕉雨的南洋风情。去国忧思与家国情怀，怀才不遇的苦闷，异域生活的失意等，而中国大陆政治的风起云涌，本地华人社群的国族认同、身份认同亦随之转变，都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因此，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深入挖掘蕴含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文史兼考，相互贯通，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从而更为完整地勾勒出新加坡华族社群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文共九章，旨在系统考察 1819 年至 1919 年间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文学生产机制、文人群体、思想资源及文化功能。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研究的背景与动机，强调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价值。其次，回顾现有研究成果，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与研究空白。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并梳理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法。最后，本章概述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意义，并对全文的章节安排进行说明，以帮助读者把握研究的整体结构。

第二章聚焦 1819 年至 1919 年间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基本面貌与文类分布，依据文献形式与文学体裁进行系统整理与概述。首先，考察新加坡旧体诗

⁶⁵ 邱菽园，《挥麈拾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页 174。

⁶⁶ 《文体源流考》，新加坡：《叻报》，1892 年 3 月 28 日版。

的发展历程，分析诗人群体的创作特征及其诗风流变。其次，讨论词作的兴起及其代表性作家与作品。随后，探讨散文的传播与发展，涵盖赋、游记、书信、碑文等多种形式，并分析其主要内容及艺术特征。在旧体小说方面，本章考察其在新加坡的兴起与传播，剖析其叙事策略与主题倾向。鉴于骈文独特的美学价值及其在新加坡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本文专设一节探讨新加坡骈文创作的风貌，以填补学界对此领域关注不足的缺憾。

第三章探讨 19 世纪新加坡的资本与权力如何塑造华文旧体文学的生产机制，重点分析传教士、殖民地政府官员及驻新领事在华文文学传播中的作用。首先，考察传教士如何借儒学之名传播基督教，并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其次，分析殖民地政府官员对华文教育的介入，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促进华文文学的生产与传播。随后，探讨殖民地政府推行分治策略对文学场域的影响，并剖析这种权力格局下华文文学的应变与调整。最后，研究驻新领事如何通过支持华文文学进一步影响本地文学生态。

第四章聚焦新加坡文社的创立、规制及其文学活动，分析文人结社在华文旧体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首先，概述文人结社的历史背景，梳理其发展脉络。其次，详细考察主要文社的创办历程、组织规制及核心成员。随后，探讨文社的文学活动，剖析其对旧体文学创作的推动机制。最后，本章总结文人结社的基本功能及其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整体格局的影响。

第五章考察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华文旧体文学的深远影响。首先，分析传教士如何在殖民地语境中传播儒学，并探讨此举对华文旧体文学的间接推动作用。其次，研究清朝驻新领事在儒学推广中的角色及其文学影响。最后，考察本土文人如何在儒学传播的过程中介入旧体文学创作，并探讨儒学思想在文学文本中的具象化表现。

第六章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探讨了 1819 年至 1919 年间发表于报刊的游记散文在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作用。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华人移民如何借助游记文学再现家园记忆，并在异域环境中重构文化认同。同时，本章亦探讨区域意识的兴起如何促使新加坡由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书写者，从而确立其在华文文学版图中的独特地位。

第七章聚焦清朝驻新首任领事左秉隆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多重身份对华文旧体文学的影响。首先，回顾学界对左秉隆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其次，剖析左秉隆的政治、文化与文学身份如何交织，并探讨其诗文创作的特点及影响力。最后，本章总结左秉隆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中的地位，并评估其文学贡献。

第八章探讨杨云史的诗学渊源、诗学理论及其诗词创作。首先，分析杨云史诗歌风格的形成路径，考察其诗学思想的来源。其次，研究其诗学理论如何体现在诗词创作实践之中，并剖析其诗作的主题、意象与艺术特色。最后，考察杨云史如何在传统诗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拓展，并论证其诗学贡献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第九章分析叶季允的诗歌创作特色、诗学观念及其在区域文学中的成就。首先，探讨叶季允的诗学思想与创作风格，剖析其代表性诗作的主题与艺术表现。其次，考察其与南来文人的诗酬唱，分析诗歌交流对区域文学网络的构建作用。最后，本章总结叶季允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中的历史定位，并评估其在南洋文学传统中的影响力。

第二章 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概貌

新加坡现存之旧体文学文本极为丰富，构成本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绪论所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819 年至 1919 年间在新加坡生产与传播，并以中国传统文体书写的华文文学作品。依循中国古代文学的通行分类，主要涵盖旧体诗词、散文、小说与戏剧。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学范畴往往呈现“泛文学”或“大文学”的特征，即不仅诗词歌赋需讲求辞藻华丽、音韵谐美，实用性文体亦须具备文辞斌蔚、辞义可观之特质。《隋书·经籍志四》有云：“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此即强调文章之文学性不仅体现在抒情诗文，亦涵盖铭志、祭文、诔辞等应用性文类。胡大雷进一步指出，经、史、子之典籍经后世裁剪，纳入“文章”体系，遂扩展了“泛文学”的疆界。⁶⁷ 本文亦拟参照这一宽泛型结构与开放性概念，然并非不加甄别地囊括所有旧体书写之文献，而是从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切入，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进行梳理与探讨。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考察旧体文学如何通过语言与叙事机制，融入社会层面的文化记忆，并进而塑造新加坡华族群体的文化认同。根据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记忆”的理论，文化记忆指的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是依靠这种知识。”⁶⁸ 文化记忆的存在形态可区分为潜在与现实两类，具有成形性、组织性与约束性等特点。其中，文字既是成形性的表征，同时也通过规范化的要求展现其约束性，使知识与符号以特定结构存续并传播。

⁶⁷ 胡大雷，《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⁶⁸ 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4-15。

文化记忆的特质之一，在于其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它是建立在约定俗成传统之上的“想象共同体”，不同于短时性的口头记忆。相关研究指出：“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意义生成空间，其中文化记忆以认同具体性或群体关联性、重构性、成型性、组织性、约束性和观照性等功能而发挥作用。从记忆的具体形象来看，文化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⁶⁹ 小说、诗歌、剧本、杂文等，都是作为记忆的文字载体。

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加坡，由于地处中西交通之要冲，是各种思潮、政治力量、各色人等交汇之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朝贡体系的崩坏，清廷的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保守派、维新派、革命党人、殖民地政府的互相角力和制衡，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图景。从整个“南溟”视域去考察，新加坡无疑是各种文学权力资本的中心，向外辐射至东南亚诸国，乃至形成文化环流反哺中国文学场域，本土性、现代性、殖民性的彼此冲突和融合，为本地文学创作带来别样的景观。本章主要考察这段时期发表于《叻报》《天南新报》《中兴日报》《星报》等报刊的诗词、小说、散文等，通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试图管窥这段时期文学创作的全貌并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线索，同时通过对各体裁典型文本的具体分析，挖掘其文学特质和对区域文学产生的影响。

首先，就戏剧的发展而言，柯思仁在其著作《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中提及，可追溯至1913年11月7日。当日，《振南日报》报道了由耆英善社在牛车水梨春园组织的赈灾义演。经笔者查证，李圭《东行日记》中有提到：“十七日巳刻……午正二刻抵新加坡……先游中国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馆、娼寮咸备，闻有八九万人，闽人十七，粤人十三，有在此间娶土人女生子，数世不归者。”⁷⁰ 这说明最晚在1876年，新加坡已经有专门的戏馆演出戏剧了。就本地现存文献而言，可考的最早剧本创作见于1907年8月23日《中兴日报》，署名“沧桑旧主”所作之《黄帝望中兴口》。该报创刊于1907年，副刊“非非”特设有“班本”板块，专门刊载戏剧文本。“班本”即戏曲剧本。可见在南方戏曲文化生态中，班本一直较为流行。之后9月16日

⁶⁹ 刘慧梅，姚源源，《书写、场域与认同：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4)，页185-203。

⁷⁰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99。

又发表《缠足妇吊影》，作者笔名“玄理”。前文有小段说明创作旨意：“清廷复拟重申禁令，嗣后女子缠足，贬为贱民，不受其夫封典。缠足妇闻之，能勿悲哉，演为粤曲，以写其意。”另外还有《闻乱事闷读宫闱》（1907年9月30日）、《徐赓陞魂归地府》（1907年10月2日）、《悯吉伶佛祖下九尘》（1907年10月24日）、《丁振译口匹马走京津》（1907年10月30日）、《拒款会汤绪勉同胞》（1907年11月21日）、《哭黄祖共立死绝会》等。据笔者统计，《中兴日报》上刊登的班本有20多部。作者除沧桑旧主、虎军外，还有十三龄童黄兴、逸亭迁客等。这些剧本不仅反映了当时新加坡戏剧创作的活跃景象，也展现了剧作家对于社会变迁、历史兴替的思考，成为研究新加坡早期戏剧文学的重要文本资料。

旧体诗词多星散于早期的华文报刊和诗集。根据李庆年的统计，自1881年至1941年期间，新、马两地华文报章刊登的旧体诗词数量，起码有5万首。19至20世纪上半叶发行于新加坡的华文报刊共17种，包括：《叻报》《星报》《天南新报》《日新报》《总汇新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振南报》《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南铎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南晨报》《民国日报》《星中日报》。早期如《叻报》《星报》并无专门版面刊登旧体诗，而是夹杂在新闻当中，后随着报纸副刊的出现，才有“诗章照录”、“来稿照登”等专栏刊出旧体诗。中文报纸的副刊滥觞于1905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而《叻报》于1907年1月17日也开辟出《附张》板块，随报派送，分文不取。不过早期多刊登粤讴、谐谈、杂文之类，诗歌并不多见。这与该报主笔叶季允的办报方针是一致的，他在《叻报副刊出世记》中明言其主张：“然则蒙庄（庄周）怪诞，悉属箴言；曼倩（东方朔）诙谐，却为谲练。言中有物，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弦外留音，则月露风云亦堪惊醒。况夫欲正俗者先求于俗，毕竟村吽俚唱，最易感人；善进言者每婉其言，是知妙句清词，亦堪风也。噫！然则附张之设实属不容缓之图，此本报附张之所以特设于今日也”。⁷¹自1919年五四文化运动开展以来，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蔚然成风，至1926年，本地报纸言论都以白话文

⁷¹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7。

写就，自此旧体诗的创作日渐式微。⁷² 除报纸之外，少部分文人有编纂成册者，如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许南英《窥园留草》、左秉隆《勤勉堂诗钞》、邱菽园《菽园杂谈》《挥麈拾遗》等。

旧体散文的文本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从广义上讲，为了区分韵文与骈文，凡是不讲究韵律与对仗的文章皆可归入散文范畴，因此其外延相当广泛，成为中国古代数量最为庞大的文体之一。清代散文大家姚鼐曾依据实用功能，将古文分为十三类，包括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若依此分类标准，新加坡旧体散文主要涵盖碑铭、议论文及游记三大类。学者如陈育崧、陈荆和遍访本地华人社团、庙宇、学校、会馆、宗祠、公冢等机构和地方，搜集华文碑铭共计 119 篇并整理出版成《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这些碑铭不仅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宗族意识、社会结构及文化认同的见证，同时也承载着公共记忆的建构。议论文类和游记散见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文报刊，如陈省堂的《越南游记》与李清辉的《东游纪略》，皆为此类代表作。游记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记录，不仅呈现了作者的地理见闻，更反映了华人文士在海外的文化观照与认同变迁。

旧体小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来新传教士为宣教布道而创作的小说。比如 1835 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了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 1803-1851）所著的小说《是非略论》《张远两友相论》《正邪比较》《赎罪之道传》等。第二类是笔记小说，主要是发布于早期华文报纸中的奇闻异事等报道。这类作品主要见于《叻报》。值得一提的是，《叻报》虽然在 1907 年 1 月就设立了“叻报附张”发表文学作品，但其对小说颇有成见，如 1889 年 7 月 27 日有刊登《劝焚毁淫书板文》一文，文中言辞激烈：“不见夫世之作淫书者乎？金圣叹以批《西厢记》而伏刑诛，王凤洲以作《金瓶梅》而

⁷² 1926 年以后成立的诗社和旧体诗的创作仍不绝于缕，延绵至今，比如邱菽园 1932 年发表的系列《星洲竹枝词》，日占时期谢松山的《血海》、李西浪的《劫灰集》和郑光汉编的《兰花集》，本地也有学者对这些作品做了比较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如林立《血海：描述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清华学报》，2017 年第 47 卷第 3 期，页 547-589.]；〈劫灰与兰花：新加坡日据时期的两部旧体诗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6 年第 63 期，页 237-265.]。20 世纪 60 年代南洋大学中文系特设旧体诗词写作课程，出版了三部师生创作集，林立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薪火相传：南洋大学师生的旧体诗唱酬》[（《中国现代文学》），2017 年第 31 期，页 105-134.]（《中国现代文学》），2017 年第 31 期，页 105-134。不过限于本文研究年限，不在讨论之列。

大伤名誉，其他之为鬼殴毙，膺奇疾，宜寿而夭，宜贵而贱，宜富而贫者，不可胜数。然则人何乐而为此乎哉！”⁷³ 第三类是通俗小说。创刊于1907年8月20日的《中兴日报》特设《非非》板块，刊登杂文、小说、谈丛、词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第一篇是连续5天刊载的笔名为“斧”的“意匠小说”《想入非非》，从1907年8月26日起又登出笔名为“沧桑旧主”的小说《崖山哀》，断断续续刊登至1907年9月9日完结，次日又登出作者为“虎军”的“七情小说”《喜怒哀乐爱恶欲》。后续还登有“天汉世民”的《金锁连环》等。《星洲晨报》于1909年8月16日创刊后，也设有名为“警梦钟”的副刊，专设短篇小说一栏，发表第一篇题为《俄将》的小说，作者为“太仓”，后续有《二将》《男妓》《大盗》《癫圣人》《镜花后缘》等。1911年之后的华文报章刊登的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题材、布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且萌生不少包含本土元素的作品，如1911年10月7日创刊的《南侨日报》和1913年1月1日创刊的《振南报》，分别刊登有《渔色镜》《南洋遗侠传》等，基于华人南渡和在南洋的悲惨遭遇而创作。

以上是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包括戏剧、诗词、小说、散文的粗略梳理。下面将以《叻报》《星报》《中兴日报》及《天南星报》可辨识的资料为文本，具体从诗词、小说、散文三个文类进行论述。从宏观层面梳理概括，揭示各文类的作者、创作题材、内容等，力求在前辈学者挖掘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更多文本。从微观层面，以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为依托进行文本分析，借以管窥其文类的创作特色和区域性特征。

第一节 诗词

1. 诗歌

新加坡现存的华文旧体诗文本非常丰富。李庆年认为，1887年12月19日《叻报》刊登的张汝梅的四首绝句，可视为马华旧体诗的序幕。⁷⁴ 其诗原文如下：

投笔身从海外来，遨游万里壮怀开。

⁷³ 《叻报》，1889年7月27日，第1版。

⁷⁴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61-62。

不图贸易居奇客，尽是攀龙附凤才。

且将文字订因缘，朗诵君诗骨有仙。
此夜客中欢聚首，也应同为写寄篇。

天涯随处寄闲身，客里欢联梓里亲。
莫向长亭轻折柳，且留青眼看行人。

别后相思倍惘然，雪泥鸿爪字痕鲜。
从今愿借吹嘘力，引我翱翔到九天。

诗前有小序说明作诗缘起：“予壮岁采芹，旋经食飨。有故来洋，知音绝少。偶游坝罗，幸遇家赞卿、陈谨愚、海楼李守臣诸君，得联梓里之情，尽领诗人之趣。乃才经聚首，便欲离群，此后海角天涯，益增溯洄之感，因作绝句四章，以志留别，即呈列翁吟政。”并注明嘉应松源张汝梅甫稿。

四首诗都展现了作者不俗的文学功底，但作为赠别诗，缺乏新的意象，感情递进上也较为突兀。第一首气势磅礴却稍显平直；第二首文气浓郁但缺乏新意；第三首意境优美但略显守旧；第四首情感热烈，末句有意升华成积极的诗境，不过情感铺陈和递进未显得自然。紧接着该诗之后，有刊登其好友海楼李守臣《谨依原韵四首敬呈笑春先生方家斧正》：

际会风云海外来，锦心绣口向谁开。
挥毫欲写哀情语，愧乏题稿作赋才。

万里相逢幸有缘，诗中佳句酒中仙。
清狂似我君休笑，聊写消愁寄兴篇。

飘蓬难系别离身，文字相孚气谊清。
一自坝罗分袂后，蒹葭秋水望伊人。

骊歌将唱倍凄然，展卷惟留锦字鲜。
此后相思惟有月，几回搔首问青天。

（治口愚弟李守臣未定稿）

这四首颇具传统赠别诗的意趣与情感张力，展现了离别中的惜别之情、惆怅心绪以及诗人与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不过同样未见突破传统诗词语汇、意象的创新，整体上缺乏层次感与起伏，难以引发强烈的共鸣。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彼时在《叻报》发表诗歌创作的诗人，多为清末移民，受传统儒家教育熏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们在新加坡的诗歌创作不仅是文化的延续，也是他们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表达。由报刊发表，也标志着新加坡华文旧体诗歌走向公共传播平台，报刊成为这一时期诗人交流的重要载体。以唱酬题材为主体的特质，也体现了移民社群中文化互动的活跃性。

关于张汝梅四首绝句是否可被视为新华旧体文学起点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然而，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这一论断尚需商榷。根据现有史料，新马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在《叻报》创刊之前即已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并非仅限于报章，期刊同样是重要的传播媒介。以 1833 年创刊于广州、1837 年迁至新加坡的首份华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为例，该刊即刊载有旧体诗作。具体而言，癸巳年（1833）十二月号刊登了题为《兰墩十咏》的十首五言律诗，这些作品以伦敦风土人情为题材。关于《兰墩十咏》的作者归属问题，学界存在争议。据李晓杰考证，这十首诗为郭实腊所作。主要依据是这组诗亦收录于 1834 年由郭实腊撰写的《大英国统志》卷三。⁷⁵ 然而段怀清的研究指出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在其著作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的末尾，也辑录了这组诗，并注明作者可能是一位大概于 1813 年到访英国的华人所写。⁷⁶ 郭实腊是德国人，且彼时才 10 岁，也并未到访英国。因此该组诗的作者身份仍存疑。从文本特征来看，诗中多处表现出对英国社会文化

⁷⁵ 李晓杰，《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探究》，日本关西大学：《或问》，第 7 号，2004，页 27-40。

⁷⁶ 段怀清，《〈兰墩十咏〉与〈西洋杂咏〉》，《大公报》，2014 年 11 月 5 日，版 B16。

的描述，其语言风格与同时期中国文人创作的同类纪游诗存在一定差异。以第四首为例：

戏楼关永昼，灯后彩屏开。生旦姿容美，衣装锦绣裁。曲歌琴笛和，
跳舞鼓箫催。最是诙谐趣，人人笑脸回。

该诗在题材选择上侧重于对英国戏剧文化的描绘，这一主题在同时期中国文人的纪游诗中较为少见。从文本特征来看，该诗在形式结构上遵循了五言律诗的基本格式，但在具体表达方式上与《西洋杂咏》等同时期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作者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创作取向，为研究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案例。

1837年2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出版迁至新加坡，该月有刊登《侄外奉姑书》，记载“英妇幸产一子添丁，弄瓦弄璋不异，男女无别，父母一起眷爱之，盖贵女儿当英物，莫不留心养之成人，及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必读圣书……到得十六岁便知书能文，于诗词一道尤其所长。”⁷⁷可见当时的海外华人女性也有诗词创作的实践。有学者统计，《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共有十二期刊载了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⁷⁸如1837年3月刊载欧阳修《陪府中诸官游城南》和《智蟾上人游南岳》二首诗。以上事实说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萌芽并非单个节点开始，而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渐进过程。这种“前报刊”阶段的创作，为后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33年刊载的《兰墩十咏》显示出非传统文人群体对旧体诗的更早实践。这种创作者背景的多元化反映了海外环境对文学创作主体的重塑。1837年的记载提到海外华人女性具备诗词创作的能力，并受到教育启蒙。这表明，华文旧体文学在海外不仅局限于男性文人，还逐渐扩展到女性群体，丰富了创作主体的构成。

以1887年《叻报》刊登的张汝梅四首绝句为另一节点，综而观之，19世纪末期《叻报》发表的旧体诗，以文人诗歌唱酬之作为主，亦有少部分羁旅思

⁷⁷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2月，页201。

⁷⁸ 陈恩维，《“以汉语阐发文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文学实践》，《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4期，页99-108。

乡、咏史怀古的诗作，与其文学母体，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共同之处，换言之，可视为中国旧体诗的南溟移植。唱酬诗的创作主体以驻新领事、过客文人、来访官员为主，这批人往往在文坛已颇负盛名，诗有别才。诗作注明唱酬的地点、时间、对象、活动、用韵等，成为见证彼时新加坡文人风雅的最忠实的记录，大体勾勒出当时这些文人的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内容。固然，部分作品不免流俗于唱酬诗社交本质的窠臼，缺乏真情实感，但自有其史料价值。新加坡唱酬诗的兴盛，是诗歌作为文人社交工具和情感交流方式的表现传承。中国自古有诗歌赠答的传统。荀子说过“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⁷⁹ 唱酬之作古已有之，历代不绝，至汉末为盛，魏晋南北朝存世诗歌中赠答诗便有 1100 多首，而唐代则蔚为大观，如仅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互相唱和之作，便有 400 多首。唱和活动无疑有助于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流派的生成。宴会赋诗，多写宴饮游乐之趣，借以结交友朋，或提升知名度。钟嵘在《诗品序》中有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欢聚和索居，行旅和离别，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动因和情思。驻新领事官的积极主持和参与文学活动，对内容、形式、风起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占据了主要的文学话语权。发表诗作数量往往与诗人名气有关，一般来讲，名气越大，在《叻报》发表诗作越多。如常熟著名书法家、诗人卫铸生，1889 年 9 月南来，与左秉隆、叶季允、李清辉等诗歌唱酬，多数发表在《叻报》之上，卫铸生发表的包括《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请诸大吟坛斧藻题》《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子兴都转又赐和章窃欣引玉复叠以酬》《寿荣华酒楼即句》《三叠左都转见惠元韵》《李清辉吟长惠示和章仍用前韵奉酬》《布吟坛畏友左公五叠瑶韵》《喜晤黄君渊如赋此为增》《题南生园二首》《书怀二律》《胡心存别驾招饮漫赋一律录请惺噩生吟长暨贤主人正刊并乞和章》等。发表的与之唱和诗作有左秉隆《四叠前韵奉和铸生诗伯》《叠韵奉和铸生先生》《再叠前韵奉酬铸老》《五叠前韵奉和铸生我师》、叶季允《奉读铸丈寿荣华即句戏成四绝调之》、李清辉《奉和铸生词兄见赠原韵》黄渊如《铸生卫明府辱赠佳句过蒙推誉，既感且惭赋此奉酬藉伸报琼之意》等。清朝官员如田崧岳、张荫桓等奉命出使，途经新加坡，也与本地文人有诸多诗词酬唱，包括叶季允《赠晚霞生即次其留别申江诸友元韵》、卫铸生

⁷⁹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83。

《晚霞生由暹罗过叻小作勾留匆匆返粤即欲旋回沪江赋诗却寄即次其留别申江韵》、田崧岳《已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承以诗扇见诒匆匆不暇答和甫抵申江依韵作二律寄赠并祈炎洲冷宦惺噩生两吟长同政》、张荫桓《舟泊星驾坡极承子兴太守东道之雅别后奉寄一首》、左秉隆《奉和张樵野星使见寄原韵》等。其他唱酬之作还有左秉隆《赠普陀山白华寺慧堂上人》《十一月十五日夜宴新嘉坡胡氏园醉题一首呈主人暨同席诸君即请正和》《王君道宗见赠石榻字迹二种一书寒竹风松一书仙苑皆朱子笔也诗以报之》、王道宗《炎洲冷宦于月之念一日以诗二绝寄示并命和韵奉读之下具见大雅古风跃然纸上殊深钦服因苦索枯肠敬步元韵聊志葵倾之意工拙不暇计也》、慧堂《蒙左子兴都转见赠律诗四首即依原韵奉和》《前蒙在家僧斋友见赠七律一首今拈原韵和成》、在家僧《恭赠慧堂大禅师》、菁臣居士《胡氏园奉和左子兴太守元韵》、胡伯璩《奉和伯骧叔留别诗元韵二首》《和舟中即景诗二首叠前韵一首》、伍燊尧《冯君遂知与卢太史畅游吉隆岛得以唱和想见其高慨爰赋七古以赠之》等。

除了唱酬诗之外，一些散见的作品以抒发离愁别绪，羁旅愁思、感怀伤事为主。19世纪末期的新加坡，因各种机缘南来，需要为稻粱谋的普通文人数量也不少，不同于无需为生计发愁的驻新领事、过客文人和来访官员们，他们异地谋生不易，闲暇之余写诗寄情，多以抒发离愁别绪，羁旅愁思、感怀伤事为主，留下了一些感情真挚，语言质朴的佳作。这类题材的诗作包括刘楚楠《秋日客感》、陈春生《戏拈白眼看他世上人效唐人连珠体》、许翰坡《遣怀》，剑锋氏《感怀》、沧海客《清明感怀》、杨笃西《寄陆云如》、黄翊卿《春日泗水留别四首》、桃源赞臣氏《岁暮感怀》、萧雅堂《咏怀三首》《汶山卧病喜起》《病起赠黄河东》《汶山吊吴绍兰墓》《小春十日由叻回厦将至香江舟中口占二十韵》《有怀二首》、徐季钧《濒行别诸亲友》、罗炳南《登竹篙山二律并序》、冯兆年《与卢仲吉太史刘嵩云黄晋卿胡石泉诸君游南洋吉隆坡岛寿星岩》、罗启潘《叻地日燥夜寒交至夜半仿佛新秋气象客思难寐占一律》

《怀沪上诸同道》、罗善亭《宋府矩山姻兄自腊来律余以之一面询其来意云云为父母也念其孝思可敬放以诗送之》、萧庆祺《归应乡试留别叻坡诸友七律二首》《读史有感》等。试读杨笃西《寄陆云如》七律其四：

一肩风雨一烟锄，作客新洲近岁除。
七载我重留日月，十年君莫负琴书！
人情大概尝都遍，世事何堪计转疏。
此后闭门能绝客，题桥志不愧相如。

此诗对仗工整，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寄语友人，亦是诗人对世情的彻悟。明代僧人常慧有《云居山咏》二首，其中有“半肩风雨半肩柴，竹杖芒鞋破碧崖”，写山途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杨笃西巧妙化用该诗，通过“一肩风雨一烟锄”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寓居新洲的失意落寞和命途多舛的感叹，极易引起读者共鸣。“人情大概尝都遍，世事何堪计转疏”世态炎凉，人情翻覆，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寄陆云如》七律其他三首中佳句也颇多，如“不独亲心魂入梦，且多旧雨鬼谈诗”（其一），“半生只怕临歧泪，一旦又闻返棹歌”（其三），漂泊失意之情表露无疑，是此类诗作中的代表之作。

若论这段时期写离愁别绪，羁旅愁思、感怀伤事题材中的代表诗人，应首推萧雅堂。不论从发表诗歌数量，还是创作水准，萧雅堂都可以称之为同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其自1890年从印尼泗水移居新加坡，担任私塾教书先生，共四年之久，在《叻报》《星报》《天南星报》都有诗、文发表。根据李庆年的粗略统计，目前已整理出来的就有近60、70首。如《番客篇》（《天南新报》1899年1月19日）、《汶山卧病喜起》《病起赠黄河东》（《叻报》1893年11月8日）、《有赠十二首》（《叻报》1893年11月11日）、《有怀二首》（《叻报》1893年11月13日）、《汶山吊吴绍兰墓》（《叻报》1893年11月9日）、《为友悼亡一首》（《星报》1895年8月27日）、《汶山热水歌》（《叻报》1893年11月13日）、《咏怀三首录呈诸大坛郢政》（《叻报》1893年11月8日）、《赠翰墨林陈秉章二首》《戏赠医士任远来》（《叻报》1893年11月17日）、《戏赠》（《叻报》1893年11月17日）、《新嘉坡竹枝词十首》（1894年1月25日）、《小春十日由叻回厦将至香江舟中口占二十韵》（《叻报》1894年1月25日）、《朝鲜感事》（《叻报》1895年1月8日）、《抚时感怀》（《叻报》1895年3月12日）、《时事有

感》《读史有感》（《叻报》1895年4月3日）、《台事志愤》（《星报》1895年8月27日）、《七律二首赠渔鼓先生大词伯即请斧政》（《叻报》1897年2月16日）、《垄川旅怀旧作》（《天南新报》1899年9月12日）、《泗水旅怀》（《天南新报》1899年9月12日）、《垄川三宝洞怀古》（《天南新报》1899年1月14日）、《森村》（《天南新报》1899年1月9日）、《锡江竹枝词》（《叻报》1899年1月4日）、《瞻望亭(为郑太封嫌而翁作)》《阅江楼》《观山阁》（天南新报）等。对于萧雅堂在南洋的诗歌创作，学界的关注不多，笔者所见，仅李庆年对萧雅堂的诗作过初步统计和简要分析，以及高嘉谦《近代汉诗与南海视域》一文，从南海视域将萧雅堂、黄遵宪、杨云史的诗作作综合比较，考察其文化影响和文学实践。⁸⁰ 萧雅堂诗歌情真意切，明白晓畅，试看《有怀二首》：

（其一）

异乡花草故园春，归去来时只此身。
安得多情似明月，夜来常照两边人。

（其二）

故乡消息问梅花，以客为家又忆家。
即使归家翻似客，去来无处不天涯。⁸¹

首句“异乡花草故园春”，同中有异，异中取同，虚实相济，将“异乡”与“故园”的对比，形成反差，目睹异乡之花草而联想起遥远故园的春天，眼前之实景与脑海之虚景相印证，今昔之异，不着一字抒情，而能含蓄蕴藉，曲折深致，凝练传神地表达出思乡之情，“归去来时只此身”承接上句，由景及人，直抒胸臆，描写常年漂泊而孑然一身，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安得多情似明月，夜来常照两边人”一句，将古典诗词中典范化的意象，借明月寄托思乡

⁸⁰ 高嘉谦，《近代汉诗与南海视域》，《台大东亚文化研究》，2018年4月第5期，页119-136。

⁸¹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之情拓展出新的意蕴。不同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融入诗人的主观情怀，将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区别对待，以幻为真，更类似于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中，离散各地的亲人同望月垂泪的共生乡愁，萧雅堂将本是孤轮高悬，清冷无情的明月拟人化，赋予多情的特质，为而羁旅各西东，隔海相望的亲人送去柔柔的光辉，于思乡的愁苦中将诗境升华，增添一丝温暖和慰藉，意蕴精深，情真动人，引人共鸣。第二首中“以客为家又忆家”，看似矛盾纠缠的心理侧写，实则统一在“欲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以客为家而非家，总归是寄人篱下，故有“忆家”之感。尾句“去来无处不天涯”，一声无奈的喟叹，将羁旅之人的孤独、落寞书写得淋漓尽致。

适于描写风土人情、地方风俗的竹枝词也常见于报端。竹枝词起源于中国唐代，以其通俗易懂、清新明快的风格，深受文人和民众的喜爱。这一文学形式在明清时期广泛传播，并逐渐渗透到海外华人社会，成为华侨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加坡，竹枝词不仅延续了传统的题材和风格，还结合了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具有浓郁南洋特色的表达方式。1888年3月29日《叻报》刊登了林会同的《福州南台竹枝词》，是目前可见新加坡最早发表的竹枝词，描写了南台船上歌姬的生活场景。叶季允、萧雅堂、王恩翔、丘逢甲、黄景棠等人，也创作了不少吟咏本地风物的竹枝词。新加坡竹枝词延续了中国竹枝词描写风土人情、地方风俗的传统，但在题材上更加多样，充分体现了本地的社会文化特征。例如，萧雅堂的《新嘉坡竹枝词十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新加坡的自然景观、城市建设和社会风貌。⁸² 例如，诗中提到“王家山上草青青”“轮帆报点入沧溟”，展现了升旗山的自然景致和新加坡港口的繁忙景象。对新加坡博物院、自来水工程和电灯等物的描写，充满都市的现代感。诗句“茂先老去景纯死，博物谁参山海经？”借博物院之事寄托感慨，“明明造物夺精英，点点能开不夜城”则记录了城市照明的进步，体现了对新加坡现代化成果的讴歌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思考。“日夜梨园演唱新，沿街标榜妙传

⁸² 李庆年，《南洋竹枝词汇编》，新加坡：今古书画店，2012，页9。

神”生动再现了新加坡戏曲活动的繁荣，“摇钱树子一枝枝，驮舌方言恰费词”展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商贾活动。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也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生态。“碧玉何人为破瓜，瓣香私奠假悲嗟”等句，折射出诗人对本地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反思。这些竹枝词内容丰富多彩，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本地社会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社会功能。

随着晚清国势的日益倾颓，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山河破碎，民心惶惶，时代之沉疴直接影响了诗歌的情感表达。彼时，诗人不再沉溺于个人的风花雪月、离愁别绪，而转向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新加坡《叻报》与《星报》所刊诗作多围绕国运衰微、列强欺凌、清廷腐败无能等主题展开，展现出浓厚的悲愤色彩。如垄川旧客《时事有感》《读史有感》、卓应龙《愤恨》《追忆往日寓台湾事》，佚名《抚时感怀》等，皆寄托诗人对时局动荡的忧虑，对清廷失德失政的批判，其中不乏“每问时事倍寒心，不见红旗报捷音”，“何事未闻恢百里，今朝又报失河滨”等慷慨激昂之句，情感炽烈，措辞激越。部分诗作更直指张荫桓、李鸿章等朝廷要员，针砭清政府腐败无能。鉴于《叻报》《星报》向来持保守立场，这类诗作得以刊登，殊为不易，反映出当时舆论场域中隐然涌动的批判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本地报刊也刊登了一些题咏戊戌政变、悼念六君子的诗作，如严复《感事》、郑孝胥《失题》、谢兆珊《杂感》、伤心人《有感四首》、芸香子《吊六烈士七言一律》，皆沉痛哀婉。试读芸香子《吊六烈士七言一律》：

可怜碧草血流红，一局残棋尚未终。
植党冤沉三字狱，芸编泪洗十年功。
今朝有客持清议，此后何人敢效忠？
变法未行先坐法，九泉饮恨正无穷。⁸³

对变法事业未竟，六君子身先死的惨痛变故，表达了无限遗恨，“此后何人敢效忠”一句，乃对清廷枉杀忠良、昏庸无道的沉痛诘问，亦是对戊戌六君子身

⁸³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53。

先死、变法未竟的深切哀悼。1896年10月，邱菽园创设丽泽社，至1898年又创办《天南新报》，极大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发展。其中，邱菽园的民间身份、丰厚财力以及对诗歌创作的热忱，成为推动此一文学活动的关键因素。丽泽社以诗会友，故诗题远多于文题，且奖金丰厚，极大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其社课初开，便收到投稿1400余卷，获奖名单常达百人之多，远超二社。此外，邱菽园亦积极主持大型题咏，如《红楼梦》绝句题咏、《天外归舟图》题咏、《风月琴樽图》题咏、《选诗图》题咏等，并发起征诗活动，如客云庐征诗。这些诗社活动不仅推动了新加坡旧体诗的繁荣，也促进了本地文人群体的交流，使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更趋多元。

自报刊文艺副刊板块的设立，标志着新加坡本土旧体文学从官宦文人主导，掌握主要文学话语权到平民参与，文学精英化的光环开始退却，开始走向大众。晚清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正如桑兵在《论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一文中观察到的，传播主导者从官方向民间转移，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知识分子不再完全是封建集权的附庸，独立人格开始萌生和发展，并使得社会思潮呈现公开而多元的态势。⁸⁴ 清末中国时局的发展，对新加坡本土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这些历史重大事件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引起诗歌体裁、内容的转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随着清帝国的日渐衰微、革命思潮的传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成为革命志士宣扬革命思想的利器，在诗词的形式上，则呈现出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的风貌，以寄托政治理想、革命情怀与忧国之思。在此背景下，由中国同盟会成员创办的《中兴日报》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刊载平台，其政治倾向使之成为革命诗歌的重要传播媒介。该报目前可考的最早旧体诗作品，为1907年8月20日创刊号刊登的《挽鉴湖女侠》七律，悼念秋瑾遇害。

其后，《中兴日报》于1907年9月6日刊出秋瑾遗诗《感愤》《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时二首》，其中《感愤》一诗尤为值得关注：

⁸⁴ 桑兵，《论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胡伟希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236-252。

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抔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其颈联为“国破方知人种贱”，而唯独《中兴日报》此句为“国破方知人生贱”，是印刷错误，抑或有意更改，尚待进一步考证。然而，此一差异无疑为秋瑾诗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值得学界深入探讨。1907年9月12日在该报副刊《非非》“词林”板块发表由笔名为“非□”创作的《次韵和老汉广本》，全诗如下：

萧萧秋叶不胜悲，梦断山河未可知。
雨后烧痕犹历历，摘余瓜蔓已离离。
思深每至难谋处，肠断伤于回望时。
强把新词慰良友，岁寒情谊胜连枝。

还有如笔名为“百骧”所作《梦入新山口占诗二首》（1907年11月17日）：

拾年从未息征鞍，半壁河山镜里看。
我倚阑干独凭吊，满江蛮雨不胜寒。
皇业难扶举国骚，（群□）儒枉自策庸韬。
山河近等砧中肉，一任枭雄段段刀。

这两首诗均属于哀叹国事、深沉忧思之作，表达了对山河破碎、时局动荡的感慨，展现了晚清时期海外华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悲愤情怀。其后还有《七陵少年行并序》（1907年9月13日）、《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壮士》（1907年9月14日）、《时事杂咏》等九首（1907年9月23日）、《悲秋四章》《风马儿》（1907年9月24日）、《扬州二首》（1907年10月

3日）、《九九登高而歌》（1907年10月16日）、《对月》（1907年10月25日）等。总的来说，《中兴日报》刊登的诗歌作品，以感时伤世、忧国忧民为主要创作题材，也间杂一些讽喻诗，如《南海圣人歌》（1907年9月16日），对康有为极尽讽刺之能事：

仲尼已没孟轲死，三千年后南海圣人起。
圣人为谁君自知，我今执笔特作圣人史。
圣人无面皮，鬻道甘作胡国师。
圣人无学术，公羊窃得三世说。
圣人无母子，助子刳母取法中常伺。
圣人无友生，不知何目为其□。
圣人图穷匕首见，衣带诏兮胡不见。
圣人今为群戎长，团团面作富翁相。
圣人血食五大洲，胜于两庖一嗅冷猪头。
纵不获财涕泗常交流。
吁嗟乎，圣人不死盗不止。
至哉言乎李老子。

康有为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取代革命推翻满清的理念，引发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同日的报纸刊载了一篇署名“云”的社论《斥康有为引满汉为同舟共济之谬说》，对其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此外，讽刺类诗词也反映了对本地社会陋习的不满。例如，1907年11月17日发表的竹枝词组《警嫖》共八首，直指狎妓成风和鸦片泛滥等社会弊病，尖锐而生动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弊端。

1907年10月11日发表于“词林”专栏的《新屑玉三续》第四则至第六则，是类似于《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供人学习写作诗词，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前面三则应该发表于前一天或更早的报纸，惜乎不存）。其后又分别于10月14日发表第八则（第七则应发表于10月12日或13日）10月17日第九则。其中第六则颇具特色，采用了不少本地事物和词汇：

门对户，埠对垓。（借音）绿萝对青苔。

龙窝对鼠穴，贼□对奴才。

关节路，发言台。架祸对消灾。

顺口填词非好谑，因文求戏不为谈。

牛车去时，车落牛车水去。马交来日，交向马交街来。

文后特意注明“牛车水马交街俱本坡街名”，并详细解释“马交街”名称之由来，更体现了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复杂的文化流变与互动。在文化记忆层面，这种解释折射了地名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社会现象，同时揭示了移民群体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创造并传承属于自己的文化标识。

另外一份革命党人创办的报纸《星洲晨报》与《中兴日报》刊载的诗作基本类似，诗题、作者可参考文末附表四“《星洲晨报》副刊 1910 年刊登的诗词”，为整理方便和保存资料、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便利之故，笔者将该报除“词苑”之外，刊登的粤讴、班本、歌谣等一并辑录。值得注意的是，《星洲晨报》也刊登了一些纪游诗、题画诗、感怀诗等，并非全然是慷慨激昂的革命诗作。如《偶题蜜采牡丹图、友人索题山水图》《游马六甲纪事有感》《赤壁怀古》《七夕诗》《丰台看芍药食樱桃寄姬人》《秋思八首》《清明日游淡文山、登大金塔怀古》《华山八景诗》等，也有《杂感次少陵秋兴八首韵》等仿古之作。1910 年 4 月 14 日刊登的诗作《妇人之民族思想》，颇具时代气息和女性主权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诗序开篇曰：“言论者事实之母，诗词者又言论之精华也。今之人往往寓民族思想于诗词中，得一佳句则互相传诵。”此言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诗歌创作理念。

据李庆年查证，创刊于 1890 年 2 月 14 日的《星报》，从同年 3 月中旬即开始刊登旧体诗，并特设栏名“诗稿附登”等。⁸⁵ 1896 年邱菽园创办文社“丽泽社”之后，月课获奖诗歌都发布在《星报》上，报纸目录中关于旧体诗的内容渐为增多。其他文社如“图南社”、“会吟社”的相关作品也有发表。如 1896 年 10 月 14 日目录中便有“诗榜照登”，刊出由“石叻吟梅主人”发布的诗联活动的获奖作品，诗联题目为“莺唱却嫌惊好梦”，由刘卿云评定出共

⁸⁵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 12 页。

150 名获奖作品，前 20 名刊出，同时公布下期诗联征题“志大岂堪为老圃”。会吟社发布的“吟社复初”，通知会吟社因继前任领事左秉隆、黄遵宪离任后归于沉寂，现由邱菽园主持风雅，重新恢复吟咏活动的消息也列于其右。隔日目录中亦有“诗稿照登”，刊登诗作为《春日游罗浮阻雨寄宿山家》组诗，作者为吉隆坡徐绍孙，16 日、17 日亦有“诗稿续登”、《诗稿再续》等栏，刊出吉隆坡王竹君、李金培、杜南等人奉和徐绍孙之作《奉和徐绍孙先生春日游罗浮阻雨寄宿山家谨步原韵》一系列七律。相比《叻报》而言，《星报》似乎对诗歌更为重视，刊登的诗词数量更多，从笔者整理的附录中可管窥其盛，保留了不少南来诗人和本地文人的诗歌作品，成为研究新加坡旧体文学的重要文献。

2. 词

词又称诗余，滥觞于隋唐，在宋代达到艺术顶峰，元代转而衰微，直至明末始兴盛，为清代词的中兴奠定基础。清初诗人多能为词，如王夫之、屈大均、吴伟业、王世禛等。迨至晚清词坛受由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影响颇深，最富盛名的是“晚清四大家”，即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常州词派强调“比兴寄托”，但反对深文周纳、穿凿附会，推崇“词史”重视词的社会意义。清词号称中兴，从清初江山易主的悲慨，到晚清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词作中倾注对现实的关注，涌现了不少杰出的词人和词派。如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或专指，或泛叙，或慷慨激昂，或悲愤满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唯有词“驾元明而上”。清代文人填词成风，其中不乏名家和优秀作品。从一些编选的清词总集可以看出，如王昶的《国朝词综》，共收有 812 名词人。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选录词人 3196 位，词共计 8260 多首。受此影响，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刊上也刊载有不少词作，不过远不如诗歌数量之丰富。学界对新加坡旧体诗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不过对词的研究则尚付阙如。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传统词为“小道”、“艳科”的观念影响。当 19 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诗坛上有人尝试着新的变革，并打出“诗界革命”的旗帜时，词却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这一现象值得深入考察。《中兴日报》目前可查证最

早发表的词作是1907年8月20日第一期笔名为“那释”为悼念秋瑾烈士遇害所作《调寄虞美人》：

凄风苦雨满城秋，故国凄凉。恨匈奴未灭不为家，转使鸾漂凤泊，各天涯。剑眉黛蹙呛肩瘦。奴痛挨延杀，未酬壮志遽星沉，澎湃江涛，继起复何人。吴宫燕市，血痕殷惊□。

该词通篇情绪浓烈，对秋瑾烈士壮志未酬而身先陨的惨痛现实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和愤怒，通过对秋瑾烈士的深切悼念，结合丰富的历史背景与悲伤的自然意象，展现了词人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体现了当时社会动乱中人们对正义与理想的追求。整首词在艺术表现上情感真挚、意象丰富，充满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与追忆。首句“凄风苦雨”的渲染，奠定全词的感情基调，以自然之景来比兴内心的感受，哀痛之情更为强烈。“匈奴未灭不言家”的用典，表达了对秋瑾未能完成报国大业的惋惜，“转使鸾漂凤泊，各天涯”的无奈喟叹，不仅是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颠沛流离，也暗示了当时国家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词人在怀念烈士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大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下阙“剑眉黛蹙呛肩瘦”“未酬壮志遽星沉”等句，描绘出秋瑾的英勇气质和为革命而消瘦的身形，蕴含着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表现了对秋瑾为国殉难的崇高精神的敬意与痛惜。末句“吴宫燕市，血痕殷惊□”则通过历史典故反映出对已故烈士英勇牺牲的敬仰，暗示历史的悲剧与现实的残酷，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无辜流血的怜悯。

这类作品还有如1907年11月18日刊登有“沧桑词选”的《调寄满江红》，抄录上阙如下：

廿八头颅，一弹指岁华非故。惊满眼狂花妖鸟，痴云毒雾。京洛何时分笔札，关河到处听鞞鼓。试铜弦铁拨唱江东，公无渡。谁杀尽，山中兔，谁射尽，南山虎。想美人佳侠，英雄广武。病马原无鞭可著，饿蚕尚有丝能吐。看星寒，照壁烛光红，婆娑舞。

这首词如同上作《调寄虞美人》，在情感表达上慷慨激昂，通过丰富的意象和声韵的结合，传达了对时光流逝、历史变迁以及个人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思考，展现了词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社会的关注。开头“廿八头颅，一弹指岁华非故”，表达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与唏嘘，“惊”字奇警，陡然将读者情绪调动起来，满眼“狂花妖鸟，痴云毒雾”的视觉震撼，“关河处处鞞鼓”的听觉刺激，和“谁杀尽，山中兔”和“谁射尽，南山虎”，力量强弱的悬殊，不仅突出了生存的艰难，也暗示了人们在动乱时局中的无奈与悲哀。使用“杀尽”和“射尽”这样的强烈动词，使得这一句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反映出一种激烈的情感。词人在此不仅是在描绘一个残酷的景象，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暴力行为的痛心与失望。

除“那释”与《沧桑词选》外，《中兴日报》还刊载过“哀禅”“陶”及湖州词人凌霄辉等人的作品。在当时，《中兴日报》日均销售量已逾四千份，作为革命党人的重要舆论阵地，其所刊词作普遍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些词作不仅积极鼓吹推翻满清、实行共和的主张，更激发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促使他们在政治认同上由效忠满清政府逐步转向支持共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星洲晨报》与《中兴日报》性质相近，皆由革命党人创办。因此，其副刊“警梦钟”之“词苑”板块所收录的词作同样展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此外，该报亦刊登革命烈士的遗稿，如《烈士安重根遗稿》《周君思兼遗稿》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可作为研究清末民初革命文学的重要补充。

除早期华文报刊之外，南来官员杨云史对新加坡词坛亦贡献颇丰。杨氏一生词作蔚然成编，计有《回首词》《楼下词》《海山词》《望帝词》四卷。本文第八章即专门探讨杨云史的词学成就，并在李庆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发现其在新加坡所作词存世共计五十九阕。从风格上看，杨云史的词作延续了晚清词坛对南宋雅词的推崇，深受常州词派影响，并在新加坡的文学场域中进行横向移植。尽管从影响力来看，这种书写方式及其文学创作未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仍值得进一步探究，尤其是在南洋华文旧

体文学的研究框架下，其词作所反映的文化流变与诗学取向，不仅见证了南来的文人传统，同时也折射出本地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轨迹。

第二节 散文

如前所述，新加坡旧体散文主要涵盖碑铭、议论文及游记三大类。早期华文报刊发表议论性文章，皆可视为考察对象。以《叻报》为例，现存最早的一期，1887年8月19日头版文章题目为《论本坡义冢殊无碍观瞻》，讨论新加坡华人墓地选址的重要性。此后每期头版均发表不署名的杂文一篇，根据笔者粗略估算，仅发表在《叻报》的杂文，便有逾22万篇之巨。按内容划分，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时事政论类。主要讨论全球的政治、时事。如《论越南征收身税事》（1887年9月1日）、《论西国今昔异势》（1887年10月10日）、《论澳门不宜割与葡人》（1887年10月15日）、《中西无间说》（1887年10月20日）、《论西国民能自由上能推爱》（1887年10月21日）、《论三宝瓏命案》（1887年10月4日）、《大局论》（1887年11月24日）、《论法国近事》（1887年11月25日）、《论法京时事》（1887年12月7日）、《论小吕宋示禁华人医药事》（1887年12月9日）、《俄强非列邦所利说》（1887年12月19日）、《论德俄奥三国近事》（1887年12月22日）、《论欧洲大局》（1887年12月31日、1888年1月2日、3日）、《时势论》（1888年1月10日）等。这些时事政论类文章，反映了清末民间办报信息多元化、言论自由化的趋向，而且新加坡远离清廷的权力中心，公共舆论氛围更为宽松，使得议题更加多元且不受官方钳制和压迫，更等代表民意的诉求。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作者身处“法外之地”，以远离政治中心的姿态，一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休养，一方面兼通西学，同时兼具“睁眼看世界”的宏观视野，执笔为文，呈现出思想多元、兼容并蓄的特质。如《论越南征收身税事》控诉法国视约法为儿戏，欺压本地华人，字里行间充满激昂的爱国之心和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也展现了作者对国际法律、公约的熟悉。

二、本土事务类。主要讨论本地的各种社会现象，涵盖对陋习的劝诫，民俗风情的评议以及社会治理的建言。这类讨论反映了华人社会对地方事务的关注，既体现了对传统价值的维护，也展示了面对新环境时的适应和反思。其中，对社会陋习的批评颇为直率，如对赌博、吸食鸦片、偷盗、械斗、嫖娼等问题的劝诫，力求通过道德教化和法规整顿改善社会风气。如《论禁赌》（1887年11月11日）强调赌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呼吁通过制度性禁令加以遏制；《论宿娼不宜勉强》（1887年9月29日）则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讨论了性工作现象，提出了务实的管理建议。同时，这类文章也关注民俗风情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环境的融合。如《论俗尚不宜骤革》（1887年8月25日）认为盂兰节作为华人重要传统节日，应在保留与改革中找到平衡点，而非彻底废弃。《论祀神之道持斋不如存诚》（1887年10月4日）则强调供奉神明的核心在于诚心，而非外在形式，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宗教实践的深刻影响。此外，这类文章还就社会治理提出了具体建议。《论捕务亟宜整顿》（1887年9月28日）指出捕快机构的腐败与低效，主张通过整顿提高执法效率。《论叻中生意所以难之故》（1887年9月21日）分析了商业环境中的弊病，并为改善经营环境提出务实建议。此类文章还有如《书花会害人事后》（1887年9月3日）、《以德力服民辨》（1887年9月6日）、《唤迷说》（1887年9月17日）、《用财说》（1887年9月20日）、《论妓女所以自尽之故》（1887年10月6日）、《论叻地不乏人材》（1887年10月11日）、《客路思家说》（1887年10月31日、1887年11月1日）、《论禁赌》（1887年11月11日）、《论夙弊宜革》（1887年11月12日）、《论捕务宜实事求是》（1887年11月19日）、《书本坡新设治盗条例事后》（1887年11月21日）、《攻匪说》（1887年11月26日、28日）、《多设异途以励人材说》（1887年12月16日）、《论瘦狗为患》（1888年1月13日）、《除暴议》（1888年1月21日）等。

三、中国事务类。涉及中国事务的文章主要关注晚清内政与外交问题，展现了新加坡华人对祖国时局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这类讨论既包含对国内治理的反思，也涉及对外关系的建言与分析。在内政方面，《论讲求兴国为当今之急务》（1887年8月23日）呼吁国家通过经济振兴、教育普及等手段增强

国力；《论国治不在兵强》（1887年9月9日）则批判了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强调民心与内政的重要性，体现出与当时洋务运动相呼应的思想。在外交方面，文章聚焦国际关系与近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论宜专门设俄使》（1887年9月27日）提议加强与俄罗斯的外交联系，以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论中国防军海军枪炮宜派大员按查督演》（1887年11月9日、10日）则呼吁通过强化军备提升国防能力，体现了对中国主权与安全的深切关注。一些文章呼吁从历史和国际经验中汲取教训，如《记中国自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1887年11月23日）梳理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史，为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镜鉴。《论强国宜固民心》（1888年1月5日）则从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角度，提出稳固民心作为国家强盛的根本。这类文章还有《书李傅相招殷开铁路示论后》（1887年9月12日）、《论宜专门设俄使》（1887年9月27日）、《论中国派员游历事》（1887年11月29日）、《效法说》（1887年12月1日）、《游员与随员不同说》（1887年12月2日）、《论中国还美偿款事》（1887年12月8日）、《论宜遣派武员游历》（1887年12月24日）、《闻中葡约成事拟说》（1887年12月27日）、《论使臣理事在能持大体》（1888年1月6日）、《行法达情说》（1888年1月7日）等。

四、伦理道德类。集中探讨家庭和社会的道德观念，关注家庭和睦、忠诚友善等伦理议题，同时从个人品德出发延伸到社会风气的塑造。如《齐家说》（1887年8月26日），讨论家庭和睦的重要性，认为“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必自夫妇一伦始”，将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体现了儒家伦理在移民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对人际交往的探讨也是较为常见的主题，如《论标榜之害人》（1887年8月29日）批评阿谀奉承、不听忠言的行为，强调直言和真诚在维系社会信任中的关键作用。《论交情之薄》（1887年9月7日）揭示了在商业化社会中友谊的浅薄化现象，呼吁回归真挚的情谊。《友于篇》（1887年10月3日、10月27日续篇）进一步分析友谊的维系之道，提出“交友须各尽其道”，即友谊的长久需要彼此的责任与义务。《论作事贵有决断》（1887年9月8日）强调在决策中保持果断的重要性；《论诚实乃为人之本》（1887年10月12日至13日）认为诚实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

(1887年10月14日)提醒读者傲慢是人际关系中的大忌。此外,《论纵欲原非真福》(1887年10月5日)则从伦理角度反思纵欲行为,倡导克制和节欲,体现了对品德修养的高度关注。此类文章还有《戒邪缘论》(1887年9月10日)、《论人须知所趋向》(1887年9月13日)、《悼红说》(1887年9月15日-16日)、《论处友须各尽其道》(1887年9月24日)、《论有过切勿惮闻》(1887年10月7日)、《论人不宜固执己见》(1887年10月8日)、《论诚实乃为人之本》(1887年10月12日至13日)、《论交友勿事戏谑》(1887年10月19日)、《论报恩》(1887年10月29日)、《释争说》(1887年11月3日)、《论作恶宜慎于其始》(1887年12月29日)等。

五、知识科普类。关注知识传播与学术探讨,内容涵盖医学、风水、教育等领域,体现了《叻报》在普及知识、启发思维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文章常以对比中西文化为切入点,兼具实用性与思想性,如《论中西医学之异》

(1887年8月23日)、《论学艺须求实际》(1887年10月17日)、《论风水之说中西不同》(1887年10月18日)、《报功说》(1887年11月5日)等。

六、礼俗异闻类。这类文章以记录和分析中外礼俗、奇闻轶事、社会文化为主要内容。如《日晕臆说》(1887年9月26日)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日晕现象,质疑传统中的迷信说法。《水火偏灾不足以美国运说》(1887年12月30日)则批评了将自然灾害与国运联系的迷信观念,提倡以理性思维取代宿命论。《中外礼俗不同说》(1887年12月17日)探讨了中外礼俗的差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等仪式上的不同实践。这种比较在当时华人移民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意义,帮助读者理解和适应多元文化环境。《纪西班牙吉凶礼俗》(1887年12月15日)具体描绘了西班牙社会中的生死仪式,展现了异域风情与文化特点。记录奇闻轶事如《鸦鹊志异说》(1888年1月11日)、《东瀛传闻略记》(1887年12月14日)等。

七、翻译外报类。这类文章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带入本地华人社群,为其提供了思考全球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素材,如《译西报论中美建设银行事》(1887年11月14日)、《西人论中朝边事》(1888年1月9日)等。

其他华文报刊登载的社论题材与《叻报》相似。如《星报》在 1890 年至 1898 年年近 9 年的时间内，发表约有近 4 万篇社论。如《书贵善读说》（1891 年 1 月 2 日）、《论宜正谬辟邪以崇祀典》（1891 年 1 月 3 日）、《上天示警论》（1891 年 1 月 6 日）、《读廷寄恤灾有感》（1891 年 1 月 7 日）等，多聚焦于当时政局与社会动向，与《叻报》发表的内容相类。与此同时，该报亦时有文艺性质的散文刊载，文笔清丽，富于诗意，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格调。如“独立山人”撰写的《半唐园亭记》（1898 年年 7 月 5 日），便借荔枝湾南汉刘氏所建别苑从“极一时之胜”到残垣断壁，残烟冷月，只剩蛙声诉兴亡的变迁，抒发故园之思。文末更感叹广州都市化进程对传统文化景观的冲击：“是址尽填为通衢，大厦云连，屋山栉比，虽香车紫陌，富庶俨然，已无复沧浪清趣矣”。此外，该报亦刊登随笔、游记等文章，如 1898 年 7 月 21 日、25 日刊登的笔名“渔鼓”来稿《西窗随笔二则》，其一描绘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万佛林风光，谓其“无上妙境”；其二则生动描写“圣猴亭”中猴群之顽劣，文笔诙谐，意趣横生。另如“渔鼓”撰写的《推蓬听雨记》（1898 年 11 月 19 日），亦是其代表之作。

相比之下，《中兴日报》作为革命党人的喉舌，其社论风格更为激烈，反清意识尤为强烈。该报自 1907 年 8 月 20 日创刊至 1910 年 2 月 1 日停刊，累计发表社论近 15000 篇，集中刊载于首版“论说”栏目。其中，如《齐心与齐智识说》（1907 年 8 月 24 日）、《秋瑾之冤胡讼为》（1907 年 8 月 26 日）、《异战清廷之论旨》（1907 年 8 月 26 日）、《报纸乃无形之暗杀》（1907 年 8 月 30 日）、《南洋华侨倚赖异族政府保护之无望》（1907 年 9 月 3 日）、《清政府又派人来搵钱矣》（1907 年 9 月 5 日）等，皆措辞犀利，直指清廷积弊，鼓吹革命。此外，该报亦译介西方媒体评论，如《快看西人之公论（译太晤士西报）》（1907 年 8 月 29 日），试图借助西方舆论力量，佐证反清立场的正当性。这些文章不仅是研究 19 世纪末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史料，也为考察新加坡华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透过这些社论，我们不仅能够观察新加坡华人群体的文化视野和社会关切，还可以深入探讨他们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维系与祖籍地的联系，同时在民族认同与政治立场上进行自我调整。此外，这些报刊作者往往关注本地社会事务，例如《论盂兰节乃华

人素重之传统节日，不可骤然偏废》一文，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本地传统习俗的认同，也展现了他们对于文化延续性与价值传承的深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而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长期旅居此地的流寓文人，或土生土长的华人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一方面致力于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文教化，希冀移风易俗；另一方面，他们亦并非固步自封之卫道士，而是在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批判性的文化视角。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有所扬弃，同时亦尝试在本地社会语境下调和中西文化。这种文化自觉不同于中国本土的“睁眼看世界”式启蒙思潮——他们不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原则，而是试图将中西文化置于更为平等的对话关系之中。这一文化心态，既体现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独特经验，也促成了南洋地区华人文化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的形成，不仅塑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格局，也为后续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借鉴。在异乡环境中，这些华人知识分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发展出一种既非单纯依附传统、亦非全盘接受西方的新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念的建构，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也对后来南洋华人文学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演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节 骈文

骈文作为一种文体，乃是相对散文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散文，意指行文散而不工，长短相错，不求用典，不追求辞藻之瑰丽。而骈文则与之相对，多用四六对偶句式（故又称四六文），讲究音韵辞藻，盛行于六朝及初唐。骈文一词的最早出处，据学者考证应是唐柳宗元《乞巧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唳唳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这里便指明了骈文的最大特点在于对仗与音韵。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有言：“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故读起来有韵律之美。虽然唐中期韩愈视骈文为俗下文字，破骈为散，发起古文运动，以反对自六朝以来的骈文之风，纠正盲目追求对偶声韵、泛滥堆砌典故与辞藻之

弊病。但宋代骈文卷土重来，士人学文应举，都需掌握骈文写作的技能。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有记录司马光因不善骈文而力辞翰林学士之职一事，说明宋代骈文俨然已成为仕途晋升的专项技能。

欲研究新加坡旧体文学中的骈文创作，必先了解骈文的基本特征，从而作出界定。虽然关于骈文的定义一直伴随着争议，一般认为，骈文是指基本由对偶的修辞句式所构成的文章。如莫道才在《骈文观止》一书中概括指出：“只要是用对偶文辞构成的散文均可视为骈文，而不论其所标示的古代文体细类是什么，象赋、论、序、书、启、章奏、表、疏、檄、诔、碑、祭文、铭、箴、赞等古代传统的文体，只要其篇章基本上用对偶文辞构筑，那么就是骈文；反之，就不是骈文。”⁸⁶ 概而言之，有句式相同，对仗工整，讲求声韵，尚用典故等特点。骈文发展至元明两代，逐渐式微，创作归于沉寂，优秀作者、作品寥寥无几。至清代反而出现复兴的局面。不仅名家辈出，如王闿运、陈维崧、袁枚等，还出现了大量的选本和论著，且都以尊重和肯定骈文为旨趣。如黄始《听嚶堂四六新书》、李渔《四六初征》、彭元瑞《宋四六选》、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等。晚清时期，骈文的概念更为宽泛和兼容并蓄，基本讲求句式相同，对仗工整的文章，就可以视之为骈文。如前人的“四六”文集一般不收录辞赋，清代骈文选本将讲究骈偶的辞赋也一并收入。张之洞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骈体文家”中列举清朝骈文家流派时指出：“诸家流别不一，有汉魏体、有晋宋体、有齐梁至初唐体。然亦间有出入，不复分列。至中晚唐体、北宋体，各有独至之处，特诸家无宗尚之者。”⁸⁷ 本文所选取的骈文文本，均基于此定义。

1. 新加坡骈文创作概貌

现存可稽考的新加坡史料中骈文作品的留存方式主要为华文碑铭、华文报章与文集。

其一，华文碑铭。学者如陈育崧、陈荆和遍访本地华人社团、庙宇、学校、会馆、宗祠、公冢等机构和地方，搜集华文碑铭共计 119 篇并整理出版成《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后有许源泰和丁荷生踵事增华，编撰《新加坡华文

⁸⁶ 莫道才，《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页 3-4。

⁸⁷ 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 270。

铭刻汇编 1819—1911》，收录 63 个华人团体共计 1278 件文物铭刻。这些碑铭文献对于研究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结构、形态、阶层等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补正史之阙”，这方面学界已有共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碑铭的特殊书写体制决定了其文史兼具的特性，故其文学价值也不容忽视，但迄今尚未有专著论述之。碑铭文是古代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如《文体明辨序说》所论：“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渐缺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⁸⁸ 多数的碑铭文书写的对象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扼要介绍传主的生平功业和德行，以表达哀思和崇敬之意，也有因物、因事而撰。新加坡这些保存下来的华文碑铭文献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记录的对象来看，主要以庙宇、会馆、公冢、书院为主。以个人为对象的墓志铭，仅见黄遵宪为章芳琳撰写的《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监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和陈洵为黄亚福撰写的《清授资政大夫黄君墓表》等 5 篇，沿袭了“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的结构。

从行文来看，这些碑铭文献多数是骈散相间的古文，且以散为主。笔者谨依据前文关于骈文的概论，整理出碑铭文献中以骈为主，可视之为骈文的篇目如下表：

碑铭文题	作者	年代	勒石
《重建金兰庙碑记》	章芳林	光绪七年	
《福德祠大伯公碑记》	佚名	同治八年	
《建筑福德祠前地枱围墙序》	佚名	同治九年	
《大伯公祠宇簿序》	茶阳生员刘纫芳	咸丰十一年	
《新加坡重修凤山寺序》	佚名	同治七年	南邑董事 总理人
《浯江孚济庙碑记》	林衡南	光绪二年	
《重新迁建广福古庙捐题工金碑记》	冈州月生林桂芳	光绪六年	
《丁未年重修广福古庙捐签碑记》	宁邑耀南氏吴星	宣统元年	

⁸⁸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于北山、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 144。

《新建番禺副会馆碑记》	佚名	光绪十五年	
《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	佚名	光绪十年	

表一 新加坡早期碑铭骈文篇目

综合观之，这些碑铭文献多数结构谨严，辞藻华丽，语言精炼，骈散相间，善于用典，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在造语谋篇方面，体现出程式化的特征。遣词造句多有雷同，自相蹈袭之处。以《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为例：

绿野亭利济桥者，原为利便扫墓之行人，广济踏青之游客者也。夫其直通灵穴，洛洛名山，美木交荫，其旁，沟泉横流其下。庄严之庙宇，翼然前临；体势之冈峦，耸然屹立。苍烟白露，鹊渡鸦飞；日影水光，龙潜鱼跃。沙留鸿爪，坭印马蹄。戊戌创设之规模尚在，甲子重修之基趾犹存。乃新州之名区，实南方之胜境，无奈时序迁流，架梁剥蚀，当日长虹亘处，未免飘零；尔时乌鹊成余，渐看倾倒。于是我广、惠、肇、嘉应、大埔、丰顺、永定之商客人等，感怀义举，广结善缘，捐资解囊，选材购料，建其桥则密排雉堞，修其路则稳砌鱼鳞。为徙杠，为舆梁，成功不日；英所钟，灵所毓，风水攸关。从此清明寒食，咸有济于众庶之往来；即当月夕黄昏，并有利于灵魂之飞渡。故尔合阴阳之撰，受□良多；自宜勉众善之名，用垂不朽，后之人有同志者，当览之而知所自云。⁸⁹

从句式来说，骈文分为单句型 and 复句型，分别由两句和四句构成，表达完整的意思，最常见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此文中单句和复句型骈句较为密集，文采富丽，音韵和雅，统计句式如下：

单句型

句型	句例
四/四	沙留鸿爪，坭印马蹄
九/九	戊戌创设之规模尚在，甲子重修之基趾犹存
六/六	乃新州之名区，实南方之胜境
四/四	感怀义举，广结善缘

⁸⁹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239。

四/四	捐资解囊，选材购料
八/八	建其桥则密排雉堞，修其路则稳砌鱼鳞

表 2 《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单句型骈句

复句型

句型	句例
五四/五四	庄严之庙宇，翼然前临，体势之冈峦，耸然屹立
四四/四四	苍烟白露，鹊渡鸦飞；日影水光，龙潜鱼跃
六四/六四	当日长虹亘处，未免飘零；尔时乌鹊成余，渐看倾倒
三三四/三三四	为徙杠，为舆梁，成功不日；英所钟，灵所毓，风水攸关
六九/六九	从此清明寒食，咸有济于众庶之往来，即当月夕黄昏，并有利于灵魂之飞渡
六四/六四	故尔合阴阳之撰，受口良多；自宜勉众善之名，用垂不朽

表 3 《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单句型骈句

通过上面统计可以看出，此文全部骈句单复、句式相同。单句式以“四/四”为主，复句式以“六/四”稍多，但总体而言句式多变灵活，不拘泥传统格式，散句夹杂其间，主要起过渡，引领作用，和陈述人名、地名等。其他几篇基本类似。

其二，华文报章与文集。随着新加坡华文报业的兴起，在驻新领事和本地文人等大力推动下，新加坡文风日盛，报刊亦开始刊载数量可观的骈文作品。现存资料中，发表于报章的最早骈文，可考者为会贤社月课第一名罗翼唐的书信《与友人论新嘉坡情形书》。此外，尚有陈宜敏《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嘉坡领事府左公屏叙》、胡荫荣《恭上卸新嘉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屏叙》等篇目，均属同期作品。《与友人论新嘉坡情形书》这篇获奖作品不见于现存的《叻报》（该报 1881 年 12 月至 1887 年 8 月 18 日发行的期数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粗略推算本文应发表于 1882 年至 1887 年 3 月之间。该文最初收录于海峡殖民地官员海尔（G. T. Hare）主编的华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以供殖民地官员研习华文之用。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本地知名学者陈育崧编写新加坡英文中学

的中文课本《星华文选》时，亦将该文收入第四册。⁹⁰《三州府文件修集》原文无标点，后由柯木林、廖文辉编注，并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然其中校勘讹误较多；相较之下，陈育崧所编《星华文选》不仅校注更为详尽，句读亦较为精准。然而，由于教材编写需适应中学生的阅读能力，陈育崧对原文进行了删节，去除了部分其认为不合时宜的内容，未能完整呈现原文风貌。

新加坡骈文创作的兴盛，离不开邱菽园的推动。邱菽园创办丽泽社后，将社课题目从诗歌拓展到兼制词章、帖括等。1897年12月10日《星报》刊登丽泽社12月课题杂文题有三：《星洲丽泽社记》《丽泽社课选初集序》，及《书架铭》，并注明“以上三题不拘骈散题”，其后社课均有注明不拘骈散。1898年2月22日正月课题直接要求骈体写作“星洲元夕序，文内用时事须详注”。骈文《星洲丽泽社记》正是12月课题殿军作品，被邱菽园收入《五百石洞天挥尘》第三卷。作者为谭兰滨，据邱菽园介绍，谭兰滨名锡泮，番禺人，天宝堂、梁宝衡、咏梅仙馆都是谭兰滨的笔名。关于谭兰滨的资料并不多见，笔者检索发现，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县马丁力士德（Martin Lister）纪念牌坊华文碑铭，即出自谭兰滨之手。⁹¹马丁力士德自1887年起开始担任庇胜参政司，立此纪念碑旨在颂扬他的政绩。如此重要的碑铭文委托谭兰滨撰写，可以推测谭兰滨的文学才华至少在南洋一带已经是广为人知了。邱菽园指出谭兰滨的骈文乃是学清代著名骈文大师陈维崧《陈检讨集》（作者按：即《陈检讨四六》），评论其“敷词妥贴，不蔓不支，微不足道者，诗古文词之学耳。”文末邱菽园有按云：“丽泽一社，本无公款，所恃同志切磋，文风日振而已。此作认题甚确，丽泽二字，饶有发挥，故可存也。”⁹²该文通篇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用典精要，是新加坡骈文创作中的代表作品。试摘录一段：

星洲远隔重洋，不沾王化，俗尚狂獠之陋，地非诗礼之乡。然而陆机入洛，即多著作之才华；韩愈来潮，一洗穷荒之风气。今斯社具讨论之雅意，寓培植之深心。岂无传昭英妙，夙擅山东；将见子建才思，群雄邺下。

⁹⁰ 《星华文选》第四册，南洋书局，页60-65。

⁹¹ 吴玮岷，《瓜拉庇劳华人与辛亥革命》，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论文，2019，附录3，页116。

⁹²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尘》第三卷，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电子扫描版，页90-91。

潜蛙绣虎，未足喻其离陆；隐鹄伏鸾，讵可方其瑰丽。矧斯社也，课旋待刻，将以付之梓人；集已初登，亦屡烦乎楮素。于是肩搓翘彦，踵接时贤。鹄序鱼登，龙掬豹变。受李元礼之容接，声价弥高；得许子将之品评，众情共服。兴趣因之而倍烈，人文即此以有成。宜刮目以待吕蒙，冀青眼咸加阮籍。讵待轩楹之创，只拥虚名；但求卷牍之呈，便收实益。⁹³

此段全部以骈文行文，句式以“六/四”复句为主，掺杂“四/四”“四/六”“四/七”等，丰富多变，富于气势，有夭矫跳荡之姿。此外用典贴切，如借陆机入洛、韩愈使潮以喻丽泽社对边疆蛮荒文风的振兴之功，用南北朝傅昭“英妙擅山东”和三国时期曹植与邺下文人的典故，企盼丽泽社能如同邺下文士，诗赋唱和，同声相应。继而化用唐萧嵩《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登字》中“芸阁英华入，宾门鹓鹭登”之诗句和《晋书·应贞传》中“位以龙飞，文以豹变”的典故，表明对贤者云集，文章绚丽多彩的美好愿景。其后更借李膺、许劭、吕蒙等历史人物，表达对邱菽园和丽泽社众文士的赞美。

另一位新加坡本地骈文创作高手，是《叻报》主笔叶季允。叶氏名海，字懋斌，笔名“惺噩生”，懂音律，工诗文，亦精岐黄，主笔《叻报》四十年，有“海国诗宗”的美誉，著有《永翁诗存》。“南侨诗宗”邱菽园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记录这样一则趣事，可为佐证：

“叶季允之诗，予已为录人卷四中矣。闻其素善骈文，屡索稿本，谦不敢出。丽泽社今夏词章课得一卷骈文，甚佳，余疑为君作。此文盘屈搓析，如老树着花，愈觉妩媚。甲乙后数日，季允适来，询知果属彼作，因语以文有内功，宜可示人。”

叶季允可考的文章中，可归为骈文一类的有《新年吉语》《叻报副刊出世记》《言志对》等。《新年吉语》基本全为骈句，句子之间相互对应，音韵和谐，用典精要，辞藻富丽而并无佶屈聱牙之感。试摘录一段，以管窥其特色：

⁹³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尘》第三卷，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电子扫描版，页91。

我国抚二十一行省之地，辟三十五互市之场。通商则六十余年，立约则一十八国。境有熊卧，阴山之胡马扬尘；势类狮眠，沧海之长鲸破浪。失权衡朴樽俎，秦竟无人；依草泽为腹心，虞不为腊。幸我和戎之有策，终反驳以无虞。既当创深痛巨之余，同作卧薪尝胆之想。十四万虎贲久训，克壮军容；卅二年夙历遥颁，益坚民智。既图强之有道，自弭患于无形。此足以为诸君称贺者。⁹⁴

此段对仗工整，语言富有节奏感，如“境有熊卧，阴山之胡马扬尘；势类狮眠，沧海之长鲸破浪”，读之抑扬顿挫，轻重交互，音律和谐。使用生动的比喻和意象，如熊、狮、鲸等动物的描绘，使得文字充满了力量与想象。“秦无人”和“虞不腊”典出《左传》，以耳熟能详的晏子使楚和宫之奇谏假道的历史典故强调外交和民本思想，使得论述浅显易懂，更具说服力。从文章结构来看，每段末尾于骈句中加入“此足以为诸君称贺者”的提法，使文章层次条理分明，结构清晰，易于把握主旨。留学、农工路矿、商部、商会等颇富时代气息的新名词出现在骈文中，也并无违和之感。

创刊于1907年8月20日的《中兴日报》特设“非非”板块，刊登杂文、小说、谈丛、词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期间也有骈文创作，归于杂文一类。如1907年8月31日登有笔名为“楚歌”的《早秋赋》一篇，乃感时伤世之作。开篇写景：“江满秋影，树带秋声”，从景物之悲凉起笔，奠定全篇的感情基调，继而抒发内心伤感之情“独徘徊而远眺，觉景物之初口抚壮怀其渺渺，发观念之怦怦”，借着直抒胸臆，点明心中郁结是因为国事：“吾想夫祖国陵夷，东南多事，连年曝露，枯骨千里。肃杀之劲气方横，吟啸之边声四起。祸事孔殷，惊心未已。”又联想到自己壮志未酬，身如漂萍，遂起归隐之思：“动张翰之遐思，效陶潜之隐伏。”满纸悲凉萧索之意，虽然辞藻不甚华丽，但真情实感亦能动人。1907年9月20日该报同版面刊有笔名“少父”创作的《中秋夜赋》，文笔流畅、辞藻华美，可窥见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试摘录一段以管窥之：

⁹⁴ 转引自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页926-927。

“若夫朱明徂谢，白帝夷犹。凉风始至，大火西沉。鹤□露而夜唳，雁随阳而南游。听庭前之一叶，知天下之皆秋。寒雨滴拾年之梦，暗蛩唤千里之愁。于是仆本羁人，守株□木，需次逾时，进退维谷。徒有方塑之长，不饱朱儒之粟。望汉阙而虚握兰，叹洛尘之缙素服。山川辽兮音信杳，日月迈兮年华远。于是吁思挥毫，悲歌当哭。岂受简兮潘耶，或前身兮宋玉？噫嘻悲哉！秋虽一气，愁绪万状。”

同样是悲秋之作，不过较之前篇，此文无疑要高明不少，悲而不伤，感情节制沉郁，用典频繁，充满历史沧桑之感。此类写景抒情的骈文还有笔名为“华亭过客”《对月赋》（1907年10月24日）等篇。

另外颇具特色的还有戏谑仿写的骈文。如1898年年1月11日《星报》刊载《锡山某富翁寿序仿滕王阁序体》。文学经典的消解、戏谑模仿是晚清的普遍现象，小说尤甚。骈文的戏谑仿作却较为少见。所谓“戏拟”（parody）的创作技巧，是将既有文本的元素置入新作品中，通过反差效果来突显幽默，具有调侃、反讽和戏谑的特点，并常蕴含深层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⁹⁵ 骈文作为追求辞藻华美、讲究对偶、句式齐整的文体，是文学作品艺术性高度发展的表现，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才情的文体。而《滕王阁序》是古今传诵的骈文经典名篇，对此篇的刻意戏仿，既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对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和再创造，这种“熟悉的陌生化”氛围的营造，又能起到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效果。19世纪的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面对声色犬马的时代图景和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传统文人通过戏仿这种方式，巧妙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达到影射时弊的效果。文章开篇描绘了一位新富阶层的生活景象，运用对仗与华丽辞藻，生动刻画了新加坡社会的光怪陆离：

“晋阳故族，□洲新富。家居乡镇，门设枪篱。来三万而去五千，非铜钱而即银子。典名履泰，当街悬一字之牌；闹号不宁，□十费三生之力。田园雾列，童仆星驰。宾朋多势利之交，伙计择东南之美。本轻利重之债

⁹⁵ 可参阅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汀文化理论评述》，台北：麦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页229-236。

项，九折二分；头会箕敛之心思，千盘百算。六旬庆寿，财主如云；四簋留宾，监生满座。主翁踱出，□援例之州同；公子行来，假斯文之俊秀。轩昂无比，顶贯车渠。顾盼自雄，裘穿舍利。时惟十月，序属初冬。华诞到而费经营，寿筵开而装体面。买燕窝于吴郡，办鱼翅于春阳……”

这段骈文不仅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骈文的风格，还通过细致的描写和讽刺手法，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文学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与调侃，充分体现了骈文的艺术性和时代性。

第四节 小说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小说分为六类，即志怪、传奇、杂录、从谈、辨订、箴规。⁹⁶ 学界普遍将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零散叙述和随笔记录为特点的故事集统称为“笔记小说”。按照刘叶秋的概括，笔记小说始于魏晋，迄于明清，“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⁹⁷ 由此可见，笔记小说虽未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但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进入近代，中国报刊与小说的关系日益紧密，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受到了报刊媒介的影响。袁进指出，早期报刊上所载奇闻轶事，常以“志怪”或“传奇”的笔法叙述，实可视为笔记小说在报刊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亦承袭了笔记小说的传统，刊载了大量奇异故事。例如，1887年8月19日《叻报》第6版刊登的《难弟难兄》，讲述纨绔子弟因沉溺狎游而被骗至倾家荡产，具有明显的劝诫意味。同年8月22日第5版的《罗浮异人》，则展示了典型的志怪叙事风格。《罗浮异人》全文如下：

阿癡者，不知其所从来。客岁投居惠州罗浮山白鹤观。时为道人，采茶，虽寒甚不肯衣布，热甚未尝持扇。自编草作衫裤，织为履，比其足倍长阔，曳

⁹⁶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绪论》下。

⁹⁷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页4。

之行，或挂之杖头壁间。或食或不食。时入云深处，呼之多不应。与人语，多不相解，因共呼为阿癡。其腰间有如黑石者二，无事则出就火烧之。见人来则从火中取出收还故处。问之，则曰：‘烧未熟，熟可与尔共食’。视其睡处，则当席中有双手掌痕，夜间喃喃不知何为。时有虎，一日啣二牛去。道人戏谓：‘尔可为我寻来□’癡乃编草为索，曰：‘请系之’，既往。薄暮望之，不见还。返照射入峻坂上云破处，忽见其以草索环一白额虎来。虎跃则与之皆跳。遥见人则以拳鼓虎颌，且持其耳，至观前，引虎颈中索，鞭背腹至数百乃听去。虎垂尾疾走，若畏人击状。人以此异之，然终不能识其为何如人也。”

这篇小说通过塑造神秘人物“阿癡”，借其奇异行为和超自然能力（如草索缚虎）展现浓厚的志怪色彩。从叙事手法来看，《罗浮异人》延续了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典型模式，即采用近乎纪实的语调描绘荒诞情节，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阿癡来历不明，行为乖张，展现出“异人”形象的典型特征——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可追溯至《搜神记》与《太平广记》，并在后世笔记小说中不断得到延续。例如，唐代《宣室志》中的志怪人物往往具有类似的神秘特质，他们或隐遁山林、或操控异兽、或不食人间烟火，均体现了超凡脱俗的形象特征。小说结尾未明言阿癡的真实身份，而是留给读者想象空间，这种“留白”式处理同样是笔记小说常见的叙事策略。

在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中，志怪类小说的繁盛不仅展现了当时文人的创作倾向，同时也揭示了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诸如《挟术遨游》（1887年9月6日）、《游山述异》（1887年9月22日）、《奇兽异闻》（1887年9月26日）、《高邮纪异》（1887年9月27日）、《奇牛异观》（1887年11月15日）、《仙机莫测》（1888年3月9日）、《蝎子纪异》（1888年3月14日）等作品，均以奇闻怪事为主题，塑造神秘人物或奇异事件，反映出晚清时期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这些作品不仅在内容上继承了唐代志怪传统，也在文体上延续了笔记小说的简练风格，表明晚清海外华人文坛仍受到中土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鬼怪题材的小说也同样盛行，如《盗为厉鬼》（1887年8月29日）、《甘为饱鬼》（1887年8月30日）、《狐善摄人》（1887年9月9

日）、《为鬼娶妇》（1887年9月13日）、《说鬼二则》（1887年9月14日）、《痴魂作祟》（1887年11月15日）、《女鬼为厉》（1887年11月30日）、《夜游遇鬼》（1888年2月2日）、《三尸会审》（1888年3月12日）、《疑鬼报仇》（1888年3月17日）、《死而复生》（1888年3月24日）及《小贩遇鬼》（1888年4月1日）等，展示了晚清时期文人对鬼怪题材的浓厚兴趣。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通常以诡异、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诸如鬼魂复生、狐魅摄人等情节，都充满了对未知与超自然现象的探索。这种风格与唐代志怪小说契合，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民间信仰与超自然世界的关注，也暗含对人性与社会现象的批判。

纵观这些发表于早期报刊的旧体小说，大抵仍然是从文学母体中汲取营养，具备笔记小说篇幅短小、内容繁杂的特点，分“志人”与“志怪”两种主要类型。虽在题材与形式上丰富多样，但整体结构往往显得杂乱无章，缺乏严格的叙事逻辑和深刻的主题探讨。小说中大量采用杂乱无章的情节推进，堆砌夸张的细节与不合逻辑的情节发展，使得故事的叙事性和人物塑造趋于浮浅与不连贯，难以为读者提供深刻的思考与情感共鸣。王德威在论及晚清小说的理性与滥情时有着精准的概括：“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标准而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原来就乏善可陈。但是晚清小说即使以中国的标准视之，其形制也都大有问题。晚清小说情节之芜蔓无序、资料之伪饰堆砌、主题之无聊炫耀、以及角色之光怪陆离，组成了一种庞杂的叙事类型（或反叙事类型），每每威胁作品的统一性与我们对其结构的感知。”⁹⁸ 这一点，从眼花缭乱的小说类型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星洲晨报》为例，题名前注明的小说类型，就有20多种，芜蔓繁杂，如社会小说《阿霞》《谷中侠》、短篇滑稽《教育普及之模范》、醒迷小说《风流梦》、神话小说《旧鬼哭》、革命小说《几道山复仇记》、写实小说《赌匪》、博物小说《百足珠》、历史小说《李十娘》、民生小说《奇贼》、纪事小说《妇人之劫》、白话小说《睇出神》、奇趣小说《痴丈夫》、复仇小说《暴虎》、诙谐小说《老鼠请愿》、趣怪小说《问米》、寓言小说《乞儿真相》、写真小说《一封书》、怪像小说《座上囚》等，反映出

⁹⁸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46。

“多音复义”特征，正如王德威所言，这一时期的小说“众声喧哗”，展示了当时社会激烈变动下文人创作的无序与杂乱。⁹⁹

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如梁启超、严复、陈天华等，逐渐引领了思想与文学的变革，推动了新小说的兴起。这些文人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还致力于启蒙民智、改革社会风俗，成为推动新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此时，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与形式，而是开始向更为现代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新的文学趋势，影响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面貌与文学创作。

《中兴日报》特设文艺副刊《非非》，刊登杂文、小说、谈丛、词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主要分类为“杂俎”和“小说”两个板块。“杂俎”可视之为笔记小说，如1907年9月9日刊有笔名为“沧桑”辑录的《俄领署恭赞历史奇闻》，10日又刊出其辑录的《发长一丈》，9月11日《灵魂之重量》，第一篇是连续5天刊载的笔名为“斧”的“意匠小说”《想入非非》，从1907年8月26日起又登出笔名为“沧桑旧主”的小说《崖山哀》，断断续续刊登至1907年9月9日完结，次日又登出作者为“虎军”的“七情小说”《喜怒哀乐爱恶欲》。后续还登有“天汉世民”的《金锁连环》等。

这些小说以谴责小说居多。鲁迅分析过谴责小说出版在光绪庚子年（1900年）后开始盛行的原因：“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¹⁰⁰ 题材的选择，即体现了创作者的个人意图，又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地域的制约。《中兴日报》首登《想入非非》，虽放在“意匠小说”栏目之下，其实并非是一篇小说，更像是文艺副刊取名“非非”的解释和发刊词，感叹中原板荡，神州陆沉的亡国之悲。其后刊登的“沧桑旧主”的小说《崖山哀》，以南宋崖山之战后，丞相陆秀夫身负小皇帝悲壮投海的历史为题，写陈生与玉船相恋，后抗清失败而死的故事。情节曲折紧凑，文笔简洁流畅，试读一段：“陈与玉飘然出门，急其直走，不敢停步。返顾前村，军声嘈杂，

⁹⁹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1。

¹⁰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87。

知必不免。乃穿入水之器，偕玉共沉海底，直达赵安所。安见而讶曰：‘若之事如何，何狼狈至此？’陈乃历述回乡时召集众人，约期起事，及为虏官知觉，统兵来攻之事，一一详告。安遂恍然为闻曰：‘凡夫用兵之道，静如处女，狡若脱兔’，不动如山岳，难知如阴阳。稍一不密，事机遂失。君挟浩然之气，慷慨激昂，以励其众，法非不善，然坐是之故。风声一播，功遂败于垂成，诚可惜也。”¹⁰¹ 这一段不仅展现了人物的悲壮，也传达了创作者对命运和历史无情的感慨。小说的紧张氛围与人物的决绝行为，深入揭示了时代背景下个体的无奈与抗争。

与此同时，连载中的还有笔名“天汉世民”撰写的“迷骗小说”《金锁连环》，则是猎奇寻艳的狎邪小说，不过故事背景置于新加坡与香港。如写新加坡商人汪止止与名妓仙捷相遇：“汪止止，叻之商人也，产于香港，藉父兄余业，商务颇克自振。汪则奔走于港叻两地，终岁而经营之。一日由港返叻，与一二朋辈宴于觞咏阁……捷服上海之装，拖乌珠之口，婀娜娉婷，珊珊而至。座中诸客一见捷至，鼓掌大笑曰：‘仙捷来耶！仙捷，汝来何迟也！’捷则貌为庄重，俯首而弄其衣角。”¹⁰² 读之无甚才情，对人物形象刻画也不够生动鲜明。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 19 世纪新加坡的社会生活侧面。清末狎邪小说数量繁多，与彼时青楼妓馆遍地开花的社会现象有关。新加坡同样如此，殖民地政府大量引进男性劳工，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催生了青楼妓馆的繁荣。清朝官员李钟钰 1887 年游历新加坡时有记载 “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¹⁰³ 清朝驻新领事左秉隆曾于 1885 年设“保良局”，以庇护妇女，避免其被诱拐沦为娼妓，可见新加坡本地的娼妓业的畸形繁荣。狎妓之风的盛行，也为本地狎邪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相关的文学素材。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其独特的殖民地背景和社会构成，促成了这一类小说的繁荣。

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看，早期新加坡华文小说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文体特征。大多数作品仍然采用浅近文言文进行创作，语言简洁、易于理解，这一特征既

¹⁰¹ 《中兴日报》，1907 年 10 月。

¹⁰² 《中兴日报》，1907 年 10 月。

¹⁰³ 李钟钰，《新嘉坡风土记》，新加坡国立大学馆藏电子版，页 32。

符合明清话本的遗风，也与当时华文教育体系对文言文的强调相契合。然而，随着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变迁，部分作家开始尝试白话文，以拓展读者群体，并探索更具现代意识的表达方式。1907年10月26日，署名“沧桑杂录”的作者在《立宪梦》一文中首次完全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这标志着新加坡早期华文小说在语言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立宪梦》讲述了一位名叫老亚光的“某外胡种”，自幼生于宫廷，机缘巧合之下登基为帝，最终在权臣的怂恿下试图推行君主立宪制。然而，这场改革因其盲目性与社会动荡而最终失败，作者借此讽刺清末政治改革的困境。该小说的语言形式转向白话文，不仅是文学表达方式的现代化尝试，更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回应。这种创新表明，当时的文学家已开始意识到文言文的局限性，并试图以更通俗的语言贴近现实。然而，白话文的尝试并未在短时间内成为主流。

1907年12月14日，署名“沧桑旧主”的作者在《侠女》中仍采用文言短篇形式，小说讲述书生夜宿古寺，邂逅女侠谢蕴玉，并受托为其昭雪复仇的故事。作品的情节结构与明清话本中的女性复仇母题、唐传奇中的书生遇鬼故事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开篇描写书生夜读、灯花骤爆、女侠翩然现身的情节，与《虬髯客传》等作品中侠女的出场方式如出一辙：

“陈生读书古寺，夜深苦热，辗转塌间，久不成寐，乃起剔残灯，手说部以消遣。须臾灯花乍爆，其光闪灿，觉倩影亭亭，立于案畔，骇甚。凝神审谛，见有绝妙女郎，戎装佩剑，顾之微笑，蛾眉螭首，流盼生姿，画中人也。生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女曰：‘妾从来出来，将从去处去。’偶见灯光，翩然至此。”

语言上，该作品仍以典型的文言句式行文，风格凝练但缺乏新意，显示出文言小说在20世纪初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故事结尾的议论：“顾前之锄凶罚恶者有剑侠，后日剑术不著，而继剑术而起者，则枪焉，炸弹焉。彼苍造物，固如是其巧欤？”这段话显示出时代变迁对侠义观念的影响—

—传统的“锄强扶弱”由剑术转向枪械与炸弹，这一论断已隐含着对武侠精神式微的自觉思考。

1909年，《星洲晨报》创刊，并设立“警梦钟”文艺副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社会批判意识的小说。例如，笔名“太仓”撰写的《俄将》以极简文风展现俄国军官的暴行。小说开篇写道：“俄将二人，猎于野。失路，至一孤岛。日暮，饥且渴。方旁皇间，闻草际有声。趋之见一农，横卧其下，梦羲皇古事。怒，挈其耳而起之曰：‘吾辈饥且死，尔尚鼾耶口’农醒，见其服饰，惧，屹立不敢动。”¹⁰⁴ 继而写二俄将残暴虐待农夫，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卒读。这篇小说刊登在创刊号是别有深意的。《星洲晨报出版宣言》中即以炽热情感表明以扣晨钟暮鼓之声唤醒“鼾歌于漏舟中，嬉笑于危巢下”的同胞们，故副刊名之为“警梦钟”，亦是取警醒世人之意。报纸首要任务，是“开通民智，不屑阿附强权，以崇正黜邪为宗旨。”¹⁰⁵ 《俄将》所塑造的残暴俄将形象，实际上是对当时俄国势力东扩的隐喻，亦映射出彼时新加坡华人对列强侵略的高度警惕。

相较于《叻报》和《中兴日报》，《星洲晨报》显然更看重小说的匡时济世的功能，故每一期都有小说刊登。《俄将》之后又有《阿霞》（1909年8月17日，作者太仓），社会小说《谷中侠》（1909年8月20日，作者慧观），滑稽短篇《教育普及之模范》（1909年8月21日），醒迷小说《风流梦》（1909年8月23日），短篇小说《癡圣人》（1909年12月8日，作者慧观），“奇侠小说”《铁葫芦》（1909年12月9日），“博物小说”《百足珠》（1909年12月10日），“民生小说”《奇贼》（1909年12月16日），“离情小说”《王莲》（1909年12月20日），短篇小说《人之为兽》（1909年12月29日）等。《星洲晨报》对小说的重视更远甚其他文体。如1910年1月8日特聘著名大小小说家秋人专门创作章回体小说《镜花后缘》，“以飨读者诸君之雅望，”并不吝版面为作者宣传：“秋人君于省港报界中早已独树一帜，说部则尤所擅长，其文字之价值几何，阅者不久当自见也。”1910年3月1日的连载前还特别说明，因为广东兵变，紧要新闻太多的缘故，除小说外其他体裁

¹⁰⁴ 《星洲晨报》，1909年8月16日。

¹⁰⁵ 《星洲晨报》，1909年8月16日。

一律暂停刊登。此外，《星洲晨报》对小说创作的版权意识开始觉醒，一些小说前面会注明“本报特刊，不得转载”字样，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刊登的这些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自1909年12月8日起，《星洲晨报》便取消了“警梦钟”文艺副刊的标题，但仍然将杂文、小说、谐文、谈丛、闲评、杂俎等刊登在第六版，估计是为了节约版面的考虑。

《镜花后缘》是首部发表在新加坡报刊的章回体白话小说。1910年1月8日首刊，回目为“以讹传讹书生续笔 将计就计侠女回家”，至1910年6月24日第十七回“推原祸始伟论纷披 穷诘真相婆心触现”止，因作者生病而停止更新。据本地学者辜美高考证，作者“秋人”即同盟会会员“廖秋人”。小说讲述原本在蓬莱修炼的唐小山、颜紫绡二人，因见气球投掷下些新鲜物事遂凡心大动，下凡途径各地的所见所闻。李汝珍所著《镜花缘》，思想新颖，文辞瑰丽，想象力汪洋恣肆，且富有讽喻、批判意识。《镜花后缘》在文笔和想像力方面要逊色不少，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及晚清作家用“模仿与谑仿”的手段铭刻现实，但由于尚未掌握西方写实主义的精髓，不免有东施效颦之感，反而弃传统叙事中的写实手法于不顾，可谓得不偿失。章回体小说在晚清已是强弩之末，《镜花后缘》反其道而行之，用“旧瓶”装“新酒”，体现对外来刺激的回应，展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可塑性和包容力和作家的革新能力，也是晚清文学现代性萌生的又一有力证据。第一回借老者与众人的“维新”与“守旧”之争，引出“女权振兴”与“民族主义”，继而指出《镜花缘》中女权意识的觉醒，为仿写提供合理的依据和解释：

“于是他问这些老者：“维新好呢，还是守旧好？”他们都说维新好。他又说：“维新的要点，一是女权的振兴，一是民族主义，任你走遍地球，谁人敢出一言反对的。”他接着说：“唉，女权、民族，近十年来，人人都视为最新的议论，谁知前百余年已经有人发为言论，著为小说的哩。”

接着作者借“小子”之口，分析了《镜花缘》不被欣赏的原因，认为“若是他布局，事情宜趣妙，格局宜紧严，用笔宜艳烂，这是作小说得到第一妙谒。”也表明自己企图突破、超越前作的雄心。与《镜花缘》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构造的奇幻异境不同，《镜花后缘》展现的，是一个有传统士人情怀的知识分子，对文明古国没落的痛心疾首，对国民畏怯、奴性、腐败、陋习等劣根

性的强烈批判，颇具现实主义风格。后 9 回至 17 回通过女性人物颜紫绶和崔锦英等人的启蒙觉醒，以女侠之姿大战官兵，营救革命党人，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塑造是一个突破。传统古典小说中侠女形象刻画较为单薄，如《搜神记》中李寄为民除害，乐府诗《秦女休行》为父报仇，《谢小娥传》中谢小娥手刃仇家等，不离行侠仗义、为民除害或隐忍复仇的叙事模式。而颜紫绶和崔锦英之“侠义”，体现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论是参加“妇女爱国大会”，主张男女平权，分摊国债，还是控诉清廷为虎作伥，不惧危险深入虎穴营救革命党人，都彰显了女权意识的觉醒，从“家仇”到“国恨”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具有时代进步的烙印。

除《镜花后缘》外，章回体小说还有刊登于《叻报》的《新官场现形记》以及《振南日报》的《南游记》。因年限关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仅作粗略介绍，期学识之士做进一步研究。《新官场现形记》初次刊登于 1914 年 3 月 21 日，仅刊出三回便停止，不知何故。《南游记》自 1916 年 2 月 14 日首刊，同年 7 月 1 日完结。共 18 回，回末注明“天南老侗述旧，星洲寓公重编”，即王晓沧与邱菽园。该小说仿写自余象斗同名小说，不过回目和内容都有所改动，也增加了一些新词汇。

综上所述，1900 年代初的新加坡华文小说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复杂的过渡形态。一方面，文言小说仍占主导地位，延续明清话本与唐传奇的传统，反映出当时华人社会对旧有文学模式的依赖。另一方面，白话文的尝试虽偶有闪现，但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报刊副刊的兴起推动了文学与现实的结合，作品的主题逐渐由传统叙事转向社会批判，标志着新加坡华文小说迈向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第三章 资本、权力与文学生产

第一节 传教士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萌蘖

19 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新加坡的活动，为华文旧体文学的萌芽提供了重要基础。他们通过创办学校、出版书刊以及传播西学，构建了文化土壤，并为华人社会提供了新的知识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思想，传教士采用“儒学之瓶”装“基督教之酒”的策略，即借助儒家经典诠释《圣经》，以儒学话语包装基督教义，这一手法不仅增强了基督教在华人社会的接受度，也促成了南洋华人文化的新变迁。

其中，1815 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孔子“多闻择善”之语为刊宗，倡导伦理教化，力图通过道德劝诫影响华人社会风尚，对早期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类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 1833 年在广州创刊，次年迁至新加坡，其刊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亦反映出传教士希望借助儒家传统智慧引导华人社群接受基督教信仰。这些刊物不仅是宗教传播的载体，同时也为早期华文旧体文学的兴起提供了语言与思想资源。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与教育实践，在减少中西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催生了新加坡早期文学独特的风格。通过印刷出版，他们推动了华文书籍的普及，使西学思想与华文写作传统发生交汇；而通过兴办教育，他们培养了一批具备中西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萌芽奠定了人才基础。因此，以下将从印刷出版与教育兴办两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以剖析传教士如何塑造新加坡早期华文旧体文学的特征与发展轨迹。

1. 传教文献创作与出版

教士意识到识字能力是福音传播的基础，故将出版书刊与创办学校结合。1822 年，伦敦传道会在新加坡设立首家印书馆，随后转交新加坡书院使用，并由坚夏书院接手，成为当时中文书刊出版的核心机构。据统计，1832 至 1842 年间，新加坡出版了约 50 种中文书刊，居南洋各地之首，代表作包括《训女三字经》《妈祖婆生日之论》《鸦片速改文》。《训女三字经》是现存最早的在新加坡本地出版的中文刊物，书名页右部注明作者“马典娘娘著”，上部有

“道光十二年新镌”，表明该书出版于1832年，左下角有印章一枚篆书“为善最乐”四字，语出《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据考证，马典娘娘英文名 Sophia Martin，英国人，出生于1809年，是麦都思牧师夫人的妹妹。1829年抵达新加坡后，因为精通中英文和多种方言，被多所学校聘为教师。这本书是她专门为女性撰写的识字启蒙读物，“训女”意即规劝、训导女性之意。据庄钦永统计，全书共404句、1212字，比传统训蒙读物《三字经》多出140字。庄钦永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意义重大，除了是现存最早的在新加坡本地出版的中文刊物之外，马典娘娘也是第一位用中文撰写的女作家¹⁰⁶。《训女三字经》多有借鉴《三字经》之处，主要体现在沿用三字一句的行文格式，短小精炼，便于诵读。另一方面，直接引用或化用《三字经》原文，如首页劝学句：

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

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理。

多小女，只玩耍，真精伶，言恶话。¹⁰⁷

这段文字旨在劝喻女子自幼每日勤奋学习，以通晓事理，成为有用之才。对比《三字经》原文：“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可以发现《训女三字经》的作者马典娘娘进行了局部修改，如将“子”改为“女”，将“义”改为“理”，以贴合针对女子的教育主题。此外，第三页中的“曰仁义，礼智信，其亦教，到无尽”与《三字经》原文“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相比，亦有明显调整。马典娘娘的改动体现了两重意图：一是选用浅显易懂的汉字，方便幼童学习；二是有意弱化“三纲五常”的绝对地位，将其转化为终身学习和修身养性的重要品质。

然而，通读全篇，《训女三字经》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首先是词句重复较多。尽管全文篇幅超过《三字经》，但供学习的生字却显著减少。据庄钦永统计，仅为328个生字。这种重复不仅限制了文字的教育效用，还降低了文本

¹⁰⁶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南洋学会，1986，页81。

¹⁰⁷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南洋学会，1986，页81。

的教育价值。其次是结构混乱，拼凑痕迹明显。《三字经》逻辑严密，从教育的重要性、教学内容体系到学习方法及勉励劝学，层层递进，条理清晰。而

《训女三字经》虽同样以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开篇，但内容逐渐偏离主旨。例如，首页结尾的“你无怕，若做恶，死那时，入地狱。在此世，敬畏神，常恳求，其大恩”，已转向对天堂地狱观的宗教宣扬。第二至第六页则几乎完全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涉及创世说、“信、望、爱”三大美德，以及全心侍奉上帝等内容。第七、八页尤其繁琐冗长，大量篇幅讲述穷人上天堂、富人下地狱的比喻，直接取材自《路加福音》中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第八页还劝喻女子不要说谎、偷窃或抢夺，第九页则再次强调信奉耶稣即可得救。这种内容编排不仅缺乏内在逻辑，更像是对不同题材的拼凑，难以形成严密的论述框架。

从语言韵律的角度分析，《三字经》作为传统的启蒙读物，以二句一韵为特征，节奏明快，抑扬顿挫，便于朗读和记忆。其韵律优美，使之成为历代儿童学习识字和启蒙教育的重要文本。然而，《训女三字经》在韵律的处理上明显欠缺协调，押韵的句子极为少见。这一问题部分源于马典娘娘中文造诣的局限，也与文本的创作目的密切相关。《训女三字经》的核心在于口述传道，而非通过书面文字进行识字教育。从多篇以“凡小女”“多小女”“尔小女”“或小女”“小女看”等句式开篇的内容可以看出，其语言更适于口头传达，而非追求文字的韵律美。

从文本写作水平来看，《三字经》追求用字凝练流畅，遣词典雅自然，且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和文化常识，涵盖伦理道德、历史文化等内容，被誉为蒙学经典，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训女三字经》则存在明显的文字重复和文法不通现象。虽然形式上同为三字一句，但内容多显拼凑痕迹，缺乏文学和教育意义上的精炼性。例如，第七页中的部分内容如下：

他别人，患与穷，无朋友，无何亲。
其身体，满于窘，衫补丁，足大惨。
忽一日，人可怜，因不行，而抬之。
放在前，富人面，或其心，有可怜。
其求食，只饭粒，求更加，其不欲。

但其时，在门前，人之狗，来舐之。¹⁰⁸

从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句式虽依三字结构排列，但逻辑混乱，语义重复，且语言表达缺乏凝练。例如“无朋友，无何亲”与“其身体，满于窘”在表达贫穷困苦时多有重复，而句式的断裂和语言的平直，使其缺乏流畅感和文学张力。此外，“但其时，在门前，人之狗，来舐之”虽试图引入细节以增强叙述感，但表达显得冗长而琐碎，难以达到类似《三字经》的简洁传神之效果，其价值更多体现在传教和教育结合的尝试，而非文学创作或教育文本的高度完善。

《妈祖婆生日之论》，书名页半页题有“尚德纂，新嘉坡书院藏版”字样，注明作者和藏版机构，并引用孔子“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句印于书名右侧。据庄钦永考证，“尚德”应为麦都思的笔名。妈祖崇拜是中国南方沿海最为普遍的民间信仰，肇始于宋而兴盛于明清。新加坡天福宫便是由早期华人修建专门供奉妈祖的庙宇，信徒众多，香火极盛。外国传教士欲使华人改信基督教，必先破除华人对妈祖信仰的迷思。故麦都思特撰此文，来驳斥关于妈祖神话传说中不合理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加入句读，因是方便中文程度不高者易于习读之故。该文行文流畅自然，说理条分缕析，逻辑缜密，显示出作者不俗的文字功底。开篇便开宗明义，讲明此文的宗旨乃是“辨明其道理与众人听耳”，继而简单叙述了妈祖梦中救父兄的传说以及妈祖被神化的由来。麦都思首先试图说明妈祖的传说很是平常，无甚特别之处，人人皆可做梦，梦中之事，往往与现实相反，有得灵验之事，也是偶然，并非有意而致之。而船只被风浪摧毁，乃“神天之事”，非人力所能幸免，这与书名页“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相呼应。接着麦都思又一驳斥了“口含船”，“灵魂出窍”等矛盾之处：

“诚有救船则不知其嘴如何阔大，能包含船免其沉水，这样的嘴必大过虎口，阔过城门，总无能之比也。若尔有言其非亲口含船，乃是其灵魂施出神力，以帮助人。则我复问其灵若飞出，魂不赴体，则何能听其母亲

¹⁰⁸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南洋学会，1986年，页85。

叫喊，而一刻应答之耶？在此口含船，在彼耳听母声，岂有此理乎？如此则有两个精神，一在海外，一在家内，安得为然乎？”¹⁰⁹

可以窥见麦都思的辩论功力和幽默诙谐的特点。后文还有大段篇幅层层递进，试图用逻辑证明该传说的种种不可信之处。虽然用辩论的形式来论证神话传说的不合理，不免让人有缘木求鱼之感，但行文可见麦都思扎实的中文功底和条分缕析的功力。文中多次引用孔子、孟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

“孟子云，天子能荐人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如是皇帝。能可称默娘此名，不能使天与之此职。封名在人，赐职在天，人封只虚，天赐为实也。”

“俗语有云，人欲害人，天必不肯。惟天欲害人，只在眼前。又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¹¹⁰

在文章的最后，麦都思提出颇为有力的疑问，倘若妈祖果真能保佑航行安全，华人诚意侍奉，从来不失礼数，为何年年仍有船只失事？继而得出结论“信之无益，而托之无圣矣”，信仰耶稣才能获得永福。

由1834年7月24日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崔理时（生卒年不详，Ira Tracy，另有译“帝礼士”或“杜里时”）抵达新加坡负责坚夏书院，即出版了《鸦片速改文》¹¹¹。书名页除了注明“新嘉坡书院藏版”外，还写明出版时间是“道光乙未冬鏊”，即1835年，署名“仁爱者纂”。此文从法律、人伦、经济、健康、风俗、地狱说等六个方面论述鸦片的危害，呼吁停止吸食和禁止鸦片贸易。此文虽只署名“仁爱者纂”，实则由崔理时与梁发共同编写。梁发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1789年出生于广东肇庆高明县，因家贫辍学，15岁即赴广州打工，学刻字印刷技术，1815年受雇与英国传教士米怜，随其南下，到马六甲的印刷厂工作，于1816年受洗，皈依基督教。除了印刷工作之外，梁发还兼任中

¹⁰⁹ 尚德（Medhurst Walter Henry）著，新加坡：坚夏书院，183？。

¹¹⁰ 尚德（Medhurst Walter Henry）著，新加坡：坚夏书院，183？。

¹¹¹ 熊月之认为《鸦片速改文》是坚夏书院出版的第一本中文书，此结论有待商榷。据熊月之推测，郭实腊主编的《大英国统志》应也由坚夏书院出版，但书上并没有注明出版地点，无实证。

文传教文本的创作。著名的《劝世良言》即由梁发所著，太平天国的建立者洪秀全便是读此书后创办了拜上帝教。梁发对 19 世纪新加坡的中文书籍出版贡献颇多，《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他都有负责刻板印刷与中文编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启蒙、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因为有梁发的协助，《鸦片速改文》文笔流畅，说理透彻，用词典雅，较之于《训女三字经》与《妈祖婆生日之论》，写作水平更为高明，试举论述鸦片“害身”一段文字以观其文辞之梗概：

“嗜此立可生毒，虽素勤敏者，至是亦瞑目贪眠，俾画作夜，纵有要事，每多废失。且食必以时，舟车舆马，按刻引灯，或中途阻绝，则上涎下痢，苦楚难堪。至于颜焦骨立，似鬼非人，是人近鬼，求生而不可为生，欲死而不能即死。虽有聪明特达之才华，不足为用；虽有金玉绮罗之富贵，不能久享。切身之害，莫此为甚。”¹¹²

这段句式整齐，情采飞扬，酣畅透彻，有意使用骈句来增强节奏感，读之令人警醒，深刻揭示了鸦片对吸食者身体健康的摧残。前部分大量采用四言句式，正面刻画吸食鸦片导致的嗜睡、日夜颠倒、形销骨立、荒废正事等多种危害。故而节奏均衡，密而不促，庄严有力，读之如朝廷文书，不由让人正襟危坐，重视论述的内容。继而概括鸦片毒害导致“求生而不可为生，欲死而不能即死”，依然是用对仗工整的词句极力渲染吸食鸦片带来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接下来用偶对“虽有聪明特达之才华，不足为用；虽有金玉绮罗之富贵，不能久享”，长短齐整，字数均一，且运用双重之否定的手法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观点，意充词沛，雄浑有力，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写作功底。

1834 年，美部会在新加坡设立坚夏书院，接管新加坡书院的印刷设备后，其出版的中文书籍封面均标注“新嘉坡坚夏书院藏版”。直至 1842 年，新加坡的大部分中文书籍均由坚夏书院出版。熊月之参考伟烈亚力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和苏精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推算出鸦片战争前，新加坡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约有 50 种。庄钦永对 1832 年至 1842 年间新加坡的华文

¹¹² 崔理时 (Ira Tracy)，梁阿发著，《鸦片速改文》，新加坡：坚夏书院，1835 年，页 4。

出版物也做过统计。这些传教士群体创作的华文传教文本多数旨在阐释基督教义理，其中有不少著作可纳入文学作品的范畴。郭实腊的名字是出现最多次的一位。据学者研究，他创作的中文著作超过六十部，其中十余部可以归之为小说¹¹³。学界对传教士以中文创作的文本研究，学界多集中于来华新教传教士，历来置于中国文化场域之中，分析其在中国处境宣教传道，并由此延伸探讨文本的语言特色、写作手法、架构安排等要素，忽视了文本创作的区域性特征。实际上在清朝海禁开放之前，禁止传教士传教。如马礼逊、米怜、郭实猎等转而纷纷南下，以南洋为基地。在这批传教士创作或出版于新加坡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异质而多元的因素。如果从华语语系的本位和多元文化视域出发，突破中心与边缘的疆界，以新加坡为本位，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批在新传教士文本创作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除了《训女三字经》因为句式整齐，易于理解，故没有标点外，其他如《妈祖婆生日之论》和《鸦片速改文》等文本均有标点符号，便于读者理解文意，且并非只是句读，已经开始使用顿号和句号。另外一些书中如《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人名用单竖线标识，地名则用双竖线，方便读者区分佶屈聱牙的译文。之后诸如古友轩等印刷所出版的华文书籍和早期华文报刊均没有标点。

其次是本土性的萌生。这批作品在创作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新加坡华人社群的独特性，一定程度彰显了本区域的特色。作者为了准确书写和有针对性地宣教布道，在行文上斟字酌句重构中文的语法与功能，在内容上并不讳言其西方舶来品的特质，并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点缀以本土的装饰。这种语言的重置和内容的重构，是置身新加坡这一特定文化场域中，19世纪早期这一特殊时空构筑下的写作策略，旨在降低跨语际、跨文化创作实践带来的冲突与对抗。一方面，行文虽以浅近文言为主，水平良莠不齐，但也有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文学语言，这一点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和郭实猎创作的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另一方面，内容上必须以传教为旨归，同时承载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和南洋华人异域生活的经验。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批文本可视之为新华文学本土性的萌芽。以高理文（即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序言为

¹¹³ 参见黎子鹏编，《赎罪之道传：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新北：橄欖出版公司，2013。

例，其中提到“以其咬留吧（原文为异体字左“口”右“留”）、新埠、嘛喇呷、新嘉坡各处华人，指不胜屈，生长日繁，特分类而书于此。或百年后，流入中土，苟有不耻下观者，故为予之击节设道予言庸劣，幸勿扯碎而掷投。虽然，然以愚意推之，纵不可希圣希贤，第于未见未闻之辈，未尝无一小补云尔。”¹¹⁴ 言辞恳切谦逊，明言乃是因南洋华人生长日繁特地创作，也更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广为流布，吸引更多的读者。

再次，是对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驳斥。中国的典籍中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蛮夷，所谓“南蛮北狄西戎东夷”是也。华人对自身文化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显然不利于接受传教士的布道。从传播学的视角，传播受众对群体文化无意识的依从和认同，导致在异质文化入侵时存在普遍的抵抗情绪，因而必须设法予以消解。传教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如高理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序言中引用《礼记·礼运》中“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入”的博爱观念来论述各国的平等性：

“从来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入，是则宇宙之士，肢骸肢体，莫不皆同也。故凡天下者亦如一人，各国分据一方，亦如人身一窍。古之邻邦通好，易地皆然，故有邂逅相逢异客，萍水忽作知交。”¹¹⁵

高理文虽未直接驳斥“华夷”观念，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春秋笔法，意在将其他国家与中国置于平等对话的地位。相比之下，郭实猎更为激进，在多篇著作中直言“华夷”观念的谬误之处。如《是非略论》第一回便引用城隍庙的传统楹联“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劝谕需明辨是非，第二回与第三回回目分别为“欲要他人敬，必先存爱心”和“欲知天下事，须读万国书”，可以看出郭实猎层层递进的逻辑，先要具备正确的是非观，不可偏执于“华夷”之辨，同时存平等仁爱之心，并睁眼看世界，通过阅读学习来了解世界大事。在《正道之论》中更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引用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驳

¹¹⁴ 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夏书院，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1838。

¹¹⁵ 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夏书院，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1838。

斥“华夷”观念，这显示了郭实猎尝试用平等世界观消解中国传统“中国中心论”的努力。

最后，对华人心态的转变。高理文在坚夏书院藏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序言遣词极为谦逊：

“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惟合省地與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¹¹⁶

但此书在1861年由上海墨海书馆重新刊刻出版，更名为《大美联邦志略》，虽然保留了初刻本的原序，但做了极多改动，已然是一篇新的序文。开篇已不再是“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天下平等观，而是骄傲宣称“予生于美理格洲，……与中华相对焉”。又将“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等自谦之辞删去，改为“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然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¹¹⁷并增加文字讲述自己生平与求学经历，自得之意充斥笔端。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更是毫不掩饰自豪之情，不吝笔墨详情描绘原版受欢迎的程度，不仅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甚至于“索书者踵接于门，惧无以应请也”。高理文对华人由谦逊、称颂到倨傲、自得心态的转变，与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有关，从四海宾服、八方来贺的天朝上国沦为西方列强尽可欺侮的羸弱王朝，传教士们在中国也拥有了种种特权，即便是精通或服膺中华文化者，心态上也不免发生此种微妙变化而流露于笔端。

2. 兴办学校

对新加坡早期华文教育做出贡献的，主要是由英国伦敦会和美国美部会派遣的传教士。1818年11月11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米怜(Rev. William Milne, 1785-1822)筹办的英华书院在马六甲举行奠基典礼。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马礼逊的同事米尔顿(Samuel Milton, 1788-1848)由马六甲至新加坡，建立宣教站点，并创办了

¹¹⁶ 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夏书院，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1838。

¹¹⁷ 根据日本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版本电子扫描版：<http://school.nijl.ac.jp/kindai/SUMI/SUMI-00037.html#1>。

新加坡的第一间华人学堂。¹¹⁸ 后来米尔顿又相继开办了三所。1838年新加坡义塾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成立中文部,设有五个班,以福建话、广府话及潮州话为教学媒介语,后因师资、经费、招生不足等多方原因,于1844年停办。1834年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崔理时抵新后即开始创办学校事宜。根据庄钦永的研究,他于1835年7月在甘榜格南开设学堂,招收到约12名学生,但同样因为师资和学生流失严重等原因,仅仅数月之后便告关闭。后来崔理时吸取了前面失败的经验教训,又筹建了一所寄宿学校,教授学童学习中英文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知识,招生始有所改善,达到18名,直到1842年美部会撤离新加坡才停办。

传教士之所以热衷于办学,乃是秉持其设学辅教的理念。因此学堂往往规模不大,免收学费,采用寄宿制。其原因显而易见。免费教学且提供食宿,更容易招收到家贫无以致学的孩童,施恩于人更能方便传教,吸纳信徒。

从目前可考的资料看,当时中文教师的水平并不高,也许仅仅是识字而已。因为彼时流寓新加坡的文人凤毛麟角,只能雇佣粗通文墨的华人担任华文教师一职。如美部会学堂中文教师琢玉轩、郭慎堂与周玉儒曾致函崔理时,汇报费用短缺的问题,文笔粗浅,行文繁复,摘录部分段落便可见端倪:

“先生立好心,行好事,并兼给赐远路学生日食,是以山内贫穷学生5个,大坡学生四个,共九个学生,同受先生好心赐食。前四个月日,先生赐用银子,用之差不多。先个月日,先生算少银一员,后一个月日,先生又言欲算少银员。将九个学生和盘打算,每个学生只给六雷,计算食用不足以供,欲对先生面前说明,又恐见笑。”¹¹⁹

在使用的教材方面,这些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主要使用传统训蒙读物和自己编写的基督教读物,前者如《三字经》《大学》,后者如《天境明鉴》、《张远两友相论》《地理便童略传》《训女三字经》等。以《地理便童略传》为例,学界多认为是麦都思所作,内容正如书名所揭示的,是为方便孩童学习世界地

¹¹⁸ 参见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72。

¹¹⁹ 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97。

理知识所编撰的读本，故以对话体口语撰文，明白易懂。书共八回，分别论述中国、印度、英国等各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如第二回论中国：

“一问中国有何交界。答曰中国地左有沧海，右有沙漠，南有安南，及海，而北有万里长城为交界也。二问其有几广大，而人数多少呢？答曰中国自南直到北约五千里，而宽亦然，其人数曰二万万也。”

120

对新华文学而言，传教士是华族文化的播种者和培育者。虽然传教士在新办学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但是培养了不少精通中英文的杰出之士。如出生于新加坡本土的第一代峇峇曾兰生。曾氏年幼便进入美部会创办的学校就读，后成为左宗棠的幕僚，为福州船政局教练，之后担任李鸿章英文翻译。¹²¹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南洋的传教士纷纷北上中国去传教，直接导致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陷入停滞，并催生了本土华社领袖如陈金声接续办学的热情。1849年崇文阁与1854年私塾萃英书院的分别成立，不仅是办学主体由殖民地传教士到本地华社领袖的转变，教学内容也从传教士读本为主，训蒙读物为辅助转换为训蒙读物为主，究学孔孟之道与文艺如诗歌联对、书札、章句等，为新加坡旧体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盛培育了更为肥沃的生存土壤。

第二节 谙练华务：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华文修习

新加坡开埠至19世纪70年代，私会党的横行使得殖民地政府意识到对华人社群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有效的管制。正如巴素博士所说，华民护卫司署于1877年设立之前，殖民地的官员均不谙华语，因此“对其统治的人民习俗，毫无所知”。¹²²1877年6月1日，“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正式成立，由“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全权处理本地华人相关事宜。

¹²⁰ 大英图书馆藏本。检索自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电子扫描版：

<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e822d5c1-25e2-4e4c-89a2-cd72713b0188/surfaces/379fe6ef-b368-4a53-8a2e-a2ebc84e335b/>。

¹²¹ 史料可考的名字为英文 Chan Lai Sun，此处用中文名“曾兰生”是援引庄钦永考证。参见庄钦永，《新甲华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页76-80。

¹²² 巴素：《马来亚华侨史》，刘前度译，檳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页59。

同时海峡殖民地文官制度提高要求，规定该署文官必须熟谙华语甚至方言，具备良好的华文读写能力¹²³。首任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即是中国通，自 1871 年起便担任殖民地华文通译员，通晓北京官话和多种方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等。毕麒麟大力提倡培养精通华文的文官。殖民地总督史密斯（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1840-1916）于 1887 年 10 月 20 日正式上任，寻求成立一个由不同方言群的华人精英组成的机构，为政府处理华人问题献策建言。《叻报》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本坡国家现欲将叻地所有危险会废除一事前经列报。闻国家之意，则拟请叻地之练达绅商等设立一局，以便诸华人有事为之赴诉，即由该局与之代办，俾民隐不虞壅塞，而局中首事谅即由本坡护卫司总办云。”¹²⁴该年 12 月 19 日，“华人参事局”规例正式公布，明确将推广华人学教之事作为每月开会讨论的六大类事项之一。¹²⁵

毕麒麟的副手海尔（G. T. Hare）还主编了殖民地官员修习中文的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于 1894 年出版，共三册七卷，包括《禀帖卷》《告示卷》《通商书札卷》《杂文卷》《文字格式卷》《咨文照会格式卷》和《奏章卷》，一共收录 383 篇。

海尔在出版前言中有说明编辑该文集之目的。他认为彼时的华文读物和教科书，如中国典籍与教会读本，以及 19 世纪英国外交官韦德爵士（Sir Thomas Wade）和赫尔博士（Dr. Hirth）所编写的华文读本，已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¹²⁶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过去的五十年华人大量移居新加坡，已“足以产生一种用于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和要求的在地语文”¹²⁷；二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以中文发布政府公文，以便更有效向本地华人社群传递信息，争取他们的支持，从而方便治理政策的顺利实行。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对日常语言创造的结果促成了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风格总是体现在语言层面，日常语文的变迁无疑也

¹²³ 参见陈哲维，《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新加坡：南洋学会，2015，页 61。

¹²⁴ 《叻报》，1889 年 11 月 11 日。

¹²⁵ 《叻报》，1890 年 2 月 1 日。

¹²⁶ 经笔者查证，此处应为韦德爵士所著《寻津录》，是其第一部中文学习的著作，英文写就，于 1859 年在香港出版。可参考詹姆斯·萨默斯著，于海阔、方环海译，《18 至 19 世纪欧洲汉语教学研究》，《海外华文教育》，2011 年第 1 期，页 100。

¹²⁷ 柯木林，廖文辉，《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20，页 15。

会影响文学语言的表征。“在地语文”的表述说明，至少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官员已经意识到，新加坡的区域特征需要有新的华文语言与之呼应。换言之，随着新加坡这一特殊的文学场域资本结构发生变化，迫切要求文学语言的更新。

《三州府文件修集》的编纂不仅体现了殖民地政府官员学习和运用华文的实践需求，更在无形中影响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催生了新的文学语言及表达方式。以《杂文卷之四》为例，共收录了《论南洋事宜书》《序文》《附航被窃说》《买卖不公说》《失火说》《论开赌码》《赌博之害》《贩妻鬻子》《闻重修陈笃生医院有说》《械斗说》《救出生天不可不读》《论拐卖人口》《论保婴之道》《罢市因由》《妇女出洋防弊新议》《议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论新客赴水事》《论孟兰原始》《论船上霸卖船位之弊》《天师又见》《论榜人勒索事》《论牛车水不靖之故》《论本坡械斗事》《论槟城某孀妇创建清节堂事》《保良局功德说》《论三州府总督史密斯之功》《论华民护卫司黎公之功》《论华人之教养问题》等杂文。这些杂文是研究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语言变迁及其与殖民地社会互动的重要文本，既体现了语言的在地化特征，又反映了社会文化现实，构成了华文文学在地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这些杂文的语言展现了实用性与文学性的交融。该读本收录的文献体例繁多，如禀帖、告示、信函、杂文、咨文、奏章等，为本地殖民地官员学习阅读和撰写相关文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范例。同时又兼具文学趣味，其语言直白流畅，贴近本地华人社群的阅读习惯，具有高度传播性。文章的日常化表达结合地方名称与事件，如《论牛车水不靖之故》和《闻重修陈笃生医院有说》，不仅赋予内容鲜明的区域特色，也展示了殖民地官员对地方语言资源的吸收与运用。文本选材兼顾传统与本地特色，既包括清代文人的经典文章，又涵盖实用性华文文书和与本地相关的创作，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例如，选录黄遵宪的《驻新总领事黄遵宪示谕》和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等，不仅展示了文学语言的典范，还为华文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部分文章如《与友人论新嘉坡情形书》，文辞华美，是会贤社成员罗翼唐的骈文佳作，显示出选编者对文学价值的高度重视。一些议论文语言典雅、逻辑缜密，具有开阔的视野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反映了选编策略的深

思熟虑。一些议论文不仅文辞典雅，说理严谨，且颇具开阔视野，显示了殖民地官员选编的策略和用心以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为例，经笔者考证，此文乃清代前期知名学者，曾任广州知府蓝鼎元（1680—1733）所作。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自幼聪慧，少年得名，名列童子试榜首，“诸子百家，礼乐名物、韬略行阵，究心综核不辍”。¹²⁸好经世致用之学，然乡试屡试不第。著有《鹿洲初集》《女学》《东征集》《平台纪略》《鹿洲公案》等。《论南洋事宜书》，收录于《鹿洲初集》卷三。该文逻辑清晰，论据充实，广泛引用历史事件、地缘格局、经济数据和民间现象。例如，作者通过具体案例说明南洋诸国的弱小与顺服、西洋列强的威胁，以及南洋贸易对沿海居民生计的重要性，使论述更具实证性与说服力。蓝鼎元在分析禁令弊端时，尖锐批评“迂讷书生”的短视与僵化政策，明确指出南洋贸易禁令在经济、民生和国家长远利益上的消极影响。作者不仅阐述经济层面的利害，还深入探讨禁令对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的深远危害，论点鲜明，立场坚定。

其次，是该读本体现的本土性。该读本是为本地殖民地官员修习华文之用，所选取的题材皆与本土有关。从主题来看，杂文内容涵盖社会治理、民生问题以及文化习俗，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些文章关注赌博、械斗、拐卖人口等社会问题，如《论保婴之道》《妇女出洋防弊新议》《论赌博之害》等，关注华人社群的具体问题，语言朴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建议，呈现了教化性与现实性的结合。文章还通过对传统习俗和社区组织的书写，如《论孟兰原始》《论保良局功德说》等，再现了华人社群的文化记忆，强化了群体认同感。此外，一些文章如《论华人之教养问题》和《论三州府总督史密斯之功》，则体现了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群的治理理念，试图通过语言与思想的传播塑造社会秩序。这些杂文不仅回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在文本中嵌入了殖民地社会治理的逻辑。另一方面，这种文体实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内容主题。通过这样的实用性语言实践，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典籍文风，又超越教会读本功能限制的文学表达逐渐形成。

¹²⁸ 蓝鼎元，《鹿洲初集·行述》，《鹿洲全集》第1册，戊辰（1988）重印光绪庚辰（1880）本。

最后，《三州府文件修集》不仅是殖民地官员华文修习的读本，也是新加坡文学场域中多方资本竞逐下的产物作为文学场域中的独特产物，这些杂文展现了文学生产与殖民地治理之间的深层互动，殖民地官员以华文为工具，试图在这一文学场域中获取文化资本的主导地位，通过掌握语言与文体的规则，殖民地官员在华人社群中积累了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治理资本。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本地化处理，这些杂文回应了殖民地政府官员对“在地语文”需求的觉察，开辟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语言资源，为其形式多样性和地域特征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这些杂文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引导了本地文学实践者的创作方向，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在地化与现代化探索提供了范式。通过这样的实用性语言实践，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典籍文风，又超越教会读本功能限制的文学表达逐渐形成。

综上所述，《三州府文件修集》的编纂不仅是殖民地官员修习华文的工具书，也在文学场域中发挥了重要的生产力作用。它通过文学语言的更新、文体的多样化和本土性题材的纳入，塑造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凸显了文学场域中资本竞争与转化的复杂性。这一读本不仅承载了殖民地政府文化治理的实践需求，也间接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发展与演进。

第三节 执两用中：分治策略下文学场域的分裂化

1889年8月17日，由英女王正式批准通过的《1889年社团条例》（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虽旨在革除私会党之弊端，然殖民地政府借此契机，将适用对象扩大化，规定只要是十人以上的结会，即为“会党”，不管其规模多大，设会目的为何。条例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社团，不论成立时间早晚，都必须经由政府核准，方予注册，否则一律视为非法社团。1890年1月1日该条例正式实施，殖民地政府又补充说明部分社团可以豁免注册，按性质分为休闲类、慈善类、宗教类、文艺类等四大类型。欲申请豁免的社团，需要向辅政司提交，由总督批准。如收录于《三州府文件修集》中的一则告示《严禁会党晓谕》明令严厉禁止私会党，“间有系因举办善事，救济贫病，或因关顾

生意大局，或因学习文艺等事而设者，自当准其记录”。¹²⁹ 考察 1890 年至 1892 年新加坡华人豁免注册社团名单及新加坡华人注册社团名单，会贤社、会吟社、毓兰书室等文社均不在名单之列，揣度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十九世纪末的殖民地新加坡，文社的兴起并非单纯的文人雅集，而是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尤以会贤社与会吟社为典型。这两社由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创立，其政治意图远超一般的文学交流。左秉隆作为清政府派驻的官方代表，并未向英殖民地政府提交注册申请，这一举动不仅反映出文社的特殊性质，也折射出清政府在海外华人事务上的政策转向。彼时，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已由早期的漠视转向保护和拉拢，这一转变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方面是流寓海外者人数甚众且不断增加，部分开明贤达之士如王韬、郑观应、丁日昌、郭嵩焘等纷纷建言保护侨民，以实现内固藩篱，外联声势之效。同治十三年（1874 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即指出：“华人在外洋者，闻暹罗有二三十万，吕宋约有二三万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果能官为联络，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而中国之气日盛，外国之气日弱矣。”¹³⁰ 王凯泰的言论透露出清廷对海外华人的重新审视：他们不仅是经济上的贡献者，也可成为中国在国际局势中的潜在力量。这里“官为联络”表明清政府希望通过官方机构加强对侨民的控制，而文社作为华人社群的文化核心，自然成为宣导政治意图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亦促使清廷试图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张之洞、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屡次建言，提议通过“捐纳制”吸纳侨民资本，以补贴驻外领事开支，并在必要时利用侨商经济力量助益国政。由此可见，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并非单纯的保护，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筹谋。早期华社领袖如章芳林、胡璇泽等人便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他们通过捐资获授官职，进而在侨界获得政治资本。这种利益纽带不仅加强了清廷与华社精英的联系，也赋予驻新领事更大的影响力，使其在华人社会的治理上得以推动官方意志，而文社正是这一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左秉隆在任时“复于恭逢万寿，

¹²⁹ 柯木林，廖文辉，《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20，页 58。

¹³⁰ 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49-50。

以及岁时朔望之辰，莫不肃整衣冠，率领众绅商，望阙叩头，以申嵩祝。”¹³¹

此外，他还注重在文社活动中推行教化，倡导忠爱之心，强调尊国体、利民生。这类行为不可避免地与英殖民地政府产生摩擦。英国外交部虽允许中国派驻领事，但严格限定其职能为保护侨民和维护商业利益，明确禁止干涉政治事务。为加强对华人社会的直接管控，英政府还设立华民护卫司，负责管理华人事务，从而削弱清廷领事的影响力。李钟珏在《新加坡风土记》中有论及：

“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故除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¹³² 此段记载颇具指向性，它不仅揭示了驻新领事的实际权责被英殖民政府削弱的现实，也表明在政务受限的情况下，文社成为驻新领事施展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圣谕宣讲、义学兴办等活动，其实是一种“文化统治”策略，旨在通过儒家价值体系稳固华社的认同，使其对清廷保持忠诚。然而，这种举措在英殖民地政府看来，无疑是对其统治权威的潜在挑战。英政府虽允许中国派驻领事，但严格限定其职能为保护侨民与维护商业利益，明确禁止干涉政治事务。文社虽名为雅集，实则带有政治色彩，因而无法获得殖民政府的认可。

此外，文社长期未注册，亦可能出于驻新领事的身份考量。左秉隆身为清廷代表，其言行须符合“天朝上国”的体面观念，而向英殖民政府申请注册文社，意味着承认殖民当局的管辖权，甚至可能被解读为对清廷权威的削弱。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详细记录了其出使英国的见闻，因其肯定西方文明的成就，主张学习西方，便遭到保守派猛烈抨击，甚至被禁止出版该书。左秉隆虽有西学背景，并非因循守旧之辈，但在时代局限与政治身份的双重束缚下，他必然需谨慎行事。若主动申请注册文社，在清廷保守派眼中，恐被视为“辱国”之举，进而招致舆论攻击。因此，左秉隆选择维持文社的“非注册”状态，使其既能在华社发挥作用，又避免正面冲突。

殖民地政府的分治政策，表面上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由，实则通过行政手段将华社区隔为不同层级与类别。在这一背景下，华文旧体文学的生产者（即文人、学者）的交流与协作受到阻碍，导致文学场域内部的分裂化现象愈

¹³¹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354-355。

¹³² 转引自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64。

发显著。以会贤社、会吟社为代表的文社虽然以雅集形式存在，却因其浓厚的官方色彩而难以获得殖民政府的认可。这种“非注册”状态使其活动长期处于半公开、半隐秘的状态，不仅削弱了文学活动的合法性，也制约了文学创作与传播的范围。而且随着后期管控的愈发严格，直接导致了左、黄二位领事之后，官办性质的文社即趋于消亡。此外，文人雅集的空间在社会管理体系中愈发边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殖民地政府支持的英殖文艺团体则获得了更为优越的资源配置与合法身份。这样一种对比不仅限制了华文旧体文学的公开表达，也使其文学生产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轨迹。

殖民地政府对华社分治策略的实施，也使文人群体面临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双重矛盾。一方面，清政府通过驻新领事馆推动忠君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传播，试图将华文旧体文学转化为延续传统文化与巩固国族认同的工具。会贤社、会吟社等文社不仅承担文学创作之责，更肩负宣讲圣谕、劝导效忠清廷的任务。这种带有浓厚政治意图的文化活动，与英殖民地政府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发生了直接冲突。例如，殖民地政府对文社注册的严格限制，实质上是试图削弱文社的文化影响力，避免华人社群因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增强凝聚力，从而威胁其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清廷的驻新领事官也不愿“自降身份”去向殖民政府申请注册文社。这种对权威与体面的固守，进一步使文社活动难以获得合法性与社会承认，直接限制了文学生产的公开性与合法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殖民政府支持的英殖文艺团体则获得了更多资源和合法身份，这种政策倾斜使华文旧体文学的生产者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清廷希望借助文社强化华人对祖国的认同；另一方面，英政府则试图通过文化政策“去中国化”，削弱华社的凝聚力。这种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张力，使得文社在夹缝中生存，逐渐式微。然而，华文旧体文学的生产者并未完全屈服，他们在文学创作中采取了“隐性抗争”的策略，通过吟咏故土、抒发乡愁等方式，将文化记忆融入作品，构建出一种“边缘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虽然文社未能获得官方认可，但其文学活动依旧在民间流传，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文化网络。这种文化网络不仅维系了华社的情感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殖民政府的文化霸权。

综上所述，晚清驻新领事主导的文社既是清廷海外统治策略的延伸，也是英殖政府文化政策下的“异数”。它们的兴衰不仅关涉华社的文化发展，也反映了殖民地治理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社在殖民秩序下虽难以获得合法地位，但其在华人社会内部的作用，仍然影响深远。

第四节 星轺南驻：驻新领事的推动

自清朝 1877 年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始，至 1912 年中华民国任命胡惟贤为新加坡总领事，共计十三任十二位领事。其中，左秉隆与黄遵宪二位领事对新加坡文风的推动，学界已有较多共识，本文第四章亦对二人创设文社之功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然而，其他领事官的文学贡献，鲜有深入探讨。因此，本章将主要依托《叻报》《天南新报》《中兴日报》等刊载的史料，系统梳理与分析 1877 年至 1919 年间驻新领事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推动，以期更全面揭示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

根据蔡佩蓉的研究，这些领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属当地华人的领事，如胡璇泽、张振勋、吴世奇；另一类是由中国政府派遣的领事，包括苏淮清、左秉隆、黄遵宪、刘玉麟、罗忠尧、凤仪、孙士鼎、苏瑞钊、胡惟贤等¹³³。尽管左秉隆与黄遵宪在推动新加坡文风方面的功绩已得到充分认可，由于史料不足等客观原因，其他驻新领事的文学贡献尚未受到足够关注。

一、崇文重教：改善文学生态

首任驻新领事胡璇泽，原名亚基，号琼轩，别号南生，又号“黄埔先生”，15 岁南渡新加坡谋生，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并热心于社会事务，曾任殖民地政府太平局绅与名誉推事。1877 年，在郭嵩涛的推荐下，清政府任命其为首任驻新领事。胡璇泽倾力打造的“南生花园”，以其精美雅致闻名中外，堪比西汉梁园、曹魏邺下、西晋金谷园，成为名士雅集之地。本地文人常在此聚会，接待来访官员，吟诗作赋，催生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斌椿的《乘槎笔记》

¹³³ 参见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2。

与同游官员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都有描述南生花园的情景。1896年，李鸿章抵达新加坡时，亦受邀至南生花园游览。

胡璇泽热心于文化活动，为文人提供交流平台，促进了文学创作。左秉隆的《十一月十五日夜宴新嘉坡胡氏园醉题一首呈主人暨同席诸君即请正和》与卫铸生的《胡心存别驾招饮漫赋一律录请惺噩生吟长暨贤主人正刊并乞和章》便是典型例证。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彰显了驻新领事在文学场域中的重要作用。胡璇泽及其他领事通过文学活动，不仅塑造了新加坡的文学生态，还构建了一种文化认同，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繁荣发展。

第二任驻新领事苏淮清，原任胡璇泽副领事，因1880年胡璇泽病故而暂代领事职务一年有余。由于史料匮乏，其任期内的活动尚难详考。继任者左秉隆是清政府于1881年直接委派的首位正式领事，他在新加坡任职十年，政绩卓著。与其继任者黄遵宪一样，左秉隆不仅在行政上表现出色，更在文坛上身兼领袖之职，振兴文风、倡导文事，为新加坡从荒陬僻地转变为“海滨邹鲁”作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此已有广泛共识。左秉隆、黄遵宪之后的几位领事，如刘玉麟、罗忠尧、凤仪、孙士鼎、苏瑞钊、胡惟贤等，在促进文教发展、改善新加坡文学场域的生态方面也有诸多贡献。例如，第五任领事张振勋与第八任领事吴世奇皆因商业成就而步入仕途，对新加坡经济和文化建设贡献颇多。张振勋，字弼士，号肇燮，是著名的实业家，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1894年，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离职回国，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奏请张振勋接任。张振勋热心华文教育，在其鼓励与支持下，新加坡华社创办了应新学堂、养正学堂、端蒙学堂等，推动了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奏请清政府褒奖热心教育的侨商与教师。吴世奇于1907年倡办道南学堂并任总理，亦为华文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包括经学与文学教育，教材涵盖《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家诗》等蒙学读本，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学选本。这些学堂的设立不仅扩大了接受华文教育的人数，也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生成、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学堂的兴建增加了对教师的需求，吸引了一批科举落第或有意南游的文人来新加坡谋职，改变了新移民中多为目

不识丁的劳工的单一构成，丰富了本地文学创作的主体。李钟珏游历新加坡时见“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正说明了南来文人的数量之众。

第七任总领事罗忠尧在推动新马孔教复兴运动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1901年孔子诞辰日，罗忠尧发布公告，呼吁建立孔庙，掀起孔教复兴运动的浪潮。他支持成立“创建孔庙学堂董事会”，短时间内筹集到逾二十万元资金。1906年4月8日，由张振勋倡议创办的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作为华社的半官方领导机构，亦对孔教复兴运动积极响应。运动主要包括建立孔庙以儒学宗教化，抵御西方宗教的冲击，及兴建学堂以培育人才，巩固儒教的群众基础。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认同，也为华文旧体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驻新领事崇尚文教的举措，背后有着多重深层原因：一方面，他们需要争取海外侨民身份认同的转向。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多数来自马六甲土生华人。1819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他们随后前来寻求商业机会。他们多数讲英文，接受西方文化，自称“皇家华人”，以英帝国子民为荣，对清朝并无认同。因此左秉隆、黄遵宪创立文社、支持义学和私塾，宣读圣谕等举措，旨在以文化人，增强本地华人对清朝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891年开始，从中国南渡新加坡的新移民数量超过土生华人。不少土生华人领袖，如林文庆、陈若锦等，也逐渐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关心中国事务，修习中国文学经典，进一步增强了本地华人对华文文学的热爱和推崇，推动了文学场域发生结构性变化，即文化资本领导权由驻新领事主导，到本地文人的积极参与，形塑了新兴知识阶层，催发了新的知识生产和话语引导。另一方面，上述领事中，不少领事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即便商人出身如胡璇泽、张振勋、吴世奇等，也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教育。左秉隆、黄遵宪自不待言，本身便是饱学之士、文坛领袖。其他领事也刘玉麟、苏锐钊受新式教育并有留美经历，罗忠尧是福州船政学堂高材生，留学英国，凤仪是京师同文馆学生，中英文俱佳，翻译有《公法便览》。出于以文会友，同气相求的内在需要，领事们也时常举办雅集，支持文社活动，与本地文人切磋文艺，或招待流寓文人，诗酬唱和，促进了本地文学生产。

二、率先垂范，培育本土文才

驻新领事不仅积极推动学堂和文社的创办，以培养本土人才，还以身作则，在文学创作上深耕不辍，堪称文教事业的践行者与引领者。左秉隆即是一例，其所著《勤勉堂诗钞》七卷，收录诗歌七百余首，涵盖感时伤怀、民瘼疾苦、家事国是、出使见闻、异域风情、读书心得、唱和酬答等诸多主题。这些诗歌不仅忠实记录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社会变迁与个人心路历程，也展现了一位恪守儒学传统、却又兼具西学视野的知识分子思考轨迹。据其侄黄荫普所言，左氏尚著有《英国史记》《新政笔记》《南洋志略》和医学札记等，惜多已散佚未传，然单就《勤勉堂诗钞》而言，已足见其诗作的史料价值。左秉隆的诗风并非空疏的文人咏叹，而是紧扣时代脉搏，映照现实困境。曾任清朝驻日公使的蔡钧在《出洋琐记》中表达了对左秉隆高超诗艺的倾慕之意：“回署后，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羨无已”。¹³⁴ 此评语不仅反映了左秉隆诗歌艺术的高度，也点出了其学贯中西的独特身份。这一特点亦见于《勤勉堂诗钞》之中，如其出使英国期间所作，不仅展现了诗人对异域风情的细腻观察，更蕴含对中西差异的思考，与当时中国士人对西学的态度形成呼应。其诗歌因融会新知，突破传统旧体诗的窠臼，故可视为新加坡早期文坛现代意识觉醒的先声。

与左秉隆并称者，当属黄遵宪。黄氏出身书香世家，天资卓越，素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领新期间也创作了不少诗作，主要收录于《人境庐诗草》卷七，如《夜登近海楼》《新加坡杂诗十二首》《番客篇》《养疴杂诗》等。其擅长以新事物熔铸入诗的风格，在这些诗作中亦有体现，学界对此研究成果颇多。黄遵宪领新之前的本地文坛诗歌创作，不离传统的窠臼，或唱酬相和、写景咏物、思乡怀人，或咏史怀古，伤时忧国。黄遵宪是第一位从多元文化、族群融合的视角，对当地土著、土生华人、本土风物用诗的笔触生动记录的领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深度思考，使得这些诗作中关于“异域”的描绘和中国的想象不再扁平单一，从而为本地文学书写增添了更为深刻的文化意涵。黄遵宪的到来，使本地文坛的题材从单纯的酬唱、咏物，拓展至对社会现实的关

¹³⁴ 蔡钧，《出洋琐记》，收录于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着易堂印行），页442。

照，极大丰富了新加坡文学的书写内容，并推动了本地文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

左秉隆与黄遵宪不仅在创作上树立典范，更以其深厚学养吸引本地文人追随，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群体。左秉隆门下诸生，如胡心存、吴士达、许佳培、林衡南、王会仪、陈宜敏等，皆成为日后新加坡文坛的重要人物。左秉隆提倡清新质朴、融入新名词的诗学理念，对本地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左秉隆崇尚元稹与白居易的诗风，也喜爱王维的清幽淡雅，倾向于自抒性灵。他的诗作《和王摩诘七律六首》清丽自然，意境恬淡。在会贤社的月课活动中，诸如《赋得腐草为萤，得萤字五言六韵》《赋得鱼戏莲叶东，东字五言六韵》《赋得诗从半睡成，得成字五言八韵》等获奖作品，皆彰显了左秉隆诗学理念对新加坡早期文坛的深刻影响。黄遵宪，作为清末诗界革命的领军人物及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觉者，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其任职期间，新加坡的中国领事馆已升格为总领事馆，兼辖槟榔屿与马六甲。他延续左秉隆的策略，支持文社，并亲自担任阅卷评审官，以争取海外华人对清政府的认同。相比之下，黄遵宪则以经世之学见长，其文学活动超越了纯粹的诗文创作，更多涉及中西治法、社会改革等议题。在《图南社序》中，黄遵宪明确指出其目标是“窃冀数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他的活动已超越纯文学意义的诗文创作，而是“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倡导经世之学。¹³⁵ 其核心目的在于培养有识之士，以回应时代变局。因此，在其主导下，图南社的文题亦涵盖社会经济、风俗礼仪等广泛议题，例如《新加坡同济医院兴建筹集资金之倡议》《新加坡风俗优劣论》等，皆体现出其强烈的实用关怀。而林馥邨的《暹法交涉拟请派战船保护华人论》，亦是在黄遵宪倡导的这一学风影响下创作而成的。

由此可见，左秉隆与黄遵宪虽皆为驻新领事，且均以诗文闻名，但二者的文学取向各有侧重——前者以诗道倡导清新诗风，建立本地文人网络，推动旧体诗的本土化发展；后者则以诗文介入社会现实，将文学视作思想启蒙与改革实践的媒介。二者的努力不仅提升了本地文学的水准，也赋予新加坡早期文坛

¹³⁵ 黄遵宪，《图南社序》，《叻报》，1892年1月1日。

更丰富的文化意涵，使之不再是单纯的士人雅集，而成为承载现实关怀与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学场域。

第四章 结社相资：新加坡文社活动与影响

第一节 文人结社概述

文人结社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战国四公子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门下食客皆数千余人。不过这些门客的抱团聚集，乃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利益交换，主上得势，则济济多士，一旦失势，即“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¹³⁶。另外成分也比较多元。纵横捭阖之士有之，也不乏鸡鸣狗盗之辈。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驸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之士复盛。”¹³⁷这些门客身份趋同，为“文学游说之士”，且“不治而议论”，带有纯学术性质，即初步具备了后期文人结社的雏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士人集团的地位不断提升，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二十四友”等，其形成虽然依旧与权力中心关系紧密，不过已逐渐由政治的附庸而进一步独立，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并展现出对文学与学术的自主追求。如中唐诗人白居易创办的“香山九老会”则对后世文人社团的创办影响深远¹³⁸。宋明理学的发展和书院的兴盛，为文人的聚集和交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场所，因此文人结社日益风行。如钱谦益在《金陵社集诸诗人》中盛赞金陵诗社诸诗人“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¹³⁹明末复社则发展壮大成为社员超过两千人的全国性社团组织。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由两江总督陶澍发起的宣南诗社（原名消寒诗社），从以诗会友的纯文学诗社发展成为“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的著名文学团体，¹⁴⁰并吸引了诸多京师名宦如林则徐等人的加入。

¹³⁶ 司马迁著，吴树平等注，《全注全译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页2264。

¹³⁷ 司马迁著，吴树平等注，《全注全译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页1766。

¹³⁸ 谢仁敏、刘慧，《晚清南洋文人结社与华文文学的发生》，《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页95-102。

¹³⁹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463。

¹⁴⁰ 胡承珙著，车行健点校，《求是堂文集》，台北：万卷楼，2023，页200。

对文社的研究，清初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杜登春（1629-1705）撰《社事始末》，记载明末文人结社的一些重要事件，为后世学者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他在书中直抒撰写之缘由：“盖以社局之兴衰，实有关于世道人心，匪可易视也。尚社局不振，悠悠终古，复社、几社血脉一断，则东林先生讲学明道之血脉亦断矣。可不惧哉？”¹⁴¹ 有关新加坡文人结社的研究，虽已见诸于一些学术期刊，如《晚清南洋会贤社文学活动叙略》¹⁴² 《会贤社创办规制》《〈勤勉堂诗钞〉中新加坡之作的思想、艺术特色》¹⁴³ 《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及其影响》¹⁴⁴ 《晚清南洋文人结社与华文文学的发生》¹⁴⁵ 等，但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尚显不足。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原始资料的缺失和研究条件的限制有关。虽然部分文社月课作品刊登在华人报章，但至今尚未进行缺乏系统、全面地整理。文社成员中虽有个别如邱菽园者出版了个人文集，但整体而言，缺乏可供系统考察的社刊、名录等关键文献。尤为遗憾的是，《叻报》从 1881 年 12 月创刊至 1887 年 8 月 18 日期间的印行期数早已亡佚，导致会贤社创办初期活动的记录难以全面还原。现存的史料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原始文本辨析上的困难，主要包括资料残缺、印刷字迹模糊、手稿难以辨认等；二是原始文本内容解读的困难，主要包括：（1）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困难，如旧文学中对于本地风物描述使用的名词，多为音译或自创，以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新加坡名称为例，即有 20 种以上不同的称谓，如“星洲”“新洲”“星嘉坡”“星加坡”“新架坡”“星架坡”“石叻”“叻埠”“石叻埠”和“实叻埠”等。不熟悉这些差异，自然会造成对文本的误读，作出错误的诠释。（2）特殊语体的创作，如粤讴（《天南新报》于 1904 年 1 月 5 日刊登了第一首粤讴《唔好咁做》），以及本地诗人如邱菽园将马来语融入诗歌的尝试等。对不熟悉相关语言的研究者，无法理解文本的内容。（3）研究者本身古典文学素养也制约着对原始文本内容的解读。

¹⁴¹ 杜登春，《社事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页 25。

¹⁴² 刘慧，《晚清南洋会贤社文学活动叙略》，《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 年总第 38 期，页 29-31。

¹⁴³ 陈婵娟，《〈勤勉堂诗钞〉中新加坡之作的思想、艺术特色》，《黑河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0 期，页 134-135，138。

¹⁴⁴ 陈婵娟，《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及其影响》，《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 年总第 27 期，页 17-19。

¹⁴⁵ 谢仁敏、刘慧，《晚清南洋文人结社与华文文学的发生》，《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页 95-102。

新加坡文人结社的历史可追溯至 1881 年，由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1850-1924）创立会贤社始。此后，新加坡陆续涌现出毓兰书室（1889）、会吟社（1889）、图南社（1892）、丽泽社（1896）、乐群文社（1897）、复古社（1907）、同福诗社（1918）、天南诗社（1919）、萃社（1921）、檀社（1924）等文人社团。鉴于篇幅与研究范围所限，本文重点探讨会贤社、图南社、会吟社、丽泽社及乐群文社五个社团。1881 年，左秉隆创立会贤社。尽管《叻报》前七年的刊行资料已佚，缺乏直接文献佐证其创社目的，但通过其他史料仍可窥见其宗旨。左秉隆在《为诸生评文有作》一诗中自述其心迹：“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¹⁴⁶ 诗中引用陆游《夜吟二首》其二中“金丹换骨”之意，表明其创立会贤社的初心在于通过文学教育陶冶本地文人，以“换骨丹”喻其志在启蒙。黄遵宪在《图南社序》中也提及：“前领事左子兴观察，究心文事，创立社课。”可见，会贤社的性质更偏重纯文学，其目的在于培养和提升文人群体的文学素养。

会贤社的活动形式主要体现在其月课的诗文命题上，课题内容涵盖经典诗文创作与现实题材，兼具丰富性与挑战性。通过定期的文学活动，社员得以交流创作心得，提升文学修养。会贤社不仅是文学实践的场所，更是文化认同与群体凝聚的象征。1891 年 11 月，左秉隆离任回国，会贤社随之终止活动。这种与创始人紧密绑定的短暂存在，反映了早期文社的组织形态与领导人个人影响力的密切关系。正如林立研究指出：“社集不仅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同时也具有建构、维系和昭示群体身份的社会或政治功能。在唱酬的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或有被群体同化，向群体靠拢的倾向，然而藉着与声气相通的群体交往，个人的文学、文化甚至政治意识也得到了肯定和巩固。”¹⁴⁷ 尽管会贤社的存续时间较短，但其在新加坡文社发展史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它开启了本地文人结社的先河，为新加坡华人文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社会中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延续。

¹⁴⁶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 271。

¹⁴⁷ 林立，《群体身份与记忆的建构：清遗民词社须社的唱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 年第 52 期，页 205-245。

1889年3月，毓兰书室创始人王道宗以“毓兰”二字征联，收到186篇作品，由左秉隆担任评判并亲撰六幅联语。鉴于此次活动的热烈反响，王会议、童梅生提议仿效成立“会吟社”，左秉隆予以批准并亲任评审。会吟社每月以二字题目征联，课题“向由风雅诸君稟准领宪，照期出题”。¹⁴⁸据叶钟玲统计，左秉隆共举办十四期征联活动，获奖人数有92人之多。¹⁴⁹曾有文社社员有撰文称颂：“叻自草昧初开，狃獠聿启。华人旅此，文教未兴，徒求羯氏利源，几失汉家仪制。夫子乃倡会贤、会吟两社，鼓励萃英书院褚生，鹤俸分来，鸿才造就。遂令鴟音变俗，鹭振思容，较诸治蜀文翁，化陈延寿，何多让焉。此以重道存心，诱民入学，可纪者一也。”¹⁵⁰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左秉隆通过文社倡导文教、启迪民智的积极作用。会吟社的活动以诗钟形式展开，题目通常采用嵌字格联诗。早期由左秉隆和黄遵宪担任评审，呈现出一定的官方色彩。然而，二人离任后，评审职责由邱菽园接替，会吟社逐渐转变为典型的民间文学社团，延续八年之久，成为晚清南洋文社由官方主导向民间发展过渡的重要见证。会吟社不仅激发了流寓文人与本地文士之间的文学交流，还启发了其他地区文人效仿，推动了区域性文学交流。此外，会吟社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运行机制，包括征联规则、评审标准与奖惩制度，这些制度为其他文社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1891年11月9日，黄遵宪接替左秉隆出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次年1月1日，他创设图南社，其宗旨如其自述所言：“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并寄望“窃冀数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¹⁵¹此番言论揭示了黄氏在文学社群建设上的宏大抱负——不仅在于诗文唱和，更在于经世致用，培育具备治国安邦才能的士人。图南社的活动持续至1894年10月3日，诗文多发表于《叻报》与《星报》，在当地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黄遵宪亦继续主持会吟社，推动文人交流。与会贤社不同，图南社在组织管理上更具规范性，尤其在社课制度上引入经济激励机制，以参赛费用支持奖励制度。具体而言，图南社的参赛者需缴纳五仙银元的参赛

¹⁴⁸ 《会吟社课题》，见《星报》，1892年11月11日。

¹⁴⁹ 叶钟玲，《左秉隆与会吟社》，《中教学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2001年，页115至128。

¹⁵⁰ 《录会贤会吟两社褚生上前任领事官左子兴方伯颂文》，《叻报》，1891年11月10日。

¹⁵¹ 黄遵宪，《图南社序》，《叻报》，1892年1月1日。

费用，用于择优奖赏。奖励标准为：“第一名赏银一元，第二、三名各六角，第四、五名各四角，第六至第十各三角，第十至二十各二角，第二十一至三十各一角。”此外，誊录所用纸笔起初由社主提供，后因参赛者众多，改为自行准备色笺并以正楷誊录。这一做法不仅减少了运营成本，也培养了参赛者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从制度设计来看，图南社的运作模式既借鉴了传统诗社的雅集形式，又结合了更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之成为新加坡文社史上的一项创新。

1896年邱菽园创立丽泽社，自1896年创办之后至1901年间较为活跃，其后渐归于沉寂。其创社宗旨，在《五百石洞天挥麈》中有详尽的说明：

“星洲丽泽社，丙申始创，不过诗联、诗唱等题，继乃兼课制义，帖括、词章、时务，前后钞存，将来汇刻，传诸其人。星洲惟鲁无文，仅此亦足为后之志艺文者筭路矣。”

“丙申余来星坡，蒙内地流寓诸君子委校文艺，继左、黄二领事会贤、图南社后，创兴丽泽一社，以便讲习。无论诗、古文、辞、时文试帖、策论、杂体，皆可分课，各自成卷，仿粤东学海堂例也。凡期月而一课之，冀可蝉联不辍。余初颇难其成，窃意南荒僻陋，岛屿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声气难通；土著人材童则失于正蒙，壮且溺于货利。求有一二心通其意，思能洽我同源，响我宗教者，已戛戛难之，况求其干城我，金兰我耶？而诸君子文兴正豪，坚持必行之说，乃以季秋举办初课，一时闻风奔辏，得卷千四百有奇。揭晓流寓十之有九，土著十之一，亦云盛矣。嗣是有赠无降，丹黄雨下，犹难日给，始议为间月一课，或季以为期。其冬余奉生慈杨太君命，扶先大夫勤植公灵輶归葬澄乡，得以扶处敝庐，重编《赘谭》之所未竟，而星坡社子依然在远不遗，邮筒络绎，源源来也。丁酉六月，重履星坡，同人谋加扩充，以通其势，命名曰乐群文社，专重实学，砥砺有功，庶求所以日进有德者，其规模视昔为加广矣。然无所凭籍，无所师承，议论庞杂，弊将有视。帅括空言而

更甚，亦吾人之羞，而斯道之不灵也，因是而暂辍其役，以并力于经史正课。虽取径之较迂，毋速成以不达耳。”¹⁵²

从邱菽园的自述可知，丽泽社的创立初衷在于继承会贤社、图南社的风雅传统，推动文学创作与交流。与官办文社旨在振兴文风、宣扬忠君爱国思想不同，丽泽社作为民间文社，更注重文学实践与经世致用之学的结合。然而，由于“无所凭籍，无所师承，议论庞杂”等客观条件限制，其经世致用的尝试未能持续，最终转向以经史正课为主。邱菽园的民间身份、财力及其对文学的热忱，深刻影响了丽泽社的活动规模与创作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丽泽社的实践虽取得一定成就，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邱菽园亦察觉到“无所凭籍，无所师承，议论庞杂”的弊端。他认为，若无严谨学术基础，仅流于诗词唱和，终将流于空谈。因此，丽泽社后期逐渐转向经史正课，以求扎实学问，弥补早期文学实践过于松散的问题。邱氏自陈：“然无所凭籍，无所师承，议论庞杂，弊将有视。帅括空言而更甚，亦吾人之羞，而斯道之不灵也，因是而暂辍其役，以并力于经史正课。”此番言论体现出邱氏的治学态度由文学创作向学术深耕的转变，亦可视为南洋文社从单纯诗文活动向更系统学术训练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社课内容来看，丽泽社偏重诗歌创作，诗题数量远多于文题，这一特点与会贤社、图南社更注重文题的传统形成对比。同时，从规模来看，丽泽社的社课参与人数及奖金数额均远超前者，初课即收到1400余卷投稿，获奖名单多达百人，足见其号召力之强。此种规模的增长，一方面体现了南洋华文文社在十九世纪末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诗歌作为当时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其影响力远超一般文题。

综上所述，会贤社、图南社、丽泽社与乐群文社等文社和活动，构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加坡文社发展脉络的核心部分。黄遵宪在图南社的实践，标志着华人文社由传统诗文交流向学术研讨、社会思考的转型，而邱菽园通过丽泽社、乐群文社的创设，则进一步推动了本地文社活动的多元化发展。

¹⁵²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

从诗歌唱和到时务策论，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讨，这些文社不仅提升了新加坡华人知识界的文化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认同。

第二节 新加坡文社创办规制

不同于南社、复社等文学社团，新加坡的文社虽有固定的发起人和评阅人，但并无固定社员，平日也无雅集、讲习、诵读等活动，且每月课试向全社会开放。从这个角度而言，上述这些文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成员之间也不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些文社也不是传统书院，虽然在月课方面对传统书院有所借鉴，如邱菽园就指明“图南社后，创兴丽泽一社，以便讲习。无论诗、古文、辞、时文试帖、策论、杂体，皆可分课，各自成卷，仿粤东学海堂例也。”¹⁵³ 文社没有实地的场所，也不承担教学功能和考试，自然也没有书院的规章制度约束。

由于1887年8月前的《叻报》并未保存下来，故会贤社创社宗旨、学规、社规之类并不可考，仅由《叻报》所载吉光片羽窥知一二。《叻报》每月初刊登会贤社上月收到的作品数量及得奖人数，将人名一一刊登，并给出本月月课题目，如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二（1887年8月20日）载“课榜照登：会贤社六月课卷共三十七名，兹将前十五名有奖赏者照登於左：梁亦新、何鸣盛、吴士达、胡鹤年、颜步青，以上每名各赏银一大圆；胡桂臣、李一川、李炳贤、霍超、彭小梁、黄图、蒋鸣谦、萧宝森、吴应堦、龚显祖，以上每名各赏银五角元。”并给出七月诗文题：“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赋得静中有真趣，得真字五言六韵”。之后全文刊登六月文题《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诗题《赋得腐草为萤，得萤字五言六韵》第一名梁亦新的诗文。有学者统计，除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旧历，后面同）、光绪十四年（1888）一月、光绪十五年（1889）四、七月、光绪十六年（1890）一月、光绪十七年（1891）一月、光绪十七年六月未见社课信息刊载外，其余月份均有社榜刊登。《星报》则从光绪十六年十月开始

¹⁵³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

刊载会贤社课榜,至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止。¹⁵⁴ 如果从1887年8月开始计算,则刊登在报纸上一共有47期。

会贤社所出的诗题借鉴科举考试的试贴诗,也叫赋得体、试律诗,采用五言正格,首句不入韵,韵脚限定平水韵特定韵字,两句为一联,末尾用一韵,两韵为一排。有“五言六韵”和“五言八韵”之分。其格式多为“赋得某句,得某字”。“某句”一般为古人成句,“得某字”指必须用该字所在韵部为韵。如前文提到光绪十三年六月诗题“赋得腐草为萤,得萤字五言六韵”。

“腐草为萤”语出《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萤”字属“九青”韵部。七月诗题“赋得静中有真趣,得真字五言六韵”,“真”属“十一真”韵部。“静中有真趣”出自宋代吕本中《秋窗遣兴其二》。

综观会贤社诗题,以吟风弄月、写景抒情为主,如《静中有真趣》《鱼戏荷叶东》《秋月扬明辉》《小池残暑退》等,也有少量并非试贴诗,偶有时事、新物或作诗方法为诗题,如《观中国战舰有作》《咏气球》《功夫在诗外》《诗须字字新》《咏铁甲船》等。

会贤社文题则多以儒家经典出题,以传统儒家理想和精神为依托,推崇“修齐治平”的士人道德,如《满招损谦受益论》《臣事君以忠》《兴于诗》、《志于道》《致知在格物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等。少量文题仿照科举考试的策制,涉及时务,如《禁烟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论》等。更有月课直接照搬科举会师题目,如光绪十六年廿六日(1890年5月14日)《叻报》载《钦命庚寅恩科会试首场题》。文云:“首题: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题: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三题: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诗题:赋得城阙参差晓树中,得门字五言八韵。”因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次年特别开恩加设一科,故曰“恩科”。次日载《钦命庚寅恩科会试二场五经题目》:“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

¹⁵⁴ 陈婵娟,《会贤社创办规制》,《黑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页197-198。

杂而不厌。曰休徵，曰肃，時雨若。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公二十有七年。乐由中出，故静。”

左秉隆他在《为诸生评文有作》一诗中自述其心迹：“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¹⁵⁵由此推测出月课评阅人以左秉隆为主。其他参与评阅的人还有：刘安科(号荫堂)、力钧(字轩举)等。奖金方面，由左秉隆从自己薪俸中拨出。前十五名赏银一圆，其他则各赏银五角。

1891年黄遵宪继任成为驻新总领事，于第二年改会贤社为图南社，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政治意图表露无疑。活动不再局限于纯文学意义的诗文创作，而是“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提倡经世之学，这自然与黄遵宪深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有关。

光绪十八年元月初二(1892年1月1日)《叻报》载《图南社学规》，抄录如下：

- 一、每月于初一日由总领事署出题，初十日截卷，二十日发榜。
- 二、社中取列一、二等者，照从前旧章由总领事捐廉十圆，以为奖赏。
- 三、此社无论何人均能报考，各于卷面填写姓名。其取列一、二等者于发榜后、领卷之时，並祈报明住址。
- 四、诸生交卷之时即领回收条一纸，之后领卷及领奖赏银，均以此收条为据。
- 五、社中课卷现托黄墨林印刷，诸生应课者悉用此卷，以归画(划)一。每卷定价收二占，以为墨林堂印刷之资。
- 六、课卷每卷二页，每幅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是为常格。若因篇幅过长或将二本粘，或于行中挤写，悉听其便。

《图南社学规》呈现了鲜明的制度化特点，明确了参与程序与奖励机制。通过规范化的文学社团管理模式，鼓励文学生产，培养本土文学人才。“此社无论何人均能报考”反映了图南社对社会阶层的包容态度，打破了传统文化精英对

¹⁵⁵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271。

文学创作的垄断，通过降低参与门槛，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和移民社会中，促进了知识传播和文化认同，使更多社会群体能够参与到文学和学术活动中来。这种做法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培养广泛的文学兴趣和人才。图南社在文学创作中融入经世之学，推动了华文旧体文学与现代思想的融合，亦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思考国事与文化遗产的平台。这种文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拓展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社会功能。图南社每月借报纸版位发出社课题目，诗文各一。其社课与会贤社相比，诗题更加注重南洋色彩，描绘本地风物，如《新加坡海堤望月感怀》《新加坡竹枝词》《新加坡草木杂诗》《一雨便成秋》等。文题多探讨与华侨密切相关的话题和时事政治，如《拟新加坡捐建同济医院叙》《劝华人多闻新闻纸以扩闻见说》《拟公建华人大学校序并附学校章程》《亚细亚洲当力战以图强说》等。1893年1月19日《叻报》载图南社腊月课题文题为《重商论》，增加四书题《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并注明“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惟教读诸生平日专习举业，多有不达时务，不工论说者，今勉徇诸生之请，出此一题，如有佳作，再商改革。”而后1893年4月有四书文题《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直至1894年11月止，每月皆出四书文题。图南社的获奖作品，多数刊登在《星报》和《叻报》上。

左秉隆、黄遵宪二人去职之后，本地文学活动一时归于沉寂，风雅寂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丘菽园创丽泽社，旨在延续会贤、图南二社使命，足继风骚，使斯文不绝。其评审机制不仅保持了会贤、图南二社的传统，也引入了更为优渥的奖励制度。丽泽社规定每期定朔日拟题，望日截收，廿五日发榜。¹⁵⁶由丘菽园逐句评阅，择优嘉奖，由于丘菽园财力雄厚，每月第一名各奖励十二元，第二名各奖励六元，总奖金高达一百多元，较之会贤社与图南社，更为丰厚优渥，故而投稿数量也大幅增长。第一期收到六百余卷，第二期收到一千一百多卷，“诚开南洋各岛以来之所未有也”。¹⁵⁷丽泽社的运作方式亦反映出社团自治的成熟度。如有变化，在刊登课题之后往往会附上告示，以通知社中人士。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897年12月13日）《星报》

¹⁵⁶ 《星报》1896年11月5日。

¹⁵⁷ 《丽泽社继兴题目》，《星报》1896年11月5日。

刊载告社中人士云：“社中诸君如全卷来交者，每卷拟各贴卷资银五角须于散卷时方领，不全卷者不在此列。其四书文及试帖必须兼作，无论全卷与否，每卷来交，口纸自备，须缴社例银二角，至于谢教银矣，临时酌定。如有出色佳卷当不吝逾格相酬也。”¹⁵⁸ 这一制度不仅有效确保社务的可持续运作，也激励社员精进文艺创作，形成良性竞争之风。相较于会贤社、图南社更偏重策论、经义的特点，丽泽社则拓展了题目范围，涵盖文题、试帖、经题，诗题则涉及古学、咏史、咏物等。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897年12月30日），连续刊载了丽泽社十一月和十二月两期诗文题，十一月课题为：

“文题：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试帖：赋得铜雀妓，得曹字五言八韵。

经题：言告师氏一章。

古学：鲁肃、周瑜优劣论，楮先生传，青灯有味似儿时赋，以进德修药欲及时也为韵，七洲洋放歌，五七古不拘。

咏史题：不拘体格。贾谊、范滂、谢安、王猛、温峤、杜甫、张巡、韩偓、苏轼、陆游。

咏物题：簾、灯、屏、镜，以上各作七律一首，不拘韵。落花、残照、归帆、旅馆，以上各作五律一首，不拘韵。”

在文社属性上，丽泽社虽承袭会贤、图南二社之文风，但因其为民间社团，较少受官方教化职能之羁绊，文学创作更显自由。左秉隆、黄遵宪二位领事虽致力于移风易俗，倡导忠君爱国思想，然其策论色彩较浓，社课亦往往带有官方宣传意味。反观丽泽社，则更注重文学本位，其课题选取与创作方向更显“纯粹”，因而在推动本地文人创作风气方面，影响或更深远。故此，芸香子盛赞邱为“海国儒宗”，并撰楹联颂扬邱创社的功绩：“会设星洲果能敬业乐群佇见海滨邹鲁；社开丽泽从兹熏陶鼓舞还期岛屿萃人文。”¹⁵⁹ 其中“海滨邹鲁”

¹⁵⁸ 《星报》，1897年12月13日。

¹⁵⁹ 《来稿照刊》，《天南星报》，1899年11月27日。

之誉，既肯定了丽泽社在新加坡文坛的承继作用，也隐含对其文化教化意义的高度评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丘菽园设立乐群文社，“专重实学，砥砺有功，庶求所以日进有德者，其规模视昔为加广矣”。¹⁶⁰值得指出的是，不少研究认为乐群文社是丽泽社的更名版，实则不然。可以佐证的材料不少，如《乐群文社冬季题目》提及：“本社之设，意与丽泽一社相辅而行，仍由邱菽园老师掌执社务，所有规条悉遵向例。惟季出一课，每年四课。专课时务及口说、杂著，不出时文、帖括，为异耳。”¹⁶¹明言乐群文社乃是仿丽泽社而创，所有条例都依照丽泽社，不同的是每年只出四次课题，以时务、策论为主。两社相辅相成，各有侧重。丽泽社强调诗歌创作，注重韵律与文学技巧，而乐群文社则专攻时务、言说与杂著，更偏向实学与社会关怀。乐群文社的题咏活动极为活跃，如《红楼梦》绝句题咏、天外归舟图题咏、风月琴樽图题咏、选诗图题咏等大型活动，均展现了其文学实践的广度。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新加坡旧体诗的创作，也加强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使南洋华文文社在学术、文化、社会实践等方面均有深远影响。

自会贤、图南二社以来，新加坡文社传统不断演进，既有丽泽社之文学精研，亦有乐群文社之学术实践。丘菽园作为核心人物，其财力与学术影响力，奠定了文社在南洋华文文化中的关键地位。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文社的功能亦从最初的诗赋唱和，扩展至策论、社会批判乃至文化启蒙，形成了一种既传承儒家士人风范，又融合现代学术思潮的独特文学空间。这一文社网络，不仅推动了本地文学的繁荣，更在南洋华人文化认同的塑造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三节 新加坡文人结社的特点及影响

较同时期中国的文人结社而言，新加坡的文人结社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反映了其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¹⁶⁰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

¹⁶¹ 《星报》，1897年12月13日。

1. 社会环境的差异与纯文艺追求

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多与社会思潮、政局变革、文学潮流等诸多因素紧密勾连。如兴起于明季的复社，网罗诸多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领域的杰出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吴伟业、侯方域等，从创社之初的诗酒唱和，奖掖后进、复兴古学为宗旨，“昌明泾阳之学派，起东林之绪”的学术团体，发展至积极入世，强调经世济民的政治团体，与时局的发展密不可分。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阐明了结社以承载文化与政治使命的动机：“先生（张溥）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手豕〉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文人结社则呈现出更为单纯的文学艺术追求。其早期结社的主要活动为讲道论德、吟诗作赋、酬唱雅集，并非文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也基本脱离了政治诉求。这种趋避政治的特质与殖民地的特殊政治属性密切相关。官方背景的助力虽为这些文社的成立提供了一定便利，但由于殖民地特殊的政治属性，以及官派领事的个性、所执行的侨民政策，天然带有趋避政治性的独特品格。

2. 官方与民间并行。

新加坡的文人结社分为官办和民间两大类型，两者既有区分又互为补充。官办文社如会贤社和图南社均由驻新加坡领事发起。1882年，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创立会贤社，以“振兴文风，培育士人”为宗旨，社课题材多为吟风弄月、传统儒家理想，如《静中有真趣》《臣事君以忠》。1892年，黄遵宪继任驻新领事，改会贤社为图南社，进一步拓展其宗旨，提倡“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体现出一定的经世致用倾向。民间文社以丽泽社和乐群文社为代表，由邱菽园创办。丽泽社创立初期以吟诗唱和为主，后扩大至散文、时务等领域，鼓励文学创作并给予奖励。此外，会吟社则兼具官办与民间性质，初期由驻新领事主持，后转为民间主导。这些文社活动形式多样，对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

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转变反映在文学话语权上，表现为从官宦文人主导到民间平民参与的转型。最初，驻新领事官的积极参与使文社活动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但随着报刊副刊的设立，文学活动逐渐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吸引了更多平民的参与。这一转型不仅拓宽了文学的社会基础，也推动了新加坡旧体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3. 社团人数众多，文学活动频繁。

笔者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统计¹⁶²，得出各文社文学活动和获奖作品数量如下：

文社	年限	文学活动	期数	获奖人数
会贤社	1887年8月至1891年6月（1887年8月前《叻报》不存，故没有统计在内）	月课	40期	291人
会吟社	1889年至1896年	征联	24期	238人
图南社	1892年1月1日至1894年10月3日（期间黄遵宪丁忧，1892年3月起中断6个月）	月课	24期	393人
丽泽社/乐群文社	1896年10月至1898年年4月	月课	12期	692人

表4 新加坡文社月课、期数及获奖人数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年10月至1899年2月期间，仅丽泽社就有12次社课，扣除重复者之后，实际得奖人数高达692人。这个数量比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和总领事黄遵宪主持的会贤社和图南社获奖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可见丽泽社在当时深受欢迎，为栖居海外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新加坡文

¹⁶² 关于会贤社的月课，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中收录36期课题，陈琼莲《报刊与文社：近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兴起》一文中增补4题。会贤社、图南社获奖人数参考任倩倩，李奎，《新马早期汉语教育回顾与浅析》，《“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159-162。

社的参与人数众多，活动组织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普及和发展，各文社的活跃使得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学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晚清时期新加坡文人结社的兴起，不仅是华人社会文化组织形式的重要体现，更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发展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文人结社是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在清廷对外推行“保护侨民”政策的背景下，这些文社通过文学创作和公共活动，积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并以此维系海外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些社团也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对清廷的忠诚，强化华侨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与政治联结。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文人社团使文学活动从私人化转向公共化，不仅吸引了更广泛的参与者，还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探讨文化、教育与社会问题的平台，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转型。晚清新加坡文人社团对华文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文人以南洋风物为题材，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侨民生活，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传统，丰富了华文文学的表现领域。

1. 结社相资，庇护寒士之心

“闾阎之间，例有私社”¹⁶³，古代“天高皇帝远”，政府公共职能无法深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情感的相互维系和生活的团体互助促使民众自发结社，形成社会纽带。一些学者，如秦晖等，通过对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发现唐宋间民间非族缘、非村社的私社活动相当活跃，如丧葬互助等¹⁶⁴，“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¹⁶⁵，依靠群里力量来对抗高昂的丧葬支出。新加坡文人结社往往由官派领事或本地财力雄厚的文人发起，或从官俸中拨出，如会贤社、图南社，或规定参赛者缴纳一定费用，如会吟社，以便择优奖赏。南来流寓文人多囊中羞涩，这些文社活动，无疑提供了发挥他们所长以谋生的机会。图南社创办之初，《星报》刊载《读总领事黄大人图南系之以说》一文，其中归纳了该社创办的三个重要作用：

¹⁶³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9《天宝七载册尊号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3页。

¹⁶⁴ 秦晖，《私社的隐没——群散了》，<http://m.aisixiang.com/data/128889.html>。

¹⁶⁵ 王溥：《唐会要》卷38《葬》，第697页。

“该社之兴，厥有三善：一以尊王也……一以重道也……一以体恤寒峻也。每有稍通文墨之人，南来作客，而屠龙有技，不入时趋，鹤鹑之技，未易谋得，将穷途落魄，何以自存？幸得该社奖赏之资，藉图膏火，虽所得无几，亦仍有所依脱，并此无之，则庚癸之呼，不知谁应矣。”¹⁶⁶

这些空有“屠龙之技”的文人墨客，来到新加坡这样一个重商轻文的贸易之场，无读书以博功名者，而且唯重“蟹行文字”，无疑谋生不易。文社的奖励，初期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亦有雪中送炭之义。且有热心人士王道南有感于黄遵宪独自捐出自己鹤俸以奖掖斯文，压力甚巨，在《星报》发文倡议乐善好施者起而相助：

“继立图南社，然仅以廉俸为奖赏，在与者已伤于惠，而得者未觉为多。尤贵有人焉，效陈余二君相助左公，则统绪接续，源远流长，人皆向学，荒陬僻壤之区，居然邹鲁之风矣。夫黄金台筑，乐毅接踵以来，招贤馆，兴冉璞，联袂偕至，贤才每为利禄所动，豪杰亦因财帛以兴。新加坡富厚乐施，百善俱举，独此迟迟未发者，非无故也。善端太多，未暇兼顾。今则制锦及时，赞成美举，庶几气运昌隆，英才蔚起。”¹⁶⁷

该文发表后，效果显著。本地士绅和商号，群起响应，纷纷捐赠。使得图南社月课奖金总额从二十元提高至四十元，得奖人数亦随之增多。这些结社与社团在促进文学创作与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社如会贤社、会吟社的集体活动中，文人以诗文唱酬、评论时政，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学形式的延续与创新，还使文学创作超越了个体实践，成为群体性的文化表达。

2. 本土书写的彰显

朱崇科认为本土性可以包括本土色彩、本土话语、和本土视维。本土色彩指“对本土自然风情与人文景观的再现”，本土话语亦即本土历史语境对中文的再造和发展，本土视维则体现在“文学书写中本土精神或意识的自然又显著

¹⁶⁶ 《星报》，1892年1月6日，第1版。

¹⁶⁷ 《星报》，1892年10月26日，第2版。

的流露”。¹⁶⁸ 这些文社的作品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文人以南洋风物为题材，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侨民生活，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传统，丰富了华文文学的表现领域，为近代华文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图南社的诗题为例，在诗题中黄遵宪屡次强调对本地风物的描写，即是对本土自然风情与人文景观的再现。如1893年4月诗题“新加坡草木杂诗，凡中国所无者如榴莲之类，各作一诗，或五绝或七绝，均可并系以注”，1893年11月诗题“南方草木赞，四言，用郭景纯山海经图赞体。凡中土所无之草木，有能作着色图，注出土名过十种者，谢金五元，若能系以论说，再从优加奖”¹⁶⁹。此外还有描绘本地风物为主的诗题如《新加坡海堤望月感怀》《新加坡竹枝词》《一雨便成秋》《夜登近海楼》《慰淇漳山友人》等。至于新加坡本土语境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中诸多诗作纳入异域风物、地名，如“槟榔”“流连”“柔佛王宫”等新名词入诗，熔铸新思想入旧风格可为一例证。图南社月课文题《南方草木赞》第二名李琪华的获奖作品刊登在1894年1月31日《星报》，用清丽凝练的文笔描绘了新加坡本地风情：“域在南方，非中之地，风土殊情，人物异类。寒冷不知，雪霜匪至，不害三时，何分四季，方丈宛同蓬莱无贰。”并不吝笔墨，将榴莲、红毛丹、奇楠祥木、丹绒树、等各式热带水果、植物一一生动描绘，黄遵宪深为击赏。图南社部分文题紧密围绕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有关的问题，如1893年5月文题为“新加坡风俗优劣论”，1893年8月文题“法暹交涉拟请派战船保护华人论”，1893年12月文题为“拟公建华人大学校序并附学校章程”，1894年5月文题为“论生长南洋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进益”¹⁷⁰，上述问题关涉新加坡风俗、政治、教育、文化，显示出文社文人本土姿态和立场，对“华人”这一身份的认同，不再是以流域南洋的中国人自居。1892年12月13日《星报》刊登策论“领事官应办之事，褚生各举所知以对”获奖作品中，第二名何繁谿写到：“新加坡开埠七十余年矣，中国之设领事仅十余年也。当未开埠之先，华人之迹已遍南洋。”其后何繁谿又在“新加坡风俗优劣论”的月课中荣获第一名，刊登在

¹⁶⁸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页8。

¹⁶⁹ 叶钟玲，《黄遵宪与南洋文学》，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2，页61，66。

¹⁷⁰ 叶钟玲，《黄遵宪与南洋文学》，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2，页62-69。

1893年5月9日《星报》，黄遵宪赞曰“笔气纵横排宕，迥不犹人，自是作家”，其文中有云：“华人之来是邦也，远者百余年，近亦数十年，十数年不等。每岁新来之客，无论矣。其中立室家，长子孙，俨然土著者，亦分数种。往见冠婚丧祭之礼，有遵中国风俗者，有循巫来由风俗者，亦有不华不夷，亦华亦夷，而自成其风俗者。宴饮酬酢之间，且有效西国风俗以为乐者。”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新加坡的自然景观与社会风貌，也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传统。

3. 酬唱相和，促进文化环流

会贤、图南、会吟、丽泽、乐群等诸文社的创办，不仅为新加坡文学之士提供了舞文弄墨的平台，也将此文学风气自新加坡为中心辐射至周边华人社群。新加坡文社的兴盛，也促进了周边区域文社的纷纷成立，如檳城南社、仰光闲来阁、仰光映碧轩、巨港崇文社等，这些文学社团通过诗词酬唱和联课评审等活动，构建了跨地域的文化网络，形成一种动态的文化环流。如1893年，黄遵宪收到新加坡《星报》转交的缅甸仰光闲来阁联课一百五十比，评定后发表在《星报》，以鼓舞才智之士，并彰显仰光之济济多士。从复函中不难窥见他欣喜激动的心情：

“昨由星报馆递寄佳联，正如邨骑到而宝玦来，光艳射人，且喜且诧。自弟南来，所阅联课，无踰此次之佳者，知必有二三名手，蠖屈海外，企仰无既。课卷百五十本，可以录取者，其数过百。原额廿四名未免太隘。今增录廿名，仍多割爱。附呈四元，除既于卷面批明加将外，其廿四至四十三名，每卷各给一毫，祈代分给，以表奇文共赏之意。外诗二本，以赠榜首。乞将姓氏通知，他日过坡，如枉顾定，当倒履趋仰也。”¹⁷¹

这批佳作的发表，如平地惊雷。坡中才子，见猎心喜，技痒难耐，沉寂已久的会吟社联课活动开始恢复。不久之后，仰光的另一诗社映碧轩，也寄来三百余卷作品给黄遵宪评审。一时南洋诸岛，文风大盛，如此频繁的文学互动，

¹⁷¹ 《仰光联课》，见《星报》，1893年4月19日。

推动了南洋诸岛的文风振兴，增强了区域内的文化联结，也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在南洋文学场域中的中心地位。

文社的活跃不仅限于南洋区域，亦引发了与中国本土的广泛互动。例如，图南社的优秀作品多次刊登在广东和上海的主流报刊上，为两地文化交流架设桥梁。通过这些跨区域的文学活动，新加坡文人逐渐突破传统的中心—边缘传播模式，形成了更加多元化、互动性的文化格局。一些文题即直接取材于中国本土书院的文题，如图南社 1894 年 3 月文题“论生长南洋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进益”，后注明“此系上海格致书院题”。此课题由时任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于 1893 年冬提出¹⁷²，原题为“开设技艺书院与技术发明问题，与其他两个课题“中国能开议院否”、“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一并提出。新加坡文人不仅通过南洋文社联结区域文化，更积极参与中国的报刊舆论。如 1891 年黄开基在《画图新报》上发表文章《造新法火轮船车略言》¹⁷³，呼吁中国不必“往外洋购置战船”，而应开发研制符合国情的“火轮船车”。1892 年黄开基又在《画图新报》上发表文章《采铁议》¹⁷⁴，一开始痛陈“但愧我中华铁铸之粗涩，不论创造各器，皆不能坚利”，继而指出以中华物产之丰，“出铁之矿甲于他邦”，倘若能充分利用，“陆则可采于川陕，水则可采于闽广”，故“中国倘欲采之、制之、造之，岂有逊于他国乎？”接着笔锋一转，呼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聘请各国精于制造的铁商来华合伙开采。这一系列观点虽带有理想化色彩，却充分体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南洋华人务实且开明的视野，强烈的民族情怀，对母国发展的关注与期待。

综上所述，新加坡文人结社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形态，不仅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还赋予其新的内涵，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文人结社通过文学创作，维系了海外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联系。以南洋风物为题材的作品构建了新加坡文学的地方性书写，新加坡由此成为南洋文化网络的核心枢纽，推动了跨地域的文化共振。

¹⁷²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385。

¹⁷³ 《画图新报》，1891年第12卷第3A期，页61-62。

¹⁷⁴ 《画图新报》，1892年第12卷第12期，页15-17。

第五章 儒学、孔教复兴与文学之互动

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的主导性地位，自不待言。周室衰微而礼乐废弛，孔子对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系统整理和阐释，扩大了儒学的思想内涵，形成了儒学内部系统传授的专门学问。孔子歿后，孔门弟子散游诸侯，继续传播孔子的学说。《史记·儒林列传》：“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¹⁷⁵说明至战国时期，通过儒家弟子的传播，儒学已经成为百家之学中的显学，在社会中产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指定的正统学术，其含括的道德意识、政治理念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主流价值观，影响深远，而且辐射至周边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依然主导了华人社群的伦理道德与文化、政治理想。

儒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关系密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体系和官方主流学术话语，儒学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取向。文学作品常以儒学思想为核心，通过叙事、抒情或寓言等形式，表达对“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实践。与此同时，古典文学也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媒介。如《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被儒家奉为“经”之一，不仅体现了早期儒学的伦理审美观，还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经学经典文本中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技巧，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以载道”的理念主张长期引导了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使古典文学在美学追求与思想内涵之间取得平衡，既能反映社会现实，又能传递道德理想。二者的互动与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石与延续路径。儒学与孔教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自明清时期即随华人移民的浪潮传播至东南亚，成为塑造侨居地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在这一过程中，儒学的道德伦理与孔教的礼仪规范不仅为移民社会提供了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还通过教育与宗族组织的形式，强化了族群凝聚力。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载体的

¹⁷⁵（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第 1 版，页 3116。

华文旧体文学亦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蓬勃发展，既承袭了中国传统的诗文样式，又融入了南洋地区的自然风貌与社会生活内容，成为侨居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表达方式。

第一节 早期儒学的流布：基于碑铭文献的考察

华人移居新加坡历史久远。汉唐时期，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地已经有了贸易往来，一些水手出洋以后滞留不归，“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不着衣裳，且米食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¹⁷⁶故逐渐在该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形成海外华人社群的雏形。宋元时期由于政府支持出洋贸易，和航海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由此大规模的华人聚集区开始形成。如郑和下西洋时途径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遭遇以原籍潮州的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人数便有数万之众，可以想见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已经在东南亚有大规模的聚居点了。元朝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新加坡（时称“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稍”，说明彼时已有华人居住了。¹⁷⁷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将其开辟为自由港，吸引了大量华工前来。1830年华人在新加坡人口比例中已占最多，1836年华人人口已高达13749人。¹⁷⁸李钟珏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游历新加坡，撰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记录他所见所感，他统计当时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人数已有近十万，这些华人保留了一定的中华传统习俗：“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辮，存其本真也。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¹⁷⁹这些华人移民的南迁，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融入本地社群，接纳当地文化，但是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传统中华文化。而作为传统中

¹⁷⁶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180。

¹⁷⁷ 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213。

¹⁷⁸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年，页10。

¹⁷⁹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电子版，页28。

华主体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并逐渐传播开来，渗透进本地华人社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以及族群意识当中。

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的主体，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等省份，迫于自然灾害和兵祸连结，不得不涉险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多数是赤贫如洗的底层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在以移民为主的新加坡并无合适的生存土壤。因此，在本地传播和发展的儒家思想，早期并非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纯学术的内容，抑或对封建特权思想的宣扬和辩护，而是重视仁义、忠孝、恕悌、诚信等个人伦理与心性修养。虽然学堂、私塾的设立要晚至 1819 年米尔顿（Samuel Milton）创办了新加坡的第一间华人学堂，和之后 1849 年崇文阁与 1854 年私塾萃英书院的分别成立，才开始正式教授训蒙读物，究学孔孟之道，但早期华人由血缘和地缘缔结而成的各类宗乡会馆，以及墓碑的碑文和义冢、义山的设立，业已说明了儒家礼制的影响。以义冢为例，孔子把“仁”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和核心价值，创立于 1870 年的广惠肇碧山亭义冢，便是本地华人社群对“仁”这一准则的践行。叻报现存最早的一期，1887 年 8 月 19 日头版文章题目为《论本坡义冢殊无碍观瞻》，讨论新加坡华人墓地选址的重要性，并在文章开头强调了设立义冢的宗旨，作者写道：“夫远适异国，（已？）极人生悲惨之端，父母之晨昏，弟昆之友爱，天涯隔绝。悬想维劳而妻子之待哺，更有难言之苦。所望鸿毛，遇顺遂厥谋生则藉手有资，故不惮风尘跋涉，即使丝鞭帽影，岁月淹迟而机会甚多，不患荣归无日，而异时之聚首可以补往日之睽违。”¹⁸⁰ 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些流寓海外的华人舍弃人伦之道，胼手胝足以求有朝一日能手有资荣归乡梓，如不幸客死异乡，则由义冢承担起为死者送葬，以求入土为安的义务。这是超越血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一伦的体现，证实了儒家文化对海外华人社群潜移默化的影响。十九世纪来到新加坡的传教士多精通汉学，为争取更多传播福音的空间，其刊行的传教读物，多大量引经据典，用儒学来诠释《圣经》，这一点在本文第三章已论述甚详，可视为新加坡儒学之萌芽。本地保存的华人社团、庙宇、学校等碑铭文献，则体现了儒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碑铭文献既是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又承载

¹⁸⁰ 《叻报》，1887 年 8 月 19 日，第 1 版。

着丰富的儒学思想与文学价值。如《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篇首：“尝思人藉神以种福，神因人以呈灵，洋洋左右，说本仲尼，”化用了《中庸》第十六章中《中庸》第十六章“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在其左右。”¹⁸¹《丁未年重修广福古庙捐签碑记》开篇更是洋洋洒洒，引用儒家经典论述关于神道设教、德行、与天命的核心观念，并试图调和儒家对“神”的看法与社会变迁中的现实：

“昔人以神道设教，无不深意存焉。近世欲尽举而非之，未尝不窃叹世风之日薄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由大而圣，由圣而神，是古圣人已明认有神之证据矣。其所以不深言畅论者，以神道非口讲笔述所能尽其元妙，不善读之则易为迷惑，故孔子亦不敢明语以示人者此也。然征诸《尚书》之言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辅者指神之所辅，而降者亦指神之所降也，明矣。后世不德者多，得神之辅者少，故委为效验无彰，以轻神道，良可哀也。”¹⁸²

文章开篇以“昔人以神道设教”点出古代圣贤通过宗教性神道来实现教化的深意。这体现了儒家经典（如《尚书》）中的“神道设教”思想，即通过敬天畏神的观念约束人心、规范行为，而非仅依赖理性和条文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与孔子提倡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一脉相承，强调了“神”作为教育工具的重要性。作者对近世“尽举而非之”的态度表示遗憾，认为这种过度否定神道的倾向反映了道德风气的衰微。这种批评隐含了儒家对社会伦理基础的关切，尤其是对德行衰落导致天人感应不彰的忧虑。

学校类碑铭文献中对儒学的教化功能和“文以载道”，维护道统的重要性更为重视。如《兴建崇文阁碑记》开篇：

“今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实体备于圣，而其流传则赖乎文，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亦即圣与天之所在也。盖天生圣人间世独出，能及其身以范围一时，不

¹⁸¹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70。

¹⁸²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138。

能留其身以曲成为世,故立说著书垂诸久远,则文实天之元气,而为人之所共钦者也。今圣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六宇承风,咸遵圣教,虽山陬海澨,各自别其土疆,而户诵家弦,亦兴起于学问焉。”¹⁸³

这段文字先是概括了儒家对于道、圣、文三者关系的看法。天为道之本源,圣秉承天命,是天道的实践者,而“文”则是传播媒介,且通过文字记录,“道”方得以突破“圣”的时间限制,垂诸久远,代代相传。其后观照今世,赞扬今圣天子以儒学为治国根基,巩固天下的文化与道德秩序。进而论及新加坡虽处“山陬海澨”,本地华人“各自别其土疆”,依然家弦户诵,表明儒家文化跨地域的影响力。其后《重修崇文阁碑记》中亦有“盖自三光分而天文启,六经出而人文开者,所以载道亦即道之显者也”等语。¹⁸⁴

以个人为对象的墓志铭,也延续了传统“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的写作结构和儒学的核心理念,即通过记录和颂扬逝者的德行与功业,宣扬“孝悌”、“修身齐家”等道德伦理,维护礼制和社会秩序,传承天道与人伦价值。如黄遵宪为章芳琳撰写的《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监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和陈洵为黄亚福撰写的《清授资政大夫黄君墓表》等。以《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监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为例,“传”的部分,详细介绍了章芳琳在个人品质、家族兴盛、事业成就、社会贡献等方面的事迹。开篇概述家族的迁徙史和家族因功被朝廷封赠荣禄,强调家族的显赫地位。继而从社会事业、商业管理及家族传承中的成就,包括经营烟草贸易的宽大仁政、对英国殖民地法规的适应与创新、担任甲必丹及多项社会职务的敬业精神。之后又从“义学”和“赈济”两个方面详述其大力捐资参与赈灾、助学、兴办义学与公共设施建设的义举:“而其所尤乐为者,一为义学:槟榔屿公校、和兰女塾、葡萄牙幼学皆赖公以成。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生徒数百,公与公子壬宪独任其费,一为浆仁果,络绎在道,至不可以数计,……一为赈济:十数年来晋、豫、苏、院各行省告灾,公无役不从,即埃及洪水、印度大旱、公亦助巨款。”¹⁸⁵展现出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博施济众”的

¹⁸³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283。

¹⁸⁴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288。

¹⁸⁵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306。

仁爱思想。从墓志铭文学的特点来看，黄遵宪不仅着重记录章芳琳的生平事迹，还通过语言的典雅与结构的精巧为其形象增辉。他在评语中多次使用对仗工整的句式与典故化的表述，如“质直好义，在家必达，在邦必达”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强调章芳琳不仅在家庭中是孝子良父，更在社会中是贤臣义士。这种由家及国的道德评价模式，既契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符合墓志铭文学中以个体行为体现普世价值的传统。

文末黄遵宪评点有云：

“余自奉使外国，由日本往美洲，所见如古巴、秘鲁，往泰西所历如印度、亚丁、多有华民及总领事，南洋则群岛流寓不下数百万，远者四五世近者数十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各沿旧习，余私心窃喜，然其中渐染异俗，或解辫易服，蔑弃礼教，视其亲族姻连，若秦越人之视肥瘠者，亦颇有共人。

自公少时居夫母丧，即哀毁尽礼，所著明云家训，一以忠厚孝友为本，处己接物恂恂如不能言，平生菲衣疏食有过儒素，而分人以财，教人以善，自一乡一邑推而至于以四海，达于五部，博施济众曾无倦色，两国朝廷深相引重，乃至印度、阿刺伯、巫来由，诸族闻公名无不额手起敬者，岂非传所谓：质直好义，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者与！

余来新嘉坡，始获交于公，公才吏用，正资臂助，曾不一载遽泚笔铭公，能无慨然。铭曰：禹域人众，居万国首，散居四海，无地不有，南虽文明，毓秀钟灵，笃生贤豪，超出群英，拳拳一心，睠念宗国，为郑弦高，为汉卜式，得如公者，〇〇十人，如百足虫，足以威邻，凡我华民，视此阡隧，谁欤铭者，为总领事。”¹⁸⁶

这段评语既是对章芳琳个人事迹的礼赞，也将其嵌入离散华人的集体记忆之中。黄遵宪在评语中提及自己出使外国的所见所感，通过与章芳琳的事迹对照，表达了离散华人在异乡如何在文化变迁与传统维系间找到平衡。他描述海

¹⁸⁶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206-307。

外华人群体在文化认同与风俗习惯上的逐渐流失，感慨“渐染异俗，或解辫易服，蔑弃礼教”，从而更加突出章芳琳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卓越贡献。这一对比不仅强化了章芳琳行为的正面意义，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于社会秩序与传统礼制的重视。进而言之，这不仅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墓志铭，更是一份关于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的深刻观察。

第二节 教泽日新：儒家思想的兴起与文学实践

公元 1881 年 9 月 25 日，清朝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官左秉隆抵达新加坡，旋即创立会贤社，旨在培育士人，振兴文风，以“制艺外兼课策论”，并出题赋诗，以资鼓励，掀起了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会贤社文题多以儒家经典出题，以传统儒家理想和精神为依托，推崇“修齐治平”的士人道德。据笔者检索《叻报》原文，并参阅有关研究成果¹⁸⁷，《叻报》所刊载的文题现存能看到的共有 38 则（从 1881 年 12 月创刊至 1887 年 8 月中旬这一期间的报纸并未留存于世），其中仅有 1889 年 2 月《贫以无求为德，富以能施为德论》是出自清代学者金缨《格言联璧·持躬》，以及《武侯论》（1890 年 4 月）、《留侯论》（1890 年 5 月）、《禁烟论》（1890 年 6 月）这三篇是有关历史人物和时政，其余皆为直接摘录《礼记》、《论语》、《尚书》、《荀子》、《孟子》、《孝经》等儒学经典中原文为文题。如《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论》（1887 年 6 月）、《人皆可以为尧舜》（1887 年 7 月）、《政贵与民同好恶论》（1887 年 8 月）、《臣事君以忠》（1887 年 9 月）、《贷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887 年 10 月）、《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88 年 2 月）、《子以四教文》（1888 年 3 月）、《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888 年 5 月）、《言忠信、行笃敬》（1888 年 6 月）、《言不忠信行不笃敬》（1888 年 7 月）、《惠迪吉从逆凶论》（1888 年 8 月）、《满招损谦受益论》（1888 年 9 月）、《致知在格物论》（1888 年 10 月）、《人之行莫大过于孝论》（1888 年 11 月）、《学而不思则罔》（1888 年 12 月）、《贫以无求

¹⁸⁷可参见任倩倩，李奎，《新马早期汉语教育回顾与浅析》，《“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159-162。

为德，富以能施为德论》（1889年2月）、《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889年3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889年5月）、《兴于诗》（1889年6月）、《立于礼》（1889年7月）、《成于乐》（1889年8月）、《志于道》（1889年9月）、《五福以攸好德为根本》（1889年10月）、《五福不言贵论》（1889年11月）、《疾止复故论》（1890年2月）、《则以学文》（1890年闰2月）、《有文事必有武备论》（1890年3月）、《君子周急不继当》（1890年8月）、《不远游》（1890年9月）、《无以妾为妻》（1890年10月）、《问圣门之学修己而不恂人，务实而不务名者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避世不见佑而不悔，乃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其异同之故安在，自修之士宜何如立志用功欤？》（1890年11月）、《必得其寿》（1891年2月）、《财散则民聚》（1891年3月）、《君子居之》（1891年4月）、《则爱人小人学道》（1891年5月）等。

左秉隆为了移风易尚，振兴文风，往往不辞劳苦，亲自担任阅卷官，有《为诸生评文有作》诗一首自述其心迹：“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正如胡荫荣所言：“公莅叻后，身为表率，宣播朝廷威德，于是叻民知汉家仪制自有不同，乃渐知心恋宗邦。公复于恭逢万寿，以及岁时朔望之辰，莫不肃整衣冠，率领众绅商，望阙叩头，以申嵩祝。居恒不忘忠爱，虽屋漏俨对神明。其办理交涉也，悉以尊国体、利民生为主。叻民初不知学，未免伦纪攸乖。于是邀集各绅商，慷慨输将，选循谨之士，使宣讲圣谕，训诸书，导民于轨，民乃渐知礼仪。而以叻地文风为未足，爰创会贤之社，每月以诗文课士。红氍绛帐，教泽日新。自爱之士，争拜门墙。故治叻十年，民俗翕然以适，不必稍事勉强，而遂就我范围。虽型政出自洋官，而教化之功，则悉资公任也。”¹⁸⁸左秉隆创立会贤社之功绩，不仅在于“导民于轨”，使得新加坡本地华人社群“渐知礼仪”，推动了儒学的礼乐教化，而且“自爱之士，争拜门墙”客观上也促进了本地文学创作和文风的兴盛。如果按会贤社创办之年份，即1882年推算，则文题应共计有上百则。平均每次参加人数约为30人左右，照此估算参加月课的总人数应有3000人之多。可惜的是

¹⁸⁸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354-355。

获奖文章保存下来的也不多，星散于《叻报》可见的仅第一名作品，如 1887 年 8 月 20 日《叻报》有刊登会贤社六月课卷头名梁亦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1887 年 10 月 17 日刊登七月课卷头名卢满《政贵与民同好恶论》，1887 年 10 月 17 日刊登七月课卷第一名卢满《政贵与民同好恶论》，1887 年 11 月 16 日刊登九月课卷第一名彭晖南《臣事君以忠》，1888 年 5 月 12 日三月课卷第一名黎镇铎《子以四教文》等。

1891 年左秉隆卸任，由黄遵宪继任且升格为总领事，兼管辖槟榔屿、马六甲、海门等地。上任后将会贤社易名为图南社，旨在“与诸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为国家培养人才，故而图南社月课文题一开始皆为经世致用之学，无四书五经有关的文题。这一点黄遵宪也有说明，他在 1894 年腊月课题中说道：“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惟教读诸生，平日专习举业。多有不达时务，不工论说者。今勉徇诸生之请，出此一题，如有佳作，再商改章。”¹⁸⁹ 此后，才开始出一些儒学相关的文题。有学者统计，1891 年至 1894 年期间，图南社儒学相关的文题有：《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893 年 1 月）、《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1893 年 4 月）、《舟车所至人力所通》（1893 年 5 月）、《日省月试》（1893 年 6 月）、《柔远人则四方归之》（1893 年 7 月）、《善人是富》（1893 年 8 月）、《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893 年 9 月）、《既富矣，又何加焉口曰教之》（1893 年 10 月）、《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893 年 11 月）、《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至沼曰灵沼》（1893 年 12 月）、《富而好礼论》（1894 年 1 月）、《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1894 年 4 月）、《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1894 年 5 月）、《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1894 年 6 月）、《割鸡焉用牛刀》（1894 年 7 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1894 年 8 月）、《子曰君子矜尚不争二章》（1894 年 10 月）、《诗云王赫斯怒，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1894 年 11 月）。以上文题多出于《论语》、《孟子》、《礼记》。¹⁹⁰

¹⁸⁹ 《叻报》，1893 年 1 月 19 日，第 5 版。

¹⁹⁰ 任倩倩，李奎，《新马早期汉语教育回顾与浅析》，《“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162-163。

下面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为例，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管窥新加坡华人早期文学实践与儒学思想的互动。抄录全文如下：

且稽圣典，而学惟精。一诵毛诗而德戒二三逃，杨吾儒所鄙，亦玄亦史。大雅犹讥，故四民业贵不迁，而百艺功期有守。倘修为既杂而不纯，则意念遂驰而愈惊。人而无恒，天下之事皆不可为，固非仅于巫医也，而巫医则有甚焉者，请得而申论之。

夫巫通幽冥之理，能事鬼神；医操生死之权，可参化育。则明也，而格于幽，非朝夕之故技也。而进乎道岂旦暮之功。乃桑田术妙能祈福以禳灾。卢国学良自活人而寿。世以巫则转祸为福，召响应于神祇。而医可起死回生，调阴阳于造化。此虽小道可观抑亦下民所仰。苟以无恒者而从事斯途，则志念多纷，难冀神灵之来格。操持固定，即施药石，而无灵盖精专一而神不移，方足交神明而通性命。志两歧而心二用，社徒滋蛊惑而蹈虚荒，迺四风日下，罕观有恒。至今日而巫医殆不可问矣。其在巫也，诡奇饰，伪徒工，煽惑夫愚氓，恣意妄为，竟至矫诬。于神鬼祷祝之文罔解，祈禳之术何知。然此不过为自己衣食之图，犹未关民生安危之系，不必处以□门之法。聊且存其南国之风，惟医道一途则误厥苍生，其害有不胜言者。原以谋食之徒日多，而滥竽之辈日众。窃轩□之妄号本市井之庸流，自谓三折曾经学已传来三世，谁知一丁不识。医原不值一文，先求捷径，笔花且看半篇。初学入门本草也，知几味素问灵枢之旨，梦到何曾叔和仲景之名，讲来亦熟察。脉不辨浮沉，迟数看症，奚分表里阴□妙药半剂伊同勾禀灵方一纸何异爰书。

嗟乎！世上多此冥差刽子，岂不令生人战栗，死人愁，新鬼烦，冤故鬼哭哉！犹幸有巫者之喃咒，超升而为之解宽释劫。则为庸医杀人究不如小巫度鬼也。然皆由所学无恒所施罔效□若矢贞恒之志，励有恒之心，讲求祝俎则慎始慎终，查视膏肓则不厌不倦。纷若之吉，端在得中。勿药之喜，亦由无妄则尝瓜有验巫术，自可通神。种杏无虚，医学竟堪为相矣。

“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语出《论语·子路》。孔子赞叹南人之言，指出若缺乏恒心，则不足以担任巫医之职。作者梁亦新生平不可考，在会贤社月课获奖名单中也仅出现这一次。该文通篇骈散相间，富于韵律，议论精当，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儒学修养。文中大量使用对仗与排比，例如“巫通幽冥之理，能事鬼神；医操生死之权，可参化育”，不仅增强了语势，还凸显了传统骈文的典雅风格。

从文章结构上看，这篇议论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开篇引用《论语》，指出“无恒”不仅妨害巫医职业，更阻碍一切事业的成功。继而分析巫、医两种职业的重要性，巫能通幽冥，事鬼神，医可参化育，调阴阳，说明无恒心者没有资格从事这两种职业。紧接着作者痛陈当世世风日下，人皆无恒心，导致巫、医已丧失其本真，批评巫医的“志念多纷”和“操持罔定”，暗示那些缺乏伦理责任感、追求速成或功利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儒家的“修己治人”之道，更可能危害苍生。结尾再次强调恒心的重要性，巧妙呼应主题，结构紧凑严谨。

第三节 椰林诵经：文学与思潮之跨域互动

本地学界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动著述颇多。追溯其产生的背景，乃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发动维新变法，提出保国、保教、保种的主张，期望通过赋予儒学宗教地位，抵制基督教的侵略，从而达到“保华攘夷”的目的。正如梁启超所言，康有为“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¹⁹¹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并提出完整的孔教方案，包括

¹⁹¹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南海康先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 67。

设立孔教会，立孔子庙，废除八股等一系列倡议，标志着孔教运动的一个高峰，同时这股风潮也席卷寰宇，迅速波及到海外华人社群。

新加坡作为彼时南洋文化重镇，自然不遑多让，以林文庆、邱菽园为首的本地文人，通过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孔教，创办文社宣讲儒学教义，以及编制读本宣传儒学思想等途径遥相呼应。如林文庆除了用英文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多篇儒家思想有关的文章之外，还用华文在《日新报》连续三天发表《论儒教》（1899年12月13日至15日），来阐述其主张，并撰写《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一书，系统阐释儒家的基本观点。由邱菽园于1898年年创办的《天南新报》，是新加坡第一份采用孔子纪元的报纸，并发表了大量关于倡建孔庙、孔子学堂，推行孔教的文章。如1899年1月18日及24日刊登徐季钧《论泗水兴教事》和《再劝本坡及南洋诸华人捐建圣庙事》，1899年4月29日、5月2日及5月4日连续三天刊载《劝各地立祀孔子会》，同年11月7日至14日共计8天刊登《拟各处华人联立孔教会章程并序》。此外还有王恩翔《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天南新报》1900年3月26日），丘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天南新报》1900年3月26日）等。邱菽园还改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训蒙读物《千字文》，出版《浅字文》和《新出千字文》，并在《天南新报》连载寓居吉隆坡的举人张克诚编写的《孔教撮要白话》。以丘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为例，文中写道：

夫南洋各埠，绅商号为富而好义，中外知之久矣。而星洲实为各埠之冠，累年各省灾荒赈捐之款，动以百数十万计，而皆由星洲倡之，此其功在本国者也。至印度恤灾，非洲恤战，亦各不惜财力以助英廷，则报及地主之惠矣！然此皆为人事也。若建学堂，则自为其弟子事也。今何切于为人而疏于自为耶？

闽粤各帮，已各有庙以祀其乡所素崇之神，以希冥漠不可知之福。若孔庙之建，则尊教也，而即保种、保国，明大义者皆知之，此不言福而福自及者也。内地信鬼之徒，凡建祠建醮，财所不足，皆首于星洲乎！求缘簿一来，或不惜千百应之，以有用之财，为无益之用也！¹⁹²

¹⁹² 《天南新报》，1900年3月26日。

丘逢甲以孔庙的建立和学堂的设立为切入点，将儒家“尊教”与教育兴邦的理念结合起来，并对社会现象展开反思，批评当时重祭祀轻教育的风气，指出“以有用之财，为无益之用”，劝谕绅商阶层转而支持教育与文化建设。文章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表达了华人社会对家国认同的情感诉求。其论述不仅旨在传承儒家文化，更通过公共媒介如报章传播，在华人社会中倡导文化自觉与教育使命，标志着新加坡旧体文学在公共性和现代性上的进一步发展。

1900年6月4日，《天南新报》又刊登了丘逢甲在坝罗（今马来西亚怡保）的演说《纪邱工部逢甲大霹雳衍说》，鼓吹尊孔保皇，摘录部分文字如下：

“诸君远旅海外而心不忘中国，诸君亦知今日中国之所以弱者，其故何在乎？就其迹论之，则属国之尽亡也，口岸要地之纷弃也，种种国权失于上，种种利权失于下，是固然矣。然而本原之失，则不在此。本原之失何在？曰在无教，曰在无学。

夫中国非无教之国也，五帝三王之道传至孔子，孔子者，中国教主也。孔子之言政也，庶富之后，必曰教之。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民之不不可无教也，中国人审矣。西人奉耶稣为教主，耶稣止言其教耳。西人今日所有新政，耶稣书中无之。孔子之教则政与教合一，凡今日西人新政，《四书》、《六经》皆已言之，是我孔子尤为全球万国一大教主也。中国三代之时，人人知学，无论为士，为农，为工，皆教中人也。秦汉以后，其君务以愚民为事，其民乃不尽知学，于是为士乃自命为孔子教中人，若农，若工，若商，则几不敢自命为孔教中人，此大谬也……”

193

丘逢甲在该文中呼吁“尊孔保皇”，其核心在于重新挖掘儒学的价值与传统，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探讨中国衰弱的根源。他将中国的弱势归因于“无教”“无学”，并通过“教主”这一现代化的概念重新定位孔子的全球性意义，强调儒家思想的普适价值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这种论述方式试图将儒学

¹⁹³ 《天南新报》，1900年6月4日。

从传统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既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也是华人社会文化认同的重建尝试。彼时新加坡作为南洋儒学传播的重镇，华人知识分子常以孔教为纽带，呼吁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而丘逢甲的演说正好契合这一背景。

这次轰轰烈烈的孔教复兴运动，对新加坡儒学与旧体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1. 促进了文学的跨域交流，推动了旧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受这次孔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大批文士出于不同的目的，汇聚到新加坡，如丘逢甲、王恩翔等，一方面撰文鼓吹尊孔保皇，另一方面与本地文人诗词唱和，推动了旧体文学创作的繁荣。仅以丘逢甲为例，据新加坡学者王慷鼎统计，1898年至1900年间，《天南新报》发表的“丘逢甲诗文计有诗篇约 135 首，文章 8 篇，书函 5 封，对联 10 对”，至于《叻报》《日新报》及《檳城新报》所刊提及丘逢甲的诗文作品，据孔令彬统计，计诗篇约 150 首，文章 20 篇，书函 5 封，对联 2 对，新闻性文字 12 则。¹⁹⁴ 议论性散文创作则蔚为大观，除了上文提到的发表于《天南新报》、《日新报》倡议孔教的论说文，较为学界所忽略的是《叻报》对孔教运动的态度。经笔者检阅，《叻报》发表相关的文章包括《针儒》（1899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原忠》（1899 年 6 月 10 日），《匡华新策》（1899 年 6 月 15 日至 19 日）、《论为学不必出于一途》（1899 年 7 月 22 日）、《论中国言语之学失传》（1899 年 7 月 29 日）《文敝说》（1899 年 8 月 08 日）《论中国新党之无用》（1899 年 8 月 26 日）等。这充分说明，新加坡作为此次孔教复兴运动的中心，吸引了大量文士和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报刊等平台开展文学交流，促进了新加坡旧体文学的繁荣。

2. 创作观念的更新。在孔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文士对旧体诗文的创作观念经历了显著的更新，儒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重新阐释，传统的诗教观念有所改革，旧体诗文的创作不再局限于载道，而是关注更广泛的社会议题。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中国遭受惨痛的失败，外有列强瓜分之虞，内则面临民族存亡的重大危机，此时，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将救亡图存作为儒学救国的首要任务，试图以此实现“保国、保教、保种”的目标，进一步推动儒

¹⁹⁴ 孔令彬，《新加坡〈天南新报〉所见丘逢甲佚诗文辑存》，《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页 167。

学的宗教化。受到这一新思潮的影响，以林文庆、邱菽园为代表的文士，所创作的旧体诗文，逐渐将宣扬儒教与孔教视为基本的理论与价值取向。如《星报》在1896年10月22日刊登的社论《论孔教胜于基督教》，便对林乐知将中国积弱与奉行儒教相联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作者指出，世界各国因奉行基督教而日益强盛，而中国因独奉儒教而陷于弱势，实际恰恰相反。宋代大儒虽盛，但因“不得君相之权位”，未能挽救宋朝的衰亡；如果程、朱等人掌握权力，必能使四夷归服，万国来朝。此外，文章还引用了孔子与孟子的观点、周公“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古训，以及韩愈劝说朝廷不要迎合外来佛教等典故，批驳对基督教的崇拜，指出当今信奉儒教者的最大问题在于“不躬行实践”，若能“言言实践、字字躬行”，则无信鬼神之说。同样，在《星报》1986年10月29日发表的《求儒救民说》中，以激昂的口吻呼唤国家复兴之道，明确表达“有国家者，苟欲挽弱为强，转贫为富，舍儒其谁”的立场。这些论述不仅彰显了晚清时期儒学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阐释，还对儒学的发展以及新加坡旧体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文章通过比较西方新政与儒家经典，以此重申儒学思想的普适性和先进性，赋予孔子“全球万国一大教主”的地位，显然是在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超越性论述。这一重新定位不仅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的重构，也是将其置于全球语境中进行普适性论证的尝试，展现了儒学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适应性与进步。

3. 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刊登《纪邱工部逢甲大霹雳衍说》这类的演说文本对新加坡旧体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演说作为一种具公共性与即时性的表达形式，经由报刊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也使得文学的功能从抒情与记述转向社会动员与思想启蒙。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学的书写功能被重新激活，其关注范围从个人情感与礼教规范扩展至社会公共议题。与此同时，演说文本改变了文学的接受方式，使私人性的文学转向公共性话语，并借助报刊传播，使精英阶层的思想进入更广泛的民众视野。这不仅提升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也推动了传统文学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标志着新加坡旧体文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积极参与，以及从精英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转型。

第六章 文化移植、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以游记散文为中心的考察

游记散文是记录旅途见闻的一种散文体裁，内容涵盖风土习俗、名山胜景、生活日常以及历史传说等多方面。这一体裁发端于魏晋，兴盛于明清。早期作品如六朝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以优美生动的文笔描绘石门涧的景致。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则被视为游记散文独立发展的标志。随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赤壁赋》等名篇，更为这一文学体裁奠定了经典地位。

晚清时期，由于海禁开放，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愈加频繁，域外游记得以兴盛。清人王锡祺编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录晚清域外游记多达84种，足见其繁荣程度。这些特质不仅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促使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的萌生。有研究指出，晚清的游记散文不同于古代游记，“内外交困之下，它最早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成为古文的变风变雅之作，不仅彻底偏离了传统游记吟山咏水的闲情逸致，而且偏离了古文的义理旧轨，以西洋新知取代了儒道性理，引发了主体精神结构的一系列变迁，如现代空间观的形成、科学世界观的兴起、文化比较意识的萌生等，它们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奠定了全新的精神品格；文体乃精神之肉身，晚清域外游记昭示晚清士人精神嬗变的同时，其体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西方外来语的引入与自造词的大量使用，不自觉地打开了文言文封闭的空间，游记文旨在探其利弊的消息化、宣传化的书写方式，也破古文之体并开启了现代报告文学等文学新体式的发生，可见，无论是精神结构还是文体样式，晚清域外游记都足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类富于包孕性的“过渡”文本，有效呈现了古文向五四散文转化之间瞻前顾后的复杂流变。”¹⁹⁵

新加坡华文旧报刊中亦不乏游记文本。李庆年的《南洋风土志》，辑录了1881年至1920年发表于《叻报》《星报》《天南新报》《振南报》等报刊的115篇游记散文。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乡绅阶层主导的单极文学生产结构不同，

¹⁹⁵ 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页89-98。

新加坡的文学创作主体多为海峡侨生和流寓文人。这些创作主体尽管在文化资本的掌握上存在差异，但彼此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在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新加坡，这些流寓文人和本地华人作者以多元视角创作，兼具传统国学修养和西学视野，采用包容而辩证的文化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和适度扬弃，力求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并通过开放的视野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表达与文化认同。

本章综合运用了文化移植、文化记忆等相关概念，探讨19世纪新加坡华文旧体游记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及文化意义。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梳理游记散文的演变路径，揭示华人移民文化背景；在空间维度上，结合新加坡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特点，分析地理特征与移民文化对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塑造作用。同时，从文化移植的视角考察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对传统文学母体的继承与改造，彰显其异质性。通过对这些游记文本反映的新加坡特定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的考察，本章旨在揭示它们在构建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这一文学类型的多重意义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

第一节 文化移植：传统审美的回归

晚清的域外游记，在西学迅速传播及科技带来的视觉冲击下，常聚焦于现代性的描绘。然而，中国文学的游记传统却植根于山水之间的深情寄托，以自然之美抒发个人志向。中国游记散文有审美诗性传统。与其他类型的散文相比，游记散文比较驳杂，一些沉溺于重历史思辨和文化考察，则审美韵致容易被忽视，导致变成知识实录。与之相反，中国文学母体孕育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回归至写景状物、抒情述志的传统。这不仅仅是对文学母体的文化继承，也是面对多元文化环境的自我认同和文化移植尝试。新加坡位于赤道地区，其独特的热带气候造就了丰富的自然景观，而这种地域特征为当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如《养怡轩宴会记》《宴养怡轩小记》《养怡轩宴集再记》《新嘉坡记》《新嘉坡再记》《游胡氏豆蔻园记》《南方草木赞》《星洲晚景记》《叻岛春游记》《德源园题襟记》《三月三日明丽园宴集题襟记》等。以记述养怡轩的三篇游记为例，《养怡轩宴会记》作者为陆子初，其余两篇作者为梅天石。陆子初是番禺人士，其人其事不详，不过由其文中对养怡轩

的历史和出席宴会的名流如数家珍，可以推测是久居本地之士。《养怡轩宴会记》与传统游记多写景言志不同，该篇只是叙述养怡轩的历史沿革和重修过程，以叙事为主，开篇言明养怡轩原名“寿全园”，是章芳琳的别墅，“小阁回廊，布置闲雅，无金谷之奢靡，得辋川之悠闲。点缀湖山，草木知意，俗尘不到，心目顿开”，以简洁的笔触描绘出该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继而回忆园林未修缮前之荒芜，借林衡南之口说明“养怡轩”得名由来。语言质朴洗练，作者隐匿了“自我”的角色，转而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分析和辑录，不同于以往游记文学用游览经验来抒情、言志的写作思路。

《宴养怡轩小记》《养怡轩宴集再记》两篇的作者梅天石则为《星报》创办人林衡南重金聘请前来，《宴养怡轩小记》中自言“适《星报》馆主林君衡南，远慕虚名，特加重聘……至逢养怡轩，欢宴之辰，折柬相邀，命驾以往。”¹⁹⁶可见在当时已颇负文名。两篇游记以骈文写就，辞藻华丽，用典繁复，可见其写作功底之深厚。首先看《宴养怡轩小记》中对养怡轩风景的描写：

“章君以养怡轩为钓游之所，盖其别业虽多，名园不乏，而以养怡轩为最胜。其地依山为墙，平岩作室，危峰耸拔，相对如屏，曲水萦洄折旋似带。楼飞一角，隐白云红树之间；屋敞五楹，出闹市嚣尘之外。绘平畴而入画，疑是鹿门；转曲径以通幽，有同鸟道。名花百种，多从异地迩来；佳木千章，合抱干霄而上。以致避暑，奚异贞观九年之宫；相与栖真，便是宏景三层之阁”。¹⁹⁷

作者用词优美典雅，句式整齐，善于运用对偶与排比等修辞手法。例如，“绘平畴而入画，疑是鹿门；转曲径以通幽，有同鸟道”巧妙地将现实景物与意境相结合。文章中多次使用对比与比喻，如“危峰耸拔，相对如屏”“曲水萦洄折旋似带”等，赋予空间以动感与层次。

《养怡轩宴集再记》文中描绘更为文采飞扬。文中运用虚实相生的描写手

¹⁹⁶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23。

¹⁹⁷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23。

法，例如“云窗乍启，溽暑全消”“雾阁爰登，器烦回隔”，将具象的景物与主观感受相结合，成功营造出清幽雅静的意境。全文句式齐整，并化用典故和前人名句，如“似同庾信之园屋”，“颇类子荆之室”，“兰室一徘徊”，“更胜西苑之游等，不仅为场景增添了历史内涵，也映射了养怡轩主人高雅志趣，也意在彰显园中聚会的高尚志趣与独特品位¹⁹⁸。

对比考察晚清时期的异域游记散文，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以广阔的视野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异域风情的第一手资料。这类作品往往自觉地脱离了古代游记传统的写景、抒情、言志的模式，更趋向于报告文学的形式，旨在满足读者对异域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兴趣。然而，本文所考察的文本，如《海邦游记》《越南游记》《海外群岛纪》《海外游记》《重游越南纪》《游吉隆记》《游苏门答腊记》《重游槟城记》等，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古典游记中吟咏山水的闲情雅致。这些作品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游记的美学价值。这种回归不仅是对古典文学形式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即在面对现代化和西方影响时，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再现。因此，这类游记不仅是个人审美体验的记录，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文学形式将华人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节 区域意识与本土身份认同的建构

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长期以来多以中国为视域中心，强调华侨社会作为中国文化的延续和扩展。如李亦园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中，将华侨社会比作中国的“文化试管”。¹⁹⁹ 然而，随着离散理论的引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开始出现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更为强调复杂多元的离散经验以及离散族群与所在地的互动。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关系受自身属性与文化母体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客观条件和在地经验的制约。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新加坡华人文人的游记散文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区域意识的兴起，使得新加坡逐渐从一个接受文化输出的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书写与文化建构的主体。一些记

¹⁹⁸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24。

¹⁹⁹ 李亦园，《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85。

录本土风物的散文，均以“本坡”或“叻地”开篇，如陈省堂《游凤山寺记》“本坡丹戎巴葛，敝庐对山，有凤山寺焉”²⁰⁰；《重游槟城记》中“回首叻地家园，星坡旧雨”²⁰¹；《端阳浴海记》“星坡一州，虽弹丸小地，而扼南洋之冲”²⁰²；陈亦奇《游柔佛国记》“星洲隔一衣带水，有岛国焉”等²⁰³。这类表述，进一步展示了华人文人对新加坡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这种区域意识不仅反映在地理描写上，也体现在文化叙述中，通过对本地自然景观、社会环境的细致描写，建构了一种对新加坡的文化认同。《追谈往事》一文记载“有某君者，曾赴刺辅学堂宣讲叻地昔日废兴之事。据谓，本坡近日已成全盛之区。查此地于西一千一百六十年至一千二百五十二年之时，有穆拉油王为之主治，生涯颇盛”等，²⁰⁴ 通过叙述新加坡（叻地）在殖民统治前后的历史，体现了突破殖民主义视角的史观，强调本地历史的自主性与连续性。通过记录英人接管之前穆拉油王治下的繁荣以及本地文化的存续，文本重构了新加坡的历史，赋予其更深厚的本土意义。

一些散文作品如《游凤山寺记》、《新嘉坡记》《新嘉坡续记》《端阳浴海记》《星洲晚景记》《叻岛春游记》等，都从描绘新加坡的独特自然风物入手，强调当地的地理优势与文化特征，抒发对本地的热爱之情。这种叙述不仅在记录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基础上，促进了对移民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新加坡区域身份的构建。这些作品通过描述常年高温的气候、丰富的自然风景，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多民族生活，将19世纪新加坡的风土人情生动呈现，表现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商业繁荣、多元文化交融的港口城市的独特魅力。在此过程中，散文创作不仅仅是文化的镜像反映，更成为新加坡华人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

以《星洲晚景记》为例，作者徐季钧对新加坡气候的描述细腻传神：

“星洲中界赤道，外环洋海，长约十六英里，宽约十三英里，曰石叻，曰息力，曰新嘉坡，曰星嘉坡，皆方言之异，以星洲名者，起于星洲

²⁰⁰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43。

²⁰¹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50。

²⁰²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55。

²⁰³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116。

²⁰⁴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32。

寓公也。其地有暑无寒，四时不辨。严冬之际，仅似秋初暮春，长夏之交，扶桑一白，烁石流金，火伞张空，炎尘扑地，居者行者，挥汗成雨，非仿浴沂之意，效江汉之濯，则无云无风，秋阳空曝。此地虽多沼渚之毛泸水，恐无问津之客，惟当白日西匿，余霞成绮，清风徐来，爽过眉宇，长日热闷、消除殆尽，盖以赤道最近太阳，蒸海瘴蓝薰蔚，酷气逼人。洎夫夕阳在山，海水回风，駉荡吹嘘，万籁飒爽，以故洋场十里，灯火万家，宝马香车，络绎相望，衣香人影，缤纷载途。”²⁰⁵

这段文字生动刻画了新加坡的气候特征，并运用多重感官描写，展现出新加坡夜晚的繁荣和活力。作者毫不掩饰对新加坡这块福地的喜爱，并分析其原因为“星洲为南洋总汇之区，万国通商之地，而天公作美，昼热夜凉，人为物灵，吸新吐故，遂能以息以生以养若此”。文中通过“戴笠乘车，驾轻就熟，驰康庄，骋大道”的描写，生动展现了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的繁荣景象。“商旅之众，红尘星罗，估帆云集”形象地描绘了19世纪新加坡商业活动的繁盛，勾勒出一幅贸易活跃、经济繁荣的城市图景。

域外纪游的篇章，如《海邦游记》《越南游记》《海外群岛纪》《海外游记》《重游越南纪》《游吉隆记》《游苏门答腊记》《重游槟城记》等，区别于以中国为视域中心的传统“域外”概念，以新加坡为区域的视角逐渐突显。这一变化标志着华人文人在叙述域外经验时，不再单纯地将“他者”视作中国的对立面或参照物，而是以新加坡为基点，重新审视域外经验与本土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游记中，作者通过对异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的描述，不断将视角拉回新加坡本土，从而构建了一种对比与反思的叙事模式。例如，陈省堂在《越南游记》中，借助越地戏剧演出的时间安排，与新加坡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比。他提到，越地的戏剧可以演至达旦，而新加坡的戏剧则因英政府“政治爱民”而在午夜止台。这一比较不仅突显了新加坡的管理制度，也隐含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肯定：

²⁰⁵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81。

“梨园夜演之戏，可至达旦，法无禁止。余闻生长越地之闽人某甲曰：‘闻叻坡诸戏，于夜间演至十二点则止台，然乎？’余曰：‘然，此英政治爱民也。’甲曰：‘若论英法之政，英则能宽猛相济，以教其民，而法知猛而不知宽，此余所深知，惟独观此演戏一事，则有略宽而顺民意，君以为如何？’余曰：‘君可知三更不眠，则五脏不和乎？盖演至达旦，非尽一二夜之间，乃日往月来，度日之苦，长欲以夜为昼，况此地并无余嗣闻友人曰：‘某甲年二十余岁，颇有余资，性好观剧，每礼拜必往观二三日，或三四夜。每夜观至达旦，因而甚甚瘦弱，日间每与人坐谈，则闭目开口，头身摇动，在前视之，如烟霞之癖，在后观之，则如坐写大字，甚至自椅坠地，如童子拜观音，人皆谓其日久必致疯癫，盖其不眠之害也，诸友劝之不听。’今闻余论，庶几能自悟前非，而转祸为福也乎！”²⁰⁶

文中“英法之政”的对比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区域视角。通过友人之口，陈省堂将英法治理方式的差异与新加坡的实际管理状况联系起来，指出英人“宽猛相济”的治理方式有助于教化民众，而法人的“知猛而不知宽”则欠缺人性化管理。这种比较既体现了作者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认同，也反映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对不同治理模式的文化思考。通过描述友人因沉迷越地夜戏而导致身体健康受损的情节，文本进一步表达了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这一段落不仅警示沉迷娱乐可能带来的身心危害，也通过友人对比新加坡戏剧时间安排的认知，强化了新加坡“爱民”政策对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作用。

此外，一些记录观礼和英皇登基的贺词，如《輿祝志仪》《英皇登极大会堂联致贺词记》《英皇登极各籍会景略述》等文本，通过对“本坡”、“本坡国家”的反复使用，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华人对所在地的政治身份认同。《輿祝志仪》中对英皇登基，全岛共贺的盛景极力铺陈：“如中街闽粤商人则于街中盖搭彩棚，悬灯结彩，于十九、二十两昼夜，连宵庆闹”，“各籍商民人等，莫不铺陈尽美，以伸胪祝之忱”。²⁰⁷《英皇登极大会堂联致贺词记》中描述“沿途观看者，咸以为南洋开埠以来，当以此次之会为首屈一指，是缘英皇御

²⁰⁶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9。

²⁰⁷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52。

极以来，厚德深仁，无分畛域，凡寄居宇下者，无不共受帡幪”等句，表达了对英国统治的感激和认同。《英皇登极大会堂联致贺词记》中所录华人祝贺之原文，称英皇为“我皇”，自认英国臣民，对英人的治理极尽称颂：

“新嘉坡诸华商等，恭迎大英国大君主兼印度皇帝登极六旬大庆，莫不欢心忭舞，歌颂同深，亦为自古贤明福厚之君，未有能与我皇媲美者。皇以天亶聪明，冲龄践祚，六十年来，叠创利国利民之事，多有未闻未见之奇，诸如机器、格致、制造等事，愈出愈精，皆为向所未有。

而我新嘉坡之蒙皇福荫者，则尤深焉！叻地初本荒僻之区，居民寥落，迨由大英印度公司归政而后，政令即觉一新，至今已成南洋都会之区，为英国东方重镇，此其故良由大英政治素尚宽大，其待我华人之厚，尤为欧洲列国所无。且复免税以招商，行旅之往来，毫无征扰。又复宏作育之方，广进贤之路。助经费以兴学校，拔其尤者，资送伦敦肄业，务令成就其材而后已。而历任有司，类能善体皇心，推爱商民，有加无已，故天下之人日至，迄今实得力华人不下五十余万，七洲洋以南各口岸，未有能与之比盛者。藉非我皇之慈惠，曷至是耶！”²⁰⁸

这些文本充分说明了早期新加坡华人政治身份认同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仍保持着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接受并适应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表现出对英国统治的认同和忠诚。一些研究离散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成果认为，从离散族群的分类角度来看，晚清时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属于典型的古典离散族群，中国被理所当然视为祖国。²⁰⁹ 这些文本表明，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情形并非如此。曾玲的研究指出，华人的认同是多重叠加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向”²¹⁰，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条件下，华人的身份认同策略会有所不同。新加坡的华人移民既要面对祖籍国的文化影响，又要适应所在国的社会现实，因此，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情境性和流

²⁰⁸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66。

²⁰⁹ 张康，《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页10-18。

²¹⁰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页308。

动性。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史料价值

本文考察的游记散文，不仅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价值，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地理与民俗资料。以叶季允《德源园题襟记》为例：

“戊子犹清和月二旬有二日，吴翼鼎观察设宴于德源园中，铭恩遇也。先是边警方兴，闽防孔亟，观察情深报国，慨捐钜款，以济闽军。闽督杨石帅念观察之公忠，因为入告，彤廷特赐匾额，以彰忠爱，额曰：《谊笃维桑》。而杨石帅尤重观察之为人，故特札为之奖谕，有“洵属南洋之奇士，宜膺北阙之殊荣”等语。而观察荷兹恩宠，感激弥深。而诸君子以观察渥荷荣褒，纷纷道贺。是以观察特于其山园中设梨觞以款客，藉志君恩。是日所延诸宾为左子兴都转、邱忠波观察、吴淡如、夔甫两太守、黄吉亭司马、左树南通尹、莫翰卿上舍、陈必达守戎，暨家叔彬三兄。以余习礼，特以驾车相迓焉”。²¹¹

吴翼鼎即吴新科（又名吴进卿），根据颜清湟研究，他出生于中国，在新加坡经营几家板厂和商船，通过捐款获得清政府颁发的官衔，如“资政”、“廉访”和“花翎盐运使”等，²¹² 故文中称“观察”。在这段文字中，吴翼鼎的事迹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也是对本地华社领袖事迹的史料记载，包括对出席宴会人数的记载，可以窥见彼时清朝驻新官员与本地华人之互动。记叙吴翼鼎救济闽军捐献巨款，以及后来的官员赠匾、道贺的过程，不仅是宣扬个人的道德实践，也为新加坡的华人社区塑造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使新加坡华人在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中找到了归属感与认同感。

²¹¹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9。

²¹² 参见颜清湟著《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页72；颜清湟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页29；颜清湟著《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页25。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中，地方方言和习俗的记录具有重要的文化记忆保存功能。一些作品如《晚霞生述游》《新加坡记》《新加坡续记》《端阳浴海记》等，通过对本地方言与文化习俗的细致描写，揭示了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群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生活形态与文化适应策略。以《新加坡续记》中一段文字为例：

“如新嘉坡者，闽人操其俗话，潮人惯作乡谈，广府人则各处能通，自有掇颐之巧。穆拉油则一成不变，独安馱舌之遗。加以英语相参，土谈各判，其称之为悬殊，如街市呼为北索，监狱呼为加姑，证人呼为索施，罚缓呼为阿公，讯案呼为蔑查拿，减言曰蔑。华民政务司因初履任者，名曰毕麒麟，故咸谓为毕麒麟，犹美京之言华盛顿，然文字往来，称曰护卫司，则全换其衔矣。巡理府呼为玻璃士，行文犹称曰太守、曰府宪。差则呼为孖打。不至其地，安知其殊乎？至若地方之分别，如庇冷为英语，槟榔之转音，故闽人呼为槟榔屿，亦曰槟城，粤人则通言新埠。荷兰之渣华属境，呼为爪亚。暹罗之宾角京城，则曰网咯。与结冷之为吉隆，冷吉之为笼葛，三巴冷之为三宝壘，大小霹雳之为白蜡，尚属近夫转注，未至本义全抛。此如邾閭之为邾，邾婁之为邹，重舌轻唇，各因其地者矣。”²¹³

文本中提到的“闽人操其俗话，潮人惯作乡谈，广府人则各处能通”，生动展现了华人群体内部的语言多样性。不同方言的差异性，也是区域文化身份和认同的重要标志，通过日常交流得以保持与传承。在跨域交流中，华人通过对家乡方言和习俗的保留与改编，不断塑造和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街市呼为北索，监狱呼为加姑”等本地特有的称谓，表明了华人群体如何通过语言的创新和改编，适应新环境的社会现实。《新加坡续记》中的描述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方志书写有相似之处，均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详细记录，保存和传承地方特有的文化特征。然而，《新加坡续记》更注重跨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反映了华人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适应与变迁。

²¹³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27。

同样，在《越南风俗记》中对槟榔消费习惯的记载则再一次显现出文化记忆的延续与文化跨域的结合。该文对槟榔习俗的记述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详细描述槟榔嚼食的方式、配料和使用场景，以及相关的历史传说，如“土产槟榔，嚼不啜口，出则遗藏获，携小匣相随，匣分两层，上载槟蒟、石灰，及文房四宝等物”等²¹⁴，将这一习俗深深嵌入读者的文化意识中。其传说的记载展现了本地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及道德价值观。譬如通过叙述越人“槟”兄弟二人之间的“孝友可风”，互相推让娶妻等事迹，映射了传统社会中对家庭和伦理的高度重视。而“槟”因为弟未娶，弃妻而逃遁，后与弟同死山涧，其妻亦撞石而死，“其兄则化为树，即今之槟榔也。其弟则化为茛罗，绕树而生，即今之蒟叶也。其妻则化为石。凡啖槟榔者，必伴以蒟叶、石灰，而婚礼中亦必用槟、蒟者，盖自所取义也”。这种叙事方式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和伦理道德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家族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强调了家庭责任和个体在家族中的角色和忠诚、孝顺和牺牲等传统价值观。

第四节 对东、西方文化的反思

鸦片战争后，晚清域外游记散文中普遍存在对现代文明的直观冲击和中西文化差距的反思。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危机感。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晚清游记作者常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优劣，突出传统价值观的道德优越性。如首位非正式出访的大臣斌椿，被西人问道“询问大中华，何如外邦修”时，他回答：“答以我圣教，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悌；义利辨最严，贪残众所鄙；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斌椿的回答便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体现，他通过强调中国传统的“书礼”和“纲常”，批评西方的物质追求，形成了一个以“道”“义”对抗“利”的固定话语链条。这种话语模式，集中体现了晚清士人对西方现代性怀有的矛盾心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中的域外游记散文。这些作品以新加坡为本体观照“他者”，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和态度。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节点，华人生活体验本身就在一个充满现代性和

²¹⁴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72。

多元文化的场域中，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并不像晚清游记作者那样充满冲击和危机感。如《重游越南纪》文末的议论：

“观毕上车再游，默而思之，西人恒以五金铸其帝王良弼之像，与我华人之塑神供奉礼虽不同，亦不外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之意。但以其像而置诸通衢大道之中，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受晾沐雨，风餐露宿，是何异捉诸奸恶重犯之人，置诸酷刑之地，似乎忍心害理之事，乃若所为，抚心自问，未免反为不敬不爱也。孔子观之，必曰：作俑者，其无后乎！谨劝西友，盍效华人俗例，建祠立庙，以诸像供于内堂，较为通雅，且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天下之通情也，其谁曰不然？”²¹⁵

文中对于西方塑像习俗的评论，展现了新加坡华人文人对东西方文化的反思方式。作者观察到西方以金属铸造帝王良弼像，置于公共场所，与华人塑神供奉于庙堂内的传统形成对比。他并未单纯地批判西方文化，而是从“爱其所亲，敬其所尊”的共同人性出发，提出了对西方习俗的改良建议。作者建议效仿华人的做法，将塑像置于内堂，更显尊重，展示了包容的态度。

叶季允在《麻六甲吊古记》中，虽肯定葡萄牙人在当时“轮船之制未兴”的背景下，能够跨越数万里占领亚洲土地的“豪壮”之举，但却未完全认同西方殖民成就的持久性与正当性。相反，他强调权力与领土易主的无常，揭示了历史变迁的不可预知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郑和壮举的崇敬之情，表现得尤为浓厚：“郑三宝以一内监，而能驾帆船，历诸岛，宣朝廷之意旨，使群邦归附，咸受册封，直至于今，人之崇奉者，犹拟于帝天。”此言彰显了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展现出对中华历史英雄人物的深深敬仰。

部分异域游记，基于华人的遭遇，表达对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差异的感慨和批评。《望加锡风俗志略》中对望加锡“旧本中国之荒服”，而“今则为荷国属矣”表示了无限感慨。作者认为：

²¹⁵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39。

“西人好远略，卒能克成其功，盖其政治自有过人者。中国自古少有远略，虽其有之，然财政无法致，用兵之际，惟以刻民捐官为之，秦之吕政，汉之武帝是也。若明成祖之雄，抚一安南，未几遂叛，而库项亦不胜其扰，所以终让西人之独步也。虽然蛮攻最苦，视民如蚁，纵今犹奉我中国之贡献，恐将来寄客无安枕之乐矣。至其虽有人器之重税，而民无怨色者，善政故也。是以吾辈亦赖之得以自由其礼教，彼梦梦者尚云荷政之刻，若使居武吃内部，则知有天壤之判矣。”²¹⁶

作者指出“西人好远略，卒能克成其功”，强调了西方国家在海外扩张和治理上的成功。这种成功被归因于西方国家在政治管理上的优势，尤其是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有效运作，“虽有人器之重税，而民无怨色”，体现了作者对西方治理能力的认可。相比而言，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批判态度，指出“中国自古少有远略”，即使有远略，也因财政匮乏和用兵方式的短视而难以持久。通过秦始皇、汉武帝和明成祖的例子，作者批评了中国在对外扩张中的短板，尤其是过度依赖内耗的财政手段和对民众的苛征重敛，导致难以与西方国家的成功相匹敌。尽管作者承认西方在治理上的优势，他并未完全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通过对荷兰治下望加锡的观察，作者意识到中西文化在治理和民生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看到在西方治理下，华人文化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延续和适应，这种反思折射出一种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多元理解。

对华人之苛政的批评，在其他文本中也颇为常见。《安南狱中华人受苦惨请》《文岛华工受苦情形》《安南杂记》《约南来雁》等篇，充满了对华人的同情和对殖民者的压迫华人的控诉。《安南杂记》中“法人征我华人税项最酷，视我华人最轻，待我华人最刻薄”²¹⁷，控诉法人治下越南华人的悲惨遭遇。《越南来雁》中追忆往昔华人的荣光：“历朝以来，凡我华人之谋生于各外国者，国人莫不钦仰之曰：中国人，中国人。即安南土人自言，于前十年间，凡遇土人之在家餐膳，偶遇华人之过其门，则急出而恭挹之。若在途相遇，则即拱手而呼之曰：国叔，国叔。”对比今日华人之“轻视残害凌辱，无不至焉。

²¹⁶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99。

²¹⁷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94。

其有通些法语者，尤为残酷，我华人遭其毒而毙命者，无论乡市，指不胜屈”²¹⁸，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游记散文，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不仅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美学，还在面对多元文化环境时，创造性地进行了文化转化与融合。通过细腻的自然描写与深刻的文化反思，这些作品展现了新加坡本土文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在异国他乡重塑华人文化身份，构建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化认同。同时，区域意识的兴起使得新加坡逐渐由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书写者。这种文学现象，不仅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景观，也为理解华人身份的多重面向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彰显了新加坡作为文化交汇点的独特地位与文学价值。

²¹⁸ 李庆年，《南洋风土志》，新加坡：友谊企业有限公司，2024，页 100。

第七章 炎洲冷宦：左秉隆多重身份的被遮蔽

第一节 左秉隆研究回顾

左秉隆（1850-1924），字子兴，别署“炎洲冷宦”，是晚清朝廷派驻新加坡的首任正式领事。生于广州，先后就读于广州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因精通英文，为曾纪泽所赏识，担任其使英翻译官。1881年至1891年三度连任。1906年左秉隆以头等参赞的身份随五大臣出国考察，获授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日本、法国、比利时三国勋章。1907年至1910年担任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1924年逝于广州，终年74岁。

作为首任同时也是任期最久的官派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新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据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有关左秉隆研究的文章，应属朱杰勤于1947年发表于《南洋杂志》上的《左秉隆与曾纪泽》一文，文中略述了左秉隆生平及与曾纪泽唱和酬赠事迹²¹⁹。其后陈育崧著有《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两篇文章²²⁰，及黄尧《努力的星加坡华人领事》一文²²¹，主要围绕振兴文教与保护侨民两个方面论述左秉隆对新华社会的贡献，具体包括倡议义塾、开办文会、英语雄辩会、取缔人口贩卖活动、设保良局，搜捕海盗等。其后研究多沿袭此说，在此框架内予以补充和拓展。如柯木林在《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左秉隆与新中关系》等文章中，从新中关系与新华社会的视角，重新检视了左秉隆的历史功绩和地位，誉之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²²² 另外一些研究成果则关注左秉隆的诗歌创作，多以《勤勉堂诗钞》为研究对象，论述其艺术特色、流寓意识与本地书写。如陈育崧称其诗“意境辽阔，句法很新”，常妙用新词俚语入诗，颇多新意²²³；柯木林对左氏诗篇中富含的南洋风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²²⁴；林立从使节

²¹⁹ 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第1卷第4期，新加坡：1947年2月，页75-76。

²²⁰ 陈育崧，《椰荫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页113-127。

²²¹ 黄尧，《马星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2003，页192-194。

²²² 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115-123。

²²³ 陈育崧，《我们应该纪念的一位先辈诗人——炎洲冷宦左子兴》，《南洋商报》，1958年6月21日，页16。

²²⁴ 柯木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22-26。

汉诗的角度剖析《勤勉堂诗钞》的迁客心态、流寓之感和怀才不遇的苦闷；²²⁵高嘉谦从离散华人的宏观视野出发，检视左氏领事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对南洋文学场域生发的意义。²²⁶

部分研究新加坡旧体文学的专著中也有专节论及左秉隆。如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以一己之力整理爬梳了几十种新马早期华文报刊，其中辑录了关于左秉隆和会贤社的诸多诗作和史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²²⁷。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一书从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关系和定位作为研究起点，专辟章节从“过客”诗人的角度论述左秉隆与文人政客的唱和，感时伤怀、歌咏风物的诗歌特色，不过由于成书时原始文献的局限（彼时《勤勉堂诗钞》仍是手稿影印，大部分诗作难于辨识），《勤勉堂诗钞》中其他内容的诗歌，如新名词、家庭生活、趣闻轶事、出使游踪等，则并未涉及²²⁸。林立《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不仅辨识、辑校了全本手稿，还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加以校注和补遗，共计 537 条之多，极大地推进和丰富了左秉隆研究，并评价其为“新马华文文学之父”，认为《勤勉堂诗钞》是“新马离散文学的起点”²²⁹。

概而言之，学界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左秉隆外交官和诗人的身份，集中论述其振兴文教、保护侨民、传播文化等功绩，或从使节汉诗的视野分析其旧体诗中的流寓意识与文化书写。在现有的研究成果框架中，其身份的多重性被遮蔽了。尽管在新加坡的历史研究场域中，左秉隆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地学者如柯木林誉之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并大声疾呼为左秉隆立像以彰显其历史功绩。然而，在晚清外交史、东亚关系史等相关著述中，难以寻觅到左秉隆的踪迹。在新加坡本地，左秉隆有“海表文宗”“新华文学之父”等美誉，然而囿于其身份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多将其归类于使节诗人或流寓诗人，

²²⁵ 林立，《使节、诗人、迁客：论左秉隆及其〈勤勉堂诗钞〉》，萧国健、游子安编，《1894-1920 年代：历史巨变中的香港》，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啬色园，2016，页 140-160。

²²⁶ 高嘉谦，《使节汉诗、帝国、风土、左秉隆、黄遵宪、马华文学》，《台大中文学报》第三十二期，台湾：2010 年 6 月，页 359-398。

²²⁷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²²⁸ 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²²⁹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本文引用左秉隆诗歌皆出于此，后文注释只标明页码，不再赘述书名）。

无法纳入充满国族意识、本土建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等指涉的新华文学。在晚清文学史中，左秉隆则成为了彻底的失踪者。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客观上造成了认识、评估左秉隆的刻板印象。通过更多史料的挖掘和解读，笔者发现，左秉隆的身份是多元的，难以一言以蔽之。

第二节 炎洲冷宦：仕途失意者的被冷落

左秉隆出身寒微，幼年失怙，但勤勉好学，奋发砥砺，少年便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澄清寰宇之志。生逢清末鼎革之际，遂弃帖括之陈腐，改习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在《我且歌》一诗中，他自述其心迹：

忆昔年方七八时，内忧未平外患起。
忍飢读书不成声，涕泪时时洒满纸。
后来神策运朝廷，猛将谋臣云雨兴。
荡除秽垢歼群丑，始见天地开朗日月明。
是时余年十三四，甚欲学文掇科第。
但思身已列戎行，报国岂必在文章。²³⁰

左秉隆的表甥孙黄荫普在《勤勉堂诗钞》的卷末记事中也提及“公束发读书，廓然有大志，深知帖括章句不足以言匡济，一应童子试，即改研经世之学”²³¹。左秉隆沉浮宦海三十余年，“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²³²，深得同侪推重。可惜时运不济，未能一展抱负，从其“炎洲冷宦”称号可见一斑。陈育崧将左秉隆领新之事迹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固然是比美之意，然则于左秉隆而言，“炎洲”这一“蛮荒之地”，“去中国者六千里，辟草莱者七十年。俗尚鬻獠，人多浑噩”，²³³ 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实与贬谪无异。故其述怀诗作中多有沉郁苍凉、漂泊孤寂之感，如《壬午生日二首》之一中“海角天涯寄此身，年年客里度生辰”，《叹息》一

²³⁰ 页 98。

²³¹ 页 35。

²³² 曾纪泽，《请奖期满人员疏》，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 76。

²³³ 页 352。

诗中“眼前春去又春还，叹息吾生万事艰”。²³⁴左秉隆三次上疏祈请辞官终养奉母，在1890年才终获批准，其欣喜之情在《别新加坡二首》其中一表中表露无疑：

几度陈情未许归，今朝喜气动慈闱。
渔冲波浪群争跃，鸟恋山林自退飞。
海上罢持苏武节，筐中检点老莱衣。
从今且叙天伦乐，世事撻心合渐稀。²³⁵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他1907年重回新加坡任总领事的无奈与自嘲了：“十七年前岂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²³⁶，空怀济世安邦之策却无处施展，十余年苦心经营，未竟折冲樽俎之才，只从领事擢升为总领事，“赢得头衔一字荣，翻令心绪万愁生”，²³⁷其心中郁结可想而知，故卸职之后“杜门却埽，不与世接”²³⁸，直至辞世。

只落得“炎洲冷宦”与“南岛蛮夷长”之头衔并非其自怜或自嘲。考诸史籍，其事不显，其名不彰。《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对左秉隆莅新之日并未记载，这并非作者宋旺相的疏忽，因为其后在1882年5月27日英语雄辩会成立之时，他有提到“中国领事发表了适当的演说，并为该会的兴盛而干杯……英语雄辩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由中国领事左秉隆负责主持。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和受过人文教育的人”，²³⁹1886年4月左秉隆妻子去世，宋旺相亦有简单提及²⁴⁰。

²³⁴ 页155。

²³⁵ 页178。

²³⁶ 页210。

²³⁷ 页210。

²³⁸ 页347。

²³⁹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页177。

²⁴⁰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186。原文如下：“四月间，中国领事左秉隆先生的妻子逝世，享年三十七岁。她曾经随同秉隆先生到英国担任外交职务，并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但由于身体孱弱，当她同丈夫一齐到新加坡时，她不能够帮助他在海峡华人当中，促进社交活动和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一八八八年，在左先生担任了中国驻新加坡领事职务七年之后（普通任期只有三年），因为得到驻伦敦中国公使的推荐，从地方官的职位提升到县长。他是中国派驻海峡殖民地的第一位领事。自从英语雄辩会在一八八二年成立后，左先生一直担任该会的会长。一九〇六年中国代表团访问伦敦时，他担任该团的秘书，一九〇七年他回到新加坡担任中国总领事。”

《清史稿》中，其好友或同侪如胡燏棻、张荫桓、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刘瑞芬、黄遵宪等均单独列传，唯独不见左秉隆²⁴¹。《清实录》中左秉隆名字也仅于其他官员如刘瑞芬等奏章中出现 4 次²⁴²。据柯木林统计，黄惠贤主编《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上下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张搆之等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梁廷灿等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2002）；及根据 1921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刊行的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等名人辞典中均未收录左秉隆词条。²⁴³ 唯《清季中外领事年表》及《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有寥寥数笔简单介绍。²⁴⁴ 其同侪如黄遵宪等在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均有专门的词条，相关研究汗牛充栋，而左秉隆则没有词条收录，相关研究更是相形见绌。一些研究甚至忽视了左秉隆作为驻外使节的存在，如研究同文馆的学术成果认为 1892 年汪凤藻出使日本，是清朝第一位同文馆出身之驻外使节，而没有查证到左秉隆 1881 年即出使新加坡的事实。

不宁唯是，满清大厦行将倾颓之际，作为东南亚华人中心地带的新加坡，各种势力交错复杂，清政府、殖民地政府、保皇党、革命党人斗争不断。而随着时局变幻，江山易帜，作为满清官吏的左秉隆，已然成了革命党人攻击的对象，跟青史留名的韩愈、苏轼、朱熹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晚清文学史上，左秉隆也成了失踪者。据《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记载，左秉隆十二岁便师从樊封学古文诗赋。²⁴⁵ 樊封是汉军正白旗人，字昆吾，太学生，官通判，工于诗歌，尤熟广州掌故。黄荫普亦言“公髫龄学诗，至老弗倦”，可见其自幼便热爱诗词歌赋，并有幸拜得名师。故后虽专攻经世之学，但于诗学一途依然成就不凡。《勤勉堂诗钞》收录有 711 首，据黄荫普所言，

²⁴¹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卷 442、446、464，页 12433-12438, 12473-12487, 12742。

²⁴²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七光绪十一年五月上 10 日记载：“以出洋期满。予驻俄繙译官户部郎中桂荣等，驻英领事官通判左秉隆等，驻祕参赞官道员徐寿朋等升叙加衔有差”；卷之二百四十八 / 光绪十三年十月 / 18 日) 记载：“臣刘瑞芬奏。新嘉坡领事官左秉隆二次任满，恳仍留洋接办。从之”；卷之二百五十二 / 光绪十四年二月 / 20 日) 记载：“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瑞芬奏，新加坡领事官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等四员，出洋期满，请援案奖励”；卷之二百九十四 / 光绪十七年二月 / 10 日) 记载：“予出使俄德随员知府塔克什讷，新嘉坡领事左秉隆等奖叙”。检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实录数据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

²⁴³ 柯木林，《左秉隆与新中关系》，《南洋学报》第 63 卷，2009 年 12 月，页 109-130。

²⁴⁴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领事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页 73；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珠海市政协合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页 50。

²⁴⁵ 页 349。

诗钞所录仅截至 1922 年，所缺尚多。其诗备受推崇，黄荫普称其“诗格清丽隽洁，尤多新意。虽囿于时代思想及历史条件，而其忧民伤时之思，振聋发聩之作，有可传者”。²⁴⁶“末代探花”商衍鎰赞其诗曰“风月收诗卷，壶觞入雅怀”²⁴⁷；“南园今五子”之首曾希颖则认为左秉隆诗博采众长，“辞不滞意，意能及新，深入浅出，集元、白、苏、陆诸家冶为一炉。自见性情，随在挥写”。²⁴⁸曾任清朝驻日公使的蔡钧在《出洋琐记》中也表达了对左秉隆高超诗艺的倾慕之意：“回署后，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羨无已”。²⁴⁹游历过新加坡，与左氏多次诗歌相酬唱的文人田崧岳称赞其“倜傥有大才，多学工诗”。²⁵⁰南来文人王道宗更是认为其堪与诗圣媲美，在与左秉隆的唱和诗里写到“莫谓炎洲官舍冷，千年蜀郡一诗翁”²⁵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明左氏在当时的诗坛是有一定地位的。

然而，与其惨淡的仕途相类似的是，左氏在后世诗学中更加成为寂寥之人，对其诗歌成就的关注甚少。笔者检索关于清代的大型诗歌选本，如陈衍《近代诗钞》、钱仲联《近代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官方整理的大型丛书如《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等，尽管选辑标准不一，但选录诗家众多，诗作动辄成千甚至上万首，不过均不见收录左秉隆的诗歌。清代诗歌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朱则杰《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张寅彭《清诗话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及《清诗话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等，俱不见左秉隆的文学踪迹。

²⁴⁶ 页 347。

²⁴⁷ 页 69。

²⁴⁸ 页 73。

²⁴⁹ 蔡钧，《出洋琐记》，收录于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輿地丛钞》，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着易堂印行），页 442。

²⁵⁰ 田崧岳，《晚霞生述游》，《叻报》，1890年1月10日，第5版。

²⁵¹ 《叻报》，1889年5月13日，第5版。

第三节 被遮蔽的其他身份

一、蜚声异域的外交家

从东亚交流史、晚清外交史的视域，重估左秉隆的历史地位，可以看出，他不仅是有功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领事官和诗人，更是一位声名远扬、功勋卓著的外交家。虽然，其所著《英国史记》及《新政笔记》惜乎不传于世，但从其他吉光片羽的史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其风采。

近代以前，在整个东亚政治体系中，始终稳定地以中国为中心。正如钱穆所言：“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²⁵²这导致清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基本沿袭前代的天朝观念和朝贡体系。而且，左秉隆上任之初，清廷对在海外设领持非常消极的态度，并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如郭嵩焘认为“设立领事，取从民愿而已，毫无当于国计”。²⁵³曾纪泽虽然认识到设领“确有微益”，但也认为“吾华领事不能干预政务，木强负气者，将启口舌之争。柔懦无能者，适招轻侮之，渐有损无益，不如已也”。²⁵⁴由此可见，清廷对左秉隆领新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但是，左秉隆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才干，不仅让各方服膺，圆满完成清廷赋予的联络邦交，保护侨民之责，更发挥其个人魅力，劝谕侨民“知大体，别彝伦，振文风，敦礼让”，使得“故治叻十年，民俗翕然以适，不必稍事勉强，而遂就我范围。虽型政出自洋官，而教化之功，则悉资公任也。盖公学术纯粹，品行端和，寓严于宽，镇哗以静。故自能使异邦臣庶，咸知朝廷大一统之尊者，公之力焉”。自此，“叻民知汉家仪制自有不同，乃渐知心恋宗邦”²⁵⁵，而侨民这一认同的转变，也让清廷的对设领的重要性有了根本的变化，清统治集团意识到，在海外设领不唯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而且有助于外交，提升清廷的国际形象。因此，清廷不仅将新加坡领事馆升为总

²⁵²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页14。

²⁵³ 郭嵩焘，《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页211。

²⁵⁴ 曾纪泽，《伦敦致总署总办》，载饶宗颐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台北：新文丰，2003，页477。

²⁵⁵ 页354-355。

领事馆，并开始了积极主动在海外设领的实践，这与左秉隆领新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共计十三年，政通人和。较之以清末以降其他驻新领事官，如黄遵宪、张振勋、刘玉麟、凤仪等，左秉隆任职时间最长，政绩也最为卓著。诚如陈宜敏所言“盖非斯才不足以胜斯任，亦非斯任不足以见斯才也”。²⁵⁶ 胡璇泽虽名为首任领事（1877年10月5日），但本身为当地侨领，深孚众望，因利乘便，同时兼任日本、俄国驻新领事，不意过于忧勤，不到三年竟以积劳去世，其后由随员苏淮清暂代领事一职，囿于其资历与声望，政绩乏善可陈。相比二者而言，左秉隆莅任之初所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和困难。陈宜敏在《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嘉坡领事府左公屏叙》一文中有总结左秉隆“治叻三难”，辨析甚详：

而我公之治叻，则犹有过之者，盖其难有甚焉……我公独能齐之以德礼，绳之以范围，怀之以宽柔，孚之以信义，而使闾中之士，翕然以从；化外之民，于焉以变者，一难也。……我公独能敷朝廷之德泽，格草野之浇漓，化顽劣于无形，任存移而有术。政似因而实创，治以卧而益行，二难也。……致令异服异言之辈，都怀无虞无诈之诚。用能阻措，无人设施，由我而公。又每行善政，常协惧輿情一蹶之难兴，必三思而后举。故得一木而支颓厦，片叶以蔽重山。卒使蛮貊之邦，亦秉圣贤之教，三难也。²⁵⁷

尽管多方掣肘，左秉隆办事稳健，寓严于宽，刚柔并济，进退自如，与各方势力关系融洽，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一个三年任期满后，照例应由曾纪泽另荐他人。但曾上疏挽留，谓“臣再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知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以之留任领一事，实属人地相宜”。²⁵⁸ 后因其政绩突出，又二次受举荐保奏连任。1890年薛福成途经新加坡，左秉隆在领事

²⁵⁶ 页 355。

²⁵⁷ 页 352。

²⁵⁸ 曾纪泽，《恳留新加坡领事疏》，载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台北：新文丰，2003，页 475-476。

馆设宴招待，并安排会见殖民地官员。薛福成对其倍加赞赏，在日记中写到：“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浹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²⁵⁹ 因其母年逾古稀，去国日久，怀乡心切，左秉隆三次上疏祈请辞官终养，清廷才终于在 1890 年批准其奉母还乡。去新之日，左秉隆为免扰民，特意择时半夜出发，不意各邑群众早已等候多时，云集欢送，并赠送“恩浓海甸”等匾额和万民伞，可见其领新十年，政绩卓然，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事实上，当时左秉隆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其《德兰》（即今英国城市杜伦）一诗可窥见一斑：

三年三度左郎来，慙愧虚名费麝煤。
转瞬秋风吾去矣，何年更上德兰台。²⁶⁰

左秉隆在“慙愧虚名费麝煤旁”自注云“踪迹所至，顷刻间新闻纸传播殆徧”，颇有自得之意。鉴于他精深的英文造诣和为中西政治、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1906 年，牛津大学特颁赠学士学位给左秉隆。此外，他也获得日、法、比三国颁发的勳章。对此左秉隆颇为骄傲，特以诗纪之，自谓“半边苏季子”。

²⁶¹

在荷属东印度设领一事上，左秉隆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国际视野。1882 年广西省后补知府李勉上书左宗棠，倡议仿效新加坡，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当地华人。左宗棠转交给曾纪泽，并征求左秉隆的意见。左秉隆从一个专业外交官的角度出发，并预见了在荷属东印度设领的三大困难，包括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荷兰任命的华官如马腰等人的反对，以及荷兰当局的阻挠等。同时他条分缕析，并就如何设领献上五条对策。时局的发展验证了左秉隆的推断，经多方不断交涉，直至 1911 年 8 月，首任驻荷属东印度总领事苏锐钊才走马上任。²⁶²

²⁵⁹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载饶宗颐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台北：新文丰，2003，页 533。

²⁶⁰ 页 262。

²⁶¹ 页 207。

²⁶² 此事可参考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90，页 176-19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左秉隆成功争取到了英国议会对清朝禁除鸦片政策的支持。1905 年左秉隆随载泽出洋考察，任头等翻译官。载泽《考察政治日记》记载有 1906 年 3 月 15 日大律师韩喀宴请，席间与英国议员议禁鸦片事。²⁶³

《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中也特意提到 1905 年“与英国国会议员议禁烟问题”。左秉隆在《闻上海开万国禁烟会作》其二颇为自谦地写到：“功本天成不敢贪，熟时摘果我应惭。西来浩劫如洪水，不谓消于一夕谈”，并补充到“英国教士屡争禁除鸦片不果，予再使英，与二三下议院员痛谈此事，释其疑难，乃决从之。”显然其内心颇为自豪。应该说，1912 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签署，起码在获得英国支持这方面，有左秉隆的一份功劳。

二、诗坛领袖与“诗界革命”先行者

左秉隆的高超诗艺，吸引了不少本地文人投师问道，求教艺文，如胡心存、吴士达、许佳培、林衡南、王会仪、陈宜敏等，这些文士都成为活跃于本地文坛的干将，形成以左秉隆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其追求清新质朴、新名词入诗的诗学理念也影响到本地文坛。以会贤社月课诗题部分获奖作品为例：

一、赋得腐草为萤，得萤字五言六韵

草经徂暑腐，随处化流萤。湿尚留残露，光疑滚落星。离愁犹带恨，映读日忘形。春梦魂曾绿，秋思魄已青。芸辉如不杯，夜照岂先零。奠土岂甘伍，蟾辉共争荧。

二、赋得中秋月，得明字五言六韵

月色三秋期，关河万里情。可怜今夕望，曾似故乡明。倒影蟾无着，惊寒鹤有声。添衣知露重，磨镜荡云平。坐怯金风冷，光涵玉宇清。天涯同此夜，羁客倍愁生。

三、赋得鞠有黄华，得黄字五言六韵

²⁶³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 1 辑第 10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页 626。

节物秋光老，西风鞠正黄。有华饶一色，不目近重阳。梦起梁初熟，人归径未荒。镜金烘夕照，酿蜡艳新霜。逸韵留彭泽，离骚忆楚湘。年年篱畔意，点缀殿群芳。²⁶⁴

性灵诗歌理论以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崇尚自然率真为核心。以第二首为例，诗中用词简练但富有表现力，如“倒影蟾无着，惊寒鹤有声”描写了夜晚冷清而动荡的意境：月亮的倒影在水中飘忽不定，鹤的叫声划破寒夜。这些词句通过视觉与听觉结合，勾勒出深秋夜晚特有的冷寂氛围，展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象的细腻观察和真切感受。诗的意境带有浓厚的孤独和思乡情绪，典型体现了“关河万里情”这一主题。月光与露水的描写，“添衣知露重，磨镜荡云平”，细致入微地渲染了秋夜寒意，既显出物象之美，又寄托了诗人内心的怅惘。月亮作为联结故乡与羁旅之地的象征，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共鸣：“曾似故乡明”一句，道出了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现实孤独的对比。全诗风格沉静含蓄，饱含情感却不流于直白，如“天涯同此夜，羁客倍愁生”通过月夜之共性映衬出羁旅者的独特愁绪，情感由景生，细腻却有余味。这样的表现方式正符合袁枚“性灵说”中提倡的自然真切、不矫揉造作的诗歌理念。诗中对仗严谨，如“倒影蟾无着，惊寒鹤有声”“添衣知露重，磨镜荡云平”，既遵循了形式上的整齐对仗，又避免了流于表面功夫，句中画面与意境高度契合，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梁启超于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之说，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康有为亦桴鼓相应，倡导“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得到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支持。该诗派公认成就最高的是黄遵宪，如梁启超极力称赞“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丘逢甲遵其为“诗世界之哥伦布”，康有为、陈三立、潘飞声、钱仲联等也均给予黄遵宪极高的评价。

细读《勤勉堂诗钞》可以发现，“诗界革命”诸将，特别是黄遵宪的一些文学主张，同样体现在左秉隆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如《新名词》一诗中，左秉隆便直抒胸臆：

²⁶⁴ 尹诺，《诗歌创作与文化认同——论会贤社的月课诗及其题材、典故与中华意识》，新加坡：《南洋学报》，第77卷，页247-248。

新理日以开，新思日以发。
不有新名词，焉能意尽达？
老宿拘守旧，誓欲斩藤葛。
岂知创造功，未容概抹煞。
我初亦恶之，目钉恨难拔。
习久乃相安，喜其简而括。
诚哉字训孳，生机不可遏。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左秉隆诗学观念的转变，由“初亦恶之”至“喜其简而括”，认为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旧诗学传统并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求，诗学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勤勉堂诗钞》中有新名词入诗者随处可见，包括《戏做番诗》《飞机》《飞船》《潜水艇》《咏轻气球》《咏自鸣钟》《观海上试电灯》《到禅山见火轮车》及诸多异域风物、地名的诗作如《槟榔》《流连》等。所以，较之于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丘逢甲等人，左秉隆“熔铸新思想入旧风格者”的诗歌创作成就亦未遑多让，或更有胜出者。梁启超曾批评一些新诗的诟病：“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²⁶⁵如夏曾佑尝作《绝句》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²⁶⁶

虽用语平易，但同样掺杂了《圣经》典故和西学知识，时人难以解读，需经梁启超诠释方知其意。类似的还有其《沪上赠梁启超》诗中“有人雄起琉璃

²⁶⁵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十三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51。

²⁶⁶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页48。

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句，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赠梁卓如诗四首》中“纲伦惨以嗜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机铃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等句，杂糅了科学、宗教和音译词汇，使人无从臆解。相比而言，左秉隆的此类诗作可谓是“老妪能解”了。如《飞机》一诗以“昔忆随节使欧洲，在法曾驾轻气球”开篇，明白如话，晓畅自然。全诗使用新名词如“飞机”、“机师”、“机械”、“轻气球”、“欧洲”、“远东”等多次，读来却毫无晦涩阻滞之感。²⁶⁷

黄遵宪“诗外有事，诗中有人”和“言文合一”的诗学理想，亦与左秉隆的诗歌创作理念暗合。《勤勉堂诗钞》700余首诗作，题材包括了感时伤怀、民瘼疾苦、家事国是、出使见闻、异域风情、读书心得、唱和酬答等，尽写今人所历之境，所用之器与所遭之势，叙事、写景、抒情，融会贯通，优游不迫，忠实记录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一位恪守儒学传统而又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见闻和思考，称之为“诗史”并非过誉之词。左秉隆推崇元、白诗风，也喜爱摩诘的清幽淡雅，自抒性灵，诗钞中录有《和王摩诘七律六首》，多清丽自然，意境恬淡，如“傍水天桃晨露重，出墙修竹晚风多”，“山深不怪无人到，坐看澄潭万虑空”，“平平沙岸群鸥戏，淡淡烟泉一鹤飞”等句，颇得摩诘神韵。左秉隆不喜章句帖括之学，写诗也主张直抒胸臆，以《自题诗稿》一诗为例：

诗以道性情，非以投时好。
好岂能尽投，情不容假冒。
我诗聊自娱，不作传世想。
兴至漫挥毫，风雨独来往。
不知有声韵，遑暇论词藻。
直以雄健气，径抒吾怀抱。
写就且长吟，得失心自知。
笼纱与覆瓿，毅然两不辞。

²⁶⁷ 页 118。

“直以雄健气，径抒吾怀抱”的豪迈气魄，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决然态度同工异曲。由此观之，如果说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主将和旗帜，左秉隆作为探索者和先行者是毋庸置疑的。

三、杰出的教育家与学者

左秉隆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柯木林认为左秉隆是“新华文化的奠基者”，正是基于左秉隆对新华教育的杰出贡献。领新期间，左秉隆为振兴文教育宵衣旰食，不遗余力。他创立“会贤社”，并捐廉奖励创作，亲评课艺至深夜不眠²⁶⁸；倡办学校，计有毓兰书室，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乐英书室、培兰书室、养正书室等。此外，左秉隆领新第一年《叻报》亦开始发行，虽然因为《叻报》前几年印行的期数不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明左秉隆与《叻报》的关系，但他对《叻报》的创刊肯定有推动作用，这从“会贤社”每期月课的获奖作品都在《叻报》刊登可以看出。《叻报》的发行，不仅对早期新华文教的兴盛有着推动作用，更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新加坡早期华社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此外，左秉隆还成立“英语雄辩会”并亲自担任主席，以启迪新知，沟通中西，并提高民众的英语能力。可惜的是，其继任者黄遵宪不谙英文，左秉隆去职之后，“英语雄辩会”便陷于停滞。

左秉隆还是一位优秀的学者，精通英文。不唯如此，黄荫普在《勤勉堂诗钞记事》中还提到“在欧数年，公更习法语，博极欧美典宪政书，学识益闳。尝以研究所得，着《英国史记》及《新政笔记》各若干卷”。²⁶⁹又据《清代野记》所载，左秉隆亦精通德语。²⁷⁰担任驻新领事期间，左秉隆有撰写《南洋志略》若干卷，“凡南洋风俗、人事、辟埠历史、侨民生计靡不详载”²⁷¹。可惜这些珍贵的史料没有付梓刊行，迭经战火离乱，早已散佚不存，左秉隆的博学闳识，我们也无从管窥了。左秉隆也精通医学。黄荫普言“公复喜岐黄仓扁之

²⁶⁸ 左秉隆《为诸生评文有作》：“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页 271。

²⁶⁹ 页 345-346。

²⁷⁰ 《新加坡纪念诏书》：“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野乘搜辑社，1941，第五卷卷中二。

²⁷¹ 页 346。

学，精研医籍。平生所录札记，哀然三十余巨册，惜均未梓行”。²⁷² 《勤勉堂诗钞》中所附“左秉隆年谱”中有提到1884年左秉隆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与他自身对医学的喜爱和精通是分不开的。卫铸生在与左秉隆诗歌酬唱中有诗云：“平情能使群心服，妙手兼医众腹枵”²⁷³，故而可以推测其在新应有悬壶济世之举。《勤勉堂诗钞》中录有《言医》一则，诗中便引用了《此事难知》《医学实在易》等中医著作。

不唯如此，左秉隆亦通晓音律。张德彝《使还日记》中称：“同视左子兴识有乐童五人，皆龟背堂中肄业者……每日来此相与歌唱吹笛拉箫，声调可听，而子兴和之，节奏毫无舛误，心灵手敏，愧余弗及”。²⁷⁴ 《勤勉堂诗钞》中录有《鼓琴》、《招友弹琴》、《赠亚雅音乐会诸生》等诗作，《山居杂咏六首》其三亦有“浊酒时还饮，清琴久不弹”诗句可以佐证。柯木林访问左秉隆后代时，亦得知其子左志美与孙左志良均擅长小提琴，盖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之故也。

综上所述，左秉隆作为晚清时期驻新加坡的首任正式领事，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才干和文学造诣，在新加坡文坛和华人社会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左秉隆出身寒微，幼年失怙，但勤勉好学，奋发砥砺，少年便有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澄清寰宇之志。生逢“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遂弃帖括章句之陈腐，改研经世济民实用之学。观其言行，察其政绩，可谓晚清官场的清流和模范。可惜时运不济，未能尽展所学，留名青史。陈育崧在《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呼吁：“左公事迹拒今不过六十年，而此间人士能道其详者能有几人口余求其诗文亦散佚无闻，海内外同好，倘有遗文坠落筒，吉光片羽，尚乞赐刊本志（南洋什志），毋使绝迹天壤，斯亦后死者之责也”。²⁷⁵ 左秉隆不仅是一位致力于联络邦交、保护侨民的政治人物，更是一位通过诗歌创作抒发流寓情怀、关怀社会现实的杰出文学创作者。他的多重身份构建了晚清与新加坡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奠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左秉隆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在后世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甚至遮蔽。重新审视并发掘其文

²⁷² 页 346。

²⁷³ 卫铸生，《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叻报》，1889年9月24日，第5版。

²⁷⁴ 陈育崧，《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椰荫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页117。

²⁷⁵ 陈育崧，《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椰荫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页118。

学与历史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晚清文学与外交史的认识，也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补充与启示。

第八章 南溟造境：杨云史新加坡创作诗词研究

杨云史，原名朝庆，后改鉴莹，再改圻，号云史，字野王，江苏常熟人，是清末南来新加坡且刊行诗集的少数官员之一。其著作《南洋群岛华人王者考略》《南溟风土记》《南荒草木状》等虽已佚失，但《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及其续编仍存世，成为研究其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杨云史自幼才华横溢，以诗名驰誉，与元和汪荣宝、江阴何震彝、常熟翁之润并称清末“江南四公子”，且名列其首。出身宦世家的杨云史，其祖父杨沂孙曾任凤阳知府，父亲杨崇伊为光绪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广西道监察御史。杨云史南来新加坡，自称为避官场纷争、寻求心灵安顿而甘愿赴南洋。其在《江山万里楼诗钞》自跋中记述道：“闻南夷岛国有海山之胜，中国人数十万居之，有子孙焉。心壮而慕之。乃于外部求为译吏于南溟之星洲。戊申之冬，乃挈家室，爰载图书，挂席碧海，筑屋白云。”²⁷⁶此番言辞，透露出其对异域风物的向往及对现实权场的厌倦。

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诗词创作，既有对南洋风土的细腻描绘，也有对华人社会的深刻观察，其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与文化认同感，成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将深入探讨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诗词创作，分析其文学风格、主题意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本文旨趣

学界关于杨云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刘盈在硕士论文《杨圻诗歌研究》中，对其生平、诗歌内容与特色、诗学渊源与主张，以及在明末清初诗坛的地位与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梳理²⁷⁷。吕姝焱在其博士论文《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中，辟有专门章节杨云史诗歌研究综述²⁷⁸。以新加坡文学场域为中心考察杨云史的诗歌创作，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嘉谦《南溟、离散、地方感：杨云史与使节汉诗》一文，从离散经验和地方观感

²⁷⁶ ²⁷⁶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83-684。

²⁷⁷ 刘盈，《杨圻诗歌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²⁷⁸ 吕姝焱，《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9。

出发解构杨云史的诗歌创作经验，并与其他驻新使节和文人如左秉隆、黄遵宪、康有为的诗歌创作横向对比，探究杨云史个性迥异，忧患与闲适兼具的创作特色，并如何用传统唐诗意象编织南洋的自然景观，从而赋予南洋汉诗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学意义²⁷⁹。谭勇辉以《江山万里楼诗钞》的南洋纪游诗为文本，重点考察杨云史如何运用神话传说和文学母题，营造出南溟仙境，从而具有“南洋拓境”的重要意义。此外还有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等相关专著中也有较小篇幅介绍杨云史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

前述学界对杨云史新加坡创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研究”，即从其生平、社会背景、创作环境等方面进行考察。这正如韦勒克所言，是“探索出艺术作品与其背景及渊源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关系”²⁸⁰，有助于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这些研究成果，例如对杨云史诗词学渊源、社会活动、流寓轨迹等方面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此类研究往往相对忽视了诗人个体的创作主观性及其作品的内在审美价值，作品的文本细读与艺术特色分析相对不足。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力求更全面地解读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诗词创作。研究方法上，我们将以文本为中心，结合文本发生学、阐释学和现象学等理论，并运用中国古典诗词理论，对杨云史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从“外部研究”的视角，考察其诗词创作的社会背景、诗人自身的个性特质及其与家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关联，以解释作品的生成机制。通过“内部研究”，即对文本进行细读，深入探讨其诗词语言、内部结构、审美情趣、意境营造等方面，揭示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最终阐明其作品的独特性及其在新加坡旧体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韦勒克强调文学作品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或更准确地说，兼

²⁷⁹ 高嘉谦，《南溟、离散、地方感：杨云史与使节汉诗》，《成大中文学报》，第42期，2013年9月，页183-220。

²⁸⁰ 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页62。

具“个性”和“一般性”。²⁸¹ 本文的研究正是在此理论框架下，力图兼顾杨云史作品的独特个性及其与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般性关联。

此外，针对学界已有的关于杨云史作品“南洋性”的讨论，本文将侧重于从文本和文学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如何运用唐诗经典意象描绘南洋风物，以及异域经验如何丰富和拓展了他的诗歌题材与意境。本文试图证明，杨云史的作品并非仅仅是“唐人集子里的回声”，而是融合了异域新境和个人经验，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艺术表达。

第二节 时间、身份与诗歌创作的关联

关于杨云史抵达新加坡的日期和担任官职，学界尚有争论。如李庆年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中提到杨云史是1909年南来担任翻译兼书记，辛亥革命后回国，居新加坡三年。其诗词及自跋中多次提到抵新日期是戊申年，即1908年。学者高嘉谦查阅公文档案后认为杨云史诗文中所记录的时间应是诗人记忆出现误差，他在新加坡居住的准确日期应该是1907年10月至1911年9月，担任二等书记官²⁸²。确凿的证据是1911年时任新加坡总领事苏锐钊为杨云史服丁忧所呈的公文，里面明确提到“查杨鉴莹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到差”。笔者仔细检阅相关文献后发现，高嘉谦的结论令人信服，结合《叻报》相关报道和清外务部档案，似可推断出杨云史抵达新加坡的具体日期为1907年10月14日。经笔者查阅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发现一条新的线索可资佐证。清外务部档案中存有公文《外务部恭拟出使英国大臣敕谕国书事奏稿》，任命李经方为驻英公使，接替原驻英使臣汪大燮，日期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907年6月2日。同月8日有《外务部为请派为驻英使署参随各员先行试署事奏稿》的公文中有“道员左秉隆历充英国使署翻译官，新嘉坡领事，现充外务部头等翻译，西学精深，拟派充新嘉坡总领事……候选郎中杨鉴莹研究新政，讲求西学，拟派充新嘉坡总领事馆二等通译官”²⁸³，同时派充任新嘉坡

²⁸¹ 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页7。

²⁸² 高嘉谦，《南溟、离散、地方感：杨云史与使节汉诗》，《成大中文学报》，第42期，2013年9月，页183-220。

²⁸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筹拨大学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4册，《交聘往来》，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295-303。

总领事馆的还有二等通译官陈昌绪，三等书记官翟春溥。而李经方于 1907 年 9 月曾发公函给清外务部，关于杨云史转调吏部注册一事。李经方出使英国，与左秉隆同乘德国邮轮由香港出发，于 1907 年 10 月 14 日下午道抵达新加坡，《叻报》对此事有详细报道：“初八日下午我国新简驻英公使李钦宪暨新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左子卿观察同附德国邮船抵叻……席散已十点余钟。李左两公仍复归船。一俟翌日，左观察偕其随从迁驻商会。”²⁸⁴由此可以推测，杨云史、陈昌绪、翟春溥等人也应于此时一并同来。所以杨云史抵达新加坡的具体日期应为 1907 年 10 月 14 日，这与高嘉谦的考证亦相吻合。至于为何包括《杨圻传》《杨圻年表》等诸多文献中都指其担任南洋领事，有研究者在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的公文中查得《农商部训令第一百六十号》谓杨圻头衔为“南洋侨商前邮传部郎中代理新嘉坡总领事”²⁸⁵，猜测因有担任代理总领事的经历，加之其在《江山万里楼诗钞自叙》中自称“外部奏充英国南洋领事”，故为表示尊敬而皆称之为领事，而不是二等书记官或翻译官。

高嘉谦亦指出，《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中，一些诗题和词序所辑录的时间便有矛盾的地方，应是诗人重新编辑出版之时，记忆出现差错。这是极有可能的。不过所列举的几处笔者有不同的意见。如《癸丑北游诗五十首》中自述“宦游南夷群岛，去国五年”和《杨云史谥妻记》中提到“居南洋六年”。但笔者认为，这里“去国五年”和“居南洋六年”并无矛盾之处。《癸丑北游诗五十首》前有小序，言明组诗创作背景此处癸丑年为民国 2 年，即 1913 年，如按 1908 年宦游抵新，正好 5 年，但“北游”并非意味着结束任职返回中国。根据马卫中、潘虹在《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前言中提到杨云史在新加坡任职的时间段是 1908 年至 1914 年，²⁸⁶时间正好契合“居南洋六年”的说法，此为其一。其二，高嘉谦认为诗题《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国奏调司书记新加坡留别王啸龙章一山诸同年》和词作《如梦令》小序中提到“戊申季冬，冒风雪浮家南渡”，明显季节不一样，官方史料可证明杨云史的外舅李伯行（即李经方）出使英国是在 1907 年 5 月，而“戊申之秋”是 1908 年，李伯行出使英国的时间不会有错，因此高嘉谦据此推断可能的原因是杨云史编辑出版该诗词集时重

²⁸⁴ 《叻报》，《星轺续志》，1907 年 10 月 17 日。

²⁸⁵ 李寒晴，《晚清民国词中的域外镜像》，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页 22。

²⁸⁶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12。

新回忆写作时间出现了偏差。笔者认为，这里亦存在误读，也并不矛盾。先不论此八首律诗作于1907年抑或是1908年，常理而言，古人做赠别诗、唱酬诗，将相关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创作缘由等信息写在诗题中是很常见的，不可能编辑出版诗稿的时候，还需要重新回忆写作时间，如是依照原稿，诗人写作时不可能年份和季节都写错。不唯如此，诗歌内容也似有与诗题相违之处。如《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国奏调司书记新加坡留别王啸龙章一山诸同年》八首律诗，其一、四首云：

幽州早雁拂边楼，畿辅云山动地秋。
莫是乘舟非恋阙，断无投笔为封侯。
五溪衣服浮家乐，四塞风尘去国愁。
万点青峰青未了，中原尽处是崖州。

扶馀真定事如何，奉使仙槎初渡河。
大野星摇闻戍角，海门月落起夷歌。
独来岛国衣冠古，每看天文涕泪多。
醉后醒来人不见，匣中长剑尽摩挲。

“奏调司书记新加坡”一事，前文已有论述。从诗的内容来看，首句有“幽州早雁拂边楼”，似可推测诗人此时尚居京师，当然也不排除是作者想象之景。章一山即章榘，名正耀，字立光，号一山，与杨云史同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是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其生平踪迹似并未有宦游新加坡的经历。故推测此诗应闻调令获准后与好友相聚，酒后赠诗留别。但第四首“独来岛国衣冠古，每看天文涕泪多”，又似乎显示诗人已在新加坡多时。诸多矛盾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左秉隆、黄遵宪等因公赴任不同，杨云史南下新加坡更像是主动的选择，是其为逃避官场倾轧，寻求诗意栖居的一种退隐。杨云史在新加坡的闲适生活，在其诗词中多有体现。《杨圻谥妻记》中有记载：“南洋气候终岁春夏，园亭清旷，风月殊佳。案牍之暇，陈其书籍，时为高咏，且习胠庐文字。夫人伴坐万

绿中，自课两幼儿读，终日相对于疏帘文簟之间。”因此不少诗篇记录偕妻儿悠游之乐，如《秋夕偕霞客夜游下山》《卜居东陵之麓山海幽深水木明瑟所居曰海山房枕伴啸咏者妻子而已》《携妻子看飞瀑》《海上晓起示内》等²⁸⁷。杨云史不热衷于觥筹交错等社交场合，诗作也很少反映时事政治或本地的社会脉动，但其交友广阔，与其上司左秉隆过从甚密，私下颇多诗歌唱酬之作，如《星洲山居雨晴烟月幽绝左子兴来作诗见赠奉答》《喜左子兴来山舍清话竟夕》《约左公饮即席赋赠》《柬左子兴观察星洲时乞假回苏》《晚晴酬子兴》等诗作。另外从《卓本愚至南溟留宴山阁》《越僧惠上任载经南渡将卓锡暹罗道经星洲囑函彼邦人士兼以诗赠》《醇王前岁道出星洲存问华侨主闽人李清渊家洵邸今岁来主潮人余氏园林洞庭张乐其事幽胜》《柔佛国苏丹宫谒其王》《南洲侨商宴会皆列数十筵错置花木间众客列坐张乐酣饮或跣足席地脱略无礼法余山居时乐为之》等篇看出，作为清朝驻新领事馆书记官，尽管杨云史希望寄情于山水，但无法完全杜门却扫，闭门谢客，与游历文人、云游僧人、本地华社领袖、马来统治者等不乏交集。此外，杨云史也有马来族和英国朋友，留下了《宿巫来人野舍夜雨》《江村夜宿巫来人屋舍》《西友约避暑海屿揣女夜游饮看雨》《喜西友郑逊至》等诗篇。

在新加坡怡然自得的闲适生活，使得杨云史流连忘返，甚至生出“终老是乡，作始迁祖于南溟矣”的想法，后来付诸于行动，筹措资金成立橡胶公司，租地一万二千亩种植橡胶²⁸⁸。不畏荆棘和毒蛇猛兽，只身入山，以启山林，一年多便收获十九万株橡树。有《自题种树图照》一诗，中有“翱翔南溟兮，云水苍茫之湄”“荷锄长啸兮，人皆醉矣莫我随”等句，踌躇满志之豪情溢出笔端。后逢辛亥之变，虽然当权者高官厚禄笼络，但杨云史痛感纲纪之沦丧，无心继续为官，遂于辛亥十一月卸职归国。本打算弃政从商而终老，无奈之后战事骤起，橡胶价格大跌，损失惨重，无资金缴纳地税，民国四年宣布公司破产被充公，再度返新的愿望也成了梦幻泡影。但旅居新加坡的这段经历，无疑是

²⁸⁷ 杨圻《杨圻谥妻记》，《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页218。

²⁸⁸ 杨圻《杨圻谥妻记》，《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页219。

杨云史一生中极为幸福的时光，以至于十多年后他偶然发现“南溟旧照”，忍不住感慨万千：

披图今夕暗惊秋，十六年前万里游。

绿鬓朱颜风月夜，疏帘清簟海山楼。²⁸⁹

第三节 南溟唐音：传统接续与诗境拓展

清代的常熟文风昌盛，文人辈出，有“翁庞杨季，言归屈蒋”八大士族之说。常熟杨氏源出南阳叶氏，于康熙九年迁往常熟，经数代苦心经营而成望族。其中杨景仁一支仕途颇为显耀，进士就有杨希铨、杨泗孙、杨崇伊三位。家族数代能诗，多有诗集传世，如杨景仁著《诒砚斋诗存》四卷、《诒砚斋诗钞》，杨希铨著《菘畦诗文稿》，杨希钰著《凤麓草堂诗稿》，杨沂孙、杨泗孙等也有多部诗集刊行。杨圻的父亲杨崇伊著有《天香云外居诗钞》。杨圻幼承庭训，受此家族风气影响，很早就展露出了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其弟子李猷言：“先师少年时，从西昆入手，细腻熨贴，和色泽音调方面早不成问题，以他隐士之高怀，写摩诘等之五律，益见清新悦目。如中年又一放而为苍劲之少陵，岂非大成就哉。”²⁹⁰概括得甚为精当。追溯其诗学渊源，主要受到地域诗学和家学、家风、家法的影响。地域诗学对文人的创作影响固然深远，而家学、家风、家法的影响则通过家族文学传统的潜移默化或强制输入，对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带来相似性和继承性。因此，在而家学、家风、家法和地域诗学的双重视域下考察杨圻的诗学渊源，不仅有助于从长时段历史观把握其诗学创作特色形成的时代因素，地域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传衍，对诗人个体特质、生平履历、家学传承的观照亦有利于理解其有别于地域文学传统中迸发的个人特色。

明末清初钱谦益和其门生冯舒、冯班等创立，以常熟虞山命名的“虞山诗派”，盛行一时，对吴中地域诗学和文风、文人创作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诗派提倡诗宗晚唐，崇尚西昆体，讲求学人气度和现实关怀。虽然乾嘉时期吴中诗坛为性灵一派所占据，迨至晚清时局动荡，鼎革之际，吴中地区诗人痛感同光体之流弊和于现实无益，遂重拾西昆传统。

²⁸⁹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738。

²⁹⁰ 杨圻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98。

由于天赋、性情、个人经历和审美追求的差异，纵使杨圻置身于这一家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背景之下，其诗风却在家族共性之外，折射出独特个性。杨云史相较于其他家族成员，诗名更甚。所谓“清雄典雅，直逼唐人”（杨士骧），以唐为宗，力振唐音，受到诸多诗歌评论家如陈衍、钱仲联、张百熙等的推崇。杨云史没有关于诗词理论的著作刊行于世，仅在《江山万里楼续集》自序中表露其对诗词的态度和看法：“故文章者，承天应人，因时垂后，制作法度经诰典章之谓也。至于文学，孔门列四科之一，又曰余力以学文，则其专力所在可知。西汉曰笔札，六朝人无韵曰笔，有韵曰文，诗赋歌词，斯亦文笔而已。顾后世乃以诗赋歌词之文笔，崇为文章，斯亦舍本求末，小视文章之时用矣。余则辞而非之，诚以咏叹风物寄托意兴之篇什，固不得谓之非文，直可目之为小道，安足与谟诰典章经制法册并称？国家有之不增其重，无之不减其轻，余故目之为小道，而不足为，亦曰能之而弗求精矣。”²⁹¹杨云史虽然以诗词称著于世，但却视诗词歌赋为“小道”。对自己的诗人身份，更发出“夫诗人者，穷愁独处，无足于天下者也。余岂其诗人也耶？嗟乎，余其诗人也矣”的自嘲。²⁹²

根据李庆年统计，《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中，约有 171 首诗作于新加坡，编入《壮年集》，卷二共计 62 首，卷三共计 109 首。²⁹³不过其并未具体说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尚待考证。卷二中至少《江雪》《寄秦中故人》《溪行》、《侍家大人宿邹氏山庄》《夕照》《山中》《五月度支部奏留引见颐和园》《江寺》《江上》《紫骝歌赠李毅侯内弟郎中》《兖州》《戊申中秋夕值宿万寿山户部公所夜闻颐乐殿箫鼓声》《江村》《京口江楼感赋》《登雨花台》《江上怀亲》《登北固甘露寺瞻彭杨诸将遗像》《夜宿山溪舟中晨起入观音山》《自香港海行两日夜见万咕啰山烟帆千百近安南矣》《庚戌秋回国赴鄂州》《送妇之扬州》《庚戌仲春归苏台》《庚戌春日再由南溟归家一月》等篇目并非是在南溟所作。笔者细读后归纳统计后，明确可考作于新加坡的诗篇如附表 2 所示。一部分诗歌采摭异闻入诗，这部分作品以《巫来江歌》代表。杨云史听闻古柔佛王有男女相恋，双双投水而死化为蝴蝶，感之与曹植、甄妃的凄美

²⁹¹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693。

²⁹²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693。

²⁹³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205。

爱情故事相似。曹植有感而发作名赋《洛神赋》流传千古，而“哀哀艳情，乃在荒服，惜无才子文人以寿之”，²⁹⁴ 于是创作这首《巫来江歌》：

巫来江水碧如油，炎方帝子乘兰舟。
江女摇珰烟花洲，绿发参差珠玉秋。
红肌香泪出风雨，耿耿银河隔天语。
埋骨无人吊碧山，狒狒来时猩猩去。
蛮云莽莽骑红鲤，苍桔露冷迷湘水。
早知天上胜人间，一笑相逢都未死。
水云破碎月脱衣，夜来化作寒蝶飞。
青陵台畔行人稀，荒宫梁殿花草非。
湿萤暗照雷塘夜，游魂归去青山下。²⁹⁵

这首诗通过唐诗中经典意象的运用，如江水碧如油，炎方帝子、兰舟、江女等，营造出美丽、神秘而飘逸的仙境。“狒狒”“猩猩”“蛮云骑红鲤”将南溟的风物描绘得栩栩如生。通过对南方特有动植物及风物的描绘，诗人不仅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更在意境上融入了浓郁的异域色彩，增强了诗的表现力。结合古典爱情传说与充满想象的叙事，使得《巫来江歌》传达出深情婉约的情感，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类作品不仅是唐诗的简单回声，更是杨云史在异域生活中对现实感悟的体现，通过汲取多种文化养分，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元的诗歌格局。这一创作过程与成就，恰好说明其诗歌在自身综合的艺术造诣与文化积淀下，展现出独有的诗境拓展性，是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完美结合。

第四节 奇境仙笔：《海山词》的异域经验

词又称诗余，滥觞于隋唐，在宋代达到艺术顶峰，元代转而衰微，直至明末始兴盛，为清代词的中兴奠定基础。清初诗人多能为词，如王夫之、屈大均、

²⁹⁴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85。

²⁹⁵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85。

吴伟业、王世禛等。迨至晚清词坛受由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影响颇深，最富盛名的是“晚清四大家”，即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常州词派强调“比兴寄托”，但反对深文周纳、穿凿附会，推崇“词史”重视词的社会意义。杨云史诗坛地位自不待言，在晚清词坛亦有一席之地，有“诗如工部，词如后主”的美誉。康有为在为《江山万里楼词钞》作序时概括杨云史的词作成就：“词人皆师法南北宋，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倪宕道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吾门人杨圻云史，生于京师华腴之地，游宦乎南溟诡异之俗，遭遭国难，朝市变迁，感激既多，郁而为词，盖与李中后主之身世亦近焉。其旨远而微，其情深而文，其声逸而哀，回肠荡气，感入顽艳，清词丽句，自成馨逸，而肌肤若冰雪，天然去雕饰，左挹浮邱，右拍洪崖，超绝尘埃，若藐姑射仙人焉。盖三李之芳躅复见于今，而非余子所能望见者也。”

²⁹⁶ 康有为认为，杨云史的词“度世飞升”，可惜鲜为世人所知。何震彝亦称赞“云史为词，不尚短钉，不事艰涩，自然高朗，一洗凡音。用古入化，其实也若虚，出语必圆，其清也则厚。……而词之高健幽咽，神理骨性，又为人所难到之境。”²⁹⁷ 其词深具幽微要眇，言不尽意的特殊美感。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叶嘉莹论及苏东坡、辛弃疾二人诗化之词曾提出，二人的词之所以具有“双重意蕴的幽微深曲之美”，是因为二家本身都具有一种“在仕途中追求理想而不得的挫伤”。佛教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求而不得为最。这种矛盾心态乃是“其儒家的用世之心受到挫折后乃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休养。”²⁹⁸ 杨云史的词境亦复如是。山林隐逸与感时忧国的双重脉络，熔铸了儒家修治齐平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道家鸥鹭忘机、宁静淡泊的超然心态。常州词派重要词论家周济提出词史之说，提倡中词中见史，因是否心怀经世济民之心而有高下、轻重之别：“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

²⁹⁶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86。

²⁹⁷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87。

²⁹⁸ 叶嘉莹，《清词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80。

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以此检视杨云史的词作，可以自树一帜，称为词史毫不为过。

杨云史词作颇丰，有《回首词》《楼下词》《海山词》《望帝词》共四卷。根据李庆年统计，《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中，约有 68 阙作于新加坡。其中卷三《海山词》66 阙全作于新加坡。另外卷四《望帝词》两阙《长相思·南溟山居池兴》与《菩萨蛮·新加坡暑夜山园即事》也作于新加坡。笔者细读后发现，《江山万里楼词钞集外词》中还有一首《八声甘州·南溟秋望》也应是旅居新加坡时的作品。《海山词》也并非全作于新加坡，其中《满江红·乍暖轻寒》作于壬子二月，即 1912 年，此时杨云史已回国，另外《破阵子·冰簟银床除夕》中也明确说明是辛亥回国后所作。《好事近·渔父四首拟朱希真》和《好事近·樵夫二首》根据词的内容及词后集评“乱后惨境，抵读一部《桃花扇》”²⁹⁹，故推测也应是回国后见闻所感所作，另有《好事近·江行舟中寄妇霞客》《金缕曲·送孟龙从弟北行》从词中“昨夜雪后看江山”和“送我归京曾几日”等内容也可大致推测为归国时所作。因此杨云史在新加坡所作词作现存应共计一共 59 阙。这 59 阙按其词牌名和出现的频率统计如下表：

词牌	次数
相见欢	2
如梦令	2
好事近	3
南柯子	1
青玉案	1
祝英台近	1
蝶恋花	1
浣溪沙	5
八声甘州	2
贺新郎	2
金缕曲	1
高阳台	1

²⁹⁹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637。

声声慢	1
长亭怨慢	1
南浦	1
清平乐	1
六丑	1
忆江南	2
水调歌头	2
南乡子	23
暗香	1
长相思	3
菩萨蛮	1

表 5: 杨云史 59 阙词牌名和出现频率统计表

文体的选择是作者自我表现的一个面向，填词时选择文、情一致的词牌名是最重要的，词牌确定了词的情感基调，节奏和音律。作者确定了要填写的内容和感情基调，也必须要选择适合这个体裁和感情抒发的词牌。从表二可看出，杨云史在新加坡所作的词，以三字词牌的小令居多。细腻清扬，欢快谐婉的词牌居多，但也不乏拗峭挺劲的词牌。从主题与内容上划分，杨云史在新加坡创作的词作包括记家室清暇之乐，书写故国之思、流离之情与异域之景。记家室清暇之乐如《如梦令·簾外一阶花静》二阙，《好事近·海岛楼居晓妆词和内》等词。抒发离愁别绪与家国情思占最大的比重，如：《相见欢·井梧瑟瑟微寒》《青玉案·垂杨夹道飞尘妥》《祝英台近·烛花明》《蝶恋花·烛影摇红怜昨夜》《浣溪沙·疏柳凄清旧苑前》《八声甘州·一回头往事总悠悠》《贺新郎·红豆枝枝发》《金缕曲·不尽凄凉意》《忆江南·己酉秋夜起坐万绿轩》《贺新郎·旧事堪弹指》《金缕曲·富贵非吾意》《高阳台·见燕时客南溟》《声声慢·星洲白蔷薇盛开感赋》《长亭怨慢·秋柳》《南浦·梅花》《六丑·己酉春感》《相见欢·雨残花暝西楼》《暗香·十年风雪》《水调歌头·明月飞天水》《浣溪沙·庚戌重游星洲》《浣溪沙·上元寄家书》《忆江南·月夜归东陵山居》等。着重描写南溟纪游与景观的词作，包括《南柯子·地向天边尽》《清平乐·海岛酒楼题壁》《水调歌头·大好佳山水》《南乡子》

（共 23 阙）《浣溪沙·春水悠悠白鹭闲》《长相思·星不明》《长相思·元宵感书星洲旅壁》等。虽说“词如后主”，但甚少忧愁深广之作，也没有一般流寓文人或贬谪文人的哀婉凄凉、幽怨愤慨和离愁别绪。这自然与杨云史南下的背景是有关联的。如前文所引，他是“闻南夷岛国有海山之胜“而自愿南来，新加坡在他眼中，无异于南溟桃源，逃离了京城的庸人俗事，无丝竹乱耳，案牍劳形，又有妻儿陪伴左右，安然自乐，流于笔端，自然多悠游闲适的情调。从《海山词》的命名亦可看出其对新加坡风景之胜的喜爱。《浣溪沙·仙吏移家车马稀》中自注曰“余夫妇居南溟六载，三迁其居，皆有海山之胜。孤岛绝壁，幽居乐甚，”³⁰⁰ 甚至将其居所也命名为“海山房枕”，《水调歌头·大好佳山水》前有小序云：“庚戌之春，回国两月，默查天下将有事，乃于六月揣图书载妻子再游南溟，所居曰海山房枕。”³⁰¹

以写新加坡风土人情的 23 阙《南乡子》为例，《南乡子》原为唐教坊曲名，用作词牌多咏江南风物，曲调音节流利谐婉。词前作者自序云：“五代李珣有《南乡子》数阙，纪炎方风景，其词甚美。余居南溟久，乐之，为填二十三阙，以继其声。”³⁰² 虽“继其声”，但这 23 阙词作却并不与前人相因袭。李珣 17 阙《南乡子》，皆描绘东粤景色与风土人情，质朴而清新，如清茶沁人心脾。杨云史 23 阙《南乡子》则更有胜出者。如果说前者的组词如一幅幅优美清新的工笔，杨云史的 23 阙《南乡子》可比作简练洒落、含蓄深邃的写意。23 阙皆尽描写杨云史在新加坡所见所感，既有清新婉丽之作，也不乏豪宕雄迈之词。其中第 1 至 8 阙，第 11、12、13、15、17、18、23 阙描写新加坡热带自然风光，试看第一阙：

花满路，是嘉东，沙登宫殿浪花中。海上艳阳三月里，车如水，十万绿柳青草地。³⁰³

³⁰⁰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637。

³⁰¹ 同上，页 628。

³⁰² 同上，页 628。

³⁰³ 同上，页 629。

这首小令以开阔雄浑的笔调，热情描摹了壮丽的热带景致，气魄阔达，情调昂扬。首句写景在前，陈述地名在后，新奇但不突兀，一下子便把繁花满路的美丽风光展现在读者面前。紧接着由近及远，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宫殿仿佛置身海上，被浪花所包围，海天一色，壮阔雄伟。而更远处海上艳阳高照，陆上车如流水川行不息，极目所望，遍地椰林与芳草地，一幅壮丽的热带都市景观徐徐展开，气象恢弘，语词宏博，引人入胜，有豪放派之风。

第二阙则柔婉清丽：

残照下，倚楼看，珍珠帘子玉栏杆。寂寂水榕花落尽，香成阵，红雪晚来深一寸。³⁰⁴

首句“残照下，倚楼看，珍珠帘子玉栏杆”一句，以简笔白描，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活动，也奠定了整首词的内在情感。夕阳西下，凭栏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倚栏”或“凭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寄托情思的经典意象和母题。如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李清照《点绛唇》“倚遍栏干”，晏几道《御街行》中“栏干倚尽”，岳飞《满江红》“凭栏处，潇潇雨歇”等。有登临胜迹，游目骋怀，寄情于山水；亦有独上高楼，忆往昔离愁别恨，伤春悲秋。“珍珠帘子玉栏杆”承接上句写所见之景，以简洁而富有意境的语言，勾勒出细腻而清晰，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珍珠帘子”或是杨云史借用宋代诗人陈祥道《珍珠帘》一诗“东风飘拂雨纤纤，吹向空中草木沾。记得传喧三殿日，恍疑天半撒珠帘”，以珍珠帘比喻细雨飘拂的手法，喻示斜风细雨中欣赏自然之美景，给整首词营造了朦胧而超然的意境。下阙“寂寂水榕花落尽”，有研究者认为是水榕花凋谢之语，水榕花又名水翁花，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地。但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水榕花多为淡黄色，与后面“红雪”并不契合，故此处或许“寂寂水榕”与花落尽，是写两种景物似乎更为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七言“4+3”的诗歌顿歇节奏。末句“红雪晚来深一寸”为点睛之笔，由实景转为想象，以“红雪”比喻“落红”，色彩瑰丽浪漫，意境鲜明独特，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³⁰⁴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29。

开”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认为，词有“写境”与“造境”之分。“写境”即对客观现实的描写，而“造境”则是虚构和想象。无论写实之境，或是虚构之境，都需要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虚构之境其材料也来源于现实。以新加坡种植的花卉推断，有可能是红色风铃木。至今新加坡街头依然可见此景，雨水洗礼后满地落红，宛如桃源仙境。全词不着一字言情，含而不吐，营造出含蓄隽永，清丽细致的优美意境。

同样描绘新加坡海山盛景，堪称上乘之作的还有第 15 阙：

茅屋小，远人烟，闭门燃竹不成眠。月照白猿啼树里，南风起，山果夜闻抛涧水。

该词词句清丽，造景新奇，通过远近、高低、动静的和谐搭配，以白描手法茅屋、月夜、南风等静谧意象营造出清旷辽远的山居图景。词人夜不成寐，闻见白猿夜啼，风起山果掉落涧水之声，以动写静，愈见其静，反衬山居环境之清幽，较之王维“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更显幽静。全词虽然只有短短 30 个字，于描写自然清幽景物之美中表现诗人的隐逸情趣，并暗含着孤寂的情绪，含蓄隽永，余韵无穷。上片写近景，“小”“远”点名所居住环境之偏远，语言朴素清新。“不成眠”是词人内心活动的投射，但是否因寂寞、苦闷、烦忧而不成眠，不可妄下断语。下片继写夜晚山林景色之静谧，以动衬静，虚实结合，极为传神。可以认为是想象之境，词人夜不能眠，辗转反侧之际听见白猿啼叫，风起吹落山果掉落涧水，又或者是起身漫步山林所见实景。依照西方现象学的观点，意识是主体向客体的不断投射，主客体的关系和这些投射活动构成的世界才是研究的重点。比如致力于研究审美体验的文学批评家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认为：“无疑，我通过语词一眼望见的，是没有失去客观性外表的精神形式。然而，它们似乎与思考它们的我的思想并不异质。它们是对象，不过是主观化了的对象。简言之，既然由于语言的介入，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我心灵的一部分，主体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对立也就大大地减弱。”³⁰⁵

中国古典诗学所谓的诗境，或者神韵说等，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³⁰⁵ 蔡宗齐著，刘青海译，《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 20。

此外《南乡子》系列组词中也有不少社会活动和人物的描写，包括其 9、10、14、16、19、20、21、22 阙等，或意象开阔，情景交融，或细腻传神，描绘出欣欣向荣、物阜民安的盛世景象。如写狂欢之夜：“跳舞夜，尽狂欢，吹笛击鼓万人看”，写足球比赛：“芳甸晚，蹴球天，万人齐坐绿阴边。蹙口一声人尽散，衣香乱，海面夕阳潮上岸”，写印度庙会：“印度会，比龙华，金铙铜鼓杂鸣笳。草际千灯花乱影，暗相引，一迳深深铺满锦。”写本土少女：“肤似漆，鬓如云，山间踟躅意纷纭。雨横风狂花满径，衣香迸，云破月来羞见影”等，俱为兼具清雅与豪迈之作。数词“千”、“万”反复出现，如“草际千灯花乱影”“十万绿椰青草地”“吹笛击鼓万人看”“万人齐坐绿阴边”，“十万松杉春涧里”，用夸张的手法壮大词境，营造出宏阔的景象。无怪乎集评云“此二十三阙海内传诵已久，奇境仙笔，足令蛮荒生色，益令人缅思桃源。”³⁰⁶

综而观之，相较于其它词作多幽怨沉郁，这 23 阙《南乡子》总的基调是积极美好的，热情描绘了新加坡的秀丽景观和风土人情。唯独最后一阙颇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伤之情，全词如下：

凉宵好，望长河，碧峰楼阁起夷歌。峡里弹琴秋月出，听琴客，暗卷山帘花雨湿。³⁰⁷

作为诗歌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意象”一词，在中西方诗学界的论述汗牛充栋。从刘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到王昌龄的“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安放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胡应麟“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等，蔚为大观。现代诗家则以朱光潜在《诗论》中定义“在人的审美过程中，客体（即审美对象）在主体直觉中留下的影像、映像”最为切中肯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决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对意象的重视和经营。正如陈世骧在比较欧洲与中国批评传统的古典根底时的总结：“倾重抒情诗的中国古典批评传统，则关注诗艺中披离纤巧的细项经营，音声意象的召唤能力，如何在主观

³⁰⁶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 630。

³⁰⁷ 同上，页 630。

情感与移情作用感应下，融合成一篇整全的言词乐章。”³⁰⁸ 在西方诗界则有康德、克罗齐、庞德、艾略特等人，著述甚多，此不赘述。新加坡虽地处赤道附近，无四季之分，终年酷暑，但杨云史笔下勾勒的南溟胜境，少有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的景象，反而多清凉宜人、幽静闲适的舒适。起笔“凉宵好”点明时间，也为后面的感情抒发做铺垫。良辰美景，清凉世界，远眺长河，苍翠群山掩映之中的楼阁传来本地民族的歌谣，辽阔而悠远。凉宵虽好，此情此境，作者或许难免起故国之思。孤客之心，未摇落而先秋，虽无四季，明月孤升，在词人眼中，恰似秋月之使人生愁。峡里琴声悠悠，仿佛李白月夜听卢子顺弹琴，孤寂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全词动静结合，用“凉宵”“碧峰楼阁”“秋月”“花雨”等静谧的意象描绘了一幅清凉月夜图，而幽幽琴声和夷歌，“起”“出”“卷”等一系列动词的使用，以动衬静，更添寂寥，尾句“暗卷山帘花雨湿”则为传神之笔，触景生情，似乎心中愁绪已无法抑制，“暗卷山帘”却发现雨打花枝，更添愁绪。整首词写景逐层递进，构成了完整的内在情绪变化。

杨云史将这阙安排在最后，显然也是别具深意。前面 22 阙皆尽盛世之景象，仿佛世外桃源，词作中反复出现花、雪、水、海、浪、山涧、雨、绿蕉等意象，繁花似锦铺满道路的加东，宛如矗立碧涛之中的苏丹皇宫，万绿丛中红墙的阁楼，一切都令人无比神往。然后夷歌升起，琴声幽幽，秋风秋雨愁煞人，是词人顿起流寓异域的离愁别绪，抑或如此美好的世外桃源，让词人不禁联想起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晚清，此种反差，不禁起故国之思，忧国忧民之情。口“秋雨”之意象，在中国传统诗词中，向来比兴寄托愁思，如蒋捷《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如同蒙太奇手法展现听雨的不同场景，寥寥数字写尽人生悲欢。朱彝尊“共眠一舸听秋雨”，诉不完思念深情。“暗卷山帘花雨湿”一句，如叶嘉莹所说的“弱德之美”，即用以象表情，“不作径直之言说”，借花之雨点与人之泪点相似之处表面写景，实则写情，以“隐笔”“缩笔”及“曲笔”婉转出之……因而遂能托象幽微，寄兴深远，”³⁰⁹ 引起读者内心深处更强烈的共情。

³⁰⁸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4，页 51。

³⁰⁹ 叶嘉莹，《清词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93。

相较于这二十三阙《南乡子》的豪迈气象，其余词作多幽怨沉郁，或含蓄婉转，展现出南洋词坛更丰富的情感表达和多样化的词风。婉约柔情者，如《菩萨蛮》《蝶恋花》；欢快谐婉者，如《浣溪沙》《忆江南》；豪放旷达者，如《水调歌头》《八声甘州》。其中，《好事近》与《浣溪沙》出现频率尤高，尤以《好事近》一调，因其短调韵密、音节峭峻，常用以描写风光月霁、鸟语花阴，在众多南洋词作中形成独特的美学风貌。以杨云史《好事近》（海岛楼居晓妆词和内）一阙为例：

烟海荡春空，几点疏星残月。正是玉人梦醒，催起来时节。

安排妆镜绣帘间，帘捲散云发。楼外海山深处，飞一轮红日。

此词虽为闺阁之作，但其笔法与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之华美绮丽截然不同。温词以“金明灭”“云鬓改”“泪光红浥蛟绡透”展现幽深绮靡的视觉意象，重在雕饰笔致，凸显女性姿态之柔婉。而杨词则避繁就简，运笔清朗，以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象为背景，使闺阁之情不流于脂粉气，而别具清旷之风。从词调格律来看，《好事近》又名《钓船笛》，《翠圆枝》词牌中凡近词皆句短，韵密而音长。上下阕第一句用平声，而余下皆为仄声收尾，短调声容拗峭，使得本应流于缠绵悱恻的闺阁之乐内容，平添激越之感。而首尾皆描写异域壮丽景色，用字机警，“烟海荡春空”中仅用“荡”一字，便将异域烟波浩渺的气象传神刻画出来。而“春空”二字，则将季节、氛围与远景巧妙融合，使整个画面更具动态感。继而“几点疏星残月”，更添几分冷寂之意，营造出晨曦初上的微妙光影。

至下阕，“楼外海山深处，飞一轮红日”句尤为精彩。“飞”字点出红日腾跃之动感，使景象更加生动，且与上阕的“残月”形成强烈对比——由冷寂之夜向明朗朝曦的过渡，使词境由幽微抑郁转向豁然开朗，时间上承接上阕天将破晓，初醒慵懒，夫人尚弄妆梳洗之际，陡然瞥见如此壮丽雄伟的景色，消融了羁旅漂泊惯有的孤独情绪，整首词境也豁然开朗，给予读者积极的情绪。这一意象转变，不仅构成了视觉上的层次递进，也使词人在晨光中目睹壮丽景象的瞬间，获得了情绪上的升华。正如哈兹里特在他最重要的美学论文《论一

般的诗》所言：“如果仅仅描写自然事物，或者仅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³¹⁰此词正是通过红日升腾的景象，使羁旅漂泊的孤寂感得到消融，将个体感受融入更广阔的自然境界之中，展现出空间与情感的互动。

杨云史此作虽以闺阁晨妆为题，但却不囿于传统闺怨词的柔婉缠绵，而是以壮阔景色、拗峭音律赋予其更丰富的情感层次。这不仅使词境更加开阔，也使其区别于宋词传统中的柔靡之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³¹¹此词正是借景写情、景情交融的典范。

第五节 经典与造境：旧体诗词的横向移植

翻检视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诗词创作，视之为贬谪文学或流寓文学都是不恰当的。杨云史自愿南来，视新加坡为世外桃源，隐逸之所而非山陬海澨荒蛮之地。曾自言“昔东坡居儋耳，子厚居柳州，其言多愤懑忧怨，仆非迁谪，宜无所哀，且得其乐矣”。³¹²从地域空间看，也甚少以清朝为中心的书写和“中心”和“边缘”对立的表述。流寓文学多书写对流寓地的不适，由此而生的孤寂隔离之感，或思念故土之情，特殊的身份和处境，影响文学作品创作的特质和主题。张兴成在评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时归纳到萨义德认为文化是“帝国主义物质基础中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决定性的活跃因素”，在高雅的审美趣味背后，隐藏着更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与支配欲望，高雅文化所散布的殖民思想常常具有更强的渗透力，更易于被广泛接收，在十九世纪欧洲列强攫取殖民领土的过程中发挥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帝国的形成是一个“帝国、地理与文化”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现代帝国文化与其控制的土著、领地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重叠与渗透的权力关系。³¹³对比同时代南来的流寓文人或官员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杨云史诗词中甚少流露出

³¹⁰ 艾布拉姆斯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75。

³¹¹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14。

³¹²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84。

³¹³ 张兴成，《评介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书介与短评》，页156。

帝国主义的视野和民族主义情怀。如丘逢甲笔下频繁出现“南荒”、“汉官”等词，显示其根深蒂固的华夷对立秩序观：“谁料南荒柔佛国，听松庐更有诗孙”（《答叶季允懋斌见赠》），“十丈黄龙卓国旂，南荒群识汉官仪”（《赠罗叔羹领事二首》）³¹⁴，也时常流露出在朝贡体系中以宗主国自居的优越感：“碧眼胡儿拜武皇，贡书犹托岛中王。直陈藩国流离状，曾有吾家侍御章。”（《舟过麻六甲》）。³¹⁵ 两种南溟视域对照，深受传统士大夫人格影响，政治追求相对保守，但怀抱极大热诚和主动性走入异域的杨云史，主体抒情流露出更多的是对清朝统治大厦将颓，帝国分崩离析的隐忧。在其数首感怀诗，如《南溟感怀》、《星洲春感》、《九月十五日海峡望月感怀》等，以及12首《南溟哀》组诗中体现得更为透彻。

概而言之，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词作，将现实的异域与经典的意象彼此融合，造就了奇丽的诗境。由于词的审美特质，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与意象，故如隐去作者姓名和创作年份，其实很难分辨出词作的背景，读之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以旧风格而含新景物，虽然境界并未所有突破，但并不因为语言意象的传统而显得陈旧，相反依然极富感染力和涵咏的韵味。对本地读者而言，眼中所见的实景与词人笔下冷静清幽的造境形成对比强烈的反差审美。不同于传统的贬谪文学和流寓文学。而对于文学母国的读者而言，对异域的想象并未因为距离遥远影响情感体验，俯拾皆是经典意象变异域山川为故国风景，无疑拉近了读者的距离和减少陌生感，凝结的新意象将异域之“异”呈现在读者眼前，带来新奇的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共生互造，有反差但是并不突兀，给人以奇丽之感。正如萨义德关于文本性态度的诠释，认为当人与未知异域相接触的时候，“人们不仅求助于以前的经验中与此新异之物类似等东西，而且求助于从书本上所读过的东西”。³¹⁶以旧风格而含新意境，对清末“诗界革命派”，如夏曾佑、谭嗣同和黄遵宪等人好以新名词入诗所导致的疏离之感，是一剂良药。如黄遵宪《今别离》之一中尾句“所愿君归时，快乘氢气球”，虽然新奇，读之便不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渐行渐远渐无穷”等句之韵味无穷了。因此，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就特别点明了诗词之别：“词之为体，

³¹⁴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186-187。

³¹⁵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188。

³¹⁶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页121。

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³¹⁷值得注意的是，这 23 阙词中，杨云史融入了一些新词和新加坡地名，如“嘉东”，即“加东”，指新加坡东海岸一带，早期土生华人聚集之处，“沙登”原为树名，马来语作“Pokok Serdang”，又名扇叶葵，后指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梳邦再也东南边的一个市镇。此处笔者推测应是指甘榜格南苏丹皇宫，因“苏丹”（马来文 Sultan）与“沙登”（Serdang）发音颇为相近之故，作者混淆是有可能的。另外还有“袈笼”、“印度会”等。如此，词由于其抒情本质的特殊性而和“诗界革命”产生一定的疏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以新名词入诗的弊端，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新名词与旧格调的融合，并非易事。因为所谓的新名词，多是枯涩难懂、新创的翻译词汇，或是自造的隐语，佶屈聱牙，生硬晦涩。除非对新学、或者认同“诗界革命”的文学之士，否则很难理解诗歌的含义，更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同为“诗界革命”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曾直言其弊：“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并举数例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等句，认为皆“无从臆解之语”³¹⁸。职是之故，尽管有研究者曾批评杨云史的诗歌“如唐人集子中的回声，感受不到多少地方感，都被语言调整为近似的熟悉意象，”³¹⁹“旧瓶装新酒”，新酒虽好，对于习惯了几千年唐诗宋词营造的意境里的读者而言，情感和习惯上并非易于接受。

从文学史的延续性来看，杨云史在新加坡的词作，延续了晚清词坛对南宋雅词风格的推崇，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继而横向移植到新加坡的文学场域中。然而，杨云史在词境的塑造上突破了传统的感时伤世、故国之思与个体情愁等固有主题，善于从传统词学资源中拓展异域景象的表现手法，丰富古典文学的创作空间。杨云史“独振唐音”的特点尤为体现在其词作对唐诗的化用上，包括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和反用等多种方式，创造出在“熟悉”中融入“陌生”的阅读体验。例如，其《水调歌头·明月飞天水》中的“明月飞天水，苍莽海

³¹⁷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卷下《未刊词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19。

³¹⁸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页 49。

³¹⁹ 黄锦树，《过客诗人的南洋色彩赘论——以康有为等为例》，台湾：《海洋文化学刊》，第 4 期，2008 年，页 1-24。

云间”显然仿自李白《关山月》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在致敬传统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意境。

尽管清代词学在题材、手法和意境等方面已有所拓展与创新，杨云史后期的词作似乎更契合“词史”理论，突出对现实的关注和叙事功能的增强。其诗词成就也正如《暗香·十年风雪》后集评所言：“南唐神韵，北宋规则，合而为一，自成一家。”³²⁰ 杨云史通过在异域延续传统文化符号的书写，构建起抵御外界文化同化的精神堡垒。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史而言，为后继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尽管杨云史的创作对后世影响有限，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文化实践，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³²⁰ 杨云史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633。

第九章 地域诗学与文学传承：叶季允诗歌研究

叶季允（1859-1921），原名叶季隐，又名叶懋斌，号永翁、惺噩生、“听松庐诗孙”，祖籍安徽古歙，少时移居广东番禺，本地学人姚梦桐根据叶氏所刻印章考证，其他雅号还有阿允、黄山三十六峰待皈僧、永头陀、叶一叶等，作为宋代词人叶梦得的后裔，叶季允以“石林诗裔”自居，其学术渊源与家族背景为其文学成就奠定了深厚基础。

叶季允幼承庭训，曾撰文自述幼年读书“仆不敏，读父书，不知图进取，妄自菲弃，未冠即辍学”。³²¹这当然是叶氏自谦之词。实则他天性聪颖，走笔立就，倚马千言。新马文坛领袖邱菽园就对其骈文创作功底尤为推崇，可见叶季允在彼时文人中的地位。叶季允才华横溢，诗文双绝，且精通金石篆刻和中医。当时寓居新加坡的文人霍凤乔在《师汉斋印存》序言中提到叶氏“琴棋书画，三教九流，医卜音律，靡不兼通，而尤深说文金石之学”。³²²著有《永翁诗存》（陈育崧辑录）《师汉斋印存》《百寿文谱》《饌古堂乐谱》《古泉考证》《隶字异同考》等，主笔《叻报》四十年，并出版《医学报》。本地学人陈育崧称其为南洋第一报人，也是“海国的一代诗宗”。姚梦桐亦誉叶季允为“星洲第一篆刻人”³²³，盛赞他在金石治印方面取得的成就。

关于其笔名“惺噩生”的意义，鲜有人深入探讨。柯木林在《福建薛氏：闽帮开山鼻祖薛佛记》一文中提到其灵感跟旧时孔庙的第一道大门“樛星门”有关，据此认为叶季允有儒学大师的风范。³²⁴“惺噩生”为何跟“樛星门”有关，该文并未进一步说明，或许是因“噩”字与“樛”字形似之缘故，故有此推测。笔名或别号一般是文人墨客自由抒发和寄寓自己的理想与志趣所起，“樛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文曲星。从《惺噩生绪言》和其他诗文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叶季允为人谦虚内敛，其笔名断不会用如此张扬的寓意。“惺”作为动词，有觉悟、清醒之意，如《抱朴子·内篇·极言》：“始皇惺悟，信

³²¹ 叶季允，《惺噩生绪言》，新加坡：《叻报》，1906年9月18日头版。

³²² 霍凤乔，《师汉斋印存》，序，1898年4月出版。

³²³ 姚梦桐，《叶季允：星洲第一篆刻人》，《西泠印从》，2018年12月刊，页66-72。

³²⁴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页318-327。

世間之必有仙道”；作为形容词则可指聪明的、灵敏的，明袁宏道《靳尚祠》“骨逸犹可忤，舌惺岂不悔”。“噩”字有多重含义，较为熟知的是惊愕或凶恶之意，如噩异、噩神，其他语意还有质朴、严肃等，如汉贾谊《新书·卷八·劝学》：“既过老聃，噩若慈父”。将两字结合起来理解，可以认为“惺噩生”这一笔名暗含的是以清醒与坚定的人生态度直面世事的操守。这点在《惺噩生绪言》也有所体现，他讲述自己勉力接收《叻报》主笔一职，虽然非出自本心，但“既肩斯任，不能不黽勉服膺，时时惕厉者也。素位而行一语，乃圣贤授受之薪传，必须坚持此义，而后邪正公私始无所负……内典云‘屏却一切诸心，乃能得见真如’。吾于作报云然，吾于阅报亦云然。如镜之清，如砥之平，吾自勉之，吾更愿与诸君共勉之！”“如镜之清，如砥之平”一句，恰是“惺”“噩”二字的最好注解。观其一生言行，实无愧于这一名号。

叶季允虽然流传下来的诗歌并不多，经陈育崧辑录整理成《永翁诗存》有135首，或许就其全部的诗歌创作而言，这些只是吉光片羽，无法窥得其全貌。1922年3月8日，时叶季允已去世，《叻报》登载了他的《忆梅》系列诗歌遗作，至1922年3月30日方止，共计有81首之多。此外《叻报》自1906年设立副刊后，增加诗词歌赋，村讴里唱等内容，每日的粤讴由叶氏执笔。粤讴是19世纪流行于广东地区的曲艺说唱文学，以浅白文言为体，多七字句，要求押韵，但对平仄对仗要求不如诗歌严格，且多用俚语，似也可以归为诗歌创作一类。叶季允在新加坡文坛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对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与发扬，更在于他在新加坡这一殖民地社会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创造性地融合了中原汉文化与本地文化要素。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内涵，也为当时身处异乡的华人群体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支撑。

第一节 “听松庐诗孙”：师承渊源

叶季允学诗于李长荣。李长荣字子黼，一作子虎，其斋号“深柳书堂”，亦号“柳堂”，广州人，工诗画，辑有《柳堂师友录》《庚申修禊集》《寿苏诗》《海东唱酬集》《海东诗话》等选集，收集了不少同时期广东诗人的作品。是乾嘉著名诗人、学者张维屏的得意门生。故叶季允自谓“听松庐诗孙”。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有赠诗叶氏云：“平生风义柳堂门，雄直依然粤派存。谁料

南荒柔佛国，听松庐尚有诗孙“，清楚地揭示了叶氏的诗学渊源和“雄直”的艺术特征。驻新领事左秉隆亦有《题〈听松庐诗钞〉》一首，表示对张维屏诗歌的喜爱：“吾爱南山叟，飘飘意欲仙。诗真追玉局，酒或让青莲。潇洒听松月，艰危莅楚年。偏尝甘苦过，归去大罗天”。³²⁵

李长荣虽为张维屏学生，但两人关系亦师亦友，过从甚密。广东文献学者梁基永收藏有师徒二人诗文课稿原件，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张维屏的批注和画圈，可以看出其对李长荣的欣赏。因为清代规矩，句旁加圈，表明是好句之意。李长荣还曾为《松心诗录》写序，说明张维屏对这位学生青眼有加。李长荣诗歌颇受同时代日本诗人的追捧，与不少日本诗人如铃木鲁、松冈时敏、关义臣等都有诗歌唱酬之作。《答日本诸公》一诗生动体现了李长荣与日本诗坛互动、交流的情景：

日南霞接日东霞，二唱新词我又夸。
诗屋何分千万里，墨缘喜结两三家。
愧推人物中潮圣，漫说游踪远岛槎。
天意倘联中外会，定教欢聚在天涯。³²⁶

李长荣既然是张维屏的得意门生，其诗学创作自然受到“性灵说”和“神韵说”的影响，主张诗歌必须含蓄蕴藉，比如他以画喻诗：“作诗如画美人，须于半面传神，方有姿致，若全身露出，则一览而尽，何以动人？”³²⁷ 因而他反对诗歌的学究气和考据风，认为“经生多不能诗，而晓晓于诗者十居六七，不知考据愈深，性愈泯，触处皆滞境。滞，不可与言诗”³²⁸。这点从他与日本诸诗人的诗词唱酬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多直抒胸臆，甚少用典，如《日本铃木鲁先生远寄瑶篇次韵奉酬鱼简顺叔诸君》一诗：

³²⁵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页148。

³²⁶ 李长荣原稿，东京森春涛校刻：《海东唱酬集》，见王宝平主编：《中日诗文交流集》《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20。

³²⁷ 李长荣：《茅洲诗话》卷二，光绪三年（1877）重刊本，页23。

³²⁸ 李长荣：《茅洲诗话》卷二，光绪三年（1877）重刊本，页16。

谁起联吟沧海东，晁王诗梦早相通。
因缘香火三生佛，消息江天万里鸿。
便拟大唐夸国相，敢云小李继家风。
一篇传到群仙拜，四百峰头日正红。³²⁹

这首诗意象开阔，颇有太白遗风，也可看出李长荣诗学尊唐的抒情传统。李长荣的柳堂，是当时粤东文人雅集的中心，举办的雅集活动非常频繁，《柳堂师友诗录》可窥见其盛况。李长荣作为中心人物，其才情也是名扬海内外。叶季允学诗于李长荣，自谓“听松庐诗孙”，显见对张维屏的尊敬和推崇。因此，了解张维屏的诗学创作，有助于厘清叶季允的师承脉络。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与谭敬昭、黄培芳并称“粤中三子”，是晚清岭南地区诗歌领军人物之一，对清代诗话和诗学繁荣也有着重要贡献，著有《张南山全集》、《听松庐诗话》、《国朝诗人征略》、《艺谈录》等。其早期诗歌创作清丽脱俗，明白晓畅，多山水寄情，唱酬赠答之诗，后期随着清朝由盛转衰，国势衰微，其诗风格也为之一变，多慷慨激昂，内容以咏史、时事、爱国主题居多。根据新出版的《张南山全集》统计，诗歌总数有二千二百多首。张维屏不仅是颇负盛名的诗人，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也有着精深的见解，其编辑的《国朝诗人征略》与《艺谈录》，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摘录面广，超越诸多其他清代诗话著作，且独创“传”“论”“选”于一体的诗话体例，在辑录其他学者对诗人的评语同时，穿插自己的选评标准和诗歌理论、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张维屏被誉为乾嘉诗风的突破者，道、咸诗风的开拓者，可称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概而言之，张维屏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提倡诗作应固出于性情，写诗当如造之自然。蒋寅将清代诗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性特征概括为神韵派诗学、性灵派诗学、纪实派诗学及宋诗派诗学，甚微精当。以之来概括张维屏的诗学创作，应上接性灵一派，下启纪实派诗学。在《国朝诗人征略》中，张维屏多次强调真性情的重要性，人有性情，诗于是作。如他对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诗歌创作的评论：“瓯北五古中论古论事

³²⁹ 李长荣原稿，东京森春涛校刻：《海东唱酬集》，见王宝平主编：《中日诗文交流集》《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15。

论理诸作，虽虚字太多，发论太尽，于古人浑厚含蓄一唱三叹之旨，几不复存，然胸中有识，腕底有力，眉开目爽，自成为有韵之文，且其所言每如吾意中所欲出，读至惬意处，似倩麻姑痒处搔也……七古才气奔腾，时见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然力求工巧，可称能品，却非诗家第一义也”。³³⁰ 这段论述既精辟概括了赵翼诗歌的优点，亦直言不讳指出“浮”“滑”的弊病，和雕饰痕迹过重的问题，“非诗家第一义”充分体现了张维屏反对过分追求工巧，追求真性情的创作理念。这一理念也贯穿在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如《独吟》一诗：

身退爱适意，意行成独吟。
乌喧知市散。人静觉秋深。
枫岸自堆锦，菊篱初绽金。
眼前真景物，诗料不须寻。

末句“眼前真景物，诗料不须寻”很好体现了张维屏对“真”的追求，包括真气、真意、真趣等。同类型的还有描写山水田园生活的《杂忆》《村行得句》《幽居》《草堂集》《山村春晓》等诗篇，皆清丽自然，质朴恬淡，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因此，他极为反对为卖弄学问而故意用典。

2. 崇尚风雅诗学观。《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风和雅是二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关于诗歌“兴”“观”“群”“怨”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说明风雅起于作者内心情志的波动，又不乏对现实的观照。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引用孔颖达对于风、雅的论述，表面上是解释自己选编策略上，将许多名臣名儒一概入选，称之为诗人的理论依据，更深层次而言，也是他自己的诗学理念和人身准则。即凡是作诗的人，都应该称为诗人，“诗以人而重，人不以诗而轻也”。诗歌创作关乎时事政治，是因为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统天下之心，以为己意”。所以据此也不难理解张维屏后期的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或曰“诗史”的转向，其实也是他崇尚风雅诗学观的具体实践。

³³⁰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陈永正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页557。

3. 在诗歌语言与谋篇布局上，张维屏提倡章法要“奇”，笔力要“健”，句子要“警”。他归纳出大笔、重笔、逆笔、落笔等 10 多种笔法，这些笔法综合运用，写出的诗歌才能具有灵气与警气。在句法方面，他概括出 13 种句法，包括奇句、健句、古艳之句、遒炼之句等，认为一首好的诗歌，需要诗人高超的语言技巧与谋篇布局的能力，才能带给读者“心知其妙口难说”的审美体验。如《荏平旅次题壁》中“暮禽有意欲留我，老树无言多阅人”，《登天池山》中“峨峨九莲峰，俯视堕我前”等句，均生动体现其“奇、警”之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以上对李长荣、张维屏诗学理念、诗歌创作特色的概括，旨在揭示叶季允师承。下面将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透过叶氏诗歌的形式、内容、语言特色等方面，探讨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与美学价值，以及从新加坡文坛这一特殊场域的视角，重新评估叶氏的文学成就和地位。

第二节 诗崇“性灵”与”气尚“雄直”

历代以来，广东诗歌，或称“粤诗”，便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域传统和特色。清初引领绵延二百余年的宋诗运动的发起人，诗坛领袖王士稹从地理环境因素对此有过分析，他认为“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³³¹ 所谓中原、江左习气，一般认为吴越之诗清丽而矜风华，中原地区则锐逸自矜，不够含蓄，粤地文人处五岭之间，反而“尚存古风”，亦即洪亮吉所说“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的“雄直之气”。³³² 王惠梅认为，粤诗的地域传统，是“张九龄开创的清淡诗风和以陈恭尹、屈大均为典范的雄直风骨。”³³³ 讲求树骨汉魏而取神汉唐，韵高意远，沉雄雅健。这种地域文学小传统，难免对身处其中的诗人们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有意识地模仿借鉴，还是无意地被熏陶和影响，都为诗人的作品打上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烙印。乾嘉年间温汝能选编的《粤东诗海》，阐明了地域与诗歌风格的关联：“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发。故民生其间者，类皆忠贞而文明，不肯屈辱以阿世，习而成风。故其发于诗歌，往

³³¹ 王士稹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 251。

³³² 黄培芳撰，管林标点：《黄培芳诗话二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页 88。

³³³ 王惠梅，《近代广东诗歌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页 18。

往瑰奇雄伟，轳辘今古，以开辟成一家言。”³³⁴ 叶季允生于斯学于斯，自然受到岭南诗风的影响。

纵观叶季允流传于世的诗歌作品，部分发表在《叻报》，还有一些是为文社如丽泽社、棉兰诗社的社课所作。按题材来分，主要分为：咏物、咏史诗，如《古剑》《焦琴》《忆梅》《张骞》；唱酬诗，如《赠邱仙根工部兼柬王晓沧广文》《赠王晓沧广文兼柬邱仙根水部》《书感次邱仙根水部见赠元韵》《晓沧广文见示近作率成三绝》《奉读铸丈寿荣华即句戏成四绝调之》《余易斋水部思怡现由英京奉委回华乘坐致远战舰道出新洲与余会晤一见相倾并蒙设宴招余论心甚惬爰赋小诗二章奉赠》《赠友谭彪》等；感怀、追悼诗，如《钱春诗》《哭陈竺斋先生》《旧仆》等；题画诗，如《题邱菽园风月琴尊图》。从诗歌体裁方面看，叶季允诗歌七言绝句、律诗多于五言。根据陈育崧整理所见，五言仅有《赠王晓沧广文兼柬邱仙根水部》五言律诗四首及《赠友谭彪》五言律诗二首，其余皆为七言绝句和律诗。

1. 推崇“性灵”的诗学观念与创作

虽然叶季允的诗学观点和理念，现存资料并不多见，但据他自谓“听松庐诗孙”和诗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推崇“性灵”诗观，更倾向于“诗人之诗”。这方面无疑是受到张维屏和李长荣的深远影响。往上可追溯至明后期“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和乾隆年间袁枚、赵翼、张问陶为代表的性灵诗派的诗学理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自己心中所想，则不下笔。“公安三袁”中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一文中提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方贞观有云：“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³³⁵《新诗》这首七言律诗，便充分体现了叶季允对妙手偶得，信手拈来的诗学理念的推崇：

³³⁴ 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李曲斋，陈永正审定：《粤东诗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序第15页。

³³⁵ 方贞观：《辍锻录》，《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936。

信手拈来亦性真，未经人道始惊人。
元珠却被无心得，明月应知夙世因。
风雨咸阳闲里兴，池塘春草梦中身。
千秋一曲清平调，传到于今语未陈。³³⁶

首联“信手拈来亦性真，未经人道始惊人”平白如话，晓畅自然。袁枚八十一岁所作《再示儿》一诗中有“书经动笔裁提要，诗怕随人拾唾余”句，与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公安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明代文学家雷思霈在《潇碧堂集序》“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均表达了作诗需靠灵感，不落窠臼，力求创新的诗学追求。而“性真”二字，亦可见其“听松庐诗孙”之名非虚，今广州罗丰寺尚有张南山撰写的楹联“行云流水见真性，明月清风来故人”。

颌联紧承首句，再次强调好的诗歌本来是自然天成，偶然得来之，不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般苦吟。即便如天上明月，也应该知道夙世因果。袁枚《随园诗话》卷十有云：“安庆诗人，以‘二村’为最。一李啸村菴，一鲁星村宾……啸村工七绝，其七律亦多佳句。如‘马齿坐叨人第一，蛾眉窗对月初三’。‘卖花市散香沿路，踏月人归影过桥’。‘春服未成翻爱冷，家书空寄不妨迟’。皆独写性灵，自然清绝。腐儒以雕巧轻之，岂知钝根人，正当饮此圣药耶？”³³⁷性灵诗派认为，优秀的诗歌创作，只能来源于天性和智慧，想到空灵下笔方有神，而不是经验的积累和模仿古人。

颈联对仗严整，贴切自然，“池塘春草梦中身”，应是化用朱熹《劝学诗·偶成》中“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句。尾联借唐代大诗人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至今读来仍觉新鲜，表明真挚自然的诗歌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整首诗读来清雅灵性，意味隽永，可见叶季允的功力。此类诗还有《晓沧广文见示近作率成三绝》第二首：

³³⁶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135。

³³⁷ （清）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页361。

不矜才调不矜奇，只有玲珑笔一支。

想见得言忘象处，半天花雨酿新诗。³³⁸

不自矜自夸，得言忘象，这与张维屏反对逞才炫博与雕琢词句是一脉相承的。同样能体现叶季允诗学宗趣生动清丽，聪明灵性的诗句还有“我把名花比名士，知君原是老来娇”（《奉读铸丈寿荣华即句戏成四绝调之》），“人事老成心事嫩，花中原有老来娇”《晓沧广文见示近作率成三绝》、“世间遗此老，人外见先生”（《赠王晓沧广文兼柬邱仙根水部》）、“旅人天际望，归路梦中遥”（《赠王晓沧广文兼柬邱仙根水部》）等。

2. “雄直之气”：地域传统的自觉传承

如前文所述，岭南诗家有着“雄直”的传统。与张维屏同时代著名诗人陈澧在《蔡树百诗集序》中有表达对古人“多雄而直”的激赏：“古人之异于今人者可知也，今人多饰，古人多质，今人多巧，古人多拙，今人多曲而婉，古人多雄而直，以古人之性情而处今之世，吾未见其有合也，然古人之文章传于今，今之人未尝不读而好之，然则古人亦未为失也。”³³⁹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交通和经济的发展，文风逐渐兴盛，隐隐有与中原分庭抗礼之势。康熙年间的状元、学者归允肃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其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³⁴⁰ 岭南受到粤东地域诗歌传统和其他诗家的影响，叶季允诗歌中也不乏豪迈雄奇之作，试以《余易斋水部思怡现由英京奉委回华乘坐致远战舰道出新洲与余会晤一见相倾并蒙设宴招余论心甚惬爰赋小诗二章奉赠》为例：

³³⁸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53。

³³⁹ （清）陈澧：《蔡树百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7册，页207。

³⁴⁰ 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归官詹集》卷2，光绪刊本。

相逢一笑快论诗，沧海归来志亦奇。
眼界却从天外扩，胸怀惟许古人知。
身存风骨都违俗，天老英雄待救时。
自是男儿多热血，愿无辜负这须眉！
把酒风前唱大刀，当筵一喝气偏豪。
无穷事业惟看剑，有用精神付染毫。
早得功名原是劫，不凭援引始为高。
风尘谁是忧时者，从此知音说我曹。³⁴¹

这首诗作于光绪十三年（1877），北洋水师奉命接收向英、德两国订购的四艘军舰回国，途径新加坡。中国驻英使署随员委派护船蹇约事宜工部主事余思诒随舰同行。余思诒是江苏武进人，晚清外交官、洋务派，思想开放，曾草拟过开办洋务报告，著有《航海琐记》《楼船日记》《驻英日记》《海战要略》《古巴政治风俗考》《英国地理学》《归航陈迹》等书。李鸿章对其极为赏识，推荐其长期担任驻外使节。1881年11月14日，余思诒拜访叶季允，并记录在《航海琐记》中：“乘铁道火轮街车至新闻馆，晤叶君季允，馆中之主笔也”³⁴²。与之倾盖如故，末句“风尘谁是忧时者，从此知音说我曹”直抒胸臆，原诗旁有小注：“君席间与余谈论诗文及医卜之学兼言时事，均相契合，君因谓予曰从此新洲多一知己。”³⁴³既表达出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胸怀，又难掩海外欣逢知己的雀跃之情。整首诗潇洒豪迈，气势浑然而绝无惺惺作态，充盈着奋发昂扬的意象，颇有太白遗风，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豪情万丈。此外，抒情之中又富含哲理，“早得功名原是劫，不凭援引始为高”一句，可窥见作者对功名的态度以及人生感悟，工整而精警，耐人寻味。

叶季允的咏物诗也多沉郁隽永，耐人寻味。如《古剑》一首：

三尺横腰顾盼雄，土华斑驳认吴宫。

³⁴¹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54。

³⁴² 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页81-90。

³⁴³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67。

气沉河岳光犹冷，魂化虫沙血尚红。
神物岂容潜匣里，仙材终许寿寰中。
笑他侠客摩挲看，毕竟恩仇见未融。³⁴⁴

咏物诗多托物言志，以所咏之物寄托作者的自况、理想与追求。自古文人如李白、李贺、辛弃疾、苏轼等，不仅有着封侯拜相，入仕济世的远大志向，也向往快意恩仇、仗剑江湖的侠客梦想。因此咏“剑”明志的诗篇俯拾皆是，如唐代郭震《古剑篇》、白居易《李都尉古剑》、李贺《春坊正字剑子歌》、贾岛《述剑》、元稹《说剑》、李峤《剑》、曹唐《勔剑》等。多数借剑自喻，通过赞美宝剑的锋利无双比喻自己才华，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慨。叶季允的这首咏物诗，通篇格调豪迈雄健，快意恩仇，胸襟似有超越古人之势。如“气沉河岳光犹冷，魂化虫沙血尚红”，较之郭震《古剑篇》中“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和白居易《李都尉古剑》中“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等句，更为沉郁顿挫，气势雄浑。“笑他侠客摩挲看，毕竟恩仇见未融”一句，意蕴又新于“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郭震《古剑篇》）或“留斩泓下蛟，莫试街中狗”（元稹《说剑》）此类怀才不遇的陈词了。

另一首咏物诗《焦琴》也写的颇为隽永又富含哲理：

未鸣谁识不凡才，弃等薪樗亦可哀。
灶下已拼完节没，尘中忽遇赏音来。
身如有用何辞漆，心纵无亏已半灰。
休叹遭逢多缺憾，从来造物忌全材。³⁴⁵

“焦琴”亦称“焦尾琴”，典出东汉名臣蔡邕，闻火烈之声而知焚烧的桐木为良木，抢救出来后请工匠斫之为琴，果然音质优美绝伦，而其尾部尤焦，故得此名。后世多用来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或借喻抒发未遇明主，明珠蒙尘的慨

³⁴⁴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54。

³⁴⁵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55。

叹。虽然总体上该诗造境并未冲破传统的桎梏，但并非一味蹈袭前人。在炼意、琢句、谋篇等深化主题、提高技巧方面，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唐代的咏物诗。首联直抒胸臆，抒发焦琴无人赏识，弃之如柴火的悲凉境遇。但是作者并未过度渲染这种情绪，颌联先是承接上句“弃等薪樗”，从悲到险，进一步营造和烘托焦琴困厄的处境，接着马上笔锋一转，“尘中忽遇赏音来”，如于黑暗中突现一抹黎明的亮色，给读者以希望。短短四句，便让读者经历了从惋惜、悲叹到紧张，又心怀希望的起伏心境。尾联“休叹遭逢多缺憾，从来造物忌全材”更显豁达，寓意深刻，所谓天道忌满、人道忌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颇有宋诗富于理趣的意味。

第三节 大型组诗创作

叶季允的大型组诗创作标志着对传统旧体诗歌形式与容量的大胆革新。他摒弃了对前贤的简单模仿，亦未故作孤高地求异，师古而不泥古。这种创作路径不仅表现出他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接续，更彰显了他在创新中追求超越的艺术精神。

1. 《张骞》组诗

为棉兰诗社所作的《张骞》和《饯春》组诗，峻洁迢丽，格律严整，颇有晚唐遗风。如第三首：

星轺远指赋黄华，奚恠崎岖万里遐。
十载毡庐持汉节，九秋风雪泣胡笳。
流离忍负他乡眷，归去欣乘故国槎。
独有胸中西域史，犹堪珍重贡官家。³⁴⁶

这首诗沉郁顿挫，将咏史怀古与抒写胸臆高度契合，句句看似写古，实则句句观照现实，生动体现了咏史诗借古论今，以古鉴今的美学特征。张骞当初

³⁴⁶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63。

星夜兼程，出使广袤无垠的西域，万里崎岖，九秋风雪，于叶季允视之，感念自身乘桴南下星洲，去故国千里，在《惺噩生绪言》中他写道“以陆机入洛之岁，赋望诸去国之遥，为文字佣者，二十余年，发已成星，腕几欲脱，”³⁴⁷

“十载毡庐持汉节，九秋风雪泣胡笳”又何尝不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但不同于晚唐咏史怀古诗中普遍的迁逝之感和盛世难再之悲，叶季允的《张骞》组诗，苍凉而不悲凉，感慨而不感伤，颈联“归去欣乘故国槎”和尾联“独有胸中西域史，犹堪珍重贡官家”，充满积极向上之意，也暗喻对国家安定强盛的期盼，新意陡生，平底波澜，拓展了此诗的意境。

该系列组诗将咏史诗叙事、抒情与议论等不同手段运用自如，充分展示了诗人的艺术功底。在叙事中增加感情的含量，通过场景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以及人物行为等刻画，以增强艺术感染力。如第一、二、五首都以描绘塞外风沙漫天、道路崎岖的场景开篇：“手挟风云塞外来，骅骝终见出尘埃”，“匹马高歌去国吟，西风瑟瑟气森森”，“风沙漠漠乱云横，直破天荒赋远征”等句，奠定了诗歌悲壮的感情基调。通过对张骞出使西域的丰功伟绩的刻画，如“几番入险身无恙，百折能甘志不回”，“坚持故节惟尊汉，遥泛枯槎欲上天”，“小臣肃覲来荒服，大酺宏张壮汉京”等句，将张骞的形象刻画的丰满而感人。而末句多借题发挥，颂古而立足当下，表达感时思遇的情怀和同古人一样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加强了怀古诗的现实感，如“毕竟男儿负奇气，耻随人后立功名”，“苏卿狭隘班生躁，当代人材让此生”等句，虽是议古，也透露出作者不甘平庸，渴望如古人一样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

2. 《忆梅组诗》

梅花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经典意象，从宋代以前就与春心、闺怨、傲骨等主题密切相关。宋初的林逋以“梅妻鹤子”的隐士姿态，以及“孤山八梅”诗歌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闻名，这为梅花赋予了淡泊名利的隐逸之风。到了南宋，随着国势衰微，梅花迎寒傲雪的不屈品格成为文人表达情志和弘扬民族气节的象征，此后的诗词大多延续这一传统。

叶季允 81 首七绝《忆梅》组诗，是其 1919 年为印尼棉兰诗社所作。诗题便殊堪玩味。李商隐也写过一首《忆梅》，写在春天，梅花已谢，故曰“忆

³⁴⁷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 398。

梅”，抒发的是孤寂苦闷之意。在常年酷暑、无四季之别的新加坡，叶季允笔下的梅花只能在记忆中搜寻，从而奠定了整个组诗深沉怀旧的情感基调。该组诗以咏梅为主题，通过描绘梅花的形象、品格以及它与自然和人生的联系，展现了作者对高洁、孤傲的追求，蕴含了深厚的怀旧情感和人生哲学。

这一系列七绝组诗不限韵，伤时怀旧，不加藻饰，感情真挚，佳句频出。如“海外不知春已去，新词犹制望江南”“惨闻五月江城笛，香雪纷纷别故枝”“不如归去锄明月，自汲寒泉奠冷香”“南洲毕竟春风弱，却任蛮花独逞妍”等句，均生动体现了张维屏所提倡的“奇、警”之特色，令人耳目一新。香雪、冷蕊、羌笛、清月、冰霜等意象纷至沓来，营造出冰冷凄清的诗境，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又频繁化用前人诗句与典故，不露爪迹，浑然一体，如“江南春信杳无踪”是化用“江南春信无痕迹，馀情在、冷烟残月”，出自宋代黄子行的《花心动（落梅）》；“惨闻五月江城笛”应是化用李白《黄鹤楼闻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驴背寻诗愿未偿”是化用贾岛骑驴吟诗的典故；“灞陵风雪”出自唐温庭筠的《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主题既然是咏梅，该系列组诗中提及“梅妻鹤子”林和靖居士和化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句之处共有处之多。如“暗香疏影岁寒姿，萼绿仙人住九嶷”“岁寒图上挹清芬，嫁得逋仙不厌贫”“逋仙去后谁知己，空负春风到上林”“太息当年林处士，为花憔悴鬓如星”“月黄昏处暗香浮，东阁依稀感旧游”等。该组诗引用了大量唐宋代典故与意象，虽然看似复杂，但并非简单模仿或卖弄。叶季允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常用这些手法，结合组诗为印尼棉兰诗社创作的背景，很明显他是希望以唐宋为法，振起海外风雅，以此为正统。诗中语言清新雅致，辞旨含蓄蕴藉，经常见到简洁有力的四字短句，加强了节奏感，如“冷若冰霜”、“不染烟火”，这些词汇不仅刻画了梅花的形象，更凸显了其高洁的特质和孤傲的气质，与梅花的象征意义紧密契合。晚唐宰相郑綮有言“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综观全篇组诗，显见受晚唐凄冷苦清诗风影响。灞桥风雪、踏雪寻梅、骑驴作诗等经典意象所营构的冷寂诗境，为历代诗人所共情，成为吟咏不辍的诗思范式，很好体现了诗学传统和文人意趣。考虑到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和动机，我们自然能够理解梅花作为全诗的核心意象，不仅展现了自然美，还承载了情感与哲理的双重内涵。全诗中梅

花与雪、月、风霜、竹、松等多种意象相互映衬，形成意境交融的美感。自然意象如“冷艳寒香”“雪满湖山”“月作风神”，以冷暖对比凸显梅花的清冷之美。诗中还借用历史地名（如扬州、洛阳）和场景（如“廿四桥”“九嶷山”），扩展梅花的空间联想。

组诗中还频繁出现经典人物意象，包括董双成、湘君、姑射仙人、萼绿仙人、林逋、九嶷仙人、谢惠连、孟浩然、何逊、陶渊明、江妃、癯仙、陶渊明、宋广平等，统计如下表：

人物	诗句
董双成	最恨冷零容易散，教人空忆董双成
湘君	洛浦影沉环珮查，月明何处问湘君
姑射仙人	姑射仙人想玉容，梦魂常绕九疑峰 果然仙子來姑射，柔了刚肠宋广平
萼绿仙人	暗香疏影歲寒姿，萼绿仙人住九疑
林逋	岁寒图上挹清芬，嫁得逋仙不厌贫 逋仙去后谁知己，空负春风到上林 漫留疎影翻成憾，愁杀人间放鹤翁 太息当年林处士，为花憔悴鬢如星 师雄老去林逋隐，无复金樽狎舞筵 最难堪是林和靖，犹在孤山伴鹤眠
九嶷仙人	濯雪精神分外妍，前身应是九嶷仙
谢惠连	是谁楼上吹羌笛，梦断江南谢惠连
孟浩然	驴背寻诗愿未偿，此心终觉负寒香
何逊	就令不如何水部，便寻一梦也清凉 如今证得人天果，犹记当年水部不 官廨也无尘俗气，怪他何逊念扬州
陶渊明	举世醉心彭泽记，更谁还念醴陵泉

江妃	江妃知否是前身，几世修來幻里因 借问唐宫三十六，杨妃那便胜江妃 天宝六宫皆腐粉，更谁香洁及江妃 唐宫粉黛皆尘土，毕竟江妃是小儿
癯仙	相思最易成销瘦，怕比癯仙瘦更多 庾岭春风独占先，百花头上拜癯仙
宋广平	果然仙子來姑射，柔了刚肠宋广平

表 6 《忆梅》组诗经典人物意象统计表

“忆梅”组诗以高雅清远的语言风格，营造出一种情感深邃的意境，通过灵活运用典故和化用前人诗句，为梅花赋予了人格化的特质。整组诗不仅赞美了梅花的高洁与坚韧，还通过梅花形象折射出作者对人生、自然及世事兴衰的深刻理解，是一部兼具艺术美与哲学思考的佳作。诗中对典故的广泛运用及对前人诗句的化用，迭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文化内涵，还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识与卓越的笔力。尽管征引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有可能导致程式化的诗思范式，这些经典意象所创造的文学情境、情感表达和审美趣味，经过新的创作主体的诠释与再造，赋予了作品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第四节 嚶鸣相求：交游与唱酬

所谓唱酬诗，也称唱和诗，泛指文人因各种社交场合，例如交游、赠别、题画、寿庆、雅集等所写的诗。一般认为此类唱酬诗作，文学价值不高，因为大多是为应酬社交、标榜声气而作，功利性太强，多互相吹捧而非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然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却是了解文人群体活动的最好史料，自有其文学意义。清末因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不断，特别自太平天国之乱后，南来谋生的人口激增。不少文人迫于生计也纷纷流寓异域，借游谋食，企图谋得一些差事赖以维持生计。另外一些文人受邀私访或以游为隐，到访新加坡，或因公事出访途径新加坡，也有清政府派遣的驻新领事、官员等。身份、背景、

动机、境遇的差异化，促成了诸多有别于中国文学母体的新质生发，而呈现出颇具新加坡地域特色的文学面貌。叶季允担任《叻报》主笔数十年，按照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新加坡这一特殊的文学场域里，叶氏无疑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因而以其为中心，辐射形成一个数量众多的文人网络。这些文人在交游、聚会等场合，多有诗歌酬唱，对本地文风的兴盛和诗歌创作的推动，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与叶季允有唱酬往来的文人包括卫铸生、田崧岳、王晓沧、邱逢甲、余思诒、谭彪等。这些唱酬诗一定程度上辑录了同时代诗人对叶氏的评价，有助于理解叶氏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进而言之，如欲从晚清诗坛的宏观场域重新评价叶氏的诗学价值，则需要重新挖掘和评估这些诗歌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综合地域空间、创作活动、文学文本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检视各个文学生产要素的互动与联结，是考察本地地域文学建构的重要路径。

1. 与卫铸生的诗歌唱酬

卫铸生又名卫铸，字铸生。江苏常熟人，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据称 1889 年 9 月其应驻新领事左秉隆之邀南游，与诸多文人如左秉隆、李清辉、黄渊如等多有雅集唱和。如 1889 年 10 月在寿荣华酒楼（今牛车水一带）的聚会，该月 15 日的《叻报》就刊载了卫铸生《子兴都转又赐和章窃欣引玉复叠以酬》二首律诗和《荣寿华酒楼即句》八首绝句，叶季允有和绝句四首《奉读铸丈寿荣华即句戏成四绝调之》：

词坛跌宕老风流，裙履何曾让壮游。
赢得群芳题品遍，多情谁似卫苏州。
灯红酒酺按笙箫，妙笔拈来次第描。
我把名花比名士，知君原是老来娇。
一幅天然主客图，有人低唤小姑姑。
似闻笑语还搔首，发白如卿玉体无。
艳说新洲卖酒家，无端春色逗仙槎。
他时归去人相问，幸道天南尚有花。³⁴⁸

³⁴⁸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71。

《叻报》1889年10月30日特刊登《书法名家》新闻一则，云“古吴卫铸生明府素负异才，然尤长于书法，擅钟太傅枕中之秘，深得其远祖卫巨山之风。今日挟笔南游，侨居时地，欲畅游南洋名胜，因从友人所劝，以书法□世□□，俾得润格，以助游资。想叻地诸君子赏鉴甚精，而求书者自可卜门庭如市也”，卫巨山即卫恒，西晋著名书法家，善草书，兼学隶、篆。借古代书法名家为之造势，显然有为其宣传、打广告之意，以求得润格，为侨居南洋谋些盘缠。叶季允的绝句四首，虽为唱酬之作，但不落俗套，颇为诙谐幽默。整组绝句通过对名花与名士的巧妙比拟，以及对社交场景的生动描绘，表现了诗人对岁月流逝的感慨和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其语言既富于表现力，又具备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将自然景象与人间情态娓娓道来，形成了一幅既有历史深度又具当下趣味的“天然主客图”。

除荣寿楼等知名的酒楼之外，人称“黄埔先生”的胡璇泽的南生花园亦是这些诗人们常聚之所。卫铸生有一首《胡心存别驾招饮漫赋一律录请惺噩生吟长暨贤主人正刊并乞和章》：

折简招邀绮席开，一时吟履印苍苔。
升堂佳客及狂客，入座仙才杂鬼才。
赌酒直呼明月下，催诗不觉玉山颓，
天涯万里逢高会，乘兴何妨扶醉归。³⁴⁹

胡心存是胡璇泽的儿子，继承家业的同时，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宴请本地文人聚会做客。如左秉隆也写过一首《十一月十五日夜宴新嘉坡胡氏园醉题一首呈主人暨同席诸君即请正和》，自然也是应胡氏之邀。这些唱酬诗歌，多是相互吹捧或记录花酒狎妓，艳丽绮游之作。

2. 与田崧岳的诗歌唱酬

³⁴⁹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81。

田崧岳，四川成都人，名均，又号晚霞生。《叻报》1889年10月24日有刊载《不愧贤员》一文，以恭维田氏廉洁奉公之操守：

田崧岳太守均前奉粤督张香帅电调粤东，因奉委命赴暹罗密查事件。太守驻暹不过旬余，事毕即由叻地取道东旋。抵叻而后不过少作勾留，藉观景物。旋于廿八日由英国邮船东渡矣。查太守此行一以廉隅自重，抵暹而后深处行窝，并不轻易出行。盖太守以清穆存心，深恐招摇致诮也。抵叻而后亦惟处于行馆，并未出门拜客。惟与三二诗人寄情诗酒而已。其尤难得者，太守濒行之际，诸绅商等多有馈送仪物，以表其诚敬之忱者。而太守概行璧辞，一毫弗受，盖自暹至叻未尝受人一物。此乃秉其义方之训，然洵不愧官箴。以视夫今之奉委而出，四行结纳，随处招摇者，其相去不啻天壤矣！如太守者，今日所易得之贤员也哉！

这篇短文不惟彰显田崧岳的廉洁，亦简明扼要概括了他途径新加坡的缘由是奉粤督张之洞的命令，往泰国秘密调查，事毕后取道新加坡返回。虽不能确定是否为叶季允所写，但可以推测他对田崧岳太守是比较恭敬的。“惟与三二诗人寄情诗酒而已”应指左秉隆、卫铸生、叶季允等人，互有诗歌唱酬。如卫铸生有七律二首《晚霞生由暹罗过叻小作勾留匆匆返粤即欲旋回沪江赋诗却寄即次留别申江韵》。田崧岳回国后回赠题为《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承以诗扇见迫匆匆不暇答和甫抵申江依韵作二律寄赠并祈炎洲冷宦惺噩生两吟长同政》七律二首给卫铸生，以感谢他赠诗扇之情，并请转左秉隆、叶季允同阅，“炎洲冷宦”即指左秉隆。田崧岳虽然仅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十日，但是与叶季允、左秉隆、卫铸生一见如故，互相引为知己。对叶季允的诗才，田崧岳大为惊叹，赠诗中有“笔耕留滞非凡才”之语。³⁵⁰叶季允则作了《赠晚霞生即次其留别申江诸友元韵》二首律诗：

一櫂冲开瘴海烟，晚霞光照木樨筵。

高人作客凭谁热，诗吏如仙只自怜。

骨傲不知酬世语，情多何惜买花钱。

³⁵⁰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407。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
相知如旧识方新，把袂同倾玉女春。
愧我卖文心已俗，如君爱客性偏真。
文章抱负空余子，风月担当属此人。
自笑海隅无柳折，只凭花鸟送嘉宾。³⁵¹

这两首诗情真意切，引田崧岳为倾盖如故的知己，谦称自己为贩卖文字之俗人，而激赏田崧岳的真性情。卫铸生诗中也有“缔交犹见性情真”句，可见众人都认为田崧岳是性情中人。这两首诗作以独特的比喻与浓厚的感情描绘别离场景，将“瘴海烟”和“晚霞光”结合，寓意人生旅途的曲折与相聚时光的短暂。高人、诗吏、玉女春等意象的运用，不仅刻画了诗人的自我认知与人际交往中的真诚，也反映出对世间交情和个人品性的重视。诗中通过与友人的深情对话，表达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对未来缘分的期许。叶季允在对比中自嘲，坦露了文人沽名钓誉的内疚和对友人相知相惜的珍视；而最终以自然景物“花鸟”烘托离情别绪，整首诗情感真挚，语言流畅，既有咏叹明志的传统风范，又不乏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

3. 与邱逢甲、王晓沧等人的诗歌唱酬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吉甫，号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自幼聪颖过人，以才子称。进士出身，任工部主事。故叶季允诗中多称“邱仙根工部”。王晓沧名恩翔，号广文，广东嘉应（今梅州）人。1886年，与来福州参加乡试的丘逢甲认识，遂相引为知己，有二人唱酬诗集《金城唱和集》。1900年3月，邱逢甲受惠潮嘉道沈洁斋推荐，由粤政府委派出访南洋，调查和联络侨民，并兼筹款以在汕头设立学校。邱、王二人于3月18日抵达新加坡，在新、马两地停留两个多月，期间与本地文人如邱菽园、林文庆、王桂山，和一些流寓文人多有唱和往来。叶季允有多首诗赠邱、王二人，如《赠邱仙根工部兼柬王晓沧广文》《赠王晓沧广文兼柬邱仙根水部》《书感次邱仙根水部见赠元韵》《晓沧广文见示近作率成三绝》等。这几首唱酬诗并非纯为人事社交、声

³⁵¹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72。

气标榜流俗之作，内容也绝非莺燕绮游、觥筹交错的宴会场景纪实，而是蕴含深远的家国情怀，立意高远，风格沉郁顿挫。试以《赠邱仙根工部兼柬王晓沧广文》七律四首其二为例：

书生戎马忆当年，保国孤军委瘴边。
肝胆几人同患难，柴桑半亩亦因缘。
霸才辜负悲无主，王气销沉莫问天，
解剑且酬知己去，英雄退步即神仙。³⁵²

此诗笔调深沉，“书生戎马忆当年，保国孤军委瘴边”揭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与身处困境的背景，奠定全诗的情感基调；颌联以“肝胆几人同患难，柴桑半亩亦因缘”追问患难知己的稀少以及退隐田园的无奈选择；颈联中“霸才辜负悲无主，王气销沉莫问天”则表现了对乱世英雄失意的悲叹和对国家命运的无奈感怀。尾联“解剑且酬知己去，英雄退步即神仙”则将感情升华为隐退人生的洒脱与对知己情谊的珍视，表现出豁达而深邃的思想境界。通过对典故和意象的巧妙运用，诗人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波澜：既有对家国兴亡的痛切感受，又有对人生际遇的反思与释然。这种情感的多层次表达，使全诗意境深远，富有感染力。在结构上，严格遵守七律的形式美，并在对仗、层次递进中体现出章法之妙邱逢甲大惊其才，对叶季允极为推崇，回赠《答叶季允（懋斌）见赠》七绝四首：

平生风义柳堂门，雄直依然粤派存。
谁料南荒柔佛国，听松庐尚有诗孙。
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
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
廿载风尘粤客装，皖公山远郁苍苍。
自来海外称诗老，更望佗城作故乡。
劳赠才人绝妙词，天涯有客遍搜奇。

³⁵²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151。

独怜荒峤来相语，绝少韩陵一片碑。³⁵³

诗中指明了叶季允的师承，为我们了解叶季允的诗学渊源和风格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谁料南荒柔佛国，听松庐尚有诗孙”一句，诗人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在去国千里的荒峤之地能遇见如叶季允才智之士，无怪乎不吝以“韩陵片石”的典故来誉美了。王晓沧亦有赠诗云：

少年意气抱权奇，直接南山笔一支。

自住星洲少行役，只裁白苧作新诗。³⁵⁴

“直接南山笔一支”一句，不仅点明了叶季允薪传张维屏衣钵的诗学渊源，更突显其诗文成就，实无愧于师门。王晓沧另有赠诗一首云：

霸旅天涯得相见，夕阳门巷小桃娇。

谁知海外韩康隐，坐对春山一角描。³⁵⁵

叶季允也精通岐黄之术。驻新领事左秉隆曾经赠“道参康统”的匾额以示嘉奖。

“韩康隐”指东汉隐士韩康，以精通中草药，卖药 30 多年口不二价而出名，故亦泛指采药、卖药者。诗中用此典也是一语双关，既肯定了叶季允精湛的医术，又以隐士韩康喻其隐居海外的卓然之姿，体现了诗人对叶季允医术与人品的高度评价。

综合来看，这些唱酬诗不仅彰显了叶季允与本地文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的诗学渊源、家国情怀以及在异域的文学与社会影响。诗中体现的意象、典故与情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晚清文人流寓生活与文化传播的关键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叶季允在晚清文学与文化史和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这些创作于新加坡的唱酬诗，与其文学母体，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共同之处。如在诗体上以今体七绝、七律为主。这是因为七

³⁵³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 166。

³⁵⁴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 405。

³⁵⁵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页 399。

言整齐谐和，自古文人诗歌唱酬多用此体。在诗题方面，好以长题纪事，注明唱酬的地点、时间、对象、活动、用韵等，成为后世研究这些唱酬活动最忠实的记录，大体勾勒出当时这些文人的社会活动内容。固然，部分作品不免流俗于唱酬诗社交本质的窠臼，缺乏真情实感，正如清初诗人魏宪所批评“以我性情，驱彼面目。问以体格，无有也”等弊端，³⁵⁶但自有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诗中对参与者的道德文章与学术传承的论述，也有助于丰富文学史的研究。

余论

对于 19 世纪的本地文坛而言，叶氏在诗、文方面均产量颇丰，影响深远。其诗作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其诗超逸似太白，沉郁似少陵。忽而清雅恬淡，忽而古朴苍凉，又复慷慨雄直，博采众长，“海国诗宗”之誉，既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其文化资本的承认，与他在《叻报》的长期主笔身份以及在社会事务中的积极参与有关。笔者认为，“海国文宗”更能全面概括叶季允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其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史上的地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笔者认为，或许“海国文宗”更能全面概括叶氏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叶氏主笔《叻报》四十年，笔耕不辍，以“惺噩生”笔名发表不少社论，以至于“发已成星，腕几欲脱”。³⁵⁷这些文章说理畅达，文辞斐然，且紧贴时事，针砭时弊，内容与华人社群所关注的议题息息相关，如帮派斗殴，赌博吸烟、移风易俗等，体现了叶氏欲凭借手中笔，挽浇漓之民风，匡正世道的理想。其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史上的地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³⁵⁶ 魏宪，《枕江堂集》第四册，《四库未收书辑刊》，捌辑第 1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 594。

³⁵⁷ 叶季允，《惺噩生绪言》，新加坡：《叻报》，1906 年 9 月 18 日头版。

结语: 岂止诗句记飘蓬

一、 外部与内部研究的双重视角

陈平原在探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旧体诗作的研究中,以“岂止诗句记飘蓬”作为论题,颇具点睛之效。笔者借用此句作为结语标题,与原诗意蕴巧妙契合。新加坡一百年来文风昌盛,被誉为“海滨邹鲁”,本文试图梳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百年间的发展脉络,勾勒其发生场域、生成过程,以及推动文学发展的主体力量,如传教士、殖民地政府与南来官员、文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深入挖掘和文本分析,本文力求涵盖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笔者在摘要和绪论中所表达的研究雄心,基于对现有研究的反思,即其方法论上多注重外部研究而忽视内部研究,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诗词而忽略其他文类。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以个人之力进行整理、取舍、辑录,实难做到面面俱到,常有遗珠之憾。尽管如此,通过不断努力,本文整理出了一些自认为颇具研究价值的史料,如《中兴日报》1907-1910年间副刊刊登的诗词、小说、杂文等,以及《星报》1890年至1898年的头版社论和文学散文,这些资料或许对推进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有所裨益。将旧体文学纳入新华文学体系的建构尝试,并非本文的主要任务,尽管绪论中对此有所讨论。本文旨在通过结合外部与内部研究的方法,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借助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进一步阐释新加坡这一特殊领域的文学生产。一方面,通过分析这些作品的社会背景和作者个性特质,解释作品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典型作品的语言、内部结构和审美趣味,以挖掘其独特性和文学价值。这些努力在本文的第六、七、八、九章的个案研究中有所体现。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本文从宏观视角探讨文学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路径,同时通过微观的文本细读展示个别文类的独特创作风貌,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性特质的考量。

首先,从外部视角理解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凭借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全球化的交汇点和文化流通的枢纽。19世

纪至 20 世纪初，随着朝贡体系的崩溃和清朝的衰落，社会动荡促使多种思潮在新加坡激烈碰撞。保守派、维新派、革命党人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中心。殖民地政府推动华文教育与出版事业、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文献，以及本地文人组织结社，共同塑造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生态。与此同时，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一方面，本地文人将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引入南洋，用以表达他们对家国情怀的追忆、对社会动荡的反思，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新加坡文学场域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华文旧体文学呈现出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地方化特征。在殖民地政府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下，本地报刊、文社、学校等机构成为华文旧体文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平台。

其次，从内部视角挖掘文本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本文试图弥补传统研究中忽视内部研究的问题，将文学文本置于中心位置，从语言、结构、意象和美学价值等层面深入解读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例如，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左秉隆、杨云史、叶季允等代表性文人的创作，挖掘他们在南洋文化场域中的艺术表现与文化贡献；通过分析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本结构与内容特质，揭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跨文化交融中的创新与传承。

再次，关注中国文学传统与本土区域特征的视域融合。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承接与延续，但也必须关注其在特定历史与地域条件下的独特生成过程。本研究通过渊源与区域双重观照，分析新加坡文学创作中中国传统的再现与本土化的重构。从内容上看，作品多反映南洋风情、移民生活、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从形式上看，文人采用旧体诗词、骈文等传统形式，将其融入新的地域语境中，形成兼具全球化与本地化的文学表达。已有不少学者指出，研究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学传统。本文对一些文本的解读和个案研究，通过文学渊源和区域特色的双重观照，从形式、内容、语言特色等方面探讨其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与美学价值，以及从新加坡文坛这一特殊场域的视角，重新评估其文学成就和地位。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研究尚显薄弱的背景下，本文通过详尽的历史梳理和文本整理，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和成果。这不仅有助于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也有助于保存和传承新加坡的文化遗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众体兼备：基于四大文类的细致梳理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在浩如烟海的新加坡华文旧史料中，若按照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散文与韵文的分类，将一些实用性或应用性的文类纳入其中，可见本地华人自 19 世纪初期或更早已开始创作碑铭、杂记、游记、小说、诗词等文言文学作品。李庆年认为，1887 年 12 月 19 日《叻报》刊登的张汝梅四首绝句是马华旧体诗的萌芽，但这并非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起点。随着晚清政局日益衰败，甲午战争后的动荡时期，报刊旧体诗的内容从个人情感转向忧国忧民。革命思潮兴起后，革命志士借诗词宣扬革命思想，创作出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的作品，以表达政治理想、革命情怀和忧国之思。20 世纪初期，随着报刊文艺副刊的设立，新加坡本土旧体文学从宦官文人主导转向平民参与，知识分子不再完全依附于封建集权，独立人格逐渐萌生，文学精英化光环也逐渐褪去，开始走向大众，于是社会思潮亦呈现出多元的态势。新加坡旧体诗歌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多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意义。从 19 世纪初的新加坡文学萌芽期来看，海外华人旧体诗的创作起初并未依赖于报刊传播。早在 1833 年，《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已出现了五言律诗《兰墩十咏》，虽然其创作水平平庸，但体现了文学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并非传统中国文人，而是包括非华人背景和女性在内的更广泛群体，这种主体的多元性反映了海外环境对旧体诗创作的重塑。

至 19 世纪末期，《叻报》刊登张汝梅等人的作品，标志着新加坡旧体诗从个人书写走向公共传播平台。这一阶段的诗歌以 19 世纪末期的旧体诗以文人唱和为主，亦有少量羁旅思乡、咏史怀古的诗作，主要作者为驻新领事、文人雅士及来访官员，其创作大多注重形式和韵律，较少突破传统诗词的意象和主题。这些作品在文学母体上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相似之处，亦可视为中国旧体诗的南溟移植。但通过报刊传播，唱酬诗成为文人社交的重要工具，体现了移民社群中文化互动的活跃性。尽管部分作品流于形式化，但其作为文化记录具有史料价值，展现了文人之间的交往与社会活动。与此同时，普通移民阶层的诗作以抒发羁旅愁思和离愁别绪为主，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展现了更接近生活本质

的情感表达，成为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景观。综而言之，新加坡旧体诗的发展既是传统文学在海外的延续与移植，也是新环境中多元文化的汇聚与重塑。从前报刊阶段到 19 世纪末期的公共传播平台，旧体诗经历了从个体抒怀到群体互动的过渡，其创作主体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对本地词作的探讨是本文的另一创新点。清词号称中兴，文人填词成风，其中不乏名家与优秀作品。研究发现，与诗歌不同，本地词作的时间线相对滞后。南来官员杨云史对新加坡词作贡献颇多，延续了晚清词坛对南宋雅词风格的推崇，受常州词派影响，进而在新加坡的文学场域中延续。这些词作在词境塑造上脱离了传统感时伤世、故国之思和个体情愁的窠臼。尽管这些书写方式和文学创作未对本地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不同于杨云史寄情山水的风格，在报刊发表的词作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呼吁推翻满清、实行共和，激发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对其政治认同由效忠满清政府到支持共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对本地旧体散文的关注，主要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的杂文学概念，考察碑铭、杂文、书说、游记等文本。以《叻报》为中心，综述了头版社论的内容，指出这些时事政论文章反映了清末民间办报的多元化信息传播与言论自由化趋势。由于新加坡远离清廷权力核心，形成了更为宽松的公共舆论环境，议题更为多元，且较少受到官方的钳制。这些文章的作者常以远离政治中心的姿态撰文，展现出兼具传统国学修养与西学视野的特点，思想多元、兼容并蓄。同时，一些长期居住于新加坡的流寓文人或本地出生的华人，视自己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试图通过宣扬中国传统的道德、信仰和风俗来教化本地华人。然而，这些文人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受到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影响，采用更为包容和辩证的文化视角，对传统文化中的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批判性扬弃，寻求文化的平衡。这种文化自觉与中国内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有所不同，新加坡的文人倾向于将中学与西学置于平等对话的位置，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

此外，本文特辟一章，以文化记忆理论为视角，通过对 19 世纪末新加坡本地报刊发表的游记散文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研究文化移植、文化记忆与身份

认同之间的关系。区域意识的兴起，使新加坡逐渐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书写者。这一文学现象不仅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景观，也为理解华人身份的多重面向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彰显了新加坡作为文化交汇点的独特地位与文学价值。

在新加坡骈文创作的讨论中，专门辟出一节既是基于这些文本的实际存在，也是由于骈文体裁自身的特殊性。骈文通常要求辞藻华丽、语言精炼、善于运用典故，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因此最能体现作者的才情。在现存的可考新加坡史料中，骈文主要保存于华文碑铭、报章和文集中。碑铭文献大多结构严谨，骈散相间，展现出程式化的语言运用特征，遣词造句往往存在雷同和自相模仿的现象。本地文社社员如罗翼唐、谭兰滨以及《叻报》主笔叶季允的骈文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较为突出。此外，《中兴日报》副刊中刊登的《早秋赋》、《中秋夜赋》、《对月赋》等骈文也被辑录在内。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还发现了一些具有戏谑性质的骈文，如《锡山某富翁寿序仿滕王阁序体》，这些作品通过对经典骈文的仿作与调侃，巧妙地讽刺了社会现象。19世纪的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和多样的社会现象，传统文人通过戏仿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达到了影射时弊的效果。

对于旧体小说的整理，本文分为两个部分。首先，19世纪末期新加坡华文报刊所刊载的奇闻异事可视为笔记小说，这些作品在题材和形式上依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这类小说涉及爱情、志怪、豪侠、历史等多种题材，展现出“文备众体”的艺术体系。其次，随着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以改良群治的主张，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文报刊迅速响应，各类小说如狎邪小说、谴责小说、醒迷小说、神话小说、革命小说、奇侠小说、博物小说、民生小说等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象。相比之下，《星洲晨报》较《叻报》和《中兴日报》更为注重小说的匡时济世功能。在这一时期，版权意识开始萌芽，一些小说标注“本报特刊，不得转载”，从侧面反映了这些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本文重点分析了首部发表在新加坡报刊的章回体白话小说《镜花缘》，将其置于甲午战争后的政治语境中，探讨小说中蕴含的醒世思想及其与梁启超小说革命论的关联。这些小说多反映晚清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与伦理困境，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对社会改革与政治变革的期待。

新加坡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尽管这些作品在传统文学史上未被广泛关注，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仍值得深入研究。

三、文化记忆、文化移植与本土化

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保存了华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还通过文化移植的动态过程展示了传统文学在新地域的重新生长与本土化进程。本文结合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以及跨文化传播与移植的视角，探讨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重塑文化认同，构建出一种具有南洋特色的文学表达。

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发展是文化移植的结果，它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学母体的核心价值，同时也在新环境中进行了本土化创新。文化移植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结合本地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和改造。这一过程可以从文本的语言风格与形式创新中清晰可见。例如，传教士创作的华文文献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但在语言上采用了中国传统文体并引用儒家经典。这种融合不仅提高了文本在华人群体中的接受度，还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汇。本地文人同样在创作中汲取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将其融入旧体文学的框架中，开拓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学表达。

基于对新加坡文学生产场域的深度考察，本文尝试揭示这些文学活动中独具特色的元素，尤其是与传统文学母体相异的方面。传统中国地方文学的生产通常表现为一种单一的等级结构，其中士大夫—乡绅阶层凭借政治与文化资本居于顶端。而在新加坡，华人社群的领导阶层更多地由商人构成，而非士绅，其中多数为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移民，他们接受英文教育，效忠殖民地政府，并与士人阶层和流寓文人形成了相对平等的网络结构。这种文化权力结构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泾渭分明的一元等级体系。尽管这些创作主体在文化资本的掌握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彼此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在此背景下，一些长期定居新加坡的流寓文人或本地出生的华人作者，以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身份进行写作，展现出兼具传统国学修养与西学视野的特质。他们的思想多元、兼容并

蓄，采用更为包容和辩证的文化视角，对传统文化中的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批判性反思与适当扬弃，以寻求文化的平衡，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表达模式。这不仅丰富了新加坡文学的艺术表现，也使其在全球华文文学体系中独树一帜。

四、边缘与解蔽：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文化记忆、文化移植与本土化的多维视角，揭示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保存传统与创新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整理早期报刊、碑铭文献与散佚文本，本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揭示了文化记忆在构建族群认同与文学传统中的作用，以及文化移植对本土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超越宏大叙述，探索多样性与边缘性，关注被历史叙事边缘化或遮蔽的文人群体及其作品，学界对左秉隆、黄遵宪、邱菽园、叶季允、康有为、邱逢甲、梁启超等名人关注较多，但是如何渔古、李季琛、谢兆珊、张骧、张汉祥、潘伯禄、陆子初、梅天石、萧庆祺、陈省堂、李琪华、王会仪、徐季钧、吴映楼、黄伯耀等文人，因为创作题材、身份特征、社会背景或文学风格的特殊性，在主流文学史中缺乏足够的表现空间。深入挖掘这些边缘人物的创作，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整体理解，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文学史叙述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维度。进一步关注新加坡作为多元文化交汇地带的独特性，探讨华文文学与其他语言文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此外，从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在东南亚及更广范围内的流变与影响，将有助于深化对其文化价值的理解，并为华文文学的跨区域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在文类研究方面，未来对于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戏剧、社论、小说等文类的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例如，广府说唱文学如南音、粤讴、班本等，尽管李奎已整理出版了《新马汉文报刊载广府说唱文学文献汇编》，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但尚缺乏深入的学术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探究广府说唱文学在新加坡的移植与继承，分析其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延续传统，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关注新加

坡本地对这种文学形式的创新与转化，考察其如何融入本土文化，形成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学表现形式。

在诗词研究领域，可以特别针对词与竹枝词开展更为系统的研究。词作为一种在形式上更为自由的抒情文体，可以通过对新加坡本地词作的分析，探讨其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现情感的表达与形式的创新。而竹枝词，则因其生动地描绘地方风情与民俗生活，成为理解新加坡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文本。对这两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揭示新加坡旧体文学的丰富性，还能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心态提供新的视角。

此外，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尝试将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置于更广阔的跨文化与跨地域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华文旧体文学，探讨新加坡文学如何在全球华文文学的语境中定位自身，从而深化对其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的理解。这种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填补现有研究中的空白，还能为新加坡华文旧体文学的学术研究开辟新的方向，推动其在国际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资料

一、 学术专著

1. 阿英，《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蔡钧，《出洋琐记》，收录于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
4.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2。
5. 蔡文川，《地方感：环境空间的经验、记忆和想象》，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6. 曾纪泽，《曾惠敏公（劼刚）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江南制造总局刊本，1988。
7. 曾纪泽著，钟叔河主编：《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1985。
8. 陈洪，张峰屹，卢盛江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天津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9. 陈蒙鹤著，胡兴荣译，《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
10.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
11.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1986。
12.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

13.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
14. 傅德元，《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
15. 傅启学编，《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
16. 高嘉谦，《从摩罗到诺贝尔：文学·经典·现代意识》，台北：麦田出版，2015。
17.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湾：联经出版社，2016。
18.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珠海市政协合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
19. 郭绍虞、罗根泽主编，《饮冰室诗话·梁启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0. 哈贝马斯等著，周宪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1.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2. 胡全章，《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3. 胡全章，《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4. 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北：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
25.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26.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2012。
27. 黄孟文、徐栖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28. 黄尧，《马星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

29.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0. 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31. 姜荣刚，《留学生与晚清文学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2.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1736—17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33.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反思与建构：1644—173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4. 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
35. 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6. 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37. 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38.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
39.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40.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1. 李庆年，《马来亚粤讴大全》，新加坡：今古书画店，2012。
42. 李庆年，《南洋竹枝词汇编》，新加坡：今古书画店，2012。
43.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
4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45. 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
46.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野乘搜辑社，1941。
47. 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
48.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49. 林博爱等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1939，册4。
50. 左秉隆著，林立校注，《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
51.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52. 龙榆生，《词学十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3.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4. 卢宁，《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55.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56. 宁夏江，《晚清学人之诗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5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
58.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
59. 钱仲联著，张寅彭校点，《梦苕盦诗话》，上海：上海书店，2002，册6。
60. 清史稿校注编纂小组编纂，《清史稿校注》，台北：国史馆，1986。
61.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2. 邱菽园，《挥麈拾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63.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2003。
64.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65. 热奈特等著，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6. 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7.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8. 桑兵，《论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胡伟希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9. 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70. 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72. 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3. 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74. 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
75. 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6.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7. 王力坚，《清代文学跨域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
78. 王韬著，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漫游随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
79.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80. 魏宪，《枕江堂集》第四册，《四库未收书辑刊》，捌辑第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1. 施吉瑞著，孙洛丹译，《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2. 吴建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当代阐释与转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83. 吴盛青、高嘉谦主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辛亥前后的文人、文学、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5. 徐柯，《清代词学概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86.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1。
87. 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建构：一种文化空间的发现》，北京：三联书店，2015。
88. 亚里斯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89.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90.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91. 严建文,《词牌释例》,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92. 颜清煌,《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
93. 颜清煌,粟明鲜、贺跃夫,《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
9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95. 杨圻著,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6. 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7.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98. 俞陛云,《诗境浅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99. 宇文所安著,陈小亮译,《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00. 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1.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02. 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3. 张锦忠,《关于马华文学》,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09。
104. 张锦忠、黄锦树,《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
105.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106.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07. 张松建,《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08. 张荫桓,《三洲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9.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110. 赵颖, 《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1887-1912): 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演变》,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新跃社科大学(SUSS)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联³⁵⁸, 2021。
111. 赵颖,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季中外领事年表》,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6。
113. 钟叔河主编, 《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10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114. 朱崇科: 《本土性的纠葛: 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 台北: 唐山出版社, 2004。
115. 朱杰勤: 《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16. 庄钦永, 《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 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7
117. 邹颖文, 《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 香港: 中华书局, 2011。
118. Lam Lap,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7-1945)*, Brill, 2024
119. M.H. Murfett, J.N. miksic, B.P. Farrell and Chiang Ming Shun,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Oxford, 1999.
120. Wang B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 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8.

二、期刊论文

1. 陈婵娟, 《会吟社的创办规制及其影响》,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19年总第27期, 页17-19。
2. 陈恩维, 《“以汉话阐发文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澳门理工大学学报》, 2020年第4期, 页99-108。
3. 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 台北: 《联合文学》, 1999年8月, 第15卷第10期, 页166。

4. 陈美朱,《清初唱酬诗析论》,《文与哲》2004年第4期,页457-482。
5. 陈琼莲,《报刊与文社:近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兴起》,《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页226-236。
6. 陈育崧,《我们应该纪念的一位先辈诗人——炎州冷宦左子兴》,新加坡:《南洋商报》,1958年6月21日,页16。
7. 陈育崧,《椰荫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页113-127。
8. 程露晞,《左秉隆与晚清新加坡华文教育》,《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4/8),页29-33。
9. 段怀清,《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及其“和合”思想平议——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江苏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94-101。
10. 方英,《论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页58-67。
11. 高嘉谦,《帝国、斯文、风土:论驻新使节左秉隆、黄遵宪与马华文学》,《台大中文学报》第32期(2010/6),页359-398。
12. 高嘉谦,《南溟、离散、地方感:杨云史与使节汉诗》,《成大中文学报》第42期(2013/9),页183-220。
13. 高嘉谦,《十九世纪末的马华离散诗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3期(2010),页3-18。
14. 葛晓音,《关于未来十年的三点想法》,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18年1期,页15-17。
15. 辜美高,《〈镜花后缘〉的发现、比较与诠释》,《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12月第4期,页7-11。
16. 古远清,《香港文学史研究的七大误区》,《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页67-71。
17. 何奕恺,《左秉〈隆勤勉堂诗钞〉中南洋之作考——与李庆年先生商榷》,《南洋学报》卷63(2009/12),页131-146。
18. 黄锦树,《过客诗人的南洋色彩赘论——以康有为等为例》,《海洋文化学刊》第4期(2008/6),页1-24。

19. 黄尧, 《马星华人志》, 香港: 明鉴出版社, 2003, 页 192-194。
20. 柯木林, 《“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 《南洋学报》卷63 (2009/12), 页 109-130。
21. 柯木林, 《“与君话冷炎州月”: 古典诗文中的新加坡》, 《华侨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页 141-147。
22. 柯木林, 《左秉隆与新中关系》, 《南洋学报》第63卷,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23. 李浩, 《从《星洲晨报》看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4), 页 35-45。
24. 李奎、任倩倩, 《新加坡汉文报刊所载中国章回小说仿(续)作述略》, 《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 2017年第5卷第2期, 页 23-34。
25. 凌玉建, 《历时性阐释与跨文化阐释中的“还原”问题——以宇文所安〈中国文学理论读本·文赋篇〉为例》, 《文艺争鸣》, 2012年第9期, 页 29-32。
26. 刘慧, 《晚清南洋会贤社文学活动叙略》,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年总第38期, 页 29-31。
27. 沈俊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东南亚中文文献特藏》,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二辑), 2016年3月。
28. 施志泳, 《论张维屏的诗学观与创作》, 《国学》第九集, 页 318-327。
29. 王兵, 《邱菽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汉学研究通讯》, 2013年总第126期, 页 17-25。
30. 王列耀、蒙星宇, 《流寓异乡 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 《东南亚研究》, 2004年4期, 页 87-91。
31. 温大雅, 《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 《南洋学报》(册8)卷15, 第2辑(1959)。
32. 翁筱曼, 《晚清岭南诗坛宗主递嬗——以雅集与相关文献为中心》, 《广州大典研究》2018年第2辑·总第2辑, 页 77-95。
33. 萧小穗(2014), 《晚清·民国的文化传播与中国的现代性》, 《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29期, 页 33-42。

34. 杨松年, 《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22-24日。
35. 杨松年, 《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 台湾成功大学: “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22-24日。
36. 叶钟铃, 《左秉隆与会吟社》, 《中教学报》第27期(2001), 页115-128。
37. 章颜, 《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旅行”——以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为例〉》, 《文艺争鸣》, 2012年第9期, 页33-37。
38. 赵颖, 《19世纪末新加坡儒教活动研究: 族群构建与文化认同》, 《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 2019年第7卷第1期, 页74-89。
39. 赵颖, 《试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特质及其对后殖民主义的悖反》, 《文艺争鸣》, 2013年第11期, 页161-165。
40. 赵颖,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构成、写作特点及其影响》, 《东南亚纵横》, 2011年第9期, 页42-46。
41. 赵颖, 《异域犹将正朔遵——南洋竹枝词的阐释方式与文化建构》, 《理论界》, 2015年第4期, 页39-43。
42. 朱杰勤, 《左秉隆与曾纪泽》, 新加坡: 《南洋杂志》, 1947年2月, 第1卷第4期, 页75-76。
43. 朱自清,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 《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向导》专号, 1931年6月1日。
44. 庄国土, 《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页79-86。
45. 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60-398.
46. Sinnathamby Rajaratnam,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 past, speech at a seminar on “Adaptive reuse: intergrating traditional areas into the model urban fabric”*, held at the Shangri-La hotel on Saturday, 28 April 198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No. 27/APR 09-1/84/0428.

三、学位论文

1. 方姿尧,《〈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书写策略与文化意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九十九学年度硕士论文,2011。
2. 李健伟,《左秉隆出使南洋诗研究——以〈勤勉堂诗钞〉为中心》,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8。
3. 刘盈,《杨圻诗歌研究》,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吕姝焱,《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9。
5. 王海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中国文学传播》,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 王惠梅,《近代广东诗歌研究》,苏州: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系博士论文,2020。
7. 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知识与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

附表 1 杨云史新加坡诗作

卷 2 丁未迄庚戌曰壮年集
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国奏调司书记新加坡留别王啸龙章一山诸同年
星洲山居雨晴烟月幽绝左子兴来作诗见赠奉答
喜左子兴来山舍清话竟夕
南溟感怀
山阁杂诗
偕西友郑逊夜饮海上
约左公饮即席赋赠
立秋日东陵山居遣兴
秋夕
结屋
溪口
南溟哀
柬左子兴观察星洲时乞假回苏州
余君奉其父丧由天南回国返汉上同为鲜民诗以送之
山寺
柔佛国苏丹宫谒其王
溪口弄舟
瓜哇火山诗
散衙归山衆客必至妇自治酒食日以为常
海岸春日仕女云集娇阳芳草闲
卓本愚至南溟留宴山阁
西涧七夕宴饮
客去
越僧惠上人载经南渡将卓锡暹罗道经星洲嘱函彼邦人士兼以诗赠
星洲春感
游双林寺
山池夜起
西溪行

雁
江雪
独夜
春日山居自喜
过交趾诗
爪哇诗
盘谷诗
越南诗
苗疆诗
金川诗
缅甸诗
锡兰诗
台湾诗
越南江上送陈商归云南
星洲春晚赠霞客
星洲清游诗
山庭春昼
游新山江黄福别墅
空山
草亭
秋夕偕霞客夜游下山
卜居东陵之麓山海幽深水木明瑟顔所居曰海山房枕伴啸咏者妻子而已
蓝氏水园夫妇月夕观荷
自题种树园照
卷3 庚戌迄辛亥曰壮年集
哀南溟
庚戌路经交广南渡岛国居山泽闲杂诗
夏夕山月如水呼妇夜煎茶廊下朗吟眉山冰肌玉骨清凉无汗之句幽兴横生
新嘉坡感怀
海上曲
南洲行
山阁夜起
晓雨

游余氏水源园
庚戌六月复偕妻子载图书南渡星洲卜居东林之麓楼馆数楹苍然水木抱琴卧山左右秋色成杂诗一束
山麓晚归
久雨
偶成
池上
池上煮茗
客来煎茶着棋竟日
宿巫来人野舍夜雨
溪上雨意
春日乘舟海上泛游星洲六十里夜分归山
柔佛岛楼早起望山海
寄友人京师
山阁雨声
忆逊菴西疆
携妻子看飞瀑
海峡闻弹琴
西邨
醇王前岁道出星洲存问华侨主闽人李清渊家洵邸今岁来主潮人余氏园林洞庭张乐其事幽胜
商人简仁石邀饮山园
得友人书却寄北京
移居蓝氏水园
九月十五日海峡望月感怀
敬跋伯祖濠叟公墨迹后
巫来江歌
儿子垂钓得鱼客至遂留饮妇就溪水洗鱼烹之余自煮酒竹间劳琐爲乐
客食鱼而美次日复来更令爲之
望月怀江南
辛亥五月迁居蓝氏水园新楼避暑
岛中闲居即事示内子
幽居

西友约避暑海屿携女乐夜游饮看雨
闲居
山堂宴客赏春竟日入夕复宴饮竟夜衆客皆大醉拈扉字
绝顶
独坐
疑雨轩偕妇夜坐
闻猿
南洲侨商宴会皆列数十筵错置花木间众客列坐张乐酣饮或跣足席地脱略无礼法余山居时乐为之
晚晴酬子兴
辛亥五月朝命赵从蕃京卿赴南洋存问诸岛华侨留宿星洲两旬张乐海山丝竹竟夕
海山曲
楼上
江村夜宿巫来人屋宿
泊安南江热甚夜起
溪上偕妇泛舟
喜西有郑逊至
山溪闲步
重至星洲
海上晓起示内
入谷
晓起雨微霁
双林寺落成炎洲无柳寺僧植两株竟活
池上
过七洲洋
晓过澎湖舟中望台湾诸山
闻笛
游余氏水源园听泉
星洲山池晓起
入双林寺避雨
夜宿北山
溪上

茅屋
星洲水原秋望

附表 2 1909-1910 年间《星洲晨报》刊载小说目录

题名	类型	作者	刊登日期
俄将	短篇小说	太仓	1909年8月16日
阿霞	短篇小说	太仓	1909年8月17日
谷中侠	社会小说	慧观	1909年8月18日
谷中侠(续昨)	社会小说	慧观	1909年8月19日
谷中侠(再续)	社会小说	慧观	1909年8月20日
教育普及之模范	短篇滑稽	-	1909年8月21日
风流梦	醒迷小说	-	1909年8月23日
舊鬼哭	神话小说	-	1909年8月26日
義烈情長	小说	-	1909年9月11日
男妓	小说	螯龙	1909年9月17日
几道山复仇记	革命小说	-	1909年9月23日
大盗	短篇小说	-	1909年10月8日
赌匪	写实小说	-	1909年10月12日
赌匪(续)	写实小说	-	1909年10月13日
癡圣人	短篇小说	慧观	1909年12月8日
铁葫芦	奇侠小说	-	1909年12月9日
百足珠	博物小说	-	1909年12月10日
李十娘	历史小说	-	1909年12月15日
奇贼	民生小说	-	1909年12月16日
王莲	口情小说	-	1909年12月20日
人为之兽	短篇小说	-	1909年12月29日
镜花后缘	小说	秋人	1910年1月8日-1910年6月23日
剧盗	短篇小说	-	1910年6月23日
电贼杀人记	短篇小说	-	1910年6月27日

畜牲会议	诙谐小说	-	1910年6月29日
父子骑驴	奇趣小说	-	1910年6月30日
腊鸭髀	怪像小说	汉父	1910年7月1日
京华梦	短篇小说	过来人	1910年7月13日
妇人之劫	纪事小说	-	1910年7月14日
炼形义侠	短篇小说	-	1910年7月16日
睇出神	白话小说	百耀子	1910年7月19日
剃头夫妻	白话写真	不剃头	1910年7月22日
痴丈夫	奇趣小说	-	1910年7月28日
会客	活动写真	-	1910年7月29日
暴虎	复仇小说	-	1910年7月30日
革命之门	短篇小说	伊翁	1910年8月3日
老鼠请愿	诙谐小说	-	1910年8月4日
三大	诙谐小说	-	1910年8月5日
尚武精神	短篇小说	-	1910年8月6日
亚如	短篇小说	-	1910年8月8日
鸚雀斗	寓言小说	-	1910年8月9日
高风女	短篇小说	-	1910年8月10日
香海车尘	短篇小说	-	1910年8月11日
鸳续雁	恨情小说	-	1910年8月13日
仇婚	短篇寓言	-	1910年8月15日
问米	趣怪小说	-	1910年8月18日
盗被盗	短篇小说	-	1910年8月22日
乞儿真相	寓言小说	-	1910年8月23日
激变世界	悲愤小说	-	1910年8月30日
猛虎	寓言小说	-	1910年8月31日
恶鬼	寓言小说	-	1910年9月2日
媚外之夫	短篇小说	-	1910年9月5日
一封书	写真小说	-	1910年9月7日
侠女	侠义小说	-	1910年9月27日
梦话	短篇小说	-	1910年10月3日
有米粥	寓言小说	紫	1910年10月8日

座上囚	怪像小说	-	1910年10月11日
灵武夫	近事写真小说	-	1910年10月14日
鬼立意	诙谐小说	-	1910年10月27日 - 1910年11月1日

附表 3 1910 年《星洲晨报》刊载讽刺类杂文目录

题目	类型	作者	日期	註
父子同席、父子连衿	谐谈	狷	1910年1月25日	
年关记	谐文	狷	1910年2月3日	
贼康	滑稽字	狷	1910年2月16日	讽刺康有为
水经	谐文	狷	1910年2月16日	
营私二则	笑话	狷	1910年2月17日	
拟设筹还花债会章程	谐文	狷	1910年2月18日	
指眼、剪脚	笑话	狷	1910年2月19日	
比前王利阿保轶事	趣谈	狷	1910年2月22日	
叶名琛轶事	史谈	未见	1910年2月23日	
戏拟父子争妓判	谐文	狷	1910年2月23日	
惧内卦	谐文	狷	1910年3月4日	
青楼菜式广告	谐著	狷	1910年3月9日	
逋赋之大狱	史谈	未见	1910年3月11日	
张国梁	史谈	未见	1910年3月12日	
水经（续前稿）风水、祸水	谐文	狷	1910年3月16日	
拟严禁夜候唤卖猪肉粥告示	谐文	慧观	1910年3月17日	
判婚	谈从	未见	1910年3月18日	
无题	谐文	狷	1910年3月19日	
拟卖血公司广告	谐文	砺	1910年3月21日	

阿丁小传	谐文	狷	1910年3月23日	
妇女岂皆长舌	谈从	未见	1910年3月24日	
代保皇党送圣女结婚贺礼单	谐文	辟疫	1910年3月28日	
卖笑者言	谐文	未见	1910年3月29日	
各大员致病之原因	谐文	过来人	1910年4月1日	
贵格老举、爆肚新闻	谐文	狷	1910年4月2日	
何愁假父、最爱同胞	趣谈	狷	1910年4月8日	
王大宝	史谈	未见	1910年4月11日	
二分二、三月三	趣谈	狷	1910年4月15日	
戏拟讨杨令檄	谐文	狷	1910年4月18日	
满清鸡	谐著	狷	1910年4月20日	
律师被拘大癫人院之活剧	谈从	未见	1910年4月20日	
赠嫁品	谐著	狷	1910年4月22日	
病夫、贝勒	笑话	狷	1910年4月25日	
雍正时之汉满界	史谈	未见	1910年4月27日	
亡国之特别纪念	杂说	狷	1910年4月28日	
载洵与许炳榛笑话之比较	杂著	狷	1910年5月3日	
戏拟官场创办卫官报章程办法	谐文	笑官	1910年5月3日	
拟严禁偷辮告示	谐文	砺	1910年5月5日	
满清宪法纲目	谐著	狷	1910年5月6日	
拟创设冇良心公司章程	谐著	亞乜	1910年5月6日	用粤语写就
戏拟洵涛覆清政府文	谐文	狷	1910年5月7日	

病夫国记	杂文	咄咄子	1910年5月7日	
朱缺鼻	史谈	狷	1910年5月9日	
乳鸭之谓他人母	谈从	未见	1910年5月10日	讽刺满清顺民
拟女界改良出阁议案	谐文	宏普	1910年5月10日	
新诗经·立宪三章章四句、投我三章章四句、河南三章章四句、绸缪三章章六句	谐文	碎	1910年5月11日	
戏拟严禁虐待婢女告示	谐文	狷	1910年5月12日	
人道大行后之奇观	谈从	未见	1910年5月12日	
戏拟禁开懿路煤矿告示	谐文	狷	1910年5月14日	
刮薄地、遮阴天	笑话	狷	1910年5月17日	
诈谛、篋青	谐谈	冯苏	1910年5月20日	
内向、周流	谐谈	狷	1910年5月23日	
周之圣人	谐谈	狷	1910年5月24日	
戏拟光棍欢迎圣人议案	谐著	狷	1910年5月26日	
革党	谐谈	狷	1910年5月27日	
清国之侦探	谐谈	桔	1910年5月30日	
国会同志会开会大集议记事	谐著	狷	1910年5月30日	
妓妇与圣人	谐文	信史氏	1910年5月31日	
圣人真相二则	谐谈	狷	1910年5月31日	
古圣人与今圣人	谐文	□	1910年6月2日	
□	谐文	□	1910年6月3日	
□	史谈	□	1910年6月3日	
银员解	谐文	白虎	1910年6月6日	
财帛星君之于保皇党	谐谈	冯苏	1910年6月6日	

拟佛山同知开投妓女广告	谐文	翟	1910年6月7日	
震惊革党	谐谈	狷	1910年6月7日	
唔好死咁易（讽某代表也）	粤讴	狷	1910年6月8日	
戏拟秀水乡师主庙司祝招妇女打地气广告	谐文	狷	1910年6月10日	
戏拟取缔睇脉先生规条	谐著	狷	1910年6月18日	
拟口垣巡士请禁妇女挑逗巡士稟词	谐文	简	1910年6月18日	
李空云	史谈	狷	1910年6月20日	
拟请购运黑米开办平糶稟	谐文	砺	1910年6月21日	
行走、运动	谐谈	狷	1910年6月22日	
羊将狼	杂文	铁志	1910年6月23日	
戏拟闽省官吏求雨稟	谐文	狷	1910年6月24日	
稟报和尚作反	谐文	狷	1910年6月25日	
托生、名士	谐谈	未见	1910年6月25日	
庄烈后	史谈	狷	1910年6月28日	
奏为妓女开刀伤人按律审拟摺	谐文	戏	1910年6月28日	
澹归大师、陈献章	史谈	未见	1910年6月29日	
妓女要求饮客享受同席权利书	谐文	简	1910年6月29日	
抵死	谐谈	狷	1910年6月29日	
拟代清吏奏请戒饬臣僚献纳女色摺	谐文	简	1910年6月30日	
戏拟香山莱阳僧道尼巫传单	谐文	狷	1910年7月1日	
钱经	谐文	看（看看子）	1910年7月2日	
警告奴隶	史谈	狷	1910年7月4日	
官妓结为兄妹图	谐文	狷	1910年7月6日	
讲横	谐著	诛口	1910年7月8日	
花界集议赈飢传单	谐	简	1910年7月9日	

	文			
庄烈帝	史谈	狷	1910年7月12日	
送请愿代表出京文	谐文	雷公	1910年7月12日	
拟开办尊妻会章程	谐文	十郎	1910年7月13日	
拟重修五脏庙小启	谐文	狷	1910年7月14日	
戏拟控严守拳打某绅状	谐文	简	1910年7月18日	
记潮郡警局点验妓女事（政界堕落之一斑）	怪剧	未见	1910年7月21日	
投降贼传	谐文	狷	1910年7月21日	
无耻汉	杂著	寄尘	1910年7月22日	
拟设僧尼捐章程	谐文	简	1910年7月22日	
摊官说	谐文	狷	1910年7月23日	
圣人好赌、圣人诈谛	谐谈	亚强	1910年7月23日	
猴虎融和	谈丛	狷	1910年7月28日	讽融合 汉满
拟上家会请愿书	谐文	过来人	1910年7月28日	
拟某小贩被世子欺凌奏陈冥王摺	谐文	狷	1910年7月30日	
明武宗遗事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3日	
老婆立宪之宪法大纲（仿满清宪法大纲）	谐著	狷	1910年8月3日	
刘彬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5日	
水紧说	谐著	戏	1910年8月5日	
梅聘海棠行自由婚礼颂词	谐著	简	1910年8月6日	
官场主仆争风判	谐文	狷	1910年8月8日	

汉人亡国之大耻辱	惨史	未见	1910年8月9日	明崇祯
拟江西剃头匠传单	谐文	狷	1910年8月9日	
陈佐才	史谈	思广	1910年8月10日	
油瓶有传	谐文	狷	1910年8月10日	
戏拟沙菱女子集议改良婚嫁事	谐著	岁	1910年8月10日	
保党之特别报效	谐谈	理公	1910年8月10日	
杨晖吉、杨水言	史谈	思广	1910年8月11日	
教员与琵琶仔之比较	谐文	宏普	1910年8月11日	
刘宏文	惨史	未见	1910年8月12日	
冯印古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13日	
某国革党述某志士之壮烈	烈剧	未见	1910年8月13日	
戏拟本坡妓女等慰七姐书	谐文	狷	1910年8月13日	
禀请广设义仓存储黑米以济烟荒	谐文	戏	1910年8月15日	
孙桐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16日	
捉黄脚鸡赏格	谐著	戏	1910年8月16日	
熊才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17日	
拨内帑一半开办海军之清谕	谐文	狷	1910年8月17日	
和尚称颂大元宝演说词	谐著	简	1910年8月18日	
吊莱阳死亡难民文	痛文	未见	1910年8月19日	
二分二传	谐文	狷	1910年8月19日	
末路记	谐文	戏	1910年8月22日	
严禁割死牛告示	谐文	狷	1910年8月22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	瀛谈	未见	1910年8月23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8月24日	
熊承基传	传记	未见	1910年8月24日	
本偶像、水晶宫	谐谈	狷	1910年8月24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再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8月25日	
担当和尚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26日	
虎侏说	杂文	未见	1910年8月26日	
烧衣祭鬼文	谐文	滨	1910年8月26日	
味恶、两面光	笑话	未见	1910年8月26日	
唐华、朱昂	史谈	未见	1910年8月27日	
阎王预禁幽鬼赴孟兰会告示	谐文	戏	1910年8月27日	
捉拿走狗赏格	谐文	狷	1910年8月27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三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8月29日	
抽鬼捐	谐文	百闽	1910年8月29日	
卖身契	笑话	未见	1910年8月29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四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8月30日	
傅由	痛史	狷	1910年8月30日	
奏请派员出洋考察花界摺	谐著	戏	1910年8月30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五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9月1日	
拟本坡妓女寄番薯大少书	谐文	狷	1910年9月1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六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9月2日	
地球灭亡之豫言（七续）	瀛谈	未见	1910年9月3日	
弹劾狐假虎威	谐文	戏	1910年9月3日	
杨国训、赵士恪等	痛史	未见	1910年9月5日	
烟人卖妻判	谐文	狷	1910年9月5日	
李小六王二发	史谈	未见	1910年9月6日	
稟阵铜山崩倒请以恤灾	谐文	戏	1910年9月6日	

丁运亨	史谈	未见	1910年9月7日	
拟征酒兵告示	谐著	戏	1910年9月7日	
龚彝	痛史	未见	1910年9月8日	
改良厕所开幕记	谐文	斧	1910年9月8日	
大狮头民	痛史	狷	1910年9月9日	
烟精宣布独立文	谐著	戏	1910年9月9日	
王锡亮	痛史	未见	1910年9月10日	
戏拟穷鬼县严拿金钱告示	谐文	慧	1910年9月10日	
散十万	谐谈	狷	1910年9月10日	
华林寺相尚还俗禀词（事见日前本报）	谐著	戏	1910年9月11日	
奴隶二则	谐谈	狷	1910年9月11日	
金正希	痛史	狷	1910年9月14日	
戏为巡官朱心钿辩护婚事禀（事见日前本报）	谐文	简	1910年9月15日	
酒徒拟开尽醉会传单	谐著	戏	1910年9月16日	
顽固党	谐谈	未见	1910年9月16日	
山海经补遗	谐文	乍	1910年9月20日	
甄吉亭传	传记	未见	1910年9月21日	
戏拟巡士控都司犯夜拍闸状（事见前报）	谐文	戏	1910年9月21日	
阔佬、慳婆	谐谈	狷	1910年9月21日	
戏代尿捐公司订取缔章程	谐文	怕系	1910年9月22日	
剪发之问答	闲谈	未见	1910年9月22日	满汉、蓄辫

吕大圭	痛史	节录	1910年9月23日	
花界集议自行增饷加价传单	谐着	戏	1910年9月23日	
我汉人亦忍以死猪自待乎	警语	未见	1910年9月23日	
求开国会之问答	闲谈	未见	1910年9月23日	
严禁整墙角告示	谐文	狷	1910年9月24日	
清政府对于日韩合并之问答	闲谈	未见	1910年9月24日	
铜银买病猪之趣评	趣评	砺	1910年9月26日	
荷包倒落兜肚之宣布	谐著	戏	1910年9月26日	
拟抽人头捐则例	谐著	未见	1910年9月27日	
满人与汉人之问答	闲谈	未见	1910年9月27日	
病夫国通鉴	谐著	狷	1910年9月28日	
病夫国通鉴（续）	谐著	狷	1910年9月29日	
头发离异判词	谐著	戏	1910年10月3日	
江天一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5日	
辫发衣服大会议案	谐著	戏	1910年10月5日	
拟警署司书生为开私寨被拘请 释放稟（事见前报）	谐文	狷	1910年10月6日	
塾师与道巫之异同攷	谐著	亚咫	1910年10月7日	
冥官善媚	谐谭	狷	1910年10月7日	
黄蜂致蟋蟀书	谐文	狷	1910年10月8日	
最新官场现形记	噱谈	无为	1910年10月14日	
鹤神传	谐文	未见	1910年10月14日	
亡国之问答	闲话	未见	1910年10月15日	
饿鬼道谢革职恩呈请代奏摺	谐著	戏	1910年10月15日	
久无辫发	谐谈	狷	1910年10月15日	
琵琶仔害死番薯大少	寓言	哈哈	1910年10月17日	
罽薄荷油文	谐文	紫	1910年10月18日	
朝秦暮楚	谐谈	狷	1910年10月18日	
杨老痴传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19日	
黄石斋先生轶事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20日	
老人院开幕祝词	谐著	戏	1910年10月20日	
奴颜婢膝、送旧迎新	谐谈	狷	1910年10月20日	
李子羽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21日	

拟鞭子与髯姐绝命书	谐文	未见	1910年10月21日	
饬查孔方兄联控树胶案札文	谐著	戏	1910年10月23日	
文祖尧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24日	
拟薄荷油表白书	谐文	紫	1910年10月24日	
文祖尧（续）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25日	
天国会议立宪纪事	谐文	狷	1910年10月25日	
病政府、盲国民	谐谈	未见	1910年10月25日	
文祖尧（再续）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26日	
悬赏购缉巨盗告示	谐文	狷	1910年10月26日	
官瘾二则	谐谈	狷	1910年10月28日	
请开办阴宅捐禀	谐文	未见	1910年10月29日	
嘲对客、笑诗人	谐谈	狷	1910年10月29日	
文祖尧（三续）	史谈	未见	1910年10月31日	
官与妓十大异同说	谐谈	剑笔老叟	1910年10月31日	
文祖尧 （四续）-完	史谈	未见	1910年11月1日	
葡王與韓王失位之比較	谈藪	汉父	1910年11月1日	

附表 4 1910 年《星洲晨报》刊载诗词、班本等 目录

题目	类型	作者	日期	注
时事有感	词苑	吴之汉	1910 年 1 月 6 日	
由得你笑	粤讴	慧观	1910 年 1 月 25 日	粤语打油诗
挽（挽）马君 顺联	文苑	众作者（录自 华暹报）	1910 年 2 月 2 日	保皇党诬马君为革 命党事
年又已过	粤讴	慧观	1910 年 2 月 16 日	
未见	粤讴		1910 年 3 月 14 日	
无题	谐文	狷	1910 年 3 月 19 日	谐文之题词
流血泪	粤讴		1910 年 3 月 24 日	
军魂梦记	杂记	咄咄子	1910 年 3 月 29 日	杂记之题词
清明节	粤讴	狷	1910 年 4 月 6 日	
妇人之民族思想	词苑		1910 年 4 月 14 日	
三月十九	粤讴	盲公	1910 年 4 月 28 日	崇祯殉国日纪念
戏拟粤垣官场抵制 报界之办法	粤讴	慧观	1910 年 5 月 2 日	
新诗经·立宪三章 章四句、投我三章 章四句、河南三章 章四句、绸缪三章 章六句	谐文	碎	1910 年 5 月 11 日	
时局有感、烈士安 重根遗稿、周君思 兼遗稿	词苑	铸口	1910 年 5 月 12 日	
历史龙舟·永历帝 八编	歌谣	碎	1910 年 5 月 14 日	用粤语写就
历史龙舟·永历帝 八编（续）	歌谣	碎	1910 年 5 月 16 日	用粤语写就
伤落花文	杂文	砺	1910 年 5 月 20 日	叹时局
圣人失败走星洲	班本	橙	1910 年 5 月 23 日	戏文念白
打乜主意	粤讴	桔	1910 年 5 月 23 日	
实行伪宪堪愚汉	联榜	香港中国报征	1910 年 5 月 24 日	

		联来稿		
南洋伯檄□圣人	班本	橙	1910年5月26日	
圣人诉冤（谱寡妇 诉冤调）	歌谣	橙	1910年5月27日	
丁伯谈情	班本	橙	1910年5月28日	
激得我咁透	粤讴	暗箭	1910年5月30日	
圣人悲来路	班本	直斥	1910年5月31日	
圣人□丁伯	歌谣	门枪□	1910年6月2日	
友人招饮乐陶陶酒 家读双溪词，□客 壁间词慨然有作	词苑	抱香	1910年6月3日	
至瓦城登小门由感 赋	词苑	吉□	1910年6月6日	
唔好死咁易（讽某 代表也）	粤讴	狷	1910年6月8日	
端阳□	粤讴	狷	1910年6月11日	
游马六甲即事有感	词苑	剑南	1910年6月20日	
对月自叹	粤讴	梦云	1910年6月20日	
嫖王上朝	班本	梦云	1910年6月21日	
送尹汉文君返国	词苑	贞	1910年6月22日	
感祖国、客中愁	词苑	红光	1910年6月22日	
偶题蜜采牡丹图、 友人索题山水图	词苑	亚醒	1910年6月25日	
恊绳卖马	歌谣	汉父	1910年6月25日	用粤语写就
晨起感作五首	词苑	刘汉全遗稿	1910年7月1日	
商人自叹	班本	亚乜	1910年7月1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	班本	橙	1910年7月6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一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7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二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8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三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9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四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1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五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2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六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3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七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4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八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5日	
四言俚句稟词之趣 闻	杂文	陈秉忠（潮嘉 绅商学界代 表）	1910年7月16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九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6日	
赤壁怀古	词苑	□	1910年7月18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十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8日	
保妖现形·圣人悲 末路（十一续）	班本	橙	1910年7月19日	
清明日游淡汶山、 登大金塔怀古	词苑	舜裔	1910年7月21日	
题绛根女士便面	词苑	抱香	1910年8月1日	
华发忼词四章	词苑	抱香	1910年8月4日	
题绛根女士绣画	词苑	鹤泪	1910年8月6日	
寄赠南口诸君子	词苑	抱香	1910年8月9日	
丰台看芍药食樱桃 寄姬人	词苑	老兰	1910年8月9日	
七夕诗	文苑	剪恕（□）生	1910年8月25日	
咏七夕	词苑	梦云	1910年9月1日	
水寿节忆及当年同 宴诸君有感	词苑	天南叟	1910年9月3日	
赠某校书	词苑	天南叟	1910年9月6日	
挽甄吉亭	词苑		1910年9月20日	
自嘲	词苑	小柳	1910年9月20日	
感怀秋夜	词苑	吕岛荣闾 （□）五郎	1910年9月21日	
秋思八首	词苑	颖儿	1910年9月23日	

赠浙瓿余蕙卿女士	词苑	新	1910年9月29日	
国民叹五更	歌谣	汉铁汉	1910年10月3日	
述怀	词苑	陈常	1910年10月3日	
华山八景诗	词苑	古瓿	1910年10月4日	
真正失运	粤讴	笑	1910年10月8日	
国会代表三上请愿书	班本		1910年10月8日	
羊城秋感二首七律	词苑		1910年10月23日	
杂感次少陵秋兴八首韵	文苑	影痴	1910年10月26日	
心死莫如求立宪	征联	来稿（依获奖顺序排列）	1910年10月27日	
心死莫如求立宪	征联	来稿（依获奖顺序排列）	1910年10月28日	
明是系血（以血书请愿者听者）	粤讴	亚孙	1910年10月29日	
送太仓君行	词苑	天南叟	1910年11月1日	

附表 5 1907 年中兴日报刊载小说目录

类型	题目	作者	日期	备注
传记	俄国女侠暗杀记		1907 年 9 月 17 日	
	俄国女侠暗杀记（续□□稿）		1907 年 9 月 19 日	
	郑成功传	匪石	1908 年 1 月 14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续昨）	匪石	1908 年 1 月 15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再续）	匪石	1908 年 1 月 18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第□续）	匪石	1908 年 1 月 21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第二节）	匪石	1908 年 1 月 23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第□节）	匪石	1908 年 1 月 24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第□节）	匪石	1908 年 1 月 25 日	拒清兵之伟人
郑成功传（第□节）	匪石	1908 年 1 月 28 日	拒清兵之伟人	
奇闻	□□奇闻		1908 年 1 月 9 日	
	佐□作盗		1908 年 1 月 18 日	
	□掘墓□		1908 年 1 月 22 日	
小说	想入非非	斧	1907 年 8 月 20 日	副体裁：意匠小说
	想入非非（初续）	斧	1907 年 8 月 23 日	副体裁：意匠小说
	想入非非（再续）	斧	1907 年 8 月 24 日	副体裁：意匠小说
	崖山哀	□	1907 年 8 月 26 日	
	崖山哀（一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8 月 27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二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8 月 28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三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8 月 30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四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8 月 31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五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9 月 2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六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9 月 5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七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9 月 6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八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9 月 9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怒哀乐爱□欲	虎军	1907 年 9 月 10 日	副体裁：七情小说
	金锁连环	天汉世民	1907 年 9 月 16 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九续）	沧桑旧主	1907 年 9 月 16 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一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1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17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二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18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一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18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三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19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二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19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四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20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锦囊	斧	1907年9月23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十三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24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五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26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四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26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六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2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五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27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七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28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六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28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八续）	天汉世民	1907年9月30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七续）	沧桑旧主	1907年9月30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九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八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十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2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十一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3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十九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3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十二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5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十三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二十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7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十四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8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廿一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8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廿四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1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十六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1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十口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4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廿五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4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廿六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6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廿七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7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十九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廿八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8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二十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8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廿九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19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廿一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19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三十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21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廿二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21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崖山哀（三十口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22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廿三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22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廿四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0月23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富人	沧桑杂录	1907年10月25日	
立宪梦	沧桑杂录	1907年10月26日	
立宪梦（续昨）	沧桑杂录	1907年10月28日	
崖山哀（三十口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29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三十口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30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三十三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0月31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崖山哀（三十四续）	沧桑旧主	1907年11月1日	副体裁：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廿七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5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廿八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6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廿九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三十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8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一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1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二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2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三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3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四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4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五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5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六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6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口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7日	副体裁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八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8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卅九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19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1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一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2日	迷骗小说
□□	虎军	1907年11月24日	短篇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二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5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三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7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四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8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五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29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六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1月30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七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2月3日	迷骗小说
金锁连环（四十八续）	天汉世民	1907年12月6日	迷骗小说
侠女		1907年12月14日	短篇小说
侠女（续昨稿）		1907年12月18日	短篇小说
名片	冷	1907年12月21日	短篇小说
狮子吼		1907年12月26日	救种小说
狮子吼（续昨）	冷	1907年12月27日	救种小说
狮子吼（再续）	冷	1907年12月28日	救种小说
狮子吼（再续）	冷	1907年12月30日	救种小说
狮子吼（□续）	冷	1907年12月31日	救种小说